
星辰書系之七
中里介山著
左秀靈譯
大菩薩嶺
（下冊）

星辰書系之七

中里介山 著
左秀靈 譯

大菩薩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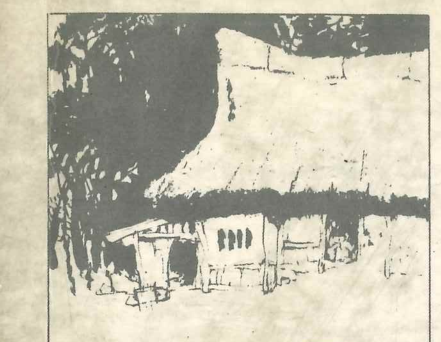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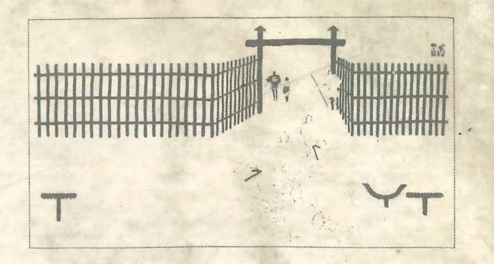
星辰書系 ⑦

大菩薩嶺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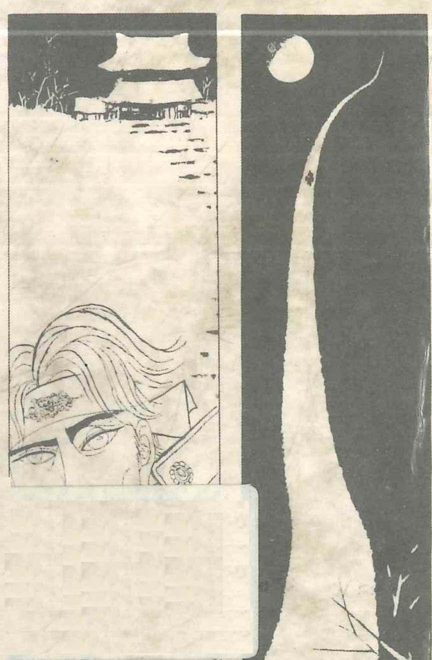
社





大菩薩嶺







著者簡介

中里介山

日本大正及昭和初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之小說家，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生於東京，正式學歷僅小學畢業，曾任電話接線生、代用敎員，後入東京都新聞社服務，一九一三年於「都新聞」報上連載「大菩薩峠」，文名始大噪。該作竟成爲大衆文學的里程碑，惜未完卷而溘然長逝。遺作尚有：淨瑠璃寺之復仇、篝火、夢殿等。終生未娶，卒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享年六〇。

星辰書系 ⑦

大菩薩嶺 下冊

中里介山 著

左秀靈 譯

星辰出版社 印行

大菩薩嶺目次（上、下册）

二

獵人總太裝着要取柴的模樣，悄悄的逃出了那間茅屋。

他溜到了十津川的河岸，然後，急速的向北奔跑。

「噯！眞是怕死人了，差一點就丟了命。不過想起來可怕中也有可賀之事！只要向藤堂大人稟報，就能够獲得一筆爲數不少的獎金！」

當總太感到安全已經沒有問題時，他開始一面拭着汗，一面自言自語了起來。不過，他始終未曾把脚步停下來，沿着十津川走下去，突然間，他聽到有人的談話聲。

「啊！有人來了！等一等，讓我瞧一瞧他們是敵？還是友？我姑且躲在這兒……」

總太很迅速的躲入岩石與樹叢之間。眼睛向人聲方面看去，原來有十個武士向這邊走來。從他們身上的服裝看起來根本就不像是落魄的浪人，總太這才放下心。

「宇津木氏，你說的那個龍之助，好像已跟『天誅組』的一夥人搞在一塊了。」

「不可能吧？據我所知，他在往江戶的途中，又到了伊賀的上野，加入一個浪人的團體，再跟他們到吉野，又進入浪花，現在又參加了這一次的作亂。」

跟隊伍中像將軍身分者談話的人，正是宇津木兵馬。

藤堂捕快的藤井新八郎就是這裡所說的將軍，兵馬之所以加入他的班底來到此處深山，是因爲聽說逃出鷲家口的一隊浪人之中，機龍之助混跡其內。藤井新八郎點點頭說：

「一旦逃進本山中，就等於老鼠進入了蔴袋，再也爬不出去了。不管他們逃到那兒，前面都是紀州的領土，假如回頭的話，我們的捕手就會把他們團團圍住，假使藏於山中不出來，便會餓死。」

他們一行人邊走邊說，來到河岸時，總太從樹影叢中跳出來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請問你們是打從紀州來？還是打從藤堂來？」

一行人停住，兵卒們用槍對準總太，等看清了對方好像是樵夫時，便立刻收回槍問：

「你是什麼人？」

「我是獵人，名叫總太。因爲我發現了惡徒，才特地趕來向你們報告。剛才有十一個浪人闖進了我山中的草茅屋。」

「什麼？十一個浪人？」

「是啊，現在他們正在喝酒，吃肉呢！」

「好，謝謝你的報告，現在，你就帶我們去吧！」

他們叫總太帶路，到了茅屋附近，藤井新八郎把前後的情形仔細的看了一遍，然後說：

「總太！」

「有何吩咐？」

「我想把茅屋燒掉！」

「你是說要燒掉我的茅屋？」

「正是。不過事後我會請上級補償你的損失。」

「好吧！那你們就燒吧！」

「總太，你就帶這個去。」

新八郎把吊在腰部的沉重袋子交給總太。

「這是什麼東西？」

「是火藥。你假裝若無其事的把它們帶回茅屋，別讓他們察覺出，稍稍的把茅屋關起來，再放火。一看到了火煙，我們就會衝過去，把他們一個人不剩的殺掉。」

「好吧！我就試試看。」

雖然說只有十一個浪人，但是如果作困獸之鬬的話，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新八郎之所以交給總太火藥，便是考慮到這一點。

藤堂手下的捕手遠遠地包圍著茅屋，總太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了，因而，他把火藥帶進茅屋。

這個時候，茅屋裡面已經開始黑暗了。

「大家好，我回來了！」

總太打開房門進去。

「噢！獵人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因爲沒有米，所以我下山去買一點回來。」

那些浪人們也懶得去懷疑他。總太畏畏縮縮的靠近爐邊說：

「現在，我煮一些米飯給大家吃，因爲鍋只有兩個，所以，我把這個鍋洗淨，用它來煮米飯吧！」

總太把剛才煮野猪肉用的鐵鍋拿了下來，準備刷洗時，吊在腰際的火藥帶繩子鬆了，整袋火藥掉在地上。

「獵人，你的東西掉了。」

「嘿！嘿！」

總太的嘴唇嚇得變了色，端着鍋的手也在不停的發抖。

「這只是……」

總太放下鐵鍋，慌慌張張的想把它再度揀起來，但由於他的擧動太令人起疑，所以，荷田重吉問說：

「那是什麼東西？」

「只是一種藥品罷了。」

「到底是什麼藥品？」

「沒什麼……只是普普通通的藥品。」

總太想揀起來時，荷田壓着他的手說：

「讓我瞧瞧。」

「有什麼好瞧呢？」

「混蛋！你好像在隱瞞我們什麼事情似的。那所謂的藥品到底是什麼東西？」

總太的臉色大變了，死命的想撥開荷田的手，企圖把它揀回來藏進懷中。如此一來，只有更增加他的懷疑。

「我問你剛才去什麼地方？」

「到山下買米去了。」

「閉上你的狗嘴，這附近根本就沒有賣米的人。你還想瞞我是不是？誰不知你去報官，說我們在這裡，以便領賞是不是？」

「我沒有……」

「那個袋子越看越叫人懷疑。」

荷田用力想把袋子取過來，總太死命的抓住袋子不放，就在這個時候，猛然滾出了兩個炭團大小的火藥。

「啊！那不是火藥嗎？」

「渾蛋！」

一個浪人想抽刀斬總太。總太使盡吃奶的力氣，迅速的抓住了滾到眼前的一個火藥，把它拋入燃燒中的火爐裡。

隨着一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把鐵鍋炸成碎片，茅屋也被炸毀了。

十一個浪人，兩個當場被炸死。有些人的面孔被燒焦了一半，手臂的肉被炸掉了，也有渾身被燒傷的。血肉模糊，火焰無情的燃燒着那些痛苦而爬在地上呻吟的人。

「他發出暗號了！」

這時，遠遠地包圍的藤堂捕手們，開始朝茅屋飛奔了過來。

除了當場被炸死的兩個人之外，一個因被燒爛失去行動自由的人也被藤堂的捕手逮住了。有七個人慌慌張張的衝出重圍，由於天色已黑，未捕捉到。

然而，其中的六個人在次日欲逃往紀州時，碰巧遇到了紀州方面的巡邏，就在山中被捕。

在十一個浪人裡面，有十個人遭遇到悲慘的命運，唯有一人僥倖逃脫，他就是機龍之助。

三

紀伊國，龍神村的溫泉場，不知怎麼搞的？今夜狗兒吠得非常厲害。

雖說是山村，但是這個地方的狗對客人們已經熟悉了，實在也沒有理由如此狂吠，這眞是叫

人感覺到稀奇。

季節已經是秋季了，氣候應該涼爽宜人才對，想不到天上的雲層却是越堆越厚，好像就要蹂躪這個桶底一般的土地似的。那些浴客們也說，最好別在最近的日子裡發生暴風雨。

或許狗也在煩惱這個問題，因此，不斷地朝着天空亂吠吧？

「狗在吠個不停哩！」

「是啊，爲什麼吠成那樣？」

一個頭頂已禿的隱居者，以及看來像和歌山附近商人的老頭正在浴池中閑談。

龍神村在日高川的發源地，山與山之間，東西二里及南北五里之間，每隔着二、三十町，有八個的村落，其中之一爲湯本村，村中一共有十九家溫泉旅舍。這一家就是十九家旅舍之一，名叫室町屋。

再過一段時間之後，旅客勢將增加，如今，由於是夏秋之間的季節，加上近國又有戰亂，因此，旅客們寥寥可數。

「噯！還吠個不完！」

「怎麼搞的？這裡也亂吠，那裡也狂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兩個浴客爬上了浴池，隱居者用輕石擦着足踝，一面對商人說：

「會不會山中的猛獸跑出來啦？就像狼，山狗，或者野猪之類？」

「最近，再也沒有聽說過有野獸下山了。不過，這樣吠下去的話，眞會使人心亂。」

當這兩個人一直在談論狗吠的問題時，浴室的門被打開了，一個女佣人微笑着對他們說：

「眞對不起客官，請你們快一點起身，因爲，衙門的官差要來調查。」

「什麼？官差要來調查？」

兩個人不約面面相覷。

「我倆又有什麼值得調查的呢？」

原來，他們兩佬準備浴罷就入寢。想不到又

有什麼撈什子的調查，這實在是前所未有的怪例，他倆一面感覺到害怕，一面又煩悶的問着：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調查些什麼呢？」

「是這樣的，據說，有惡棍從十津川那兒潛逃到本地，所以，官方才要徹夜的展開調查。」

「啊！原來是天誅組的漏網之魚！」

後來，不知為什麼？連狗也不再吠了。

這一夜，龍神村調查的官差，實在做得太誇張了。他們身上穿着整套的戎裝，分別從十津川及紀州那兒來，目的是要尋找潛到龍神村的天誅組逃犯。

由於這次調查，溫泉旅舍跟一些浴客受到了無端的干擾，有些人在入浴時被叫了起來，更有些人在睡夢中被喊醒。當官差們回去之後，旅舍及浴客們才喘了一口氣，各自回到床舖上休息，這個時候，狗吠聲也差不多停了。

室町屋的賬房，那個年輕的老板娘正在結賬。她還沒有剃掉眉毛，但只要仔細的看，就不難看出她是兩個月以前，在初瀨河原被金藏帶着逃走的阿豐。

事實正如金藏所說，他的父母果然在龍神開溫泉旅舍。然而，金藏却不在，官差來調查時他也不曾出來，可見他不在家。

阿豐在結完賬之後，用疲倦的一雙眼睛去瞧瞧紙罩座燈，喘了一口氣，這天的工作已全部做完了。她正準備離開櫃臺時，突然看到了一張捉拿人犯的告示。這一定是剛才那些官差放在這兒的。他們臨走之時，再三的叮嚀說，看到了相似的遊客必需到衙門報告，雖然弄錯了人，官方也絕對不會責怪，如果包庇的話，將被處以重罪云云。剛才由於工作忙碌，阿豐無暇看，現在，她已經做完了工作，也就順便把它抓起來，從頭讀起：

「年齡在三十三，四歲之間。

瘦形的人，身材不高不矮，

臉色蒼白，

鼻樑高，

眼睛狹長……閃着白光……」

讀到此，阿豐不覺「啊！」的叫了一聲，

甲源一刀流的高手，

「啊！一定是他！」

阿豐拿着告示的手在發抖，她再度看了剛才忽略的名字部分。

「原新撰組機龍之助」

機龍之助……啊！我放心了，不——不對……。可是，叫阿豐不能忘懷的是：「龍」這個字……她的胸部好像有熱流奔出來似的。

狗又開始吠了，家門前響起了脚步聲。

剛才關上的大門，如今又被「砰！砰！」的敲了起來。

「請問，老闆在不在？」

「有什麼事情嗎？」

阿豐立刻回答。

「對不起，時間已經太晚了，還來打擾您……」

那是一位叫殿貝的老人聲音，他是這一帶溫泉村的老好人，專門喜歡幫助人家的困難。

「請等一回兒……我就來開門。」

由於金藏並不在家，阿豐去開門時，殿貝老人提着一個燈籠進來說：

「今晚，官差來吵吵鬧鬧，實在太對不起您們了，不過，老闆娘請讓這位先生住一夜吧！」

老人看了背後說：

「他是從十津川來的年輕武士。」

阿豐笑容可鞠的說：

「啊！歡迎！歡迎！請往這邊走。」

「年輕的武士。你就跟老闆娘去吧！」

老人這麼一招呼，一個年輕的武士穿着短襖，佩着一把刀走了進來，態度雖然顯得莊嚴，但年紀却還輕。

「老闆娘，這位是藤堂老爺的貴客，請好好

的款待他。」

「我們這兒顯得零亂，而且，又在深山裡，如果有什麼不便之處，敬請原諒。請您休息吧！阿鶴，阿鶴……」

阿豐進入裡面，爲年輕武士拿來坐墊，一面叫着女佣人說：

「給這位先生打一盆洗脚水，然後，款待他用餐。」

「不必了！我已經吃過飯了。現在只想洗洗脚，然後就休息。」

老人問：

「老闆娘，金藏還沒有回來嗎？爲什麼逗留得那麼久？」

「至少還要三天，他才會回來。」

「是嗎？看看，近隣的國家時常發生戰亂，不早點回來怎麼成？」

「是呀！」

「那麼，就拜託妳了。如果有告示紙上那個人來投宿，或者是妳看到了行踪可疑的人，請妳不要猶豫，立刻來向我通報，或者去通知衙門的人……又或者，妳也不妨向這位年輕武士說。」

「我知道了。」

老人叮嚀完，轉身離去。

這時，年輕武士已解開了草鞋的帶子，不一會兒連脚也洗好了。

「請到這邊來。」

阿豐領着年輕武士進入客廳，在這之前，她未仔細看他，如今，借着座燈靠近他的機會，她才偸偸的瞥了他一眼，的確很年輕，還留着額髮。他就是宇津木兵馬，但是阿豐不認識他。

四

溫泉寺的鐘敲了九下。

兵馬已躺在床上，腦海裡印滿了剛才帶路的老闆娘，因爲她太像自己一直敬愛的嫂子阿濱。

如果基於他哥哥的立場來說，阿濱是最爲可惡的女人，她甚至比龍之助更爲可惡，不過，兵馬却一點也不憎恨她。因爲當兵馬回到故鄉時，阿濱對他是百般疼愛，照顧得無微不至，當他到江戶時，還經常送衣服及土產品給他，鼓勵他做個有出息的人。

當兵馬在松樹林中看到阿濱被刺死的模樣，及她的遺書之後，雖然感覺到是不貞女子之下場，但他仍然不憎恨阿濱，因爲在他心目中，阿濱一直是很親切的嫂子。

卽使想起兄長的深仇大恨，而咬牙切齒時，阿濱嫂子的面容仍然是那樣的慈愛。雖然憎恨龍之助的心火熊熊的燃起，但思慕及哀憐阿濱的心情仍不消失。

兵馬是一個很純良的少年，他那一個未曾被世塵弄髒的潔白腦海裡，一旦映出美好溫柔的人影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任憑他如何想也想不通，性情那麼好的阿濱嫂子，怎會一下子迷亂了心田，被龍之助那個渾蛋給欺騙了呢？

如今，再如何後悔也無濟於事。此事兵馬老是無法豁開。對於他所憎恨的人，他是會一一列舉出他的罪名的，然而，他却永遠不忍心爲阿濱列出任何的罪名，甚至會時常爲她哭泣。

兵馬無法瞭解女人的心，而他却瞭解自己本身不可言宣的痛苦，一部分乃是來自阿濱。人的觀念實在是非常可怕，只要觀念稍微偏差，它就會產生很多枝節，互相地糾纏在一起，就算那個人已經死了，她一念之差所引起的惡果仍不至於消失。

如今，兵馬把燈座拿近自己的枕頭旁，他一想起那個把燈心拈到恰到好處的旅館老闆娘，就會在朦朧之間看到胸部到乳房之間的白皙肌膚沾滿了血跡。

雖然阿豐的胸前並沒有血跡，但一想起了松樹林中阿濱被殘酷地殺死的慘狀，身上的汗毛就會根根豎立了起來。

龍神村的夜晚很沉靜，如今，就連那些狗也忘記了煩惱，進入了睡鄉，唯獨有兵馬輾轉難以入眠。

阿豐把兵馬帶到二樓的客廳，然後，走到了走廊，但她一直無法忘記那張告示紙。

阿豐走到樓梯旁時，把那邊的窗戶打開來，然後，放眼往下一瞧，那是一幅在夜色中睡眠的溫泉村景色。

深夜的溫泉村景色，卽使住慣了此地的人，也會牢牢的被它吸引住，而進入了渾然忘我之境。

現在，時辰已交丑時，就連蒼鬱的草木也進入了睡鄉，而龍神八處村落所漂然上昇的水蒸氣，就好似某種輕盈的小精靈一般，叫人迷戀於柔情蜜意中。

若無其事的抬頭仰望天空，在鋒尖岳與白馬岳之間，有稍帶紅暈的幾朵雲，藕斷絲連的若卽若離。至於其他地域的天空，則有如洒了金砂一般，滿佈着星星。

從東飄流到西的雲朵，或者是從西飄到東的雲朵，只要它們細細長長的連接在一起，不管它們是紅色，白色，或者任何一種的顏色，這個地方的人們多管叫它們爲「清姬之帶」。

如今，阿豐所看到者正是「清姬之帶」，它們從牟婁郡一直蔓延到有田郡的方向。

自從來到龍神，阿豐算是頭一次看到了「清姬之帶」。因此，她只認爲：那是極少看見的細長的帶狀之雲而已。如果是長久居住在此地的人，一旦看了這種雲朵之後，立刻會爲之色變，氣急敗壞的把門關起來，來不及等到明天的早晨，就會跑到龍神神社虔誠的祈禱，懇求龍神佑護他。

尤其是從東方鋒尖岳連結到西方白馬岳的「清姬帶」最爲這個地帶的人所忌怕。

差不多每隔三年或五年就有一次，不過，就算是「清姬帶」出現，也絕不會連結這兩座山，

如果眞的發生這種事的話，這個地域的人會全部出動到龍神的神社，擧行儀式祓除不祥，並祈求龍神佑護。據說，最初看到「清姬帶」的人，在這一年之內，將碰到致命的災害。

現今，這個地域的人們全部睡着了。因此，看到這一個「清姬帶」的人恐怕只有阿豐一個人吧。阿豐既然不知道這個傳說，對這一夜的村民來說是一件好事。

這一晚，除了阿豐之外，還有一個人也看到了「清姬帶」。這個人不是別人，而是居住於龍神神社的修行者。

這個修行者在三年前就來到這裡。在跟阿豐看到「清姬帶」同一個時刻裡，他洗了澡，想同到護摩壇時，剛好看到了「清姬帶」。

龍神神社所在地比阿豐的溫泉場高得多，這個修行者仔細的看雲起處及雲尾處，並仔細的看雲流到何處，消失於何處，最後，他的視線才落於眼下的龍神溫泉場。

這道雲從日高川的發源地，蜿蜒飄過神社下面，隱入了村落的山谷間。修行者看了村落的方向達半個小時，然而，村落方面却沒有人騷動。看到了這種情形，修道者打開門，進入神社。至於阿豐呢？她老早就把窗戶關起來了。

修道者開門進入神社裡面，那條「清姬帶」也完全的消失了，變成了斷斷續續的三塊，飄流於白馬岳的上面。

如果這個「清姬帶」不是被阿豐看到，而是被其他村民看到的話，一定會引起大騷動，全村的人一定會全體到龍神神社。時到如今，根本沒有村民來，由此可證沒有別人看到這次的「清姬帶」。

如此一來，一定在大家不知不覺之中，將有一場可怕的災難降臨到這個龍神村。村民們一向堅信這個修行者在災禍未來臨之前，能够把它祓

除，因爲，他是一個有道行的人。

只要村落的人要求他，這個修行者就能够爲他們去除風雨、水火等等可能帶來的災禍。可是有一件事是叫他無可奈何的，那就是：不管他有多大的法術，如果最初看到「清姬帶」的人不去要求他的話，他所做的法術根本就沒有效果。

假如說，這個傳說是眞實的話，那麼，一隻大惡魔的手已經伸到了這個村落上面了。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修行者，以及不知情的阿豐，不管天地是否會裂成八塊，修行者是不會自己主動的說出來的。

如今，龍神村的安危全繫在阿豐一個人的身上，而阿豐對這種恐怖的傳說却完全不知情。說實在的，阿豐一點也不關心「清姬帶」，倒是因爲對告示紙很留意，所以久久不能入睡。

五

次日傍晚，室町屋的店前，集結着一些想越過龍神街道蟻腰嶺的馬夫及轎夫，以及二、三名村民，在那兒大聲的談論。

「今年又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如果十津川那邊沒有兵亂的話，就不會到這種境地。最近，不僅是來洗溫泉的客人大減，就是以前來購買藥材的商人也不復見了，而且，一天到晚，爲了追捕什麼歹徒，舉行什麼調査，眞叫人吃不消。」

這些人說得一點也不錯，因爲受到十津川兵亂的影響，龍神溫泉顯得異常的不景氣。

除了溫泉之外，此地還有很多藥材可採。瓜根也可以製粉出售。土產的檜木笠與白玉筷子更爲當地帶來了財富，除此之外，山區還可採到松茸之類，依靠溫泉和這些物產，這一帶的人民還過得不錯。

雖說是由於戰亂所使然，前來洗溫泉的客人大減，但這並不會立卽的影響到村民的生活。最令村民感覺到不快的是：據說有天誅組的漏網之

魚潛入了龍神村，使得一向寧靜的村落變成鷄犬不寧，從昨夜起，官差就在不斷的進行搜查。

那些地方各級負責人被拖出問長詢短，每戶都徹底的被檢查過，旅舍也屢次受到干擾，甚至轎夫及馬夫都不許拉客人了。

「老闆娘！住在妳那兒的年輕人，據說是藤堂老爺貴賓，還沒回來嗎？」

問話者是製造檜木笠的六助，他一看見了阿豐，就劈頭問了這一句話。

「他清早就出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

「據殿貝老先生說，住在妳那兒的年輕人，就是要去尋找惡棍的。」

「什麼？尋找惡棍？」

「是啊，據說逃犯就是他哥哥的仇人，眞的潛入了本村，所以，他就立刻趕來這裡尋找。」

「啊！原來是來找哥哥的仇人，看他還那麼年輕，眞是了不起。」

「眞是要得！我希望他快點找出哥哥的仇人，跟他決鬪。」

「嗯，從十津川潛到本村，並非不可能。不過，本村沒有多少人家，只要找找那些山谷，不就可以找出來了嗎？」

「總之，我們得小心才是。依我看，天誅組的逃犯不止一人，唉！今年眞是多災多難之年哩！」

「眞希望『清姬帶』不要出現！」

「是啊，一旦『清姬帶』出現，那就是龍神村的末日了。」

「老天見憐！『清姬姐』已整整五年不曾作祟了，希望她能够放過我們。」

「你們不要杞人憂天吧！『清姬帶』都是在夏天出現的，如今，季節已經交秋了，是不會再出現了。」

「但願如此……」

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講「清姬帶」，這句話使櫃臺的阿豐感覺到納罕，她認爲這句話可

能有什麼來歷，因此，不再把它等閑視之了。

「請問這位大哥……」

阿豐從櫃臺那邊問話：

「你們在談論什麼『清姬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那些愛閒聊的人，一窩蜂似的朝着阿豐那邊說：

「妳在問什麼叫『清姬帶』嗎？對了！妳並不是這個地方的人。所以……」

六助這才察覺到阿豐是他鄉人，原來，她剛到達此地不久。

「這也難怪妳要問了，清姬就是滑稽劇裡的道成寺，也就是叫安珍清姬的那個小姐。」

「啊！是這樣……」

關於這個清姬，即使他鄉客也知道，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至於清姬的帶又如何？那阿豐就不知道了。

「那個清姬的帶子又怎麼啦？」

六助本來就喜歡東拉西扯。今天，他由於沒有件，不能作工，因而，泡在阿豐的店前消磨了半天，如今，經阿豐好奇的一問，他打算把下半天也在此消磨掉。

「它的由來是這樣的……」

六助一面清除着他的煙管，一面打開了話匣子：

「老闆娘……妳是生於江州吧？關於江州的女人我不清楚，可是紀州女人的執拗却是非常的可怕……」

「噯！那的確是很怕人的一件事。」

六助說得神龍活現，阿豐突然感覺到好笑了起來。

「這可不是笑話哩！自古以來，紀州的女人就是以執拗聞名的，一旦她想到了什麼，就是鬼啊，蛇啊，她也會變成！」

六助把手指放在額頭上，做了一個變成蛇之樣子，由於樣子古怪，所以，阿豐又笑了起來

說：

「呵……呵……那麼，紀州的姑娘可不能做為人妻囉？」

「那就要看男人的造化，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會變成蛇。」

「話雖這樣說，一旦變成鬼，變成了蛇，相信沒有一個人吃得消的……」

「正因為她們非常執拗，一旦某個男人被她們愛上的話，怎麼樣也擺脫不掉。」

「那不是太可怕了嗎？」

「怎麼？既然危險，就不妨危險到底吧！」

「哈！哈！哈！我也想嘗試那種的危險呢！」

聽到的人都哈哈的大笑了起來，只有六助顯得一本正經。

「你們不能笑啊，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總之，這要看男人的造化，因為執拗的女人會變成蛇，也會變成鬼！」

不久之後，六助的談話深深地吸引了每一個人，六助也因此感覺到非常得意。

「老闆娘啊！妳說女人是不是被動的呢？比起男人來，總是會吃虧吧！」

「你說得不錯！」

「到底是被女人騙的傢伙多呢？還是騙女人的傢伙多呢？這個我就不明瞭了。總之，被騙的傢伙太愚蠢了，而欺騙女人的傢伙是有罪的。」

眞正阿豐要問的「清姬帶」不知被擱到那兒去了，而搬來了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六助也眞會蓋。

「最好的證據是：被女人所欺騙的傢伙老是抬不起頭來，而那些被壞蛋所騙的女人，十個裡面有九個是不想活下去的。」

「事實就是如此。」

「所以說，女人的怨念很深。那些變成厲鬼，或者什麼陰魂不散者，大多數屬於女人！」

「話說得是。」

「清姬小姐就是如此。換句話說，並不是清姬小姐壞，而是男人太壞了。女人的眞心被玩弄，又被拋棄之後，她深深的怨恨使她變成鬼及蛇，狠狠的懲罰薄情的男人。」

「如果，每天被老婆吵着，抓着咬着，好像清姬在作祟一般，那有幾個人吃得消呢？」

以夫婦吵架著名的抬轎阿源，說了一句俏皮話，使得一夥人大笑了起來。雖然如此，六助還是一本正經的說：

「這並不是笑話，我就親眼看到了女人的怨靈。」

「你是說，你看到了長髮女鬼啦！」

「是啊，我親眼看到的……」

「在那裏看到？說來聽聽！」

「那是我在和歌山某大邸宅被僱用的時候……」

那是鬼的眞實故事。圍攏過來的人們看了看六助的面孔，他不像是在騙人，好像是眞正看到了鬼似的。

「在那一家邸宅裏有一位小姐……她長得嬌艷無比，那一年，她只有十九歲……」

六助說得很生動，好像他是故事中的主角一樣。

「當紀三井寺的日落鐘聲響起時，她縱身投入和歌浦的深淵，了却殘生。」

阿豐本來沒有全神傾聽六助所講的話，但是，當六助說起了黃昏的鐘聲下，少女投深淵自盡之事，阿豐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其他聽故事的人想阻止六助再說怕人的鬼故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

「六助，你就快點說『清姬帶』啊！」

阿豐插嘴道：

「不要再說那個少女陰魂不散的鬼話吧！先說出有關清姬帶的緣故。」

到此，話題才又進入了正軌。

「首先——你們要記住，紀州牟婁郡眞砂有

一個叫清次的官員。」

「是嗎？」

六助一說話，抬轎子的阿源就準備跟他抬槓。

「那個官員有一個女兒叫清姬，又有人說，清姬不是小姐而是寡婦。不過，這個寡婦的臉蛋長得像水蜜桃似的，好漂亮……」

「得了！小姐和寡婦相差太多了。」

「總之，這是第六十代醍醐天皇時代所發生的事，多少免不了有點誤傳，不過，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那是錯不了的。在離開她家不遠的鞍馬寺，有一個叫安珍的修行者。這個安珍雖然是修行者，但長得非常英俊，有一天，他到熊野參拜，因此，到清姬小姐家裏借住一宿。清姬一看到安珍就深深的愛上他了。這就是所謂紀州女人的執拗，一旦愛上了某一個男人，她就死也不放手。」

「那要怎麼辦？」

「想不到安珍却是一個魯男子，一向不解風情，而且，他向道的心很堅定。準備一逃了之，但清姬却再也離不開他了。她連睡覺及吃飯的時候，都牢牢的看住他。」

「那就完了！」

「所以安珍也感到無計可施。他只好敷衍清姬說：『我如今要到熊野朝山拜廟，不能汚身。不過，回來之後，我一定會令妳滿意，妳就數着日子等我回來吧！』如此一來，安珍先生才能如願的到熊野去，當他還回鞍馬寺經過清姬家前面之時，深深地把笠拉下來掩住了臉部，三步併成兩步自她家門前溜過去。」

「住在她家裏不是很好嗎？」

「清姬弄了滿桌的酒菜，痴痴的等着安珍回來，她從清早一直等到太陽下山，等得焦急異常，仍沒有見到安珍的影子，她有如坐在針氈上面，開始不安了起來。最後，她跑到大門前問那些從熊野拜山回來的修行者，他們告訴她，安珍早

在兩天前已經過這裏還回鞍馬寺去了。清姬聽後，頭髮立刻倒豎了起來。她頭上長了兩隻角……雪白的肌膚上慢慢的長出了鱗片，櫻桃般的小口裂開到耳邊！」

「她變成了鬼？或者是變成了蛇？」

「長出了角，又長出了渾身的毛……」

「於是，她就朝着日高郡，一心去追趕安珍……」

「太可怕了！」

「安珍在害怕之餘，躲進道成寺的大鐘下面，尾追而來的清姬已經完全變成蛇的模樣，她把鐘纏繞了起來，用她的尾巴去敲打鐘，她每打一下，鐘就會冒出火花來，道成寺其餘的修行者都沒命的跑開了。不久，他們又偸偸的溜了回來，那口鐘仍舊在，蛇已經不見了，但那口鐘卻熱得無法靠近，他們離得遠遠的，把鐘弄翻了，結果，發現裏面並沒有安珍，連骨頭也沒有了，只剩下一攤灰……」

講到此，大家已經知道了清姬的故事，如今，只剩下有關她的衣帶了。

「六助先生，這麼說來，清姬的衣帶如今在那兒呢？」

「啊！你們說清姬的衣帶嗎？那個故事跟前面的故事完全沒有關連。上面的那個故事，只要是看過戲劇的人都知道，但關於清姬衣帶的故事，只有住在本地的人才知道。妳不久以前才來，當然妳是不會知道的。」

阿豐想要問的本題，到此好不容易被解開了。

「那個衣帶，並非指用錦緞所製成的衣帶，而是指飄浮於天上的雲層。」

「是指天上的雲層？」

「我只說這些，妳可能還是不懂。因爲執拗太深了，所以在那一天，高川上面，日高郡一帶仍留下清姬的怨靈。」

「說起來眞怕人！」

「那個怨靈變成雲朶，出現於日高郡的天空，看看，就是從那個鋒尖岳一直到這兒的白馬岳，假如有一條衣帶似的雲出現的話，那就糟了！那便是清姬的衣帶。」

「什麼？從鋒尖岳到白馬岳……」

「是啊！不過這種事很少發生，差不多五年或十年才有一次！」

「一旦『清姬帶』出現會怎樣？」

「她一旦出現的話，那就糟透了！這個龍神村一帶勢將發生大災難。」

「是眞的嗎？」

「不管是眞是假，打從往昔以來就有這種傳說。每逢到『清姬帶』出現，村民們就會全體的去祓災，舉行法會，祈求龍神佑護他們。」

「這種雲，夜晚也會出現嗎？」

「不管是夜晚或者是白天，它一旦出現的話，什麼都完蛋了……唯一的補救辦法是：最先看到『清姬衣帶』的人，到龍神神社禀報龍神，並向祂禱告。如若隱瞞着不說的話，清姬的怨靈將附在他（她）的身上，並把他（她）變成蛇！」

「眞的有那麼回事嗎？」

「不管是眞是假，這是自古就有的傳說。老闆娘啊，妳既然想在此地居住下去，那麼，非把這件事記牢不可。只要鋒尖岳到白馬岳之間出現一道雲……」

六

龍神神社的石階，一共有九十八級。

由於這些石階很窄，看起來就顯得格外的陡峻。同時，那裏並沒有較平坦的石階讓人坐，因此，阿豐就站在石階上仰望。那時已是農曆初十，月影從杉木之間灑了下來，樹叢中的黑暗處，有蟲兒在鳴叫。

「唷！妳不是阿豐嗎？」

「原來是金藏，你爲什麼現在才回來？」

金藏一身旅行的裝束，看樣子，一定是剛剛

回鄉而經過這裏。

「妳一個人要到那裏?」

「我要去參拜龍神。」

「妳怎麼啦?這麼晚——只要有誠心就行了，快跟我回家去!」

「不過……」

「我爲了讓妳高興，到和歌山的御城買回了好多土産，來!來!我倆一塊兒回家吧!」

金藏是很疼老婆的男人。爲了討好阿豐，他什麼事情都願意做。他迫不及待的想讓阿豐看看他送給她的東西;因此，牽起她的手，準備回去。

「金藏……」

「什麼事?」

「我要向龍神許願，你讓我去參拜龍神吧!」

「妳要許願?妳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事嗎?」

「沒有啊，只是我突然想虔誠的參拜龍神。」

「是嗎?那麼，我就不阻止妳，不過，我要跟妳一道去，我也要去參拜龍神。」

金藏對阿豐是百依百順的。

「金藏，你讓我一個人去吧!不然，神會降罪的。」

「那麼，我就在一旁看妳拜神。妳伸出手來，我牽妳上石階。」

金藏伸出手，打算去牽阿豐的手。

「你不必麻煩了，我一個人去。」

「那麼，我就在這裏等妳。妳快去快回，噢!不!慢慢來不要緊。妳就虔誠的去膜拜吧!就算是到天亮，我也會在這裏等妳。」

金藏蹲在豎有旗幟的巨大石柱之下，把東西拿下來，放在膝蓋上，笑着看看阿豐的臉。

「那麼，你等着我吧!我這就去參拜了。」

阿豐一步又一步的爬上石階，朝龍神神社走

去，金藏出神的望着阿豐的背影。

龍神神社裏，除了八大龍王之外，還供奉着難陀龍王。

在這種深山供奉龍神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距離今幾百年以前，此地有一個龍神和泉守的豪族。據說，那時的邸宅如今還存在呢!

這個龍神之姓，是否這個人以前就有呢?或者是他搬來之後才決定以「龍神」爲自已的姓呢?此事已無法考證了。因此，更助長了龍神的神秘。

八大龍王的「八」這個數目，正好跟這個龍神村之字數相同。而且，在這個溫泉的龍王神社也供奉着王中之王的難陀龍王。像野垣內、湯野、大熊、殿垣內、小森、五百原以及高水的七處，竟然還供奉有日後的優鉢羅龍王呢!

一旦天上出現「淸姬帶」，這八個龍王就會分別從八個山谷奔馳了出來，呼風喚雨，所以說，龍神神社是龍神村八個村莊的鎭山之神，因此在那兒修行的人，具有平常人以上的能力，當然，村民們都深信這個修行的人能够保障八個村莊的安全。

阿豐看到了「淸姬帶」的確叫人害怕。

阿豐所以要來龍神神社，是要向那個修行者說出自已所看到的事。

修行者住在神社右方的森林裏，離阿豐所走的地方還有八町路程，到那兒以前，只要向大師堂左方走下去，就可以看到御禊瀑布。是一個小小的瀑布罷了。寬度只有五寸，高度有二丈而已，不過，經過了岩石之間，流水就變成了一泓池水，池旁有弁財天的小小祠廟，流水經過細窄的部分，流入日高川。

這口池名御禊池，有兩棵椎木像門柱一般立在前面，並貼有標示。凡是要去護摩壇懺悔的人們，必需來到這個瀑布，洗淨身上的汚垢。

因此，阿豐沒有直接去修行者的護摩壇，而從大師堂繞到到左方，來到御禊瀑布。

天上有朦朧的月光，夜也還未深。不過，這裏也夠使人感覺到恐怖，草叢裏面老是有沙沙的聲音，樹木也不時發出嘎嘎的聲響。阿豐好幾次停下了腳步，但她最後還是走到了瀑布附近。

因爲製造檜木笠的六助曾經告訴她說：在擧行懺悔之前，必需洗淨身上的塵垢，因此，在到達護摩壇之前，非到御禊池不可。

阿豐走到了這裏之後，頓時感覺到勇氣百倍，她把手放在貼有標示的樹幹上，看看四周，又看看裏面。

被人看到就糟糕了，絕對不能讓人看到，事實上也不必躭心這個問題，因爲，根本不會有人來這裏。

阿豐走到了瀑布旁邊，來到了流水注入日高川處的弁財天的小祠，在前面合了掌。然後，緩慢的解下衣帶。但發現沒有地方放，因爲，無論是草葉及木葉都濕漉漉的，地面上也是濕的。

阿豐感覺到不知如何才好，可是不久之後，發現弁財天的小祠邊有一棵柳樹，這棵柳樹彎彎的長到水面上。阿豐就把自己的衣帶掛在那兒：：接着把衣服、褻衣褲依次掛好。脫光了身子之後，雖然四周沒有人影，但阿豐躭心自己雪白的肌膚被人看到，因而，很快的蹲在水中把身子遮隱了起來。一浸水，阿豐就萌出了莫名其妙的感觸，在這種涼冰的水中，雖說秋天才剛剛開始，冷水也不致於使人感到難受，不過，剛才還懷有的恐怖感如今已完全消失了，冷水泌入心胸之後，阿豐的精神慢慢清爽了起來。

本來，零亂的思緒，如今，已經變得有條不紊了。「我眞想時時來浸這種水呢……」阿豐在自言自語。此時，頭頂樹梢上有怪鳥在啼叫，小瀑布的水向橫流去，幾乎使阿豐坐不牢，不過，她好像根本不在乎這些，因爲，她的內心已平靜無波了。

洗淨了身體之後，阿豐準備到森林中的修行者之處，向他說明看到「清姬帶」。如此一來，

自己一定能夠生活得更爲快樂。

這時，竟然有一個人從小路朝這邊走來。本來，這條通到瀑布小池的路，也可以通往護摩壇。在平常的日子裏，除了那個修行者之外，根本沒有人走這條路。

這個人身穿白衣，就算是在黑夜中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想不到這個人却用雙手摸索着前進，朝向阿豐的地方走來。

當他走到前面弁財天傍，很窄狹的小路時，他手中拿着一根拐杖，面部深深的用竹笠遮了起來，身上穿着修行者的衣服，不過却不是新的，而是相當陳舊的。

這個人吃力的走上小路，由於此地比較平坦，他就單憑拐杖走路，不必用雙手摸索了。

阿豐仍在一心一意的洗澡，當然也沒有察覺到有人走到了身邊。

七

那個走過來的白衣人，有如一根木棒似的，在弁財天的小祠旁邊站了好久。

在黑夜穿着白衣，看起來格外明顯。

「噯唷！老天爺！」

阿豐終於察覺到有人走近……

「好像有人？」

白衣人用差不多聽不到的細小聲自語道。

由此看來，在這之前，白衣人根本就沒有察覺到此地有人，一直到阿豐感覺到狼狽，急忙的穿上衣裳時，他才察覺到附近有人。

「好像有人！」

白衣人歪了一下頭，並不朝阿豐看，只用手杖敲打着地面，徐徐地走上通往大師堂的羊腸小徑。

阿豐才喘了一口氣，慌忙的拉正了剛披好的衣襟，目送着白衣人的背影。這個白衣人不是住在山上的修行者，就是苦行僧，也可能是阿豐正要拜訪的修行者的弟子？總之，他該不會是山下

的俗世之人吧？阿豐這樣想。

「如果用池水洗去塵垢之時，被人看到的話，則祈求消除災難的力量就會無形中消失殆盡。」

這是六助告訴阿豐的話。

既然六助這麼說，不管他是修行者或者是苦行僧，一旦被人瞧到「洗塵」，就前功盡棄了。

阿豐頓時感覺到萬念俱灰，接着，又冒起了一股無名火。這個男人未免太魯莽了，竟然不明不白的闖了進來，令人功虧一簣。阿豐一面繫着衣帶，一面用白眼瞧着白衣人的背影，不禁咬牙切齒起來。

剛才浸水時的悠悠然之感，以及充滿了希望的心情，一下子被破壞殆盡。這個妨碍阿豐懺悔還回清淨之心的白衣人，使阿豐倍覺可惡，於是，她以自己極少顯現的怒容看著他。

阿豐不看他猶可，越看越感到對此人似很熟悉。無論是他竹笠下的身材，模樣，肩膀的特徵，以及骨架，她都覺得在那兒見過似的。

就在這個時候，阿豐又想起了那張告示。剛才在水池浸身時，她完全忘記了那張告示，如今，在看到這個熟悉的背影時，她不禁又想起了告示。

看了他的個子，走路的模樣之後，阿豐的眼前突然出現了機龍之助的身影。事實上，阿豐根本就不知道機龍之助的名字，只曉得他的假名號——吉田龍太郎。但他的身材，從頂至踵，她都非常的熟悉。

阿豐快步追上機龍之助。

「請問這位先生……」

「有什麼貴事？」

原本已走開的白衣人，在聽到阿豐叫他時，立刻站住。

「請問您是……」

阿豐靠得很近，差不多將觸及白衣人。

「您是護摩壇的師父嗎？」

阿豐不直接問是不是吉田龍太郎，目的是要想先聽聽他的聲音，以資證明。

「不是……我並不是什麼師父……」

已經够了。就算他不是師父也好，不是修行者也好，只要是阿豐熟悉的聲音就行了。

「那麼，您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

白衣人所戴的竹笠晃動了一下。

「您是龍太郎先生？」

「龍太郎？」

「就是以前住在三輪植田丹後守家的……」

「三輪的植田丹後守？」

「一定錯不了……」

說罷，阿豐又向前靠近了一步。

「妳弄錯了！我不是吉田龍太郎，我也不認識吉田龍太郎這個人。」

「什麼？你不認識他？」

阿豐不知說什麼才好，呆呆的站在那兒。

「妳是什麼人呀？」

「難道你忘了？我是阿豐。曾經住在三輪的藥房……」

「阿豐……阿豐……」

白衣人好像受到一陣巨大的衝擊。

「嗯……的確是阿豐的聲音，想不到我們在此地邂逅。」

「眞好，你記起來了。」

阿豐就索性坐在白衣人的身邊，後者也坐了下來，用他的手去牽阿豐。兩個人雖然面對面，但樹叢中很黑暗，就算有了太陽光或月光，龍之助也無法用他的眼睛去看阿豐了。

「啊！你果然是……」

阿豐以這句話開始，她正在考慮如何表達出自己的驚喜，以及剛才的恐怖時。

龍之助用兩手去接觸靠過來的阿豐軟綿綿的身體。突然間，他好像又想到了什麼事一般，猛然的向後一回頭說：

開。

「啊！太危險了！我們就這樣分手吧！」

龍之助轉過身，用手杖敲着地面，剛想走

「你等我！」

阿豐慌忙的抓着他的衣袖說：

「你爲什麼這樣的絕情呢？我還沒有問你的近況，而且，我非向你說出一切不可。」

阿豐雖然這樣說，但龍之助並不回頭。

「不行啊，這樣太危險了，對妳我都有很大的不利。」

仍然是那種寒水沖石頭的聲音。然而這種冷涼的聲音，如今，更能够滲入阿豐的心坎裏。

「關於這件事，我非常明白。你是從十津川潛到此地來的吧？」

「嗯！」

「而且，你的名字並不叫做吉田龍太郎。」

「…………」

「你就是機龍之助。」

「妳怎麼知道的？」

「告示上面寫的。」

「有人貼了告示嗎？」

「紀州的官差，藤堂大人的手下，每天都在找尋你。」

「所以，我才說很危險！」

龍之助再一次拿起手杖。

「啊！等我！」

阿豐擋住了龍之助的去路說：

「有一個人不斷的在找你，說是要替他哥哥報仇。」

「替他哥哥報仇？那是……」

不管阿豐怎麼說，龍之助都無動於衷。他揮着手杖一直要走路，阿豐試着奪他的手杖。

「龍之助先生，你忘記了那個時候的諾言了。你不是說要帶我到江戶落脚嗎？怎麼忘記了？我希望你遵守諾言，帶我到江戶去。」

「妳想逃到江戶？」

由於深深的戴着竹笠，看不出龍之助臉上的表情，但他的聲音却有如鑽着厚冰的錐子一般，包含着尖銳的嘲笑。

「什麼？妳要跟我逃到江戶？阿豐啊，妳不是已經有了丈夫嗎？」

「嗯……」

阿豐正想就這個問題向龍之助說明一番。想不到龍之助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搶先說了出來，使阿豐感覺到狼狽，同時也感覺到無臉對龍之助。

「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事情……」

「萬不得已的事情？」

「你無法瞭解我的心情……」

「我眞的無法瞭解！」

「請你坐下來，聽我說出原委……」

阿豐把身旁一塊岩石拂拭乾淨，拉着龍之助的手讓他坐下，並對他說：

「龍之助先生，你說得很對，我如今是有丈夫的人了……那家溫泉旅舍的金藏就是我的丈夫……。這個金藏也就是在西嶺向我們射擊的壞蛋。現在，這個壞蛋使我失去了自由……我眞是不甘心。

我之所以委曲求全，爲的是保全伯父以及植田丹後守先生的生命。金藏聲稱，如果我不嫁給他的話，他要殺死伯父及植田丹後守先生，並把三輪那個地方燒成焦土……龍之助先生，請你可憐我的用心，我是爲了別人而忍辱偸生的。請你抬起臉來看看我，也讓我看看你。」

「我看不見……我看不見……」

龍之助把臉孔背過去說：

「我的眼睛看不見……」

「什麼？」

阿豐不相信龍之助的話，在這個時候，從遠遠的地方有人大叫：

「阿豐，阿豐！」

原來是金藏在叫。

八

這天夜晚，宇津木兵馬也悄悄的走出旅舍，來到龍神的神社。

到今日爲止，兵馬已經停留在此地整整三天了，但却仍舊找不到機龍之助的行踪。

十津川的山頂茅屋爆炸時，待在裏面的十個浪人不是死就是被逮捕，只有龍之助失踪了。不過，龍之助去的地方不外是紀州的龍神，因爲自古以來，龍神是逃亡者的最佳去處。

當兵馬從十津川追趕過來的當兒，曾經問過砍伐樹木的工人，據他們透露：某夜，有一個武士不斷用山澗的水洗滌眼睛。最初，他們以爲他是在喝水，但是他們仔細一瞧之後，才看清楚原來他是在洗眼睛。這個武士獲知對方是砍伐樹木的工人之後，就大爲放心，問他們通往龍神的路，然後，以不穩定的步伐走上山路。

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機龍之助。看樣子，一定是被火藥炸到眼睛了，兵馬如此推想。

兵馬獲得了上述的消息之後，立刻跑到龍神，到處打聽，屈指算起來到今天已經三天了，但仍舊不知道龍之助的去處。

想在龍神的八個村落找尋龍之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除了此地之外，其他的地方不易藏身，所以兵馬認爲：他一定是躲在此地，因此唯有在此可以找到他。

另外，七兵衛也將帶着阿松，在不久之後抵達此地。

兵馬雖然到處問得口乾舌燥，但他仍然一點也不死心。今晚，他又悄悄的溜出了旅舍，目的並非完全爲了散心。

「阿豐，妳爲什麼一個人待在那兒?」

當兵馬一面思索一面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從石階下面叫阿豐。他回頭一瞧，原來是一個全身旅行裝扮的鄉下年輕人。

「啊!眞對不起，我認錯人了。唉!阿豐這

個人不知走到那兒去了?」

這個全身旅行裝束的人，看出兵馬不是阿豐時，就很快的離開了。

兵馬一點也不灰心，他一心一意想走到社內的深處。當他剛踏上往大師堂的方向，從羊腸小徑的那一邊晃出了一個人影。這個人影是一個年輕的女子。

「啊!您不是宇津木先生嗎?」

那個女人先向兵馬打招呼。

「原來是旅舍的老闆娘!」

從羊腸小徑那兒走過來的女人，原來就是阿豐。

「宇津木先生，您要到那兒去?」

「並不想到那兒去，只想在神社內散散步，再進入更深處的森林探幽。」

兵馬所指的是：護摩壇修行者所居住的那一片森林。

阿豐看了森林的方向，臉上突然浮出了不安之色：

「你是說要到護摩壇嗎?你最好不要到那個地方去!」

「爲什麼?」

「因爲，那兒隱居着一位虔誠的修行者……」

「修行者?」

「是啊，那位修行者在那兒坐禪。最好你不要去打擾他。」

「他在那兒坐禪，難道就不能去打擾他?」

「當然!」

「只要他全神貫注的坐禪，即使有人靠近，他也不會察覺到的。」

「話不能這樣說，我們這裏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那就是：凡是要到後面的森林裏拜謁修行者的話，必需先到御禊池淨身，然後才能够去。」

「到御禊池淨身?」

兵馬歪着頭說：「我還沒到那種虔誠的地步。」

看樣子，兵馬似乎並不想到護摩壇去了。

阿豐向他說聲再見，就很快的走下石階。

兵馬緩慢的走了一段路之後，才突然想起來，那個女人單獨一個人來此地做什麼？剛才那個一身旅行裝扮的人，不斷的叫着「阿豐！阿豐！」難道她是他的親人嗎？到此兵馬又想到：某種女人為了某種近乎迷信的信仰，有時會特別的虔誠，可能就是因此才會深夜到此地來膜拜。

兵馬如此想着，緩慢的走到了神社的殿前，站立在那兒仰望護摩壇的森林。剛才阿豐說千萬別到那兒，要到那兒的話，必需先到御禊池淨身。聽起來好像有神秘的東西存在似的。

對了！兵馬現在才想到，在附近一帶只有護摩壇之森林他還沒進去過。

想到此，兵馬就下定決心往護摩壇的森林走去。他才不願先到御禊池去淨身。

九

機龍之助隱藏的地方，是在護摩壇的後面。就是那個修行者把機龍之助藏了起來。

「浪人朋友，你的眼睛怎麼了？」

隔着窗，修行者有如其他世界的人一般的對機龍之助說。

「嗯……並沒有好，好像越來越壞了。」

機龍之助以肘部為枕，躺在破了的榻榻米上，把兩把刀放在身旁。

在搖曳的燭光下，龍之助蒼白的臉孔看起來更為蒼白，他的兩眼輕閉，左眼的邊緣有明顯的傷痕。

「那不行，你有沒有用瀑布的水清洗？」

修行者如此的問。

「本來，我已經快走到了瀑布那兒。因為好像有人在那兒，所以我就轉回來了。」

「什麼？瀑布那兒有人？」

「嗯……有一個女人在那兒淨身。」

「什麼？女人在那兒淨身？」

修行者聽到這句話之後，好像在考慮什麼似的。

「師父，好像下雨了。」

「是下雨了。」

「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是不是開始刮風了？」

「啊，開始刮風了。」

暫時沈靜了一段時間之後，室外又響起了滴噠滴噠的雨聲，樹葉被刮得沙沙作響。

「我說師父啊……」

龍之助以恭敬的口脗說：

「我不能這樣的打擾您。我想還是離開此地好。」

「你不能這樣作，必需等你的眼睛治好了以後，你才可以離開。」

「我的眼睛會好嗎？」

「只要你有信心，就能够好。」

「嗯……」

龍之助又恢復緘默。

「我沒有那份信心。我之所以會這樣，完全是蒼天罰我，我看不必治療算了……」

龍之助好像在自言自語。對於龍之助的這些話，修行者沒有回答，因為他已經步上護摩壇了。

「眼睛是靈魂之窗，如今，我的靈魂之窗被遮蔽起來了。事實上，一開始我的內心就充滿了一片黑暗。」

想到此，龍之助的臉上浮出了諷刺般的笑容。窗外越來越黑暗，雨仍然斷斷續續的下着，風也不停的刮着。

被黑暗的心所迷惑的龍之助，想着想着，不覺進入了夢鄉。

在這個時候，金藏及阿豐也回到了室町屋。

宇津木兵馬不聽阿豐的勸告走進了森林，然而由

於途中遇到雨，因此而折回。

龍之助以肱為枕，進入了夢鄉……

「喔！你為什麼哭呢？你是那一家的孩子啊？」

一個楚楚可憐的小男孩，可能是由於迷了路，在路中站着哭泣。龍之助來到了他的身傍，撫摸着他的頭說：

「乖乖，不要哭，你是好孩子。」

這時，龍之助竟然能够清晰的看見那個孩子，因此，他感覺到非常高興。

「太陽就快下山了。叔叔送你回去吧！小乖乖，你的家在那兒？」

「我沒有家……」

小孩子抬起淚汪汪的臉說。

「小乖乖，你沒有家嗎？那麼，你的父親在那兒啊。」

「我不知道……」

小孩子，這回並沒有抬起頭來。

「那麼，你的母親呢？」

「不知道……不知道……」

「啊！好可憐，你沒有家，也沒有父母。」

龍之助眞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件事，只能够空泛的撫摸着他的頭說：

「那麼，小乖乖，你怎麼來到這個地方的呢？」

「我不知道……」

「這怎麼行？太陽就要下山了，怎麼能够讓孩子一人留在荒郊野外？好吧！好吧！我就把你送到故鄉去吧！來，讓叔叔抱你。」

「不……我怕叔叔……」

「什麼？你怕叔叔？叔叔沒什麼可怕呀！來……來……叔叔抱你回去。」

「不要！我不喜歡叔叔……」

「不喜歡我？那麼，你喜歡誰？」

「我喜歡與八。我要在這裏等他來。」

「什麼？誰是與八？」

龍之助聽到「與八」之後，好像身上的汗毛都要豎立起來了。

「小乖乖，你叫什麼名字……嗯……一個人是絕對不會忘記自己的名字。你說說看！」

「我叫郁太郎……」

「什麼？郁太郎？」

龍之助走近一步，用手撫摸孩子的臉孔。

「討厭！討厭！」

小孩子揮掉了龍之助的手，轉身就逃。

「小乖乖，等我一下。」

龍之助追趕着小孩。

「郁太郎，我就是你的爸爸……」

龍之助雖然大聲呼叫，但郁太郎却搖着小小的腦袋說：

「你欺騙我！我沒有爸爸！」

說着，小孩子用他的小脚跑了起來。

「與八叔叔，與八叔叔！」

不知是什麼人，立刻答應說：

「喂！郁太郎寶寶……」

咳！太可憐了！這個孩子竟然討厭自己的父親，不停的叫着別人的名字，好像跟這個人很親暱的樣子。

龍之助愕然的站立在那兒，看着自己拭過淚的手，想不到那並不是淚水，而是血液！

龍之助整個人呆住了，看着孩子跑過去的方向，不久之後，黑暗中突然跑出了一個肥胖的男人。

「啊！郁寶寶……」

這個男子的聲音帶着濃厚的鄉下腔，不過句句都充滿了慈祥。孩子在看到了這個男人時，立刻撲了過去。

「與八叔叔！」

剛才說他沒有父母的孩子，如今，以眷戀父母似的情懷去跟所謂與八的男人撒嬌。

「噢！郁寶寶你在此地啊！你來得正好。」

肥胖的男人以溫暖的手抱起了郁太郎，親着他的面頰。他的面孔發出慈祥的光輝，使人有如沐春風之感覺。剛才哭泣的孩子，如今，已經停止了哭聲，有說有笑，然而，當他回頭無意中看到龍之助時，他又立刻哭喪起臉說：

「那一個好可怕的人在那裏。」

小孩子用手指一指。與八說：

「他不是可怕的人，他是你的爸爸！」

「你騙我！」

孩子無論如何也不相信。

「我不騙你，那個人眞的是你的爸爸。不過，你不能够依靠到他的身邊。」

「不是很多人都說我沒有爸爸跟媽媽嗎?」

「那有沒有爸媽的孩子?你當然也有爸媽。」

「我有媽媽?那麼，她在那兒?」

「她是……在……」

「請你帶我去找媽媽！」

「會……我會帶你去……」

與八把小孩子抱了起來，一面哄着他，用無比慈愛的眼光看着他，向着龍之助的反方向走去。

「與八！」

龍之助慌張的喊了一聲。

「與八，等一等！」

然而，龍之助的脚却不能動彈。

「與八！郁太郎！」

大聲的叫喊了之後，兩個人都不見了，光明的雲朵在四面發起光彩來。

「與八！郁太郎！」

龍之助的喉嚨差不多快要叫破了，此時從夢中驚醒過來。

「誰?誰在那兒?」

修行者大聲問。龍之助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雖然已經很晚了，但可能有人潛進這裏。

外面仍然刮着風，下着雨。

十

「是誰呀?是誰?啊！疼死我了！」

金藏仍然爬不起來，不斷的在撫摸腰，兵馬很溫和的扶起他說：

「你沒有受傷吧?」

「沒有……我沒有什麼關係。啊！你不是阿豐！」

金藏雖然不能立刻爬起來，但心裏已經在惦念阿豐了。

兵馬把雨傘揀起來，交給金藏，金藏站起來，臉上仍然有痛苦的表情。

「謝謝你，我已經不碍事了。」

金藏匆匆的道了謝，接過雨傘，準備開始爬上石階，中途他又回過頭來問兵馬。

「請問您，有沒有在神社附近發現了一個女人?」

「女人嗎?」

「是啊，就是那個溫泉旅社的老闆娘。」

「噢！是阿豐女士嗎?」

「正是。」

「剛才，她已經下了這個石階呢！」

「她下了石階嗎?」

「是啊！」

「她很可能回家了。」

金藏把準備爬坡的那隻脚縮了回來。

「那麼，我就回家去看看。」

金藏迫不及待的返回家裏。

看着金藏那種匆匆忙忙的樣子，禁不住要笑了出來，但兵馬却不怎麼關心這一件事。他所最關心者乃是那個護摩壇。當兵馬走到堂旁時，裏面的修行者大聲問：

「你是誰！」

兵馬突然覺得不宜破壞該地人民的神聖信仰，於是，他就不想再進去了，勉强向回走。然而

，心中一直惦記着那個護摩壇。好吧！等待有一天，我一定去會會那個修行者。

兵馬如此打定了主意，回到室町屋之後，旅社內顯得格外的冷冷清清。由於下着雨，兵馬把紙門打開來，順眼看了下去，結果看到金藏坐在櫃台旁邊，苦喪着臉，他身旁的伙計跪在那兒說：

「老闆，你回來了！」

伙計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力氣。滿面愁容的金藏與兵馬互相看了一眼。兵馬立刻察覺到他可能是從石階摔下來的那一個人，但他也無心去管這些閒事，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間。

兵馬問了前來舖床的女佣人，才知道老闆娘打從剛才出去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過，老闆就是因此才氣成這個樣子。

兵馬登上了二樓之後，金藏的眼睛開始露出兇光，不斷的向二樓使白眼。

「喜六，現在到二樓的年輕小伙子，是不是我們的客人？」

「正是……」

「他什麼時候來的？」

「當您去和歌山之後不久……」

「嗯……原來如此。」

金藏憤恨的問：

「他是單獨一個人來的嗎？」

「是的。」

「看起來像武士似的……」

「很可能，他是十津川發生了兵亂之後，才到此地來的。據說，屬於藤堂老爺那一組的人。」

「他來此地做什麼呢？」

「據說是來尋找他胞兄的仇人。」

「尋找胞兄的仇人？」

金藏沈默了一陣子，然後又說：

「你去問那個年輕的武士……」

金藏突然大聲的叫了起來，於是伙計怯怯的

問：

「是怎麼一回事？要問他什麼事呢？」

「那個年輕武士知道阿豐的去處！」

「那個人知道老闆娘的去處嗎？」

「他一定知道，你快一點去問他！」

金藏大聲的咆哮了起來。

伙計雖然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老闆既然大發雷霆，他也只好向兵馬的房間走去。

「哼！我知道到底爲了什麼……」

金藏一個人在那兒咬牙切齒。

「一個留着額髮的少年郎，靠近三十歲的女人……有些少年郎喜歡年紀大的女人去寵愛他，也有不少女人喜歡比她們小很多的年輕男子，我絕對不能够掉以輕心。第一，阿豐可以從這裏悄悄的跑到樓上跟那個少年郎幽會，那個少年郎也不見得不能下來。在那一段時間內，又沒有別人在旅舍裏面。我現在只苦於無證據，哼！那個年輕小子一定把阿豐藏了起來。」

想着，想着，金藏的眼睛迸出了火花。

金藏不是英雄，也不是偉人，但他的執拗却是非常的深，爲了這種無底深的執拗，他甚至可以豁出生命而不後悔。一旦他執着於某一件事，他就會變成蛇一般的可怕。

由於金藏的胡思亂想，兵馬竟然變成了被誤會的目標。金藏莫名其妙的認爲：在他不在家的時間內，阿豐跟兵馬做了不可告人的事。金藏既然如此想，任何人再向他解釋，也屬徒然。

「你給我記住！」

自從阿豐跟他的這兩個月以來，金藏好不容易改頭換面，奮發了起來，一心一意在發展他的家業。他之所以前往和歌山，還不是爲了前往實地調查，看那兒是否適合於發展溫泉旅舍。金藏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但在這次誤會之後，他又開始鑽起牛角尖來，又變成往日的無賴漢了。

兵馬寫完了日記，剛想就寢時，金藏上樓來

了。

「打擾您了!」

金藏的話聽起來語氣很粗魯，而且，他的眼睛裏充滿了血絲，連脚步也站立不穩了。

「你是誰?」

「我的名字叫金藏，是這一家溫泉旅舍的老闆。初次領教了，噢!不!我剛才已經在石階那兒看到你了。」

「對!您是老闆嗎?啊!承蒙您的照顧，太謝謝您了。」

「請問……」

金藏喝了不少的酒，好像要找人打架似的。

「您不是說過，我的內人已經回家了嗎?爲什麼沒看到她的影子呢?」

「什麼?您的夫人?」

由於金藏出言不遜，因此，兵馬也就對他說：

「老闆娘還沒有回來嗎?其實，我也只在神社內看到她一面而已。以後的事情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到底爲了什麼，阿豐這個女人非在夜間出門不可呢?請您說說看。」

「她爲了什麼?我怎會知道呢?」

兵馬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想不到金藏却一直纏着他不放。

「我猜你一定會知道!」

「您說什麼?憑那一點說我知道?」

「當然，我並不是憑空說的。想想看，天色這麼晚了，趁人不注意，到那種沒有人跡的地方走來走去，這不就令人感覺到可疑嗎?而且，這一男一女正是你跟阿豐。」

「嗯……」

「所以我認爲，你跟阿豐到那個地方事先約好，到那種地方談論一些不便公開的話。」

「你在胡說什麼?」

兵馬感覺到非常的不痛快，金藏藉着三分醉

意，但也未免說得太過火了。

「什麼?你說我在胡謅?你可不要裝蒜，快點把我的老婆還給我!虧你是一個乳臭味乾的小子，竟然做出這種丟人的事。你到底把她藏在那兒?快把她放出來!」

金藏竟然把他的短刀抽了出來，朝向兵馬砍了過去，却被兵馬輕易地打落了。

「囂張也有一個程度，喂!店裏有人嗎?」

兵馬把金藏制服，然後，大聲的喊叫了起來。

家屬及店裏的人都出來，說好說歹把金藏拖了出去。

金藏的父親低着頭向兵馬賠罪。兵馬並沒有深責他的意思，但却希望金藏的言行「清潔」一點。

兵馬認爲此地不可逗留了，他一面打着換旅舍的主意，一面進入裏面洗澡。兵馬素來有一種習慣，就是就寢之前必需再洗一次澡。

兵馬帶着毛巾在走廊上彳亍而行着。由於浴客很少，空下來的房間很多，有些房間甚至連棉被及寢具都沒有收好。有一個人突然從空房間中闖了出來，豎着脚跟走路，他的臉孔用布巾蒙着，手裏不知拿着一包什麼東西。

好奇怪的傢伙!兵馬的第一個感覺是:他一定是盜賊，絕對不能讓他逃走，當盜賊準備從開啓的窗戶向外逃走時，兵馬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拖了下來。

那個盜賊一點也沒有力氣，被兵馬稍爲一拉就倒在地上。

「請你放過我，不要逮捕我。」

盜賊雙手合十，不斷的向兵馬求情，兵馬倒被他弄糊塗了。

「啊!妳是……」

「請你不要說出來，放我走吧……」

「我實在不瞭解……」

原來，這個盜賊竟然是阿豐，兵馬是眞正的被弄糊塗了。

「這一切都有來由，請你不要追問，放我走，不久之後你就會明白眞相的。」

阿豐並沒有把臉上的面巾取掉，只急著要求兵馬放她走。

「妳的丈夫正在到處找妳。」

「是啊，如果被他知道這件事的話，我只有死路一條了，請你大發慈悲放我走吧！」

在短暫之間，兵馬實在判斷不出，到底是把她放走好呢？還是把她交給她的丈夫好？不過，兵馬在想到了金藏剛才魯莽的舉動之後，認爲把阿豐交給他是非常不妥的一件事，說不定她眞的會被殺呢！於是，兵馬立刻認爲：不如放她走。

「請求你放我走吧！就是放我走，也絕對不致於妨碍你。我會畢生的感激你……」

阿豐揀起了掉在地上的包袱，跳到窗戶外面去了。

十一

翌日，兵馬換了另一家旅舍，因爲他不願跟那些事纏繞在一起。雖然他不在意金藏是否恨他，阿豐是否回來，然而，在兵馬走出了之後，室町屋這個溫泉旅舍，却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從那一個夜晚開始，金藏又故態復萌了，這一次金藏眞是弄得舉家雞犬不寧，雖然他們把金藏關進一室，嚴密的加以看管，但他仍然發瘋似的抽出了他的短刀，逢人便砍。

他父親金六首先被砍傷，接着，他的母親阿民也被砍傷。

接着，金藏衝入廚房，把火勢兇猛的爐灶砸壞，更把那些火亂拋一場——那些火一沾上了紙門之後，很迅速的就蔓延開來。

如此胡鬧，金藏還不感到滿足，他持着沾滿血跡的短刀衝到外面。

驟然之間，整個溫泉村騷動了起來。

金藏握着沾着血跡的短刀，衝到道路上，大嚷着：

「阿豐！兵馬！」

好像瘋狂一般的欲尋找這兩個人。

兵馬對這件事完全不知情，換了一家叫神木屋的旅舍，那一個早晨，他又試着想探訪昨夜沒有去成的護摩壇，走到了大師堂旁邊。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有人在大喊：「發生火災啦！」

兵馬回頭一看，眼下室町屋一帶冒出的黑煙，有如漩渦一般在翻滾着。

兵馬在旅社裏留有重要的東西，因此，他頗爲焦急，立刻奔回旅社。

火苗是從室町屋發出來的，如今，已經燒穿了廚房，燒到了二樓的走廊，紅色的火焰正向四方蔓延。

兵馬立刻趕回神木屋，跟店裏的年輕人在一起搶救東西。

「室町屋的年輕老闆突然發瘋了……」

兵馬非常的清楚。那個叫金藏的傢伙瘋起來了，既然如此，那就非要格外小心不可了。

既然阿豐遠走高飛了，金藏特有的執拗也就爆炸了開來。兵馬並不瞭解底細，以爲金藏是動不動就要搗亂的人。

這一場火災雖然沒有蔓延開來，但却燒到了山野。房舍的火災很容易撲滅，但山野的火災却非常不易阻止。室町屋後頭的一片杉樹林着了火，因此，也就很難以撲滅了。

那些高達好幾丈，粗好幾尺的樹木，一旦着了火，就非常難對付了。想爬上去又無法攀登，就是要潑水，那麼高的樹也莫可奈何。

爲了防範起見，只有把樹木砍伐下來。話雖然這麼說，但要砍伐那麼粗大的樹木，談何容易。

火勢蔓延到杉樹山，各地區的人們只好聯合去防範火勢的蔓延了。

如果袖手旁觀的話，火勢就會越發不可收拾

，燒過這一座山，又焚燒那一座山，不知要蔓延到多少座的山。

龍王神社那邊的火由於消防得力，火勢得以轉弱，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而已。隔了不久之後，火勢更爲增大，眼看着非燒到沒有樹木的地方是不能停止了，不然的話，就得下一場大雨，否則，這一場山火是停止不了的。

在人間裏，只有在護摩壇修行者具有無邊的法力，八個村落的代表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他，因此，他們都一齊來到御禊池淨身，再到護摩壇請求他鎮火。

想不到修行者却說：

「一切都太遲了！」

「據說，昨夜有一個女人靜悄悄的來到御禊池淨身，這個女人就是龍神村的禍首……你們快一點把那個女人帶來。」

一個女子之身汚了這個神聖龍神的靈場。只要你們能够捉到這個女人，用她來活祭龍神的話，這場火就能停止。否則，一切都是徒然的。

聽了修行者的話之後，八個村莊裏面的人們，立刻紅着眼睛到處奔走尋找。

這個女人到底是誰呢？那家發出火苗的室町屋老板娘——阿豐，打從昨夜起就行踪不明，實在値得懷疑。

這個時候，兵馬就停留在神木屋裏面，躭心這場火不知要燒到什麼時候——今天，七兵衛將帶阿松到此地來，然而，在這場火之下，他們能够抵達這裏嗎？

從昨夜開始雨就間間斷斷的下着。到了這個時候，突然變大了。

翌日清晨，山火更爲熾盛了。雨也是下個不停。那些前往四面八方尋找阿豐的人們，尚未帶同來任何結果，想不到又有了一個叫人震驚的壞消息。

「河灘有一個人被殺！」

一個山間的小孩子看到了一具屍體，村民們

前往一看。

「他不是室町屋的金藏嗎？」

「他被殺了！」

死者是金藏。他眞的被殺了。

宇津木兵馬受人之託，前往檢視屍體。

兵馬在看到了金藏的屍體之後，由衷地感覺到驚訝，並非由於他的死狀叫人感覺到害怕，同時，也不是兵馬對他憐憫了起來。只是那個斬口太鮮明了！

只要是有心得的人，就不難從斬口判斷出殺人者武功的高低，甚至還能看出凶手是出自那一派的劍道。

從右肩直着砍下，而且，並非猛力的砍殺，想必他是在一陣冷笑之後，輕揮起了他的刀，然後，又迫不及待的把刀收入刀鞘。在這種情形下，刀上一定沒有任何的血跡。

砍過了金藏之後，他又從高處用脚把金藏一踢（最好的證據是：金藏身上有不少的擦傷），聽着屍體滾落河川的聲音，這個凶手一點也無動於衷，好像打死了一隻蚊子似的。

想到此地，兵馬的眼前立刻浮現了這凶手的影子。

十二

雖然近在眼前，但是在時辰還未來臨以前，根本就無法相遇。龍之助跟兵馬，前後到達了山城，大和，伊賀以及紀伊的四國。來來又去去，但始終沒有碰頭之緣。

龍之助並非害怕兵馬而不斷的逃竄，兵馬雖然已經到了龍之助的跟前，但却無法跟他比武。

如今，這個龍神村發生了災難。兵馬眞不知七兵衛跟阿松如何到此地來。其實，兵馬也沒有閑暇顧及他們了。

兵馬在出發龍神村之前，只能够猜測，龍之助要去的方向爲：沿着日高村走四十多里，迂迴地走到塩屋浦，再搭船到高野嶺，然後逃到西國

去。

在兵馬離開龍神村時，那兒的火災還沒有撲滅。

間山

一

由於地處內宮與外宮之間，因此才被稱之爲「間山」，到了天正年間，才把山鑿開來築成道路。

如果再詳細一點介紹：以伊勢調歌曲而名聞遐邇之古市的尾上板與宇治的浦田坂之間，俗稱牛谷的地方，卽「間山」。這裏集結着衆多的藝人，乞丐以及耍雜技的人，他們都在動腦筋撈取拜山者的荷包。

伊勢的大神宮是日本最聞名者，擁有全日本首屈一指的神宮的伊勢人，就等於被賦給了叫全日本的人伏於膝下的特權。這個餘德的庇蔭可眞大，有人說，伊勢人靠買賣爲生，然而，事實上却是靠神宮生活。

伊勢人雖然住在這個光榮的土地上，但却被人譏稱爲「伊勢乞丐」。

至於「伊勢乞丐」的來源，有很多不同的說法。第一，由於看準了前來參拜的人們會施捨，因此街道各處都充滿了乞丐。同時，伊勢的人非常的勤儉，有積蓄的美德，其他地區的人由於嫉妒，才替他們起了這種不雅的名稱。另一說：古市寂照寺的住持被稱之爲「乞丐月僊」，因爲這個奇僧只要人家給錢，他連藝妓的腰帶都情願爲她們繪畫，世人把給予這個奇僧的封號，乾脆就給了全體的伊勢人。

我們且不管這些事是眞是假，總之，伊勢國的乞丐之多是不必爭論的事實，而且，他們又絕大多數聚集在「間山」。

當源氏車以及菊壽的提燈被點上了火，藝妓們彩色斑爛的衣帶朦朦朧朧的映在紙門。胭脂開始飄香時，那些築巢於右間山，中部地藏，寒風的松木，長峰里一帶的乞丐們就會搭起草蓆，算

着石階的數目，踽踽的朝他們的寓走回去。

季節已經進入了秋季，這一片陽光充足的土地，夜風使人感到涼爽舒適。那些大白天在千早振神路山麓受盡折磨而流淚的旅行者，一到了夜晚，就會被大樓的集體舞曲所迷住，開始流連於街巷之間。

不過，來到了寒風吹襲的松木林時，一個人就會感覺到寂靜的可怕。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羣，到此已經不存在了，只有常明寺響起的鐘聲，隱隱的傳來，旅行者一面看着古市街的燈火，一面聽着這個鐘聲，一定會倍覺寂寞。

「黃昏的鐘聲……不知怎麼搞的，使人想起了阿玉。」

那個抱着絃子，站在樹叢蔭影的人，是一個還很年輕的女孩子。

「怎樣？我們叫叫看吧！喂！阿玉！」

一陣一陣「阿玉！」的聲音傳過樹梢，消失在田園的方向，接着，常明寺的鐘聲又響起來了。

二

知道古市的人，一定曉得伊勢集體舞曲，知道間山的人，一定曉得阿杉、阿玉。

「阿玉！」

在寒風吹動的松樹叢呼叫着她的同伴。這個呼叫的女孩名叫阿杉。

「來了！來了！」

一陣很清脆的聲音，在對面的樹蔭暗處傳來，接着大踏步趕到這兒。她的年紀跟阿杉差不多，腋下夾着琴，穿着大袖的和服，只是頭上多了一頂草帽。

「妳到底在幹什麼嘛！」

「因爲草鞋帶快斷了，所以……」

阿玉快步走到阿杉身邊，有一點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但她還是跟阿杉並肩走着，往松林的東邊走去。

「今天，太晚了一點，爸爸可能會生氣，他老人家一向喜歡嘮叨個沒完。」

阿杉說罷，看看天空，她頭上的烏鴉好像受了驚嚇一般，成羣呀呀地飛過。

「又有烏鴉飛來了，眞是無憂無慮的鳥。」

阿杉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她是一個耐不住沉寂，而喜歡吱吱喳喳的姑娘。

「那些鳥兒，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啊？」

阿玉靜靜的看着鳥飛去的方向說：

「在熊山那邊可能有鳥巢？」

「鳥飛回舊巢……阿玉姐，那不是剛剛好嗎，聽！常明寺的鐘又響起來了。」

「是的。」

阿玉開朗的笑了起來。

「阿玉姐，妳唱的歌太悲傷了，老實說，我不大喜歡令人感到悲傷的歌曲，我比較喜歡那種開朗，富有青春氣息的歌謠。」

阿杉想看看阿玉臉上的反應，但阿玉却一直看着前面，始終久未開口。

走了一段路之後，阿杉又說：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阿玉姐每次唱那首歌，客人們都非常的感動。就連我也不禁悲從中來，完全被妳的歌聲吸引住了。」

「如今，這首歌雖然不怎麼流行了，但却是一首百聽不厭的歌。我媽一直很喜歡這首感情豐富的歌，所以，她才教給我唱。」

他倆又沉默地並肩走着。

「啊！已經到達谷村路了。阿玉姐，我們要分手了。」

「嗯……眞快，那麼就再見吧！」

阿玉稍微停頓了脚步，目送阿杉的背影，隔了一會兒之後，她也恍然大悟的想到：

「我必需趕快的回去。一旦回家之後，就得準備到古市去。」

想到此地，她的脚步變得更爲疾速，她把兩個衣袖伸到胸前，有如懷抱嬰兒一般的緊抱着琴

，戴着草帽的頭稍向下垂，一心一意的朝家的拜田村走。

三

隔了一段不久的時間，阿玉婀娜的倩影出現在古市的街頭。

她的衣飾跟剛才相似，但却不再戴草帽了，她的頭部披着一條絲巾，使它自然的向後垂下，腋下仍然挾着琴。

「阿獅，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快回去吧！」

原來，自從阿玉走出拜田村之後，就有一隻很大的長毛獅子狗跟隨着她。如今，阿玉以溫柔的語氣向牠說話。

阿玉撫摸獅子狗的頭，狗不斷的搖尾，並抬頭看著阿玉的臉。雖然阿玉叫牠回去，但牠却不想回去的樣子。

「今夜就到此爲止，你回去睡覺吧！」

阿玉對獅子狗說了之後，頭也不回的往自己的目的地走去。

在往日，獅子狗一旦聽到阿玉叫牠回去，牠就會掉頭而走，但今天却不知怎麼搞的？牠可不聽話了。阿玉向前走了幾步以後，阿獅也跟着她後面走。

「阿獅啊，我不是叫你回去嗎？」

阿玉把聲音提高了一點，表示她的不高興，但是獅子狗却不離開她。

阿玉在萬不得已之下，從地上揀一塊石頭，做着要投過去的模樣，但獅子狗並不向後逃走，而反過來，向阿玉奔過去。

「眞是沒有辦法……」

阿玉已經束手無策了，只好任由牠去。於是阿獅就走在阿玉的前面，好像在引導她的樣子。到了古市熱鬧的地區，阿玉盡量避開人，但還是被他們認出來了。

「她不就是間山的阿玉嗎？」

眼尖的古市人老早就看到了阿玉。

「不是阿玉還有誰？一定是逗留在此地的客人叫她去唱『間山』的小調。」

古市的男女，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阿玉。阿玉之所以那麼搶眼是有理由的。

「看！跟我們所預料的完全一樣，那隻獅子狗又跟着她來了。」

阿玉跟獅子狗總是在一塊，因此更容易被別人發現了。

古市的鬧市有茶店，戲院，以及雜技團，在這裏走過的阿玉，比起那些專門搞娛樂的人更惹人注意，不但是當地的人談論着她，就是旅客們也把她當成談話的主題。

於是，不管阿玉走到那兒，人們都以爲阿玉要去唱「間山」小調。而且，只要看到阿玉的倩影，就可看到那一隻很大的獅子狗。

「阿玉好可愛，但阿獅則惹人討厭！」

一開始，不知道誰這樣說，不久之後，當地的小孩子們也學着大人的口胳說：

「阿玉眞可愛，但阿獅則惹人討厭……」

而且，一旦看到了阿玉背後的阿獅，總會向牠投石子，或者用木棒打牠。

「你們敢惹阿獅生氣？好！我就叫牠咬你們！」

有一天，阿玉護起了阿獅。孩子們聽到這句話之後，立刻哭叫着跑開了。

假使阿獅獨自在街頭走，孩子們根本就不敢去惹牠。

阿獅是很怪的一隻獅子狗。牠不會動不動就吠叫，然而，一旦牠發怒，連六尺高的偉丈夫也會戰慄。甚至連走過街道的牛馬也會嚇得停住不前，當然，小孩子們根本就不是牠的對手。不過這隻長毛獅子狗從來就不曾驚嚇孩子。

阿玉善於唱間山小調，長毛獅子狗則一直保護着阿玉。這兩個主僕，如今已來到了古市的大樓，也就是備前屋的前面。

四

古市的大樓計有柏屋，油屋，備前屋，以及杉本屋等的娛樂場所。這四家都有著名的伊勢集體舞曲的演唱。

備前屋那一塊印滿了櫻花的布簾，在阿玉跟獅子狗來臨以前，就開始了伊勢集體舞曲的演唱。

今夜，來此地觀賞伊勢集體舞曲演唱的人，乃是五名一塊來的年輕武士。

「他們看起來不像當差的武士，也不可能是德川將軍直系三家的家臣……很可能是江戶將軍麾下的武士。」

備前屋的老板在看到這五名年輕武士時，如此的衡量他們。

在那個時候，無論到那一個遊樂場所，還是以江戶來的人最吃得開。雖說是各大諸侯的家臣，也有文質彬彬，以及活潑爽朗的遊客，但無論如何不能跟江戶的武士們相提並論。

在京都一帶，最受到社會歡迎的人，並非薩長，土佐，以及那一帶的人，而以江戶的武士最受到青睞。

不知道，這是否受到「東京美男子，京都俏女子」俗語的影響？事實上，到了目前這個時代還是如此。

有人說，那些頑固的三河武士，（即德川幕府的子弟兵）太過於囂張、奢靡，是招致德川幕府覆亡的成因。事實上，也眞的是如此。

伊勢集體舞曲已跳完了一次。從天花板吊下來的五十多盞燈，以及舞場所點燃的數不盡的燈，使滿樓明燈耀眼，那五個一塊來的年輕武士顯得陶陶然，好像燻然欲醉的樣子。

「怎麼？唱間山小調的小姐還沒有到嗎？」

坐在中央處，穿着黑外褂，皮膚白皙，嘴唇紅潤，眼睛烏溜溜的年輕武士，這樣問。一個已

屆中年的侍應生立刻回答。

「她就快來了，客官們請再觀賞一次吧！」

既然已經領教過了著名的伊勢集體舞，這五個年輕的武士就迫不及待的想觀賞聞名遐邇的「間山調」。

備前屋答應滿座觀衆的要求於先，當然就要實現諾言了。於是老板趕緊派小廝到拜田村邀請阿玉。小廝已經去了那麼久，當然，阿玉也差不多快到了。

「這不是太晚了嗎？」

「白天她到間山賺錢，回到家裏之後，勢將再裝飾一番才肯侍候客官，當然是會耗費一些時間的。不過，她就快來了。」

在阿玉來此唱小調之前，由藝妓以及侍應生勉强支撐着場面。但是觀衆們却一直在盼望阿玉的倩影，這些人的表演根本就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這些年輕武士們聽說過，這首「間山調」俗謠，聽起來令人廻腸盪氣。事實上，那只不過是乞丐慣唱的小調罷了。而今日，只有阿玉能够唱得韻味十足，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於是，一旦有客人要求演唱間山小調，便只有去聘請阿玉這個姑娘了。

「阿玉跟阿杉這兩個姑娘，打從曾祖父起就住在間山。所以阿玉唱的小調，確實與衆不同。」

由於觀衆都感覺到興味索然，侍應生只好應着他們的要求，說一些有關阿玉的故事。

「阿玉之所以受到賓客們的青睞，不外嗓子好，琴彈得好，人又長得漂亮。但是這個小調原本是女叫化子唱的，比起我們這兒唱集體舞曲的人們來，恰有如星星進入月亮的領域一般，眞是黯然無光。

我也弄不清楚那首小調怎會那樣的引人入勝？既然是客官們有這種要求，我們怎敢怠慢？」

「或許，人們之喜歡這種小調並非偶然。我

們這個古市儘管古老，但却沒有一個人能够像阿玉那樣，把間山小調唱得有板有眼，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眞的，有如客官們所說，阿玉有一副金嗓子，琴又彈得那麼好，人也長得俏美動人。具備了這些條件，不轟動那才怪呢！」

「阿玉這個小妮子也眞是要得！她年紀輕輕，却能够用古人的心懷唱出悱惻悽楚的小調，實在是難得。

據說，那是她母親傳授給她的。這個小妮子彈琴彈得好恐怕沒有人能够趕得上，我們這兒的女娃兒也屢次想學她，但總是四不像，結果只有作罷。

阿玉的嗓子雖然够好，但那首小調實在太悽楚，使人有一種陰氣沉沉的感覺。至於我們此地女娃兒所唱的就不相同了。她們不但人活潑，唱的歌謠也充滿了朝氣，就像……

「花團錦簇的馬車，貴人們的豪華坐車，在黃昏的夕陽下馳騁着，花兒展顏歡笑……」

這種的歌謠不是很活潑熱鬧嗎？至於阿玉所唱的歌，不外是：

「晨鐘暮鼓，人生苦楚，不如趁早歸眞返樸。」

諸如此類，不就像在念經嗎？聽了這種小調，眞的想敲敲木魚呢！」

「嗯……那很不錯，晨鐘暮鼓發人深省，這才是眞正的間山調。據說，今日已經被廢了，因此我才特地趕來飽飽耳福。我是抱着患得患失的心理來的，想不到我很可能會失望呢！

當然啦，伊勢集體舞曲很熱鬧，也很不錯啊。雖然熱鬧有趣，不過，那些好奇的人總有怪癖，雖然家裏有容貌品性皆不錯的妻子，但他們却會迷戀比妻子差得遠的姑娘。」

「客官說得可能有理。或許您有這種癖好，所以才厭倦於江戶的風花雪月，來到這個古老的地方尋樂。既然好的魚能賣出去，小蝦也不愁沒有出路，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

總之，不管客官有何種高見，聽了間山小調之後，旅途中將增加不少的談話資料。」

這個侍應生口若懸河，說得滔滔不絕，就在這個時候，不遠處的大樓又傳來了熱鬧的伊勢集體舞的歌聲。

五

帶着獅子狗的阿玉，這時才來到備前屋，用手撥開布簾，把頭探入裏面。

「啊！妳是阿玉小姐嗎？客人等了好久呢！」

阿玉進入屋裏，那個侍應生立刻歡顏對她說：

「阿玉小姐，請到後房來。就從石燈籠那邊繞過來，我會替妳拉開板門的。」

「謝謝您！」

阿玉就從石燈籠那邊進入，裏面有一個人替她打開了板門。她在那兒看了一下，前面有五個年輕武士坐滿了一桌。

「間山阿玉來了。」

侍應生向大家報告。那五個年輕武士的眼光，不約而同地落在庭院裏珊珊而來的姑娘。

「今晚，由在下間山阿玉來獻醜，請大家多多捧場。」

走到了走廊前面，阿玉對正座的年輕武士，以及陪座的人們行了一個禮。

「妳就是間山阿玉小姐嗎？我們等了好久啦！請上座！」

穿着外褂的年輕武士，頻頻的叫阿玉上座，但阿玉却謙讓，一直沒有走出走廊之外。

「快一點給阿玉小姐一個席位，舖上那張毛氈，如果要一個閱書台的話，就快一點給她吧！」

雖然客人不斷的催促，但阿玉也不準備上去。那些陪客們也不準備給阿玉位置，只是在大眼瞪小眼，阿玉感到很尷尬。

「不必麻煩了，在這兒就行了，不要勞師動衆的。」

阿玉這麼一說，陪坐的人們也就乘機說：

「阿玉小姐既然這樣說，那麼，就在那兒爲她舖一個坐吧！」

「好吧！」

那些比較低級的侍應生，老早就準備好了。他們從壁橱裏面取出兩片草蓆，舖在院庭裏，再舖上一條毛氈。

「阿玉小姐，位置舖好了。」

「謝謝您們！」

阿玉很愼重的抱着琴，脫下草屐，並把它們排好，坐好了之後，向坐位上的客人行了禮，打開布袋，取出了琴。這些動作，看起來非常的熟練。

此時，剛才那個年輕武士想起了阿玉爲什麼不上座的理由，於是，他猛然感到：

「啊！原來如此……」

或許，阿玉的身分使她不能上座吧？

阿玉緩慢的從袋裏面取出了三絃琴。那個三絃琴的槓子已變成了黑色，連皮面及琴身都已顯得很陳舊。

阿玉再從衣帶中取出撥子，以扭緊絃帶。

扭緊絃帶校音也不是容易的事。當她開始試彈時，有些客人會惡作劇的向她投錢幣，這時，她能够用撥子接住那些錢幣，且不致於使琴聲走音，這是阿玉跟阿杉的拿手好戲。

侍應生雖然起勁的說明，但是客人們却沒聽進去，一直朝阿玉看。

「她長得眞漂亮。」

年輕武士們在低聲說。

「她的背景是葫蘆形的燈籠，青翠的樹叢。這就構成了很優美的一幅圖畫。她態度嚴謹的坐在那兒，手中抱着三絃琴，無論怎麼看都不像是女叫化子，倒是像下凡的仙女呢！」

「的確是如此。」

剛才那個穿黑外褂的年輕武士又有了新的感觸，於是，不知不覺的拍打起自己的膝蓋。

「眞是有趣而耐人尋味，爲什麼不上座而在庭院裏歌唱呢？眞是新鮮極了。」

這個年輕武士在自問自答。那種死心眼的人一旦看中了某種東西，雖然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很平常的，但他却往往會把它視同寶貝一般，自己提高它的身價，故意做那種深入的解釋。

剛才，人們不把阿玉迎到座位一事，這個年輕武士認爲；那是阿玉的身分不够高，自己養成了一種不敢與別人分庭抗禮的自卑感。如今，雖然受到這些近乎侮辱的待遇，但她却不以爲意，周圍的人也不以爲這樣是怠慢，總之這是她一種近乎痲痺的習慣所使然。

如今，在看到阿玉洒脫的姿態之後，他又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他又認爲：一定是爲了歌者能够充分的表露出小調裏所含蘊的風情，才故意在庭院舖一個坐位，也就是說，爲了歌者及歌謠內容才搬出了這種饒富風趣的做法。

穿着黑外褂的年輕武士既然如此的自我解釋，於是，那個坐在庭院，以燈籠爲背景的阿玉身影，看起來就更爲楚楚惹人憐了。

阿玉抱着三絃琴引吭高歌：

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人生苦楚，不如趁早歸眞返璞。
鐘聲催人老。
可嘆，聞者不驚，
花謝逢春又開，
倦鳥回舊巢，
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之身。

「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之身」阿玉唱到此，音色顯得陰森慘鬱，好像眞的要拉人走到閻羅殿似的。她的面孔稍微搖擺，唱到「花謝逢春又開」時……嗓聲稍微變高，一度清澈的眼睛突然昏沉，唱到「已是百年身」時——聲調不斷的往下沉，往下沉……把尾音拖到無底的深處。

這個時候，別的大樓正在唱熱鬧非凡的集體舞曲，而這裏却在唱着哀怨的間山調。

除了這五個年輕武士及圍繞着他們的客人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傾聽着這首警世小調。

那一間從中庭突出的房間，也就是樓上的那一間房間，總是陰森森黑黝黝的。據說，這間房間是用來監禁與養病的。以往罹病的女人，或是發瘋的女人都曾經被關在這裏。

人們談論紛紛，說這裏有一個女人吐血死去，因此陰靈不散，時常出來嚇人。

在阿玉開始唱間山調之前，這裏有一個女人已經在磨墨，準備寫文章。

古市的妓女們，一向顯得嫻雅，很富於女人的韻味。而且，她們以樸素自傲，從不濃粧艷抹，因此，有不少外地的少年郎戀上了此地的妓女。

在樓上陰冷的房間裏寫文章的女人，卽是被疾病纏身的婦女，她雖然面容憔悴，仍然掩不了她高貴的氣質。她在奮筆疾書，但寫了不久擱下筆，哭泣了一陣子，又舉起筆，寫阿玉所咏唱的歌詞：

「晨鐘暮鼓，

發人深省，

可嘆，聞者不驚，

…………

這個女人驟然擱下筆靜聽。這時，阿玉的三絃琴的聲音悠揚的傳了過來。

花謝逢春又再開，

倦鳥回舊巢，

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之身……

「啊！有人在唱間山調。噯……我眞想一死了之。」

她把紙門開一條縫，往下一瞧，看見客廳裏擠滿了客人，而朦朧的燈籠前面，坐着一個手抱

三絃琴的女子。

阿玉無心，憑着她的天生才能，唱起了母親教給她的小調。

在天那一角的友人……

此時，在前面等待的那一隻獅子狗，低沉的吠了幾聲。這隻長毛獅子狗很少吠，不過，由於吠聲很小，並沒有人注意到，但正在彈三絃琴的阿玉却聽見了，她害怕得差一點把撥子丟掉了。

阿玉知道，長毛獅子狗的吠聲，表示着發生了什麼事情。

阿玉想再聽長毛獅子狗的吠聲，但自此之後，牠再也不吠了。

阿玉接過了幾個紙包，從備前屋走出來時，夜已深了。在平常，只要她一出門，長毛獅子狗就會搖尾迎接她，但今夜却看不到牠的影子。

「阿獅，你到那兒去啦？」

阿玉一連叫了幾聲，但長毛狗根本就沒有出現。長毛獅子狗一向跟阿玉同來同去。尤其是今晚，阿玉在半途曾經叫牠同去，而牠總不聽，一直跟着阿玉來。既然一道來了，要回去的時候怎又找不到了呢？剛才又聽到牠低吠的聲音，旋卽又不見了……想到了這些怪事，阿玉就越感覺到不安了。

「阿獅，阿獅，你在那兒啊？」

阿玉一面呼叫着，一面繞到備前屋的後面，就在這個時候，在黑暗處出現了一個女人。

「妳就是在庭院裏唱小調的阿玉姑娘嗎？」

阿玉站住說：

「是我！」

「我想拜託妳一件事……」

「什麼事情？」

「一切都寫在信上，請妳代送這封信及這些錢。受件人我也已經寫在信封上了。請妳務必趕快送到……」

說着便把信以及錢交給了阿玉，一再的强調

快點送到，說完了話，她就匆匆的把門關上。

「請妳放心，我會很快的替妳送到。」

阿玉在門外說，但門內沒有答話。

「阿獅……阿獅會到什麼地方呢？」

阿玉把那個女人所交待的信及錢放進懷中，不斷的在尋找長毛獅子狗。當她在備前屋周圍尋找時，碰到了巡夜的更夫。

「妳不就是間山的阿玉姑娘嗎？」

更夫問。

「是的！」

「妳在這裏走來走去，有什麼事嗎？」

「我的長毛獅子狗，更夫先生，您看到嗎？」

「沒有啊。」

「謝謝您……啊！阿獅！你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呢？」

阿玉怎麼找也沒找到長毛獅子狗，在失望之餘只好獨自踏上歸程。

今夜，由於客人們一再的要求，阿玉唱了兩遍間山小調，又應着客人的要求，講出有關這一首小調的來由，以致到了深夜才能夠脫身。

從古市到拜田村之間有一大段的距離，一個人單獨的走着，實在太寂寞了，因此，對於長毛獅子狗的走失，她感覺到非常的傷心。

「阿玉要回去了。」

「阿玉就要回家了呢！」

「單獨一個人回去呢！」

「她身邊沒有長毛獅子狗，單獨一個人……」

「送送她吧！」

「太危險了！」

「叫她單獨回到拜田村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哈哈，你想代替狗是不是？你在動什麼念頭？以為我們不知道嗎？」

那些古市的無聊之輩在瞎扯，阿玉更覺不是味道，由於沒有狗做伴，她感覺到寂寞難當，所以，越走越快，差不多就要變成跑步了。

阿玉走到古市的街外之時，有一團黑影突然從樹叢中跳了出來，向她大搖尾巴。

「噯！阿獅，你嚇了我一大跳！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玉顯得非常的高興。阿玉彎下身子，想摸一摸阿獅背上的毛，這麼一來，她看到了牠口中啣着東西。

「你啣着什麼東西？」

阿玉撫摸着阿獅的頭，把牠口中的東西取下來一瞧，原來是她不曾預料到的印盒。

「啊！那是很貴重的印盒……」

阿玉把印盒朝向古市比較明亮的方向仔細的一看，原來是刻有龍紋的四重印盒，而且又是象牙製品。

「這麼貴重的印盒，你從什麼地方啣來的？是不是揀到的？在那兒揀到的？」

狗神秘地垂着頭。

「這並不是普通人家的東西，一定是體面武士的，我把它送到衙門去好了。不過，我現在就要趕回家去呢！那麼，到明天才送吧！明早，我一定要早一點起床，把它送進衙門。」

阿玉自言自語着，把印盒放進懷裏。這時，她又想起了備前屋那個女人交給她的信跟錢，因此，感覺到自己的責任特別的繁重。

「哎唷！阿獅你瞧瞧，你的脚都沾滿了泥巴呢！而且，你又負了傷。唷……你的下巴流血了！」

「來來……快回家我給你洗洗傷口，再替你包紮好。」

六

阿玉回家的那一夜平安無事，不過到了次日晨，備前屋的樓上却發生了大事。

原來，昨夜那五名年輕武士在聽過了阿玉唱小調之後，又喝了一點酒，以致醉成爛泥般的睡着了。次日清晨醒過來後，發現懷中的印盒都被偸走了。

這五個年輕武士之中，有臉色驟然大變的，有人却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不過，這總是一件大事。

在旅途中丟掉盤纏，的確是一件令人感覺到不痛快的事。尤其是被一個女人搞得神魂顚倒時被竊，更不是體面的事。

一旦伊勢古市被盜賊光顧的消息不脛而走，那就將大大的影響到他們的生意。備前屋的老板大爲恐慌，從室內找遍到室外，但一無所獲。

備前屋的老板想報官，那五名年輕武士阻止他說：

「算了！那事不要張揚出去，我們是不會怪你們的。」

原來，這些年輕武士顧慮到他們的身分，被竊之事一旦張揚出去，勢將招致金錢所無法補償的羞耻，這種結果是他們最顧忌的。

最令他們不解的是：根本就沒有盜賊進來的痕跡，這一點就最令人感覺到納罕了。

備前屋的主人，禁止一切家族，佣人，以及藝妓等人的外出，幾乎把他們脫得精光，仔細的搜查，但都找不到。而且，看他們的臉色，一點也不像偸過東西的樣子。

「在下無法可想，只有向大爺們賠罪！」

說罷，備前屋的老板，跪在榻榻米上，叩頭如搗蒜。

這時，更夫自以爲聰明的說：

「昨夜，當我在外頭巡視，繞到這裏時，看到阿玉在牆內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幹什麼……」

「什麼？你說阿玉？」

那些圍繞着備前屋老板的小廝們，聽了這句話之後，不覺面面相覷。

如今，在那些昨夜來來去去的人當中，只有

阿玉沒有在現場。

「阿玉幹了些什麼？她在這個屋子裏面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什麼？會是阿玉嗎？」

一夥人在聽到阿玉的名字之後，眼睛閃起了懷疑之光。就在這個時候……

「完了……完了……在二樓那間休養室裏…………」

一名侍應生又帶來了一則驚人的消息。

「你說，什麼完了……」

「在二樓的那個房間裏，登和小姐……」

那個女性的侍應生講到此，已經說不出聲音來了，她索性用手在咽喉做一個切斷的動作，使得備前屋的老板大驚失色。

「登和小姐的咽喉被切斷了！」

盜賊大部分是搶人錢財的，如今，報告的第二件大事竟然是人命關天的事。

「大夥兒趕快上樓！」

老板率先奔上樓，他定睛一看，四周連一個屛風也沒有。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沾染了一大片血。一個女人伏臥在榻榻米上，她就是昨夜傾耳靜聽阿玉唱小調，並把書與錢交託給阿玉的女人。她在他們面前自稱是阿登。

「啊！她終於自殺了！我一開頭就認爲她會自殺，快去按按她的脈，唉！眞叫人噁心！從來不曾看到這麼一大灘的血。小心，血是會滑人的。趕快把刀拿下來吧！小心啊，刀是非常的銳利……」

「噯喲！」

在老板指揮之下，男佣人把她抱起來一瞧，立刻把他嚇得面無血色。她是用一把很銳利的剃刀把咽喉切斷的，她竟然用瘦削的右手緊握着剃刀，再用左手强硬的把刀刃壓下去，以致咽喉管斷了，身體裏的血液差不多流光了，皮膚的顏色蒼白如蠟。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啊！有遺書……什麼？遺書上署名是：『阿豊』？」

那份遺書放在燈架下。

或許，就是阿玉唱的那一首小調，使她萌出了輕生之念。遺書裏寫着：

……………………

花謝了，逢春會再開，

鳥倦了回舊巢，

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之身……。

七

阿玉的出身是穢多（日本古代賤民之稱）。

但是阿玉的穢多跟其他穢多的來歷不同。當大神宮從大和國笠縫鄉來到伊勢國五十鈴川的河畔時，那隻追隨他坐騎而來的「蒼蠅」，也就是如今拜田村中一個部落的先祖。

學者們都說人類的先祖爲猴子，根本就不曾聽說過蒼蠅是人類的先祖。

有人說，這是故意用來輕蔑伊勢人的。因爲，蒼蠅也就是隼人，也就是大和民族以外古代史裏的一個民族。

、隼人裏面，生出了容貌出衆的女子——阿杉跟阿玉，她倆雙雙出現於間山。

因此，阿杉或阿玉之間，將有一人變成美女。在一本「好色伊勢物語」的書裏，如此記載道：

「那個女子住在城市近郊，容貌很秀麗，善彈三絃琴，歌聲美妙。前往拜山的人們，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於是大家向她投錢幣……」

阿杉阿玉很善於接住旅客們所投擲的錢幣，她倆就是背過臉，也能够準確的把錢幣接住，有時也用竹笠接，甚至可用撥子把錢幣打了下來。

打從孩童時代起，她倆就勤練三絃琴及練習接錢幣。因此，就算是武藝高强者所投擲的刀槍，她們也能够很巧妙的接住。

眞想變成伊勢之水。

因爲，阿杉、阿玉用它們來洗臉。

有人如此讚揚她倆的容貌。不過那些想一親芳澤的人們，也將跟那些打不着她們身上的錢幣一樣，勢將被她倆「打落」。

阿玉，阿杉具有一種使人不可抗拒之美，但却觸摸不得。美則美矣！但隼人的女兒觸摸不得，一經觸摸，即有腐朽的惡運等待着他。如果有人想一親芳澤的話，必需覺悟，自己將跟隼人一塊腐朽殆盡。

阿玉的母親是在遠地過演唱生涯之時生下了她。這裏面有一段很悲慘的故事，如今的阿玉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何許人。

阿玉的母親，不久之後，就在這個部落裏草草結束了她短暫的人生。她留給女兒的東西只有：間山小調，一隻終生不離手的三絃琴，以及忠義的狗阿獅而已。

今早，阿玉很早就起身，匆匆的吃過了早飯。

「阿獅，我們到衙門去吧！」

阿玉拿出了昨夜阿獅所啣回來的印盒，她計算今天到間山的同時，把它送進衙門，順便把備前屋那個女人所交託的信跟錢也送到收信人那兒去。

她取過印盒一看，由於天亮看得更清楚，顯得更爲貴重。接着，她又取出了備前屋那個女人交託給她的書信，但是非常的遺憾，因爲阿玉不識字。

阿玉生長於狹小的環境裏面，是故，從來就不會以不識字爲羞恥。

「好了就那麼辦。我把這個印盒送過去。至於這封信的表面文字就請一個人讀給我聽吧！只要我走到間山，那兒就有會解釋的老師。到了那時再送，相信也不會太遲吧？」

阿玉把書及錢放進懷中。

「我最躭心錢，被人交託錢之時，我總是會感覺到不安。」

就在這個時候……

「阿玉姐姐！」

一陣孩童的聲音響了起來。

原來，他是隣居足柄山的孩子名叫阿金，他的父母在間山唱歌乞錢，今年才五歲，穿着小褲頭，背上揹着一個放草的竹籠，手上拿着木製的鐮刀。

「阿金，你已經準備好了?那麼，你媽媽呢?」

原來，他母親已經站在門外了。

「阿玉，妳早！」

「伯母您早。我正有事想蔴煩您呢！請坐啊！」

阿玉把阿金的母親叫到走廊那邊，對她說：

「伯母，昨夜，我揀到了這個東西，請您瞧瞧。」

「啊！這是非常貴重的印盒呢！用金鑲着字，就連這幾根繩子也是很值錢的！」

「就是因為是貴重物品，我才想到非把它送到衙門去不可。所以今天，我必需繞路到山田的方向……」

阿玉正想說出昨夜她揀到這個印盒的經過。阿金的母親目不轉睛的看着貴重的印盒。就在這個時候，原本乖乖地坐在走廊那一邊的阿獅，好像看到了什麼東西似的，把兩耳豎立了起來，望着竹林中。

阿獅注視着竹林，一定有牠的原因，阿玉本來應該去看看，但是她非把話說完是不行的。

「就是因此，我非到山田走一趟不可，如果我遲到的話，請煩您叫阿杉，跟阿鶴搭擋。」

阿玉之所以叫來阿金的母親，就是要她傳口信。

「好吧！」

此時，阿獅突然跳了起來，朝竹林的方向飛

奔而去。

「到底怎麼搞的?阿獅老是安靜不下來……」阿玉說。

「可能是狐狸。」

以前阿獅時常去捕捉狐狸，及追捕野狼。

但是這幾年來，狐狸已差不多絕跡了，野狼也由於害怕阿獅，早就離得遠遠的。這個村落由於有了阿獅小偷也絕跡了。

「不會有狼呀！」

阿金的母親如此說。

「阿獅！阿獅！」

阿玉站在走廊呼叫阿獅。她聽到阿獅在低吼的聲音，繼而竹林中沙沙的響了幾下，阿獅從那兒出現之後，又飛快的奔到柴門的方向。

因為，柴門口剛剛進來了一個人。這個男人穿着這裏時時能夠看到的藥材商人服裝。當這個男人從柴門口欲向阿玉那邊走過去時，阿獅猛然跳過去，好像就要咬那個商人模樣的男子。

那個商人模樣的男子慢慢的走近，他一面在向狗表示親善，但阿獅不理他這一套，不斷低吼着，露出了牙齒，好像就要跟他肉搏似的。

雖然阿獅還沒有咬到這個男人，但是看到了阿獅的德性，又使人想起了牠追趕野狼時的氣勢。因此，阿玉就對牠說：

「阿獅，你怎麼可以這樣呔人呢?」

阿玉努力的在叱罵阿獅，但阿獅却硬是不聽，也不表示出柔順的樣子。只要那個男子向前走一步，牠就顯出要咬人的樣子。

往日，不管一個人穿着那種衣服，來到這個村落裏，阿獅都有如睡着了一般，懶得去理睬，如今，牠却一反常態。

「這一隻狗，是不是發瘋了?」

阿玉感覺到非常的對不起這個來訪的人。那個商人模樣的男人，顫抖地避開狗的威勢，靠近阿玉說：

「您早！」

阿玉和他打了一個招呼，但是狗站立在兩人之間，擺出了咄咄逼人之勢。

「牠像是一條很兇的狗。」

「牠從來就不曾吠得這麼兇……阿獅，你爲什麼變的這樣不聽話呢?」

阿玉責罵着阿獅，正想把剛才給阿金母親看的印盒收起來之時，商人一般裝束的男人說：

「可不可以讓我瞧瞧，嗯，好漂亮的印盒!」

那個男人伸出手接過印盒，阿獅本來就不斷的在低聲吼叫，如今，牠把身子一翻，鑽過房屋的下面，到裏面狂吠了起來。

「這隻狗到底怎麼啦?老是這樣吠叫個不停!」

阿玉走到阿獅躲着狂吠的地方，對牠說：

「阿獅，你今天到底怎麼啦?」

阿玉不說還罷，一說阿獅又突然的從房子下面衝了出來，到剛才牠蹲著的地方，用牠一對銳利的眼睛盯着那個商人打扮的男子。

「這是很貴重的印盒……上面所繪的畫是住吉地方的海濱，松樹畫得非常好。」

阿玉聽那個男子說，他很想再看看那個印盒，她也就索性讓他看一個够。那個男人把它翻來覆去，一直看個沒完。

「不管是上面的繩子，或者是帶根，絕對不是尋常之物。」

「是啊，這並不是我家的東西，是我揀到的。」

「妳揀到的?妳是在什麼地方揀到的呢?」

「昨天晚上在古市揀到的。」

「在古市……原來如此，噢!對了!妳是不是居住在間山的……阿玉……」

「是……我就是阿玉!」

「妳昨天晚上，是不是到過備前屋呢?」

「是啊，我時常受到他們的照顧，昨夜又到那兒唱間山調。」

「昨夜，妳也去過了?」

「是啊，在回家的路上揀到這個印盒。我正想把它送到衙門去……」

阿獅一點也鎮靜不下來，牠又離開了這個地方，鑽過房子底下，到後面狂吠個不完。

「啊!這隻狗怎麼那樣的討人厭……」

阿玉因無法制服阿獅而感覺到不好意思。那個看起來像商人的男子，不斷的看着阿玉的臉孔，以及房屋裏面，並以令人感覺到不快的語氣問她說：

「阿玉姑娘，妳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是啊，對面是我叔叔家。」

「妳昨夜從備前屋回家時，有沒有伴呢?或者是妳一個人所幹的?」

「你說有沒有伴，到底是什麼意思?」

「阿玉，妳少裝蒜!那是沒有用的!」

說罷，他從懷中取出了一個白売的鐵尺。

「嗳唷!」

當那個商人打扮的男人正想捉住阿玉的纖手時，阿獅有如電光石火的猛撲了過來，牠一聲不響地，一口就把那個男人咬下走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啊!」

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了，阿玉只能够呆呆的站立在那兒，不知所措。

那個商人打扮的男子被咬慘了!他的臉上幾乎被咬得沒有完整的皮膚，他手中所拿的鐵尺被阿獅咬掉了。然後，牠放下了那個受傷的男子，鑽過房子下面，飛奔到後門。

「大人，我們來了!」

聽到了門口處的騷動之後，接着有五個穿着捕快制服的男子，威風凜凜撞進來。對着第一個進來的捕快，阿獅以白眼相對，露出銳利的牙齒，豎起兩隻前脚，準備飛撲過去。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犯法呀!官差爲什麼要逮捕我呢?我實在弄不懂。這些官差

未免太殘酷了。」

阿玉不斷的抱怨，然而，當她看到那麼多官差從後門進來時，她嚇呆了。

「好吧！眞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我逃吧！沒有做任何壞事被逮捕實在太划不來，日後，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阿玉也不知道該逃到那兒，赤着一雙脚，跳下走廊，漫無目的的奔跑。

「啊！阿玉要逃走了！千萬不要讓她逃走！」

捕快看到阿玉逃跑時，迅速的追了上去。撲到最先一名捕快身上的阿獅，一口就咬住他的喉嚨，並把他的整個人橫向摔開。

「噯喲！」

「可惡的野狗！」

另外一個捕快想用鐵尺打阿獅。阿獅却很巧妙的躲過了他的一擊，鑽過這個捕快的手臂，一口就咬到他的臉孔。

「快把牠砍了！」

由於阿獅太兇猛，那些捕快拔出了亮閃的大刀，試圖置阿獅於死地，但阿獅却機靈的躲過他們的刀鋒，向他們低吼，並飛撲了過去。

野獸有攻擊型與防守型兩種。

那些在山野的獸類皆屬於攻擊型。如果說獅子是攻擊型的獸王的話，那麼，狗就是防守型的獸類了。眞正能够發揮出防守之力的狗，其力量絕對不次於獅子。阿獅就是這一類的狗。

由於牠的奮勇，使主人阿玉得以逃脫。然而，這一回的逃脫對阿玉來說，是幸抑或不幸，目前還不知道。

阿獅雖然奮勇的保護女主人，但牠却不知道對執行公事的官差展開猛烈的抵抗，也算是一種犯罪呢！

八

在尾上山附近的茅屋中，有人在哼着小調：

芳華十七的公主欲前往旅行，
她的丈夫在聽到之後，
拉着她的衣袖說，妳不能走，妳不能走，
如果，她仍舊想走的話，
彌太郎先生，你就騎馬去追她吧！
明天是黃道吉日，
就去參拜出生地的守護神吧！

這是一首傭俗的歌謠。在這個茅屋外面有一大片秋天的草花，其中有雞冠花。

外面的泥地上面洒有不少穀類及芋頭等物。草蓆上面有兩三隻雞在那兒尋找食物。突然間，這些雞好像看到什麼似的，「嘓嘓」的大叫了起來，接着，牠們飛到茅屋的頂上，不斷的在那兒拍打着翅膀。

這麼一來，和平的農家立刻刮起了一陣旋風。

「混蛋！你又來了？」

山間

門口處，突然躍出了一個小孩子……他的身高約有四尺上下，打着赤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有如一陣旋風般的跳了出來。看他的外形，大家都會把他當成孩子。

不過，只要仔細一瞧，就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一個孩子。他的臉孔有如猴子一般，嘴巴裂開得好大，上額有三道很深的皺紋。然而，他也不是一個老頭子，因爲他全身的肌肉非常發達，活像一名縮小的神將。

整個人來說，他顯得不倫不類，看了個子好像小孩子，看到臉像老人，至於肌肉則像不折不扣的壯漢。

「這個混蛋！」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長竹竿插入秋草裏，再行一拉，竹竿的尖端立刻刺到了黝黑的東西。

「瞧我的厲害了吧？」

他揚揚得意的把竹竿的尖端拿到面前，原來，被他刺到的是一隻黑色黃鼠狼。恰有如把烤鳥

從竹串上拿下來一般，他把黃鼠狼從竹竿尖端取起來，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看到了這種情形，飛到屋頂的雞有如放下了心似的，立刻飛了下來，在黃鼠狼的屍體旁邊圍繞着，不停的嘓嘓叫，好像在慶幸祭弔死去的仇敵一般。

「不要怕呀！你們把牠吃掉啊，吃掉牠啊！」

他用一塊布擦拭竹竿的尖端，原來那兒有一柄小小的尖刀，約有兩寸來長，不斷的閃閃發光。

芳華十七的公主吵着要旅行，
她的丈夫聽到了之後，
立刻叫她不許走，並拖着她的衣袖。

這一首分明是這個又像小孩子又似老人的「先生」最引以爲傲的歌謠。打從一清早起，他就不斷的在哼：

如果她不想留下來的話，
彌太郎先生，你就騎馬去追她吧！

就在這個時候，後頭有女人上氣不接下氣的叫着：

「米友先生！米友先生！您在家嗎？」

「是誰？妳是阿玉姑娘嗎？」

「米友先生，我是阿玉！」

這個又像小孩子，又有點像老人者，原來名叫米友。阿玉跑到他門口來。

「阿玉姑娘，妳到底怎麼啦？沒有穿鞋，上氣不接下氣的跑，瞧瞧，連嘴唇的顏色也變白了！」

「米友先生，大事不好了呀！快讓我藏起來！」

「大事不好了，什麼事？」

「我根本沒犯法，但官差却要逮捕我，所以，我就拼命的逃跑。」

「阿玉姑娘，妳說官差要抓妳？那不是太怪了嗎？妳有沒有做錯事？」

「沒有啊！」

「我想妳一定做錯了什麼事。」

「我根本沒有做錯事，快讓我藏起來！」

「妳既然來這兒就沒事了。妳可以躲進那個衣橱裏，我就在這裏工作，就算官差來了，我可以推託乾淨。」

「那麼，快點讓我躲進衣橱裏！」

「還早呢！根本就沒有聽到脚步聲。」

「不過……」

「如果官差再無理取鬧的話，我就用這個唬唬他們。」

「你不能打官差，那樣是犯法的。」

「妳少緊張，我只不過想嚇嚇他們而已。喔！對了，妳的阿獅呢？官差要抓妳，難道阿獅會讓他們得逞嗎？」

「阿獅？」

對了！阿玉到現在才想了起來。

「米友先生拜託您，請您去救救阿獅吧！不然的話，牠是會被殺掉的。」

「當妳將被逮捕時，阿獅在家嗎？」

「當然，就是由於阿獅咬住了官差，我才能够逃到這兒來，這都是阿獅救了我。請您快一點去救阿獅！」

「好吧！那麼，我就去救阿獅了。阿玉姑娘，妳就躲在那個衣橱裏面吧！」

「米友先生，您可要小心一點，千萬不要受傷，也不要打官差，只要救出阿獅就行了。」

「妳放一百個心好了。安心的躲着。我不但不會打官差，連我自己也不會被打，我一定會把阿獅帶回來的。」

「那麼，一切就拜託您了！」

米友拿起了刺過黃鼠狼的竹竿，把尖端的小尖刀取下夾在腋下，匆匆的離開。

九

阿玉、阿杉到間山呼叫客人，米友則站立於

宇治橋下面向客人討錢。阿玉、阿杉用三絃琴的撥子接住客人投擲的錢幣，米友則用竹竿尖端五色斑爛的網接住客人所投擲的錢幣。

織田信長沒落（請參閱本社出版——一代名將豐臣秀吉），家臣鳥屋尾左京無謀生之技，淪落爲乞丐，向參拜神社的旅客討錢。方法是立於路旁，用槍頂住竹笠，旅客將錢拋下，鳥屋用竹笠接。據說用這種方法討錢，以鳥屋爲創始人，米友便是學他，而略加改變，將竹笠改爲網。

米友很像名戰士，身手矯捷。這種討錢法必須先練熟槍的使用法。爲此，米友向一個浪人學會了「淡路流」的槍法，前後只學了三天，竟獲得秘傳。

淡路流的槍，槍尖很短，只要用手掌一握，便全部看不到了。用左掌抓着槍尖，用右手持着槍七三的部位，就可以擺出一個架式。對方看了之後，根本就察覺不出這個人已經擺好了架式，當敵人弄不清楚他持着棒或竹竿之時，短短的槍尖就可以飛到敵人的咽喉處，眞是有如魔鬼一般敏捷的槍法。

米友的天性，很適合耍淡路流的槍法。

米友雖然先後只學了三天，但他準確的槍刺卻令人嘆爲觀止。他不僅可以刺到在水裏游泳的魚，甚至還能刺到庭院裏飛舞的蜻蜓。剛才他又刺中了襲擊雞羣的黃鼠狼。

憑他這種高超的能耐，站立在宇治橋下，只要參拜的客人投擲錢幣，一百個錢幣絕不會漏掉一個。

不但如此，他還可以爬到樹上，朝下跳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又能够在深水裏潛游。上蒼眞是喜歡捉弄人，既然塑造出阿玉、阿杉似的美嬌娘，又忘不了塑造一個小丑似的米友。

十

宇津木兵馬在紀州的龍神村沒有找到哥哥的仇人——機龍之助，後來旅行至古市，在古市也

找不到阿松及七兵衞。

兵馬在古市鬧區的一家麵店吃麵，老闆是豆腐六。

「沒有吃到豆腐六的麵條，將終身遺憾。」當地的人都這麼說，可見豆腐六的麵條是多麼的聞名。兵馬並不知這種麵條如此有名，他一直默默的在吃着。突然外面傳來喧嘩聲。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店裏的客人都在外看。走過店門口的人，一個接一個的奔跑，牛馬嚇得大聲嘶叫，狗也吠了起來，雞羣甚至飛到屋頂上。

「哇！不好了，瘋狗來了！」

人人都喊叫了起來。原來，在一羣逃跑的人畜後面，有一頭像小牛大的狗。如疾風一般的追來。

「那是阿獅嘛！是阿玉所養的長毛獅子狗啊！」

阿獅從村莊一直奔跑到古市的鬧區。牠後頭跟着好幾十個人，他們手中都拿着石頭，磚瓦之類，跑在最前面者爲官差，其後跟着捕快，小廝等。

「是瘋狗！大家快逃！」

從追來人羣相反的方向，又有數十個相同打扮的人追了過來。

「大家合力，不要讓牠逃走！」

當阿獅跑到古市鬧區左側的大樹旁時，已經前後受敵了。

阿獅背對大樹，兩個眼睛有如螢火蟲一般一閃一閃。頸部受傷流血，該處的毛根根豎立，看起來就像馬鬃毛一般。

阿獅交叉着前脚，把尾巴捲了起來，以令人恐怖的聲音低吼着。如今，牠已經無路可逃了。

「把這隻瘋狗打死！」

那些人手中的磚瓦以及石塊，有如雨點似的向阿獅砸來。

其實，阿獅根本就不是瘋狗，牠爲了拯救臨危的主人竟然被誤爲是瘋狗。牠本來是一隻忠勇的狗，被當成瘋狗打死，不是太寃枉了嗎？

就在這個時候，響起了巨大的聲音：

「你們給我滾！快點滾開！」

一個小男人，恰似一顆槍彈似的飛了過來，他打着赤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面是五色的彩色網。

「喂！你們要弄淸楚，阿獅可不是瘋狗，是你們把牠逼瘋的。如果你們打死阿獅，我就跟你們拚命！」

這個人就是米友。

他僅有四尺高的身體浮出了豐隆的肌肉，好像把金剛大力士縮小了似的。

「喲！是米友！」

屋頂上的彌次馬一直在看熱鬧，他以爲有什麼可笑的角色跑了出來，原來是米友，米友把竹竿如水車一般的廻轉，對大家說：

「阿獅是一隻很溫和的狗，到目前爲止，他不曾咬過人。你們一大羣人快要把他逼成瘋狗了。你們定睛瞧瞧，這一隻原本很溫和的阿獅竟然暴怒成那種樣子。你們要不要臉呢？好幾百個人追打一隻狗，算是英雄好漢嗎？有種就來惹我，待一會兒我發火了，你們就有得瞧了！」

「快一點讓路啊，還在發什麼呆？讓一條路給阿獅跟米友先生過去，聽見了沒有？」

「咻！米友，你幹得好！」

「如果再拖延，我是有辦法的，快一點讓開路！」

米友顯得威風凜凜，他揮動着手的竹竿，威嚇前面的羣衆讓開一條路。

「那廝只有那麼小不點兒，不過，看他那一身肌肉，力氣一定不小。據說，他動作的敏捷就好像木鼠一般，他的槍法爲日本第一。」

米友的朋友阿彌稍微誇張的向大家說，於是，原本充滿了恐怖與騷動的街巷，如今又有了些

微的笑聲。

就在這個時候，不知誰「咻！」地投擲了拳頭大的石頭。

「誰在作怪！」

米友擧起竹竿上面的五色網，把投向阿獅鼻頭的石頭接了過來。中途又有一個石塊朝米友的臉上飛來，米友間不容髮的又把它接住了。

「用石頭當成錢幣投擲，打從鳥屋尾左京以來，就沒有這種例子。好吧！有種就投吧！英雄好漢的話，不要一個兩個的投，不妨把古市的石頭全搬來投，仍嫌不够的話，還有五十鈴川河灘上的石頭，宮川的石頭，都可以拿來投。如果再嫌量微，可以到賽河河灘向地藏菩薩借一點。」

「要投悉聽尊便，我只管接受而已。我這個不滿四尺的米友絕對不會被你們投中，不信就投投看。」

米友把竹竿尖端拿到手裏，把五色網整理一番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咻！」地飛過來的石頭，有如照着鏡子一般，絲毫不差的攔截下來。

「還太慢了，快一點投過來！」

米友把竹竿拿直，就在這一瞬間，前後左右都有很多的石子飛了過來，那些石頭與磚瓦在空中飛舞，好似下雨一般。

「阿獅，你躱在我的背後吧！用大樹擋住你的背後，這樣他們就無法暗算你了。如果有人刻意想加害你，只要我同意，你就不妨把他咬個痛快，甚至把他咬死！」

米友英勇的站立着。

他的背後是阿獅跟一棵大樹。他把飛自四面八方的石頭、磚瓦等，或者伸長竹竿去接住，或者把竹竿的尖端握在手中去接住最靠近的石頭。有時，他也躍起身子接住半空中石頭，有時也捲伏着身體接住低處飛來的石塊。

「喂！喂！這樣有氣無力地投，太沒意思，用點力吧，就像要砸爛東西一樣的用力，你們不

要以爲我沒有吃飽飯，而沒有力氣……什麼，有人要用槍？」

米友看了看屋頂。那個米友認識的田丸街的藤吉，本來是獵夫，竟然把火繩槍拿到屋頂上向米友瞄準。

「少開玩笑了！我這個米友也是血肉之軀呢！那能抵擋得住槍彈呢！阿獅，我們要開溜了。你跟着我來，知道嗎？」

米友一面蹲下身體閃避石子，一面向後看，對阿獅使眼色，並且不斷揮動竹竿尖端的五色網。那根很短的淡路流派的槍尖在不停的搖晃着。

米友很迅速的躍入人羣裏，阿獅尾隨不離。在屋頂準備瞄準的獵夫藤吉，吹了火繩之後，驚嚇萬分的說：

「喲！他的動作比槍彈還迅速！」

由於不能向人羣射擊，藤吉也只好歇手了。

米友一跳，阿獅也跟着跳，由於人跟狗毫無預兆的跳到羣衆的頭上，人羣「哇」地大叫一聲立刻向四方逃開。

「你們往那兒逃。」

那些看熱鬧的人都向四方逃散，只有捕快們仍舊站立在那兒不動。

「乖乖的就捕吧！抵抗的話，更會加重處罰！」

「我才不會抵抗，只要你們不惹事，我們才懶得去管你們。快點讓我們過去！」

爲了使屋頂的火繩槍無法瞄準，米友跟阿獅故意闖入人羣裏。米友把槍尖藏在手掌裏，始終沒有傷過人，他只用竹竿去唬唬人，羣衆倒退一步，米友就跟阿獅前進一步，一個人一條狗就如此巧妙地打開了血路。

那些在屋頂上看熱鬧的小廝們，首先是虎視眈眈的看着米友跟阿獅，但看到他與狗逃生的情形，不覺稱讚起來，就連那些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對米友及阿獅扔石頭的人，也不知不覺地喝采。

那個獵夫藤吉好幾次舉起火繩槍，想射死阿獅，但却沒有一次獲得成功。騷動之聲越來越大，古市的街頭差不多要翻覆了，以致，前來參拜的人一時無法前進。

兵馬在豆腐六那兒吃完了麵條，一直在想，爲了一隻狗何必如此大騷動呢？他頗不以爲然，戴好了竹笠走出店門之後，他從人羣的肩膀看過去，竟看到了令他吃驚的鏡頭。

看起來只有四尺高的小男子，然而，他手中的竹竿耍起來就像電光石火一般的令人目不接暇。

「噯！好棒的槍法！」

兵馬拭了拭眼睛，不知不覺竟走到了人羣的前面。

「請借一下您的槍！」

看了一下子之後，兵馬走向官差驅使的小廝旁，開口向他借槍。

「你借槍幹什麼？」小廝問兵馬。

「瞧那個小個子比劃一下。他的槍法太神妙引人了，我想向他領教一番。」

「什麼？你要向他領教一番？」

「正是。恕在下斗膽，請把槍借用一下。」

小廝看看兵馬很年輕，想不到膽量却如此的大，因此，頗爲感動的對他說：

「你的勇氣令人敬佩，但你也該看到了，那個傢伙的槍法實在厲害，沒人敢靠近，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吧！」

「看他的那股勁，我想他是不知道疲勞爲何物的。不過，我們不能堵住參拜者的路啊。讓我跟他比劃一下，很快就可結束這場糾紛，請你把槍借給我。」

「我們是來鎮暴的，這是我們的職責，用不着閣下費心。」

「那眞是太遺憾了！」

此時兵馬只好在一旁站着，心裏逼切的想看

看米友跟阿獅的戰鬬技能，然而由於人羣擁擠，即使翹起脚跟也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充其量只能够聽到：

「哇！又來了！快點逃吧！」

站立在兵馬面前的人羣崩潰了下來，裏面的米友大聲的咆哮着：

「喂！喂！我可不能再磨菇下去了，如果你們不讓出一條路的話，我就要叫你們流血了，使你們的血流成河川之後，再爬上人砌成的河堤。

但是我絕對不是歹徒，所以非常討厭見血。如果你們一再執拗下去的話，那我就無從選擇了，只好讓你們嘗嘗眞槍眞刀的味道。來吧！在這以前，我一直對你們很客氣，不想傷及無辜，你們可不要以爲我拿你們沒有辦法。

瞧瞧這枝槍，别看它這麼短小，它可以刺穿你們的身體，一旦我發起火來，你們休想活着回去。淡路流的槍，加上米友的精力，機敏，你們是逃不過我的槍尖的。如果你們想嘗嘗這隻槍的話，不要客氣，快點走到前面來，如果不想跟我鬬，那就讓開路！」

經過了米友一陣威嚇，那些原來就心存畏懼的人羣，如今，有如一道堤防似的崩潰了下來，開始如奔流一般的逃走。就連那些拒絕借槍給兵馬的官差也溜之大吉了。

「快把你的槍借我一用！」

兵馬從倉皇逃走的官差手中奪取了一隻槍。其實，這也不算搶奪，因爲，那個官差本來就預備把槍拋棄了。兵馬一揀起了槍後，就聽到有人喊叫：

「完了！」

米友諒必是把小廝或兵卒殺傷了。

看見了流血之後，無論是誰，戰鬬的情緒都會激昂起來，米友當然也不例外，刺了一個人或十個人所得的罪是相同的，想到此地，米友就更顯得瘋狂了。

雖說米友好像在展示他的看家本領，但米友

的竹竿頂端那一面網是非常可怕的。一旦他拼命起來的話，人羣將有一場災禍可受了。受重傷，輕傷而倉皇地逃走的人不計其數。米友好像進入了無人之境，揮槍亂扎一通。阿獅也跟在他背後，一起衝鋒。

就在這個時候，宇津木兵馬舉起了槍。

「請稍候！」

「混蛋！誰敢在大爺面前耍槍！」

兵馬亮出的槍，使米友吃了一驚。米友之所以吃一驚，理由無他，乃是他感覺到：對方竟然敢班門弄斧，並非兵馬的槍法到家，使他大吃一驚。

只要米友一槍在手，他便目中無人。

兵馬趁着他吃驚，感覺到憤怒而舉槍欲刺時，把平舉的槍指到米友的咽喉。

「呀！呀！呀！」

米友連連的後退。

「混蛋！狗養的，想跟我鬬是不是？」

後退後，米友再度擺起了展開攻勢的架式。兵馬趁着敵方節節後退，一步一步地，毫不放鬆的逼近，手中仍然平舉着槍。

「去！」

米友一直在瞄準兵馬的眼鼻之間。他的一對眼睛滑溜溜的，就像隼的眼睛一般。兵馬並不被他的眼神所懾，一步一步的舉槍逼近。

兵馬的槍法也是入格的。大和國三輪大明神的社家——植田丹後守曾經傳授他鎌倉寶藏院的秘技。

兵馬曾經在島田虎之助的門下，學通了各種精妙的刀法。這一點很多人已有所聞，但却沒有人知道他又身懷不凡的槍法，米友當然更無從知道。

在跟自己毫無關連的地方，不計危險，勇往邁進的抗敵，不外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爲被害者打抱不平，其二是欲在羣衆面前誇示自己的武藝。雖說兵馬年紀輕輕，血氣方剛，但他也絕對不

是那種好事之徒。

兵馬之所以想跟米友較量高下，是因爲他感到米友的槍法非同尋常。

第一，米友所耍的槍，看不出是正宗的槍法。

但兵馬無論是劍法或槍法，他都照着大宗師正正當當的方法學習，絲毫不敢馬虎，如今，來到此地看到了米友的槍法，使他感覺到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似的。

他不認爲米友在誇示自己的槍法，而只認爲他只是一片天眞自然地流露吧了，他一定對自己的行動頗感自得。兵馬就是爲此大爲激賞。好像在自己預料不到之處揀到了瑰寶似的。

兵馬認爲：發掘這種人才是明眼人的義務。他是基於這一種微妙的心理，才對米友感覺到興趣。

兵馬想急欲瞭解，而今仍無法探知者，是機龍之助無聲的架式。儘管如此，他還是在這兒有了意外的收穫。

米友閃亮着猴子一般的眼睛，把槍拿成七三的形式，也就是他米友一流的備戰架式。至於阿獅呢？牠一直併攏着前脚，凝視着兵馬，在低吼。

那些原先逃走的羣衆，如今又走了回來，逐漸的，從四面八方圍攏了過來，觀賞決鬪。

平舉着槍的兵馬一步一步的進逼，米友則一步一步後退。

阿獅跟着米友同進退。當然啦，明眼人一瞧就知道兵馬根本就無心刺殺米友。

兵馬可能認爲：只要一步一步的逼米友到末路，到時，他只有把槍抛掉，再也不致於胡鬧下去了。因此，兵馬一直高舉着槍，始終不改變他的姿勢，繼續逼米友後退。

米友不斷滾轉着猴子似的眼睛，咬牙切齒，臉色發紅。他想出槍攻擊，但却心有餘而力不足，就是想把兵馬的槍撥開也覺不易。

米友趨於劣勢時，照理說，阿獅必需協助他。如果一味地跟米友節節後退的話，那就不像阿獅的做爲了。

能够察顏觀色的阿獅，牠或許知道兵馬的槍尖雖然對準米友的咽喉，但那隻槍並非固定着沒有移動。那種富於變化的手法，使人打從心裏產生畏懼，於是不由得不後退了。

或者，兵馬根本就沒有刺米友之意，因而，伶俐的阿獅才跟着一步一步的後退。

但米友汗流浹背，快要被逼得無路後退了。這段時間被拖得很長，那些圍着參觀的人們不約在手心捏了一把汗。

兵馬不斷的前進，米友不停的節節後退，終於來到了那一棵大樹的前面。

既然背後有大樹擋着，米友再也不能後退了。只要兵馬繼續前進，他就會被釘牢在這棵大樹上。

此時米友的五體有如被燙熟了一般，變成火紅，肌肉也開始跳動了。阿獅走到了米友的身邊，向兵馬使着白眼，並且低吼了起來。到了無法後退時，米友突然：

「呀！」地喊了一聲。

隨着這一陣叫聲，米友的槍朝兵馬的臉部飛去，定睛一瞧，竹竿已經離開了米友之手，有如風車一般飛到天空。

「啊！完蛋！」

米友所握的槍，竟被兵馬的槍打落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圍觀的人們以爲兵馬會一槍刺進米友的咽喉，想不到兵馬並沒有這樣做，他甚至把槍拉了回來。

眼看着要被釘在大樹上的米友竟然不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大樹上有人說：

「好！好！你幹得好極了！竟然能够打掉我手中的槍，全日本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我很佩服你的槍法，我輸得心服口服，要溜之大吉了。

對了！官差及古市的人們，絕對不許你們殺

死阿獅。如果你們殺牠的話，我米友就放火燒掉這座古市。假使古市化爲灰燼，你們還對得起大神宮嗎?如果不想有這種後果，那就快一點把阿獅放了。聽清楚了沒有?我米友就要跳屋頂逃走了。你們可不許殺阿獅……」

米友從大樹上跳到屋頂，身輕如燕，在一瞬之間就消失了踪影。

十一

「不成了哇!不成了哇!」

米友有如被燙熟了一般，全身紅冬冬的回到他隱居的茅屋。就在這個時候，阿玉從衣橱露出頭說：

「阿獅被殺了嗎?」

「諒必他們也不敢，雖然沒有被殺，但也沒有把他救出來。牠逃入古市裏面，有很多人包圍牠。我固然躭心阿獅，但我們的安全也要緊啊。」

「我們逃到那兒比較安全?」

「乾脆，逃進深山。」

「米友先生，你的竹竿丟了?」

「說起來太沒有面子，米友商標的竹竿被打掉了。」

「是誰打掉的?」

「我們且不去管那支竹竿，不快點逃走是不行的，阿玉，我揹妳逃吧!」

「我會走路啊!」

「妳走得很慢!我走起來可像飛一樣哩!」

「不過，我這麼大一個人讓你揹着，實在太難看了。就讓我走吧!」

「到如今，還有什麼好顧慮呢?妳我逃出這裏，可能就不會再回來了。逃入深山，就必需一直在那兒謀生，因此，這裏的栗子，大米，蕃薯都必須帶走。」

「就依你的意思吧!不過，我仍然很躭心阿獅。」

「妳不必煩心，我已經嚇唬他們，他們絕對不敢殺牠的。只要牠活着，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牠都會找到我們的。」

「如果是這樣的，那就好了。」

「妳放一百個心吧!」

阿玉實在弄不清楚官差爲何要捉她。米友更是不知原因。他們互相幫助着，如今，又想着相偕着逃走。一會兒抱頭而哭，一會兒又在那兒大聲發牢騷。

對這一男一女來說，周遭所發生的事，恰有如地震，雷電，火災等的場合相同，發生時，趕快的逃走避開就算了。

米友叫阿玉戴上草笠，身上的穿着也盡量使之看起來不像往常的她。米友也戴上了一頂大草笠，以避開人目。布袋裏面裝滿了食物、日用品等，扛在肩膀上，匆匆的偕着阿玉走了。

「阿玉姑娘，我是這麼想，與其逃入深山，不如朝南方走，翻過野見坡之後，便抵達鵜倉海濱，我們就從海濱坐船逃走吧!只要坐上船，妳要到熊野也可以，欲到神宮也行，官差是不會追趕到那兒去的。」

抵達川口，快進入中鄉時，米友突然這樣說。

「那樣也行，只要你高興就可以了。不過，我有一個問題，我們如果坐船的話，阿獅不是找不到我們了嗎?」

「說得也是……好吧!到海濱後，妳暫時躲起來，我一個人去尋找阿獅。」

「不行!那太危險了。」

「不會……我會躲躲藏藏的。」

「你雖然善於躲藏，還是很危險。在沒有辦法之下，我們暫時不要去管阿獅，先到海濱去再說。」

「好吧!我認爲阿獅是不會出事的。因爲牠很機靈，是不容易被殺的。」

「我也這麼想。沒有阿獅在身邊時，我總感覺到非常的寂寞，如今，我倒沒有感覺到那份寂寞，可能阿獅還平安無事。如果眞的是這樣的話，我就放心了。」

「總之，我們到達這裏已經不容易了。今晚，只好借住山神廟過夜。待明天再爬過野見坂，抵達鵜倉。阿玉妳累了吧？快到了，請忍耐一下吧！」

「沒有，我還不感覺到疲倦呢……」

已走了六、七里路，阿玉當然會感到疲倦。由於米友肩上挑着東西，因此無法揹阿玉。

「哇！前面的橋壞了，什麼？叫做相逢橋？名字倒很有意思，然而，它既然斷了，還談什麼相逢呢？倒不如叫斷緣橋比較合適。」

「不如跳過去吧！阿玉，妳跳得過去嗎？跳不過去的話，我就去找一塊樹幹，架着讓妳走過去。」

米友很輕鬆的跳過了斷橋，把肩上的東西暫先拿下來。阿玉回答說：

「只這麼一段距離，我大概可以跳得過去。」

距離只有六尺，所以阿玉不以爲意。

因爲米友在看着，阿玉只能夠含蓄的跳，結果竟……

「哎唷！」

「妳看！妳說跳得過！」

米友嚇了一跳，很快的拉起了阿玉陷入小河裏的手，雖然小河很窄，却相當深。

此時米友立刻發揮出敏捷的動作，阿玉還沒有掙扎幾下，他就把她拉起來了。

「妳又不等一下。如果稍等的話，我就可以把樹幹拿過來架起，這樣，妳就不必受一場虛驚了。」米友說着，把阿玉拉了上來。

「在通常的情形下，這樣的小河，我是可以跳過去的。今天，可能是由於太焦急，因此沒跳過。」

「啊！妳渾身濕漉漉的！眞是沒辦法。看，妳的小腿擦傷了，疼不疼？」

「並不覺得疼。」

「我們是躲避官差，因此不便進民家，就到山裏去吧！過夜還早，不過必需先找一個地方把衣服弄乾。……那兒高聳的地方是獅鼻山，我們到那個山蔭吧！也許，那兒有地方讓我們休息呢！」

他倆捨棄了通往南方的道路，改向西走，走過了山麓，終於來到了獅鼻山下面。

環顧四方，顯得很寂靜，好像處身於深谷裏面似的。四面沒有風，樹葉也不飄動，太陽光不像在照射，好像在偸窺似的。

「阿玉，妳就脫衣服吧……」

米友發現了一棵大樹，樹旁的岩石有一個自然的洞穴。米友很高興的放下肩上的東西，然後對阿玉說：

「這裏最理想不過了。我在樹木跟樹木之間架一根樑，妳可以把衣裳掛在上面，使它們乾透。在衣裳還未乾透以前，又可以把它當成屋頂。」

米友折下很多枯枝，用藤條把它們連結起來，搭成晒衣場。

「我把晒衣場做好了，妳可以脫衣裳了。」

阿玉一面脫衣裳，一面說：

「米友先生……」

「有什麼事嗎？」

「我的內衣褲都濕透了呢！」

「那麼，把內衣褲也脫下來吧！」

「內衣褲脫下來，不是身上一絲不掛了嗎？」

「這是不得已呀！」

「不過，我不想赤身露體。」

「不喜歡也沒用，因爲，妳總不能穿濕衣裳啊。」

「依我看，你不如……」

「什麼事?」

「我很羞於說出來……」

阿玉頓時雙頰緋紅。米友把猴子似的眼睛滾轉着說：

「什麼?害羞?」

說罷，他環顧一下四周，除了深沉的山谷，什麼東西也沒有。

「有什麼好害羞的?這裏並沒有人。」

「誰說沒有人?你不是人嗎?」

「怕我看?」

「嗯……這也難怪。既然妳不敢光着身子，就讓我光着屁股吧!」

「米友先生，你要脫下所有的衣服嗎?這是幹什麼?」

「把我的衣服借給妳穿。」

「那你不是要光着身子嗎?」

「是啊，總之，非有一個人光着身子不可……」

「不過，讓你光着身子，我感覺到過意不去。」

「沒關係，我却一點也不在乎，這實在不是值得害羞之事。脫光了衣服才叫人感覺到舒服呢!」

「那麼，就只好委曲你了。」

「不必客氣。」

米友很自然的解開衣帶，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全部集中在一起，交給阿玉。

米友說過自己喜歡光裸着身子。光裸着身子的米友顯得很好看。穿着衣服時，米友渾身緊繃的肌肉根本就看不出來，一旦脫光，那些美好的肌肉就暴露無遺了。他的肉體美，就好像名工所彫刻的四天王一般。

「米友先生，你雖然矮小，但肌肉却非常發達。」

阿玉一面美讚米友，一面接過衣服。

「我來生火吧……」

米友從他帶來的布袋裏取出打火石，掃攏松葉，枯枝等生了火之後，阿玉就背對着他，開始解衣帶。

「如果，你早一點把我拉起來的話，可能不會濕成這副樣子。因爲，有的衣料是不很輕易透水的。如今，連衣帶的裏面都濕透了。」

「如果感冒就不妙了。」

米友把猴子似的嘴巴弄得尖尖的，使勁的在吹火。

阿玉先脫上衣再脫下身。

米友把阿玉的上衣接過去，放在晒衣處。

阿玉在脫下內衣之後，露出了半月形的肩膀。

一直在吹火的米友，突然對阿玉說：

「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你不要開玩笑!」

「眞的，有東西掉下來。」

「你不要亂說……」

阿玉滿臉通紅，趕緊把米友的衣服穿上。

這也難怪阿玉會臉紅，因爲，她以爲米友在取笑她。

「是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你就算了吧!」

「喏……就在那邊……」

「你少討厭……」

「那兒不是有白白的東西嗎?」

米友說是有白白的東西，阿玉才吃了一驚。

其實，米友並不是在調戲她，也不是在對她冷嘲熱諷。第一，米友憨直得很，根本就不會說這種話。

的確，當阿玉在脫下衣裳時，眞的有東西「啪噠」一聲地掉下來。

「啊!這是……」

由於事情太過於紛擾，阿玉忘記了一件大事，到了這時，她才突然想起來。

原來，這是昨晚備前屋那個幽靈似的女人拜

託轉送的信，阿玉爲了逃跑，錢放在家裏忘了帶出來。不過，書信却是一直放在懷裏，到了目前才想了起來。而且，剛才阿玉掉入小河裏，那封信也一樣濕透了。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想不到被我忘了。」

阿玉慌忙的揀起來。

「弄濕了，眞是太對不起那個人。」

這時，米友所生的火，已經燃燒了起來。

「是信嗎？既然弄濕了，就用火把它烘乾吧！來這裏……」

阿玉小心翼翼的把信交給米友。

「那是昨夜備前屋的一個女人交給我轉送人的。我一直把它放在懷裏，竟然忘得一乾二淨。眞糟糕！那些錢不知在不在？」

「人家所交託的東西，必需格外小心才行。哇！它簡直要濕爛了呢！封口老早就開了，這樣根本就難以弄乾呢！啊！對了！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不妨把它舖在竹笠上面，用遠火把它烘乾。」

米友把信紙小心翼翼的舖在竹笠上，由於封口老早就開了，乾脆用指尖把它撥開，攤在竹笠上之後，拿近火邊烤一烤。

在這個期間內，阿玉已經換穿了米友的衣服，她悄悄的走到火堆旁邊。米友把放在晒衣架的衣服，上面以陽光烘乾，下面則用火烤的方式，以期快一點烤乾。接着，他們兩人就圍着那一堆火，坐了下來。

「紙乾起來很快，它已經乾得差不多了。妳不妨照原來的方式，把它折起來，並作一個封口。」

由於竹笠上面的信紙乾透了，米友試着把它重新折起來。

「米友先生，你識字吧？」

「我當然識字囉，瞧！我讀過源平藤橘，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我都讀過了。」

米友顯得很得意。

「那太好了，那麼就煩你看看，這封信到底

要送到什麼地方去？」

「什麼？你連信要送到什麼地方都沒有問嗎？這樣，妳要怎麼送呢？好吧！就讓我看看。」

「你請快點看，如果不是發生了這些騷動的話，我老早就把它送到了。」

「這個……」

米友裝着很認眞的樣子，看了看這一封信的表面好久才說：

「這是女人的筆跡！寫得很有女人味。什麼……大湊，與兵衞方小島先生……啊！這封信是要寄到大湊呢！」

「什麼？大湊？這跟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離得太遠了，既然是人家所託，我必需趕快把它送到。」

「嗯……宇治到大湊還有一段路。不過從這裏走，那就太辛苦了，必需走回頭，再橫過宇治山田的街市，然後，才到大湊。」

「那就太困難了。不知道是不是急事？看那個女人好像很急切的樣子，好像也很憂慮似的，就連金錢她也託給我了，可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她又那樣的相信我，我總不能不替她送到啊。」

「實在太難了，目前我倆又碰到了災難，看樣子，在今天或明天是絕對不能替她送信的。而且，金錢妳又沒有帶出來，這應該如何是好？本來，我們是不應該去看別人的信，不過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也只有對不起她了。爲了愼重起見，非看看她所寫的內容不可。」

「你就這樣辦吧！看她那一幅焦急的樣子，一定不是尋常問候信。如果是要緊的事，即使冒險也非送它不可。」

「那麼，讓我來看看信裏寫的是些什麼？」

米友把那個折好的紙，再度打開來，一本正經的讀起信來。

看過了一遍之後，米友的臉色就變了。有如他受到驚嚇時的表情，他渾圓的眼睛滾動了起

來。

「阿玉，大事不好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信！」

「到底寫些什麼?你不要嚇唬人好不好?你慢慢的讀給我聽。」

「讀起來文句總是怪怪的，叫人似懂非懂的，我就乾脆說給妳聽吧！寫這一封信的那個女人已經死了！」

「什麼?那個女人已經死了?」阿玉又說：「不可亂說！」

「是眞的。我雖然不認識那個女人，但這是一封遺書，絕對錯不了。」

「遺書?」

「可不是?她說——我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任何指望了，不如死去比較痛快。鳥兒飛倦回舊林，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身！」

「啊！她一定是聽了我的間山調，才尋短見……，她還寫了些什麼?」

「我會很快樂的死去，但我却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千萬不要悲傷……」

「她所說的他，是誰?」

「他就是收信人，名叫與兵衞方小島先生呀！這個小島，很可能是一個男人。」

「唉——我眞料不到她會做出這種事。」

「妳說得是。她又說——我隨着書信附上二十兩金子，託人轉送給你，希望你用這些金錢去養病，好好的回故鄉去。」

「這麼說來，那個什麼小島的人在生病囉?」

「他一定是生病了。雖然沒有寫是什麼病，但可以看出這個女人出外工作，辛辛苦苦賺取的那些血汗錢，無非是要替小島治病……」

「罪過，罪過……我如果知道是這麼重要的事，當晚就應該把金錢送到。二十兩的金子並非小數目，而且，我又把它放在家裏，根本就沒有帶出來，這該如何是好?」

阿玉感覺到非常非常難過。

「妳聽，這樣寫着：我萬念俱灰，再也不眷戀這個人世了。……那個姑娘唱的小調，聞之令人心酸……。

據說，歌詞是行基大師的警世詩。如今正好做爲我赴冥土的輓歌，我感覺到心滿意足。

我的生命到今天爲止。明天，我已經不是這個陽世的人了……」

「果然不錯，她是聽了我唱的間山調，才萌生自殺之念。這等於是我殺了她。我眞是太對不起她了。希望她能够原諒我。」

「妳不必自責，歌唱的人及將尋死的人，各不相干。妳根本不必負起她自殺的責任。她又寫着：

你要堅强的活下去，我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會很愉快的踏上冥土的，不要爲我悲傷……。

一旦到了那個地方，相識的人一定非常多，然而，想起你在陽世沒有半個可依靠的人，我就會悲從中來，泣不成聲。這可能是前生就註定的，我們的緣份已盡……。

她寫得可眞多，文筆也相當的不錯，眞令人感動。」

「這麼說，我更不能袖手旁觀了，我一定要履行諾言把信送到目的地。米友先生，我已經決定到大湊走一趟。到了那個地方，我會向那個小島先生賠罪。我實在忍受不住了，那個女人實在太可憐了。」

「既然妳決定要去，我就不阻止了。」

「那麼，米友先生，再見……」

「阿玉，一路要小心。」

十二

在船內做木匠的與兵衞正在工作場所抽煙。

這時，只有爐子裏有火，廣大的工作場所却顯得陰陰暗暗的。

「必需想想辦法才行……」

他獨自在自言自語。

伊勢的海濱卽使是大白天也非常的寧靜。太陽已經下山了，海面上非常的平靜，遠方，只有一些千鳥在阿漕浦啼叫。

「這就麻煩了。」

在塞煙草的與兵衞是船內的木匠領班。雖然年紀大了一些，但眼力還是很好。

「晚安。」

外面響起了人聲。

「來了！」

與兵衞在裏面應了一聲。

「請問，與兵衞先生是您嗎？」

「就是在下，請問妳是？」

「我是從古市來的。」

「妳是從古市來的？古市的那一個人家呢？」

「就是……備前屋。」

「喔！是備前屋先生嗎？」

與兵衞到了這時才站了起來。

「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他把門打開，一個女人用布蒙住臉，很迅速的進入屋內。

「請問，這裏是不是有一位叫小島的先生？」

「小島？妳找他做什麼？」

「如果小島先生在的話，我要把一封信親自交給他，我是受人所託……」

「原來如此。」

「就是這封信嗎？」

「正是……」

與兵衞從阿玉手中接過信，並對她說：

「太辛苦妳了。請坐在火爐旁稍候。」

與兵衞拿着信，小心的看了看屋裏屋外，然後把門關上，一個人到鄰室去看信。

阿玉在火爐旁坐着，等待着那個老頭——與

兵衞的回來。

爐中的火光，照在高高的屋頂上，乍看起來，好像有很多白蛇在爬似的。但火光照不到的地方，就非常暗，因此外面啼叫的千鳥聲，聽起來格外覺得悽涼。

「勞妳久等了。」

看到與兵衞打開了後門進來，阿玉才喘了一口氣。

「啊！妳不就是間山的阿玉小姐嗎？」

「是的……」

阿玉感到有些難爲情。

「我差一點就認不得妳了。」

與兵衞凝視着阿玉說：

「官差正在追捕妳，是不是？」

「是……」

「妳到底做了什麼壞事？」

「眞寃枉，是他們弄錯了。」

「妳如何來到這裏呢？」

「我一路躲躲藏藏的來！」

「躲藏在那兒？」

「山上，不過，在沒有把那一封信送到之前，我總是不放心，所以拼命的跑來這裏。」

「那太辛苦了。近些日子以來，官差在到處的找尋妳跟米友，他們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妳實在很了不起，能够鑽過這一面網，跑到這裏。」

「很不容易呢！我躲進一隻運載木材到這裏來的船。」

「什麼？躲在船中？那麼，妳是不是躲藏於順宮川而下的筏船裏，抵達這裏的碼頭，然後，趁着天黑，才摸索到這裏來？」

「正是這樣。我認爲只要把信送到，卽使被官差捉住也心甘情願。」

「眞謝謝妳一路辛苦送信來。那麼，米友有沒有跟妳一起來？」

「有，他跟我來到山上。不過，他爲了找尋

阿獅，又潛回古市了。」

「什麼?米友又回古市去了?眞太危險了!這個魯莽的傢伙!」

「伯伯，實在非常對不起您……」

「什麼事?」

「本來，託我送這封信的女人，隨信附有一筆錢，但我却一時大意，把那些錢丟掉了……我想，我必需當面向小島先生賠罪……」

「嗯，關於此事，我已知道。」

「實在是太對不起您了，由於我近來每天處身於危境之中……所以，請多多原諒。」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那麼，伯伯，我這就告辭了。」

「啊!不行!妳別走，如果我讓妳走出外面的話，就好像把一隻小鷄往狼羣裏放一般，說多危險，就有多危險，妳請稍等。」

「請問，有什麼貴事?」

「放心，我會替妳想想辦法。如今官差已經到處貼布告要逮捕妳跟米友，因爲你們已經被套上盜賊之名，換句話說，你們已經被通緝了!」

「事到如今，就是被捕我也不在乎。」

「妳不要太傻了!其實，妳還有一件事沒有做完。告訴妳一件事，那個書信的接受者，想見妳一面，他託我轉告妳。」

「好吧!那麼我就去拜會他，向他說明一切，請他原諒。」

「他好像有很多事要問妳……我就帶妳去他所居住的地方吧!」

走到外面一瞧，工作場附近雖然很黑暗，但右邊的海却非常的明亮。

大體上說來，大湊之海離阿漕浦較遠，而離二貝浦却近多了。

寧靜的藍色阿漕浦，以及明亮發光的二貝浦，似乎是把大湊之島分爲兩部分似的。

「阿玉，妳看到了他之後，就詳細的對他說

吧!」

海風由神前濱那兒吹來，把與兵衞的聲音沖掉了。

阿玉什麼也沒有聽到，當然就沒有回答，她一路上默默的走着。

「請進來吧!」

在靠近江口處有一棟很大的材料庫。

把阿玉引導進去之後，與兵衞立刻把門關上，顯得很神秘的樣子。

「來!讓我拉着妳的手，裏面太暗了!妳可要步步小心。」

材料庫裏面，放了很多拆船所得的舊木材，以及剛剛刨好的木材，一堆又一堆的放在那裏。

與兵衞牽着阿玉的手右拐左彎的走，阿玉進入了材料庫之後一直感覺到害怕，如果不是與兵衞用强而有力的手臂拉着她，她可能一步也走不了了。

「阿玉小姐，妳不必害怕呀!我現在的處境跟妳差不多，也算是犯法呢!我一直把那個人藏着，始終沒有人知道，只有對妳例外，所以，我才把妳帶到此地來。」

阿玉根本就不知道，與兵衞把什麼人給藏了起來?以及他有什麼義務把那個人給藏了起來?

「那個人到底是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人。」

在摸黑走了一陣子之後，前面忽然出現了石階，他倆一步一步踏石階下去，到了石階的中段，立刻有一陣帶着鹽味的海風吹了進來。

大湊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碼頭，從神代起就具有某種的因緣。

就是目前這間木材庫也具有很古老的歷史，少說也有一百年以上，因此，那種海岸特有的香氣，以及木材具有的異味，不斷的往他倆的鼻孔衝進去。

與兵衞牽着阿玉沿着海邊的岩崖走，然後走

進由很多亂木樁支撐着木屋之下的小路，好不容易才鑽過了木材小屋的下面，進入了深深的岩穴裏。

阿玉被拉到此地時，全身起了鷄皮疙瘩，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恐怖。

「啊！好怕人哪！」

阿玉再也忍受不住了，在恐怖心的驅策之下，她想摔掉與兵衞的手逃走。

「妳怎麼啦？」

阿玉戰慄着說：

「此地眞叫人害怕……」

「所以才能够用來藏人哪！」

與兵衞牽着阿玉的手，疾快的走着。

阿玉所說的害怕，並不單指那種陰濕的場所令人感覺到害怕，而是她走到這裏之後，心裏就開始忐忑不安，好像有什麼不祥的預兆似的。

「後面有人跟着！」

「沒有那回事，我們已經到了。」

與兵衞說罷，向前走了一步。

阿玉聽到了與兵衞開門的聲音，她才猛然的驚醒了過來，定睛一看，岩穴裏面竟然有燈光，而且，裏面還相當寬敞。當然裏面還有人在。

十三

在岩洞裏微弱的燈光照耀之下，朦朧地出現一道人影。

阿玉逐漸的恢復了平靜，這時，她的視線內出現了一個人。這個人穿着藍色衣服，坐在那兒，面孔朝下，因此，從正面看，只能够看到黑茸茸的鬢角，臉孔則看不見。

在他臉孔俯向之處，有一個小臉盆。那一個人俯着面孔，好像在用一塊布洗滌臉面的某部似的。

「小島先生，送信的姑娘來了。」

「辛苦您了。」

乍聽之下，這陣聲音好像來自地獄似的，阿

玉就感覺到渾身不是味道，好像有一塊冰壓到她胸口。

「…………」

阿玉實在不知道怎麼做才好，她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內心很焦急的坐在那兒。

隔了一會兒，她又偷偷的看了一下那個人。

原來，他並不是在洗面孔，而是在洗眼睛。

他不停的把一塊黑布浸入臉盆裏，然後把它拿出來，覆蓋在眼睛上，再用手去輕輕的拍打。

「啊！原來，這個人的眼睛有毛病……」

阿玉本能的這樣想。

當米友讀那封信給她聽時，那個女人就不停的暗示；收信人是病魔纏體之人。阿玉早就有了心理準備，但她萬萬想不到他是一個眼睛有毛病的人，一直到達岩洞之後，她才恍然大悟。

「那麼，你倆就慢慢的談吧！」

與兵衞看了看那個男人，又對阿玉說：

「妳不必害怕，這裏從來就沒有人來過，也沒有人知道過這裏有岩洞。妳們慢慢的談吧！阿玉小姐，妳也可以向他說明丟錢的經過，求取他的諒解。我先出去，到了相當的時候，我會再來接妳。」

「伯伯，您不要走嘛！」

阿玉想跟與兵衞一齊走。

因爲，這個地方太使她害怕了，而且，又單獨面對一個陌生的男人。

與兵衞不理會阿玉的話，獨自走到外面，接着把門關了起來，一個人悄悄的走了。

阿玉眞是求天不應，求地不靈。

待她稍微鎭定之後，她就想起了前因後果，認爲與兵衞帶她來此並無惡意。而且，一直坐在那兒的男人，也完全沒有冒犯她的樣子。

那個人還是坐着，俯身洗眼睛。

這時，阿玉的情緒已逐漸歸於平靜。她的視線投到了榻榻米上面大小不等的武器。由此，阿

玉就判斷出這個人是位武士。她感覺到又好奇又震驚，在她不知所措的當兒，那個人突然說：

「阿豐託您帶信來的，請上來吧！」

那個男人好不容易抬起頭，阿玉仔細的瞧瞧他。原來他是一個瘦削的人，面孔很蒼白，在燈火照耀之下，有如白蠟一般的發出冷森的光。

阿玉根本不認識他。

其實，他就是機龍之助。

「請您原諒，我太對不起您了……」

阿玉一開始就賠罪。

「我們暫且不談那件事，我希望您把信讀給我聽聽，我先謝謝您……」

龍之助摸索着，把蠟燭台移近阿玉。

「好的……不過……」

阿玉根本就不識字，不覺臉紅了起來。她雖然不識字但也不曾感覺到困難，因為從來就沒有人叫她讀過書信，想不到來到這裏，竟要她讀信。

龍之助不知原因，還以為阿玉是在客氣。因此他就說：

「如您所看到的，我的一雙眼睛不管用，就算是有人寫信給我，我也無法閱讀，請您幫幫忙，代我閱讀吧！」

「我想念給您聽，不過……」

阿玉眞是無地自容了。

「不瞞您說，我的眼睛也不管用呢！」

「啊……妳的眼睛也不管用……」

「是……啊……」

「那眞是太湊巧了……」

龍之助的臉孔上浮現出苦笑。

「眞想不到，我們兩個人的眼睛皆不管用……」

聽到龍之助的這句話，她才體會到不識字的苦痛。

「那麼，等一下再講信之事，妳先告訴我寫這封信的女人到底生活得怎樣？」

「好吧！」

阿玉若有所思的說：

「前幾天，有人叫我到古市備前屋去唱歌。」

「備前屋是什麼地方？」

「是妓女戶，在唱完將回去時，她就託我送這封信給您。」

「唱什麼歌呢？」

「是這樣的。我住在間山，是一個很微賤的女人，一向以賣唱維持生活。我唱的是間山調。」

「她一再的囑咐我，要按着信封上的地址遞送，我爽快的答應了她。」

阿玉在說完了那一夜的情形之後，又接着說：

「到了翌日早晨，我本來就想把那封信跟錢送來，但不知怎麼搞的？有好多的官差要來抓我，我在害怕之餘，只好趕快逃走。逃呀逃的，我就到這裏來了。由於當時太倉惶，那些錢竟然忘了帶出來，只有信一直收藏於懷中。這也是後來才察覺到的。希望您原諒我……。」

前前後後，我也只知道這些而已，我不但不曉得託信那個女人的大名，更沒有問她的用意。」

阿玉的這一番話，並不能够使龍之助感覺到滿足。

妓女戶——女人——金錢，接着而來的是——這封信裏面有關連的文句。

兩人相對，却沒有一人能够看信。

「說起來太對不起您……我已經知道了這封信的內容。」

「妳是說，妳已經讀過這封信了嗎？」

「是……」

「妳不是說不識字嗎？」

「我是託別人讀給我聽的……」

「誰?」

燈火的尖端跳動了一下。阿玉有如一個受到責備的小孩子，膽怯地說：

「我是萬不得已才這樣做的！因爲在逃亡的途中，我掉進小河裏，連人帶信都濕透了！當我在烘信的時候，信的封口開了，於是，我叫一位很老實的人讀給我聽，您請放心，那個人是絕對不會洩露秘密的。請您原諒我……」

「那麼，請妳說給我聽……」

「好的……」

此時阿玉才舒了一口氣，有如卸下了重擔似的。

阿玉由於看了別人的信，心中一直有抹不掉的罪惡感，如今，受信者既然不責怪她，她也就安心了。

「我說出來之後，您請不要震驚。」

阿玉吞了口水，加强語氣的說。

「我不會震驚……」

龍之助的臉色顯得冷漠。

「其實，這是一封遺書……」

「遺書！」

「是啊，她還附有二十兩金子，要給您做爲治病之用。」

「原來如此。」

龍之助的冷淡使阿玉大感意外，並使阿玉頗不以爲然。

「她太可憐了……」

阿玉邊說，邊望着龍之助的臉：

「她信上說：我的死不足惜，不過，我依舊掛念你的眼睛……」

阿玉的嘴好像有死去的阿豐纏付似的，語氣充滿了熱烘烘的情愫。

「嗯……」

龍之助一直沒有半絲激動的樣子，也沒有表露出些微憐憫的感情。

從某一個角度看，阿玉甚至認爲：龍之助正

在慶幸那個女人已經死了。想到此，阿玉的內心充滿了不滿的情緒。

「請問，那位女士和您有什麼關係?」

「和我是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怎會這樣關心您……而且……」

阿玉看着龍之助冷漠不關懷的態度，內心單純的反抗情緒竟不覺高昂了起來。

「其實，這都是我不好，我太不應該了……應該歸罪於我……」

「妳沒有什麼不對……」

龍之助還是冷冰冰的。

「的確，這都是我的罪過。也可以說是我殺了她。她並不是自殺死亡，是我一時大意，無心殺死了她的……」

「妳殺了她?」

「是的。只要我不唱那首歌，她可能就不會自殺了。這不就等於我親手殺了她嗎?」

阿玉顯得很激動。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龍之助冷靜如故。

「當我在唱間山的勸世小調之時，她在樓上靜靜的聽，可能是一時悲從中來，因此才決定自殺。

信上有間山調的詩句，足以證明是我間接殺了她。」

「那眞是太妙了。」

龍之助嗤之以鼻：

「那是什麼證據? 聽了一首歌之後就突然想自殺，這也不能說是唱歌的人殺死她呀！這實在是說得太荒謬了。愛唱歌的人，可以盡情的唱，想死的人，可以盡情的去死……」

這實在是太可怕的說法。

「要死，可以盡情的去死……」

阿玉本來已到達感情的高峯，由於龍之助說出了這一句話，一時有如被澆了冷水似的完全冷

却了下來。

阿玉氣得說不出話來，嘴唇在顫抖着，她認爲眼前的男人是冷血動物，因此在氣過了一陣子後，又以很激動的口脗說：

「您說得太過火了！什麼要死，可以盡情的去死！

眞令人不寒而慄……這句話實在是……當然啦，我是一個很卑賤的賣唱者，可以說，要唱就可以盡情的去唱，然而，對於要尋死的人，我們怎可以眼看着他們去死呢！」

「……………」

「雖說，我對你們的狀況不怎麼淸楚，但我總認爲那位你叫阿豐的女人，她是爲了想治癒你的眼疾，才身不由主的陷入那個出賣靈魂的地方，由於她不慣於那種苦楚的生活，終於撒手離開了這個塵世，

她實在是一個多情多義的女人，一直到了瀕臨死亡之前，還對你念念不忘，並爲你留下了一筆可觀的錢。

儘管我不認識她，但是聽到她的一片痴心話，仍會感動的落淚呢！

當我在逃亡的途中，叫人把這封信讀給我聽之後，我感覺到太對不起阿豐小姐了，於是我決心非把這封信送到不可，就算是在中途被捕也不在乎了……。想不到您竟然……」

阿玉越說越激動，終於把和服的衣襟咬破了。

雖然阿玉並非爲了博得龍之助的一聲感謝。才冒着被捕的危險送信來，但至少，她想聽一聽龍之助說幾句懷念阿豐的話。

然而，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人到底是生就無情無義的人，或者已經麻木不仁，眼淚老早就流乾了？竟然始終沒有動容過，蒼白的面孔一直冷如冰霜，阿玉感覺到非常失望，終於越想越懊惱，不覺流出了眼淚。

「如果我早知道他是這樣薄情的人，我才不

願意冒着被官差逮捕的危險把這封信送來。」

阿玉在心中想。

這個時候，從神崎海湧來的浪潮冲過了二見浦，如今，好像已抵達了這裏的江口，那種萬馬奔騰似的聲音，叫人聽了，倍感恐怖。

浪潮之聲，好像來自天上，沙沙作響。岩穴裏一盞燈火不斷搖曳着。

看了這種景象，阿玉不覺連連打了幾個寒噤。

阿玉又仔細的想了一想，自己也未免太認眞了，竟然責怪第一次見面的男人無情無義。

等到情緒恢復平靜之後，阿玉眞有點後悔自己情感的衝動，她又看了一看那人在燈光照耀之下的側面，好像根本就沒有發怒的樣子，甚至連一點不高興的表現也沒有。

透過蠟燭光看他，阿玉感覺到他彷彿不是這個陽世的人。

因爲，他的面孔蒼白有如蠟一般，發出冷森森，陰慘慘的光，身上穿着淡藍色的衣服，盤坐在榻榻米上，一直把面孔朝着固定的方向，始終不曾移動過。

阿玉感覺到那個人的身體某部位好像颳出了一陣腥味的風，正有如水流一般到處蔓延。阿玉有如被潑了一身水似的，渾身發冷。

「啊！這個人的身上一定附有死人的靈魂，阿玉突然這樣想，便告辭道：

「我要回家去了。」

阿玉感覺到一刻也待不住了，渾身不自在，於是，她再也不考慮到與兵衞是否已經來迎接她，便站起來。

「請妳稍等一下！」

龍之助心平氣和的說。

這時，阿玉有如被魔鬼扯住了頭髮一般，動彈不得。

「請問您有什麼吩咐？」

阿玉回頭一看，龍之助正用一雙手在自己的

膝邊摸索着，拿過來一把長長的刀說：

「妳冒這麼大的危險送信來，眞是感激不盡。我很想送妳一份禮物，但正如您所知道，我是貧無立錐之地的人，眼睛又看不見，爲了表示我的寸心起見，請您無論如何把這個收下。」

阿玉感覺到愕然不知如何是好。

她眞是做夢也想不到，這種薄情的男人竟然要送她禮物。

阿玉看着他從刀鞘的緣帶慢慢解開一件小東西，拿到手裏，她仔細的一看，原來是一支銀製扁平的髮簪。

「什麼?您要把這隻髮簪送給我?」

「這是現成的東西，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適合妳這種年齡的姑娘，雖然這個東西還不算太壞，但却不够貼補妳的旅費。」

「我並不想要任何的酬謝。」

然而，當她看着龍之助手裏拿着銀簪，欲送給她的誠意態度之時，也就心軟了。

對着這個剛才她還咒他薄情，叫她感覺到心寒，又感覺到可憎的人，現在看起來竟然有幾分可憐兮兮的樣子。

但這並非由於他要送東西給她，阿玉才把他看成好人，事實上，這個人的深處好像蘊藏有一點人情味，它或許就深潛於血肉之內吧?

如今，這份隱藏着的人情味，透過一支銀簪，徐徐的流入阿玉的心胸深處，使她的心弦動了起來，她已控制不住起伏的情緒，不禁鼻酸欲淚。

阿玉又對這個瞎眼的男人望了幾下，他剛才的言談雖然顯得無情無義，使她憎恨異常，但如今看着他無助的表情，艱苦地摸索着，不覺悲從中來。

「那就太謝謝您了……」

「妳是不是在哭泣?」

「我忍不住……終於哭了……」

「妳爲什麼悲傷呢?」

「不知怎麼搞的……我覺得非常難過……我就是感覺到悲哀嘛!請原諒我……」

龍之助的態度仍然冷漠，他把原來對着燈火的面孔轉過去，背對着燈火，任由阿玉哭泣個痛快。然而，他却不知如何去處置他手中的那一支銀簪。

龍之助在頭一次上京都時，也就是他走到該國的鈴鹿嶺正面時，正好看到橫暴的轎夫欺負阿豐，在那個時候，阿豐迫不得已，想把一支銀簪當給轎夫，龍之助目前所持者正是阿豐的。

頭一次看到阿豐的龍之助，非常驚異於她太像自己的妻子——阿濱，當他看到茶屋的老板揀到了一支扁平的銀簪時，他認出了那就是阿濱的，刻有家徽的銀簪，因此，龍之助就把它帶往京都。

從京都走到十津川的龍之助非常落魄，他連吃幾個饅頭的錢也沒有，只好把他的佩刀押給饅頭店的老板。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那能保住那支銀簪呢?

這很可能是他跟阿豐從龍神逃走之後，再由阿豐送給他另外一隻同式樣的銀簪。

龍之助照理說，應該很愛惜這支髮簪才對，不想他對它好像一點憐惜之情也沒有，而跟這支髮簪沒有任何因緣的阿玉，却是看了這一支銀簪之後，號淘大哭了起來。

阿玉一直啜泣個沒完，龍之助也默然不作聲，任由她哭。

就在這個時候，海濤澎湃聲，有如排出倒海之勢而來。

伊勢海一向是很寧靜的，位置於此地北方的阿漕浦夙，以早晚之間的風平浪靜聞名，在南方的二見浦也不算是荒暴之海，然而，一旦出了二見浦，走到神崎鼻，波浪就會驟然的增高。

在紀州灘跟遠州灘，有如要攪亂伊勢海一般，排山倒海似的湧了過來。然而，神崎的潛島、

俎島、以及其他隱藏在水底的無數岩石遮斷了它們之故，到了風浪險惡的夜晚，浪潮澎湃的聲音才會傳到大湊來。

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的是：在這間岩穴裏聽來，那些波浪的聲響好像是從天上掉了下來，也有點像從地底湧上來似的。

十七歲的公主想要出外旅行……

這眞是太令人不可思議了，這一陣聲音從那兒傳來？

或許是跟波浪一塊從海上傳來的。雖然音量微乎其微，但阿玉是絕對不會聽錯的。因爲，這是米友最喜歡唱的一首歌。

刻下她自己身處的這個房間，到底是在家屋的深處呢？或者在地底？抑或是在海岸呢？

阿玉左思右想，一直得不到答案。

十四

在阿玉來此的前一天夜晚，有一艘船在大湊停泊。船上有一個姑娘，依戀萬分的站立在船上，遠眺着大湊的陸地。這個姑娘就是阿松。

宮川與汐合川合流之處，形成了一個長長的沙洲。

大湊市街的人家點起了燈，那種燈火看起來很明亮，形成了好看的丁字形。

離開大湊市街一里半的那邊，又有明亮的燈火，那就是宇治山田市街。

從小林的船倉，向東邊突出的洲崎，可以看到材木場的巨大建築物。市街雖然很明亮，但船倉與材木場都顯得很黑暗。

大湊是造船的地方，也是修船的地方，因此停泊在這裡的船一向很多。

從江口的方向，有小船穿梭於帆柱林立的大船之間，阿松目不轉睛的一一看着它們。

原來，阿松就是如此等待着兵馬的回來。兵馬說是要到大神宮參拜，但下了船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

「啊！從宇治山田的方向，有好多提燈似的東西飛了過來呢！」

一直在看陸地的阿松，把眼睛睜得好大。

「又不像在祭神的樣子，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啊！那種提燈似的東西逐漸的接近大湊市街了。」

阿松定睛一瞧，從小林船倉附近有兩、三個高掛提燈似的東西出現。

「咦？那兒不就是船倉嗎？船老大說，那兒居住着在船上工作的人。那兒既然有高的提燈出現，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阿松胡思亂想時，有人在喊……

「喂……大家快出來看。市街上好像發生了事情！」

船裏的人都爭先恐後的走出了船艙，朝市街看去。

「發生了什麼事？是火災呢？還是盜難？」

「我好躭心，我要到陸地上去看看。」

阿松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心情不定向船老大助藏說。

船老大立刻回答說：

「光是妳一個人最好不要上岸去。如果妳要到陸地上看看的話，我叫人隨着妳一塊去，，妳稍等一下。」

「那麼，就請個人放下梯子吧！阿勝，痲煩你把阿松帶到陸地上去。」

「是！」

水手阿勝響亮的回答。阿松爲了下梯子，坐小船到岸上起見，坐到了船邊。

這個時候，船老大、老闆、水手及舵手都異口同聲的說：

「的確，在宇治山田這個市鎭，最近時常發生火災。據說，那些逃往深山的惡徒，時常偸偸的回來放火，你們可要小心哪！剛才出現的那些燈籠，會不會是人們在追拿放火的惡徒呢？」

「有可能……」

「稍等一下……從汐合的水門有一隻小船朝此地划來，而且沒有點燈。」

「會不會是宇津木兵馬先生回來了呢？」

「也許是的。」

「那些本來圍繞木材場的燈籠，又轉到海邊來了，聽聽，好像有拋東西進入海裏的聲音。」

「既然惡徒逃入海裏，那就難以捕捉了，因爲那些精於游水的人，一旦跳入海裡，就有如一條魚兒似的，根本就抓不到他們。」

「看！那些點着官方燈籠的小船，划向那邊去了。」

「這麼一來，對岸的火災就任由它去囉！」

此時，一隻小船有如射箭似的，急速的搖着槳，靠到這艘「若山丸」的側腹部。

最令人感覺到奇怪的是：這一隻小船並沒有點燈，行動非常的神秘，在大家沒有注意的當兒，神不知鬼不覺的划靠「若山丸」的側腹部。

「喂！船老大助藏在嗎？」

「嗯，誰在叫我呢？」

「是木匠與兵衞。」

「喔！是你，與兵衞……」

「我要火急的要求你一件事，快讓我上去啊！」

「好吧！喂！大家，快把扶梯放下！」

船舶製造者與兵衞跟這艘「若山丸」船老大助藏是很要好的朋友。

上了「若山丸」之後，與兵衞立刻附在助藏的耳邊輕聲說：

「助藏老友，不要對別人說，我把這個人託給你……」

阿松雖然走到了岩岸看了一遍，但她却始終沒有看到兵馬的影子。

據說，兵馬曾經對船員說過，他本來就想同船，但由於臨時有了事情，必需在山田市街逗留

，所以暫時不能同船了。

阿松聽到這段話之後，才放下心，又請人划小船，準備回到大船「若山丸」。

十五

如今，道庵大夫正帶着一個伴侶，在山田市街行走。

提起道庵大夫，這個地方的人們可能非常的陌生，如果是到下谷的長者町，說是要找十八文大夫的話，那便無人不曉。

每當病家問他：

「大夫，我們應該給您多少藥費？」時，他總是說：

「放下十八文就行了……」

於是，這個「十八文大夫」的美名就不脛而走，換句話說，道庵大夫以取費低廉而聞名。

以前，他爲了只取十八文的醫藥費，而與八硬要給他一兩，雙方竟扭打起來。

阿松因爲這位道庵大夫的療治，揀回了她的一條命。

今天，這位道庵先生竟然帶着一個僕人，逍遙的前來伊勢參拜。

「我說仙公啊，我倆今夜住到那兒好呢？」

道庵酒氣沖天地回過頭看他的同伴，正因爲他酒意尚未全消，所以才相安無事。

「依我看，千束屋或牛車樓都不錯。」仙公回答。

仙公是道庵先生從江戶帶來的，是一個吃喝嫖賭無所不來的不可救藥之輩。道庵大夫並不喜歡這個混混兒，只是當道庵說要到伊勢參拜時，他竟然說，希望能够一道去看熱鬧，於是，他就被道庵帶來了。

「我才不要到那種地方去。」

道庵大夫滿臉不屑的說。

「什麼？你討厭到那種地方？想想看，去年

彌次郎兵衞跟喜多八這兩個寶貝蛋，就在那個地方徹首徹尾的吃了大敗戰，丟盡了我們江戶人的面子，我是越想越氣！

如今，我倆既然來到了伊勢，爲什麼不到牛車樓跟他們較量一下，以重振我們的聲譽。道庵先生，您就不必假道學了，跟我一齊去吧！」

「你說，彌次跟喜多兩個寶貝蛋就在那個地方吃癟嗎？眞是不中用！好吧！我這個道庵要爲他們爭回這個面子。今天，我要讓他們瞧瞧我的厲害，爲此，我準備耗費十兩金子，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

「道庵先生，你說的對！不過，您說準備耗費十兩金子，那未免太小氣了吧？怎能够轟轟烈烈大幹一場呢？

如果，你眞的要表現出江戶人的氣派，至少也得拿出百兩千兩啊！」

「你在說屁話！我是十八文的醫生，看一個病人連藥費才取十八文，我怎能够那樣的揮霍？」

「算是我多嘴了。」

「我是道庵，乃是十八文的醫生……」

「這樣太叫人難堪了。道庵先生，你不要開口閉口十八文好不好？你這麼一說，我實在太難堪了……」

「笑話！我們不偷不搶，不做奸犯科，那有什麼難堪的？十八文的醫生就是我這個道庵。我看一個病人連同藥費才取十八文，我一向心安理得。如今，我把那些錢貯蓄了起來，做爲來伊勢拜神的路費，這有什麼叫人難堪的？十八文又怎樣？」

「我懂了，我瞭解了嘛！啊！你害我冒了一身冷汗。」

仙公這個混混兒，本想以江戶花少的身分，大搖大擺的幹他一場。想不到道庵先生開口閉口十八文……十八文……連帶的，使仙公感覺到他也是一個「廉價貨色」，因此，神情頹喪地在山

田的市街上行走着。

道庵先生跟仙公一唱一答，在山田的市街上走着，但是走不了多久，道庵先生就進入一家店舖，原來那是一家燈籠店。

「老板您好，請給我一個燈籠。」

「客官請進來坐！」

「給我一個廉價的燈籠。」

「我們的燈籠是小田原的產品，客官您要普通貨呢？還是要帶弓形的？」

「普通貨就行了，既然是要用手提着，當然以能够提提盪盪的較好。」

賣燈籠的老板以爲道庵先生在說酸話，想不到他竟然坐了下來，一心一意的在等待着。仙公實在拿他沒辦法，因此，一直站在他身旁納悶，因爲仙公認爲道庵大可不必在這裏購買燈籠。

「手上沒有燈籠，做什麼事都會感覺到不方便，因此，我準備買他一個，你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愛的形式。」

「我們店裏有好多種的燈籠，客官您可以任意挑選，並免費爲您寫上寶號。」

「道庵先生，這個提燈釣得恰到好處，我們就選購這個吧！」

「好……好……就買那個。」

「那麼，如何寫上寶號呢？」

「客官的寶號如何稱呼？」

店家問着道庵先生。

「不要寫什麼寶號了，只要寫十八文就行了。」

「又來了！」

「客官您只要寫十八文嗎？就寫在這裏？單單寫十八文就行了嗎？」

賣燈籠的老板以不解的雙眼，仰望着道庵先生醉熏熏的面孔。

「對……只寫十八文就成。」

「道庵先生，你就算了吧……」

仙公面露苦澀的表情。

「你窮緊張什麼？我願意就行了。」

「十八文」是最簡單不過的一句話了，燈籠的老板很快的就在道庵先生的燈籠上面寫了「十八文」三個大字。

「仙公，你把它提着走吧！」

「您叫我提這樣的燈籠，我感到很尷尬！」

「沒有什麼尷尬不尷尬的，你提着燈籠，它又不會把你吃掉！」

「那麼，道庵先生我們就這麼辦吧！讓我把燈籠摺起來，放入懷裏走，行不行？」

「你又在說鬼話了，燈籠的用途是什麼？你還是提着走吧……」

仙公大不以爲然。

「對了！等一回你就到蠟燭店買一支較粗的蠟燭。」

「道庵先生，您要開玩笑也有一個限度啊，那有人在大白天裏提着燈籠在市街上走。」

「鬼話！誰不會在黑暗中提着燈籠走路？就是沒有人在大白天裏提着燈籠走路，才會顯得飄逸够味。」

「我實在想不出那有什麼够味的……」

「不要嚕嘛了，快點走吧！」

「我實在拿你沒辦法……」

「沒有什麼拿你沒辦法的。你以前是無所事事的人，如今，我提升你爲提燈籠者，可算是步步高陞了，你應該感謝我才對。」

仙公大不以爲然的說：

「道庵先生，燈籠我是不在乎的，不過，一看到了十八文，這些字，我就感覺到渾身不是味道。」

「十八文又有什麼不對勁？」

道庵先生霎着他的醉眼問。

「你想想看，十八文這個微乎其微的數目，不是太令人感覺到寒酸嗎？」

「混蛋！」

道庵先生敲了仙公的頭一記。

「道庵先生，你的舉止太令人震驚了，我既然是被稱之爲仙公，你就不應該打我，這樣有損我仙公的尊嚴。」

仙公抱着頭，大鳴不平。

「我打了你，又怎樣？你難道不知道十八文是我的招牌嗎？怎能够口口聲聲說，它太寒酸，令人感覺到太難堪呢？你這種想法是不可饒恕的！」

道庵先生在瞪眼吹鬍子。

仙公也不甘示弱的說：

「你的話不無道理，既然你有行醫濟世之心，每次只取象徵性的十八文錢，本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旅行途中不比在家裏，在此不能顯得太寒酸，以免被人瞧不起。這個道理相信你也明白，然而，你動不動就說什麼十八文錢，實在叫我汗顏。」

仙公看了看道庵又說：

「這樣也罷了，雖然你老是說十八文這句寒酸話，只要我不說出來，外人也無從知曉，我總是極力的忍耐着。如今，你竟然以爲我是三歲孩童好欺負，就連在燈籠上面也寫上「十八文」三個大字，況且，又叫我大白天裏提着它，到處惹人注意，我實在忍受不住了……」

說到此，仙公竟嗚咽起來了。

「雖說旅途中丟人現眼並非大不了的一件事，但是你實在太過火了我想大哭一場。」

「你眞是一個大傻瓜！竟然傻到這種不可理喩的地步，我實在弄不懂你在想什麼？」

「我也弄不清楚你在想什麼？」

「你說什麼？」

「並沒有說什麼……」

仙公討好的說：

「道庵先生，如今我們是在旅途中，你又是妙手回春的好醫生，爲病人看病，大撈一筆是不成問題的，我也可以大搖大擺的做一個管賬的，

沒有一個人敢看不起我們啊，大可不必寫什麼十八文，把自己的臉丟盡……」

「你這個混蛋，再說一遍看看……」

「我說，不必把自己的臉丟盡……」

「好！你竟然說了這種話！」

「請不要發怒……」

「你說清楚，什麼是把自己的臉丟盡？你快說，我什麼時候把自己的臉丟盡？」

仙公有點畏懼的說：

「道庵先生，那個十八文不是……」

道庵氣吁吁的問：

「十八文又怎麼啦？我的確是收費十八文的醫生，十八文有什麼值得害羞的？來來……你把理由說給我聽聽！」

「這個問題，用道理是講不通的……」

「沒有問題是用道理所講不通的。十八文錢就是十八文錢，一點錯不了。

你看看，我就靠那些十八文過活，又從那些十八文裏面，一文二文的貯蓄了一點錢，如今才能够到伊勢拜神，想一想，十八文實在惠我不淺呢！我實在很感激十八文，感激得眼淚都要滾出來了！

你這小子別小看十八文。就是由於有了那些十八文，我才能够來伊勢拜神，甚至喝幾杯酒。

想想十八文如此的惠我，我實在不能保持緘默了，這樣對十八文不是太忘恩負義了嗎？所以，我要把它宣揚出來，把它寫在燈籠上，陪着它一塊兒去拜神。

想不到你這個小子却一直嚷着什麼沒有面子，什麼難堪，實在是因爲你沒有體驗出它的好處，所以才會如此的說……」

「道庵先生，也許你說得很有道理，不過，我們總不能把微不足道的事宣揚出來啊，這樣是不會獲得好結果的。例如：十八文是很小的數目，但你却把它看成一百兩甚至一百貫的樣子……如此是會招來笑柄的。不知你認爲如何？」

「我說得口乾舌燥，你這個小子還是沒有弄清楚。」

道庵先生搖搖頭說：

「那麼，我就告訴你吧！所謂羞辱，乃是胸無點墨的人裝成學者的模樣，或者沒有錢的人擺出一幅濶佬的態度，這才叫羞恥！你說說看，我說的十八文何羞恥之有呢？」

「說得也是……」

「那麼，你就提着燈籠快走吧！」

道庵先生催促着仙公：

「只要手裏提着燈籠，像你這樣的人也可以走在大臣大將的前面。不過，這並不是由於你有出息，獲得了升級，而是燈籠庇蔭你！如今，你拿着燈籠也可以走在我道庵的前面，你應該感覺到滿足才是。快一點走吧！」

經過道庵先生的一再催促，仙公只好哭喪着臉，把寫著「十八文」的燈籠提起。賣燈籠的一家人不約而同地捧腹大笑。

仙公已無計可施，只好提着那個「十八文」燈籠走。道庵先生也心滿意足的在山田市街上走着。當他倆走到街市的中心時。

「啊，那位先生不就是道庵大夫嗎？」

從一家很大的旅社上面傳來了女人的聲音。

「是什麼人？」

道庵先生抬頭一瞧，原來一個剪短頭髮的美女，正依欄對他微笑。

「啊，她是妻戀坡的女老大！」

道庵不覺站住：

「妳暫住在這裏？」

「是啊，你要去拜神？」

「是！」

「你住在那兒？」

「還沒有決定。」

「那麼，就到這兒來居住吧！」

「那就謝謝妳了。」

「道庵先生，那是什麼燈籠?」

「妳看看吧!」

道庵好像非常驕傲，把剛才買來的燈籠從仙公手中接過來，揚給樓上的美女看。

「十八文!眞叫人討厭!」

「這個傢伙也這樣說。」

「實在不成體統之至，你不要拿那種東西到處招搖過市，怪難看的……」

「我也沒有辦法啊，這個傢伙嚷着他要看燈籠，所以我就只好買一個給他玩玩……他就叫仙公……」

「道庵先生，我們趕路要緊。」

「那麼，走吧!」

仙公躭心道庵會在女人面前扯個沒完，於是半拖半拉的，把他拉上路。

「那麼，再見了!」

道庵回頭看樓上的美女。

「我等你，快回來喲!」

道庵有如被仙公扛着一般，走到小田橋。想不到他竟然依在橋的欄干上，好像很舒服的睡着了。

「喂!道庵先生，你怎麼可以在這裏睡覺!請快醒醒啊，噯!已經發出鼾聲了。」

那些路過的人們，都以爲道庵是中暑倒地的，因而，都三三兩兩的圍攏過來看熱鬧。

仙公感覺到非常難爲情，拼命的想搖醒他，但却徒勞無功。

「他喝醉了之後總是這個樣子……」

仙公對來來往往的路人這樣說明。

隔了不久，他又搖着道庵說：

「道庵先生，你怎能在這種地方睡覺?這樣是會妨碍過路人的，你請快一點起來吧!如果你可憐我仙公的處境，就請快起來吧……」

「嗯……嗯……」

道庵先生就是起不來。

十六

剛才和道庵大夫打招呼的那個女人，是傳馬町旗本神尾前一代的愛妾阿絹。

阿絹曾經在妻戀坡擔當過插花教師，並扶養過阿松。

如今，阿絹一面叫女按摩師按摩她的肩部，一面問她：

「按摩小姐，那個間山阿玉的案子，現在怎樣了?」

「噢，聽說已經被捉住了。」

「什麼，捉住了?那個在備前屋偷東西的姑娘被捉住了?」

「不是的，阿玉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她的同伴米友却在大湊那個地方被官差逮捕到。」

「是不是曾在街上揮舞竹竿，引起全市騷動的矮男子?他的那一面網好厲害，不管人投什麼東西，他都能够準確的接住。」

「是啊，就是那一個人。當他從海上游到大湊的海濱時，那些隱藏着的官差一擁而上，把他逮捕歸案。」

「那麼，他有沒有說出做案的經過呢?」

「沒有呀，他是一個很强硬的傢伙，既不說出阿玉跑到什麼地方，也不說出他如何教唆阿玉偷東西，總之，他始終一句話也不說，使得衙門感覺到非常的棘手。」

「而且，那個米友的小男人，一直在說，他從來就不偷別人的東西，是不是?」

「正是這樣，他說，從未偷過東西，更大聲咆哮說，阿玉絕對不是會偷東西的姑娘。他一直在吵吵鬧鬧，使官差們頭痛異常。」

「這麼說，東西眞的不是他們偷的囉?」

「那怎麼會?因爲已經有了確鑿的證據，他們也沒有辦法辯論了。」

「到底有什麼證據?」

「官差從阿玉家裏找出了武士的印盒，以及阿玉家所不該有的二十兩金子。看樣子是他們兩個人一齊做案的，否則，米友也沒有把阿玉隱藏起來的必要。」

「眞奇怪，那個印盒跟金子怎麼會在阿玉家裏呢？這個問題實在費人猜疑，但我認爲：這些東西絕對不是他倆偷的。」

「很多人這麼說……在這個市鎭上也有兩種說法。有一派人說，阿玉跟米友絕對不是會偷東西的人。另外一派的人則說，既然找出了證據，不是他們做的案，還有誰會做？總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說法。」

原來，阿絹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到伊勢來的。

不過，目前只有她一個人留在旅社裏。原來她是偕着時常到神尾家的五個小壞蛋，以及三、四個女人一塊來伊勢的。

在最初那一晚，那一羣叫阿玉去唱間山調的年輕武士，就是偕阿絹一塊來的，東西丟掉的，也正是這些人。

他們之所以把阿絹一個人留下來，目的無他，乃是要去看官差如何去處置被抓到的米友而已。

按摩完了之後，阿絹薄薄地化過粧，換穿比較漂亮的衣裳走了出去。

在臨走以前，她叮嚀旅社的服務生，如果有一個醉薰薰的醫生來此找她的話，可以叫他在房間裏等，並給他一點酒喝。她不久之後，就會回來。

十七

有如傳說一般，米友眞的在大湊的海濱被捉到了。

如果他手中拿着竹竿的話，相信再多的人也拿他沒有辦法，然而，由於他是空着一雙手潛游過來的。游到此地之時已經筋疲力盡了，當然也

就無法抵抗，於是只好束手就捕。

官差一遍又一遍的展開調查，也不止一次的追問，但米友總是一問三不知。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偷東西，要叫他坦白的說些什麼呢？官差不明究裏，以爲他是頑固不化，因此，就故意虐待他。這一來，米友更爲光火，什麼也不說了。

留在阿玉家的印盒與二十兩金子就作爲唯一的證據，而如今阿玉又不在場，根本就無法抗辯。米友的確是一概不知情，於是，只能任由官方去解釋，因此對米友不利。

到頭來，米友被判雙重罪行：一是竊盜，二是擾亂市街的治安。

不久，有一天，米友被五花大綁的押出衙門，他的身體被綁成葫蘆一般。官差要把他押解到隱岡去。

「米友來了！米友來了！」

宇治山田市街，男男女女爲了看被綁的米友，黑壓壓地聚集在道路兩側。

米友將被押往隱岡處決。

在宇治山田這一塊由神社所管轄的土地上，居民最忌流血，因此，處決死刑犯之時並不用刀，而是將死囚推落地獄谷。

在那些觀看米友被押走的男男女女之中，有一些人感覺到這個人是罪有應得，但也有一些人認爲米友被寃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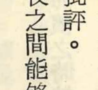
在那些看熱鬧的人羣中，有一個身穿旅行裝的男人，深深地戴着竹笠，他遠遠的站在一邊仔細的看着米友，並聽旁人家對他的批評。

原來，他不是別人，而是在一夜之間能够走五十里路的七兵衛。

「被押解的人是竊盜嗎？」

七兵衛問那一個最靠近他，看起來比較平易近人的人。此人立刻回答說：

「是啊，他是竊盜。」



「他到底偷了什麼東西?」

「據說，他偷了武士的東西，包括金子。」

「他在什麼地方做案的?」

「聽說在古市的備前屋。」

「備前屋嗎?」

「當那些武士在專心欣賞小調時……」

「那個男人摸走了東西?」

「正是。」

「眞的是那個男人幹的嗎?」

「有證據呢!」

看熱鬧的人振振有詞的說。

「什麼證據?」

「貴重的印盒及二十兩的金子。」

「是眞的?」

七兵衞圓睜着眼睛。

「據說，除了這個男人之外，還有一個幫手。」

「幫手?」

「幫手竟是女的。」

「女的?」

七兵衞差一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聽說是間山的那個阿玉。」

「他們都捉到了?」

「那個男的，在潛游到大湊的海濱之時被逮到了。」

「那麼，女的呢?」

「女的，還沒有捉到。」

「她很會跑，是不是?」

「誰知道……」

「那個男的，說出了一切的經過沒有?」

「他眞是頑固不化，死不承認。不過，由於有了充分的證據，所以……」

「他將會被如何的處置呢?」

「如今，就要被拉去處決了。」

「處決?」

「是啊。」

這個說話的男人，看了看七兵衞:

「我們此地最忌見血，所以，每逢要處決死刑犯之時，都要把他帶往隱岡那個地方，把他推到山崖下面，讓他自生自滅。」

「是這樣啊!」

「我們這兒是神社管轄的地方，見不得血。所以，不能够用處斬的方式，只好把死刑犯推到山崖下面去……」

「那就完了!」

七兵衞翹起脚跟，目送着走過去的米友背影。

「那些人是有苦頭吃了。」

「這又是怎麼說?」

「看看吧!把始終不招供的人推到山崖下去，一旦眞正的盜賊出現時，不是就有苦頭吃了嗎?」

「說得也是。」

「請問您，那個所謂隱岡的處置場，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去看?」

「你可以走到山下面，但却不能進去處置死囚的地方。」

「爲什麼?」

「如果從山下繞過去的話，是可以到達那兒的。不過我勸你還是不去爲妙，因爲在那個地方，即使是大白天也有鬼魅在池裏現形呢!說多可怕就有多可怕，而且，堆滿了人骨，根本就不是活人敢去的地方。」

「啊!的確叫人害怕!」

「而且，在隱岡的下面，如今聚集着很多拜田村的藝人，他們聲稱要爲米友乞命。據說，米友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不知怎麼搞的?被捲進那個偷竊印盒的案子裏。」

「他眞倒霉!謝謝您告訴我這些。」

七兵衞聽到這裏，突然之間，不知想起了什

麼?轉過頭，趕在米友的背後，躲躲藏藏的跟踪着。

「這個傢伙眞害人不淺，本來，我還不想在此逗留呢！如今……」

七兵衞自言自語着，走到了隱岡下面時，不知從那兒跑出了一隻猛犬，不斷地朝他猛吠。

「噓！噓！」

七兵衞試着揀石頭打牠時，那隻猛犬竟跳到他的身邊。

原來這隻狗，就是阿玉的阿獅。近些日子以來，阿獅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消瘦了好多。

牠跳起來已無往日的衝勁，但是猛犬總是猛犬，牠還是那麼兇巴巴的。

「噓！噓！」

七兵衞有急事待辦。

他在十分焦急之下，揀起一根樹枝朝阿獅打去，這麼一來，阿獅竟然撲了過來。阿獅撲上來，朝七兵衞的肩膀咬了一口。

幸好七兵衞閃得快，只把衣服咬破而已。

「這隻畜生，眞是不折不扣的瘋狗。」

七兵衞把咬着他衣服的阿獅頭部抱着，而後，使出渾身的力量把牠往後一摜。

已經瘦弱的阿獅被七兵衞那麼一摜之後，跟跟蹌蹌的朝後倒下，但牠很快的又爬了起來，退後兩、三步，然後把兩足合在前面，一直望着七兵衞，低吼個沒完。

七兵衞在看了阿獅的外形之後，立刻判斷出阿獅絕對不是瘋狗。

「哇！阿獅又出來了！阿獅又出來了呀！牠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看了阿獅跟七兵衞糾纏在一起，當地的民衆又再度的騷動了起來。

不久以前，大鬧過古市中心的阿獅，事後就無踪無影了。牠今天又突然的在這裏出現，使當地的人頗感吃驚。

「會不會是躲藏在尾上山的後面的樹林子裏呢?」

「喲！牠變瘦了呢！以前牠胖得像熊一般，現在却瘦得像野狼。」

「那個旅行者是誰?以前沒見過。那隻狗在攻擊他，我們去通知衙門的官差吧！」

「那隻畜生，眞的變成瘋狗了，看到了人就要襲擊，你看！牠還在露着牙齒低吼呢！不要靠近牠！千萬不要靠近牠！快一點去通知衙門裏的官差來捕捉牠吧！」

不斷聽到「衙門」、「衙門」的七兵衞不耐煩的說：

「噯！那太麻煩了！」

當阿獅再撲向他時，七兵衞握緊了拳頭，朝阿獅的眉間揍了一拳，阿獅往後退了好幾步但牠爬起來之後，又緊追七兵衞不捨。

那個可憐的米友，就在這一陣子騷動之內，被人從隱岡推落地獄谷。那些官差在辦完了事情之後，也就一個一個的下山去了。

十八

道庵先生又跌跌撞撞的走出了旅社。

因爲道庵這個人一向是不耐於呆坐不動的。而且，在阿絹所住的那兒接受了美酒的款待，結果他神魂盪漾的走出了旅舍。

道庵的一雙脚好像是走在雲朶上似的，他只想到處蹓躂，但却又漫無目的。他跌跌撞撞的走過了有人家的地方，來到沿河的堤岸時，立刻頹然的倒了下去。

道庵仰躺在河堤上，一雙醉眼開啓了起來。他感覺到夜凉如水，滿天星斗，大千世界氣象萬千，他的心胸倍感舒暢。

「啊！眞舒服，長安之大道，在酒家甜然入眠，或許就是這種境界吧?然而太可惜了，這裏並不是長安的酒家啊。唉！算了吧！我才不管是在酒家，或者是在河堤上。

噯！所謂天子下詔遲遲不願上船，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天子下詔迎接我，不過，各諸侯將軍裏，仍有不少我的顧客呢！諸侯下詔遲遲不願往診，我才不會那樣的土裏土氣呢！

其實啊，不管他是諸侯、將軍、平民，甚至乞丐，只要給我區區的十八文，我就會很樂意的為他們服務，我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世界有看不完的趣事，但仍有不少傢伙日夜地感覺到不安，我實在不懂他們在躭心些什麼？概括地說來，有十八文就足以解決天下事了。這種代價絕對不會比十八文高，但也不致於比十八文低， 高或低， 那就要看買的人有何種看法了。」

道庵先生感覺到很舒服，不覺打起盹來，於是在朦朧之間，三絃琴、胡琴，以及大鼓配合着伊勢集體舞曲，渡過河上的微波，滑入道庵先生的心湖。

道庵先生感覺到輕飄飄，舒暢暢，終於步入夢鄉。在夢鄉流連了那麼一下子，道庵先生的意識又再度回到現實的世界。

「唷！疼死我啊！」

有人狠狠的踢了道庵先生的腦袋一脚。

因十八文而喜極忘形的道庵先生，被踢了一脚，不斷的喊痛，但他似乎懶得用手去保護腦袋，只是叫了一聲「疼死我了！」又睡着了。可是不久又有人倒在他身上。再一次驚醒他的好夢。

「是誰啊？」

他慌張的爬了起來。

「真太對不起您，請原諒……」

倒壓在道庵先生身上的人，用低沉的聲音向他道歉。

「走路要小心！」

「請原諒……」

這個人在黑暗中走路，一定是不小心才踢到道庵先生的身體，以致跌倒在他的身上。

剛才的醉薰之氣已消失了大半。加上一陣河風吹入他的衣襟，使他完全清醒了過來，伸了一個懶腰。

他抬頭一看，原來有一個老人揹着一個小男人，頻頻的向他賠罪。

「您沒有受傷吧？我揹着一個病人走夜路，所以不小心踢到您。」

「我沒有受傷，不過，嚇了一大跳。」

「真是對不起您……」

老人向道庵先生賠了不是之後，再也不管他，氣喘喘的揹着病人，往前走去。

「喂！稍等一等。」

道庵先生把那個老人叫住。

「有什麼貴事？」

「你說揹着病人嗎？那麼，你準備把病人揹到那兒去？」

「揹他去看醫生啊。」

「去看醫生嗎？醫生就在你的眼前。」

「什麼……」

「這裏有一個醫生，告訴你，他收費特別的便宜，但醫術却很高明。」

那個揹着小男子的老人從黑暗中端詳了道庵一陣子，的確，道庵先生的頭像圓竹刷一般，看起來的確有那種醫生的模樣兒。

「請問，您是醫生嗎？」

「難道我看起來不像醫生嗎？我是不折不扣的醫生，但醫生不一定隨時都提着藥箱。」

看起來有八分醫生的樣子，但他却有點醉意。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醫生就是醫生，就是醉了酒也還不是醫生嗎？

如今，老人揹着一個急需救治的病人，在中途碰到了醫生，那真是病人的命太大了。老人停止了脚步，看了看道庵先生，想了一下：

「他是急性病人，就請你看看。」

「好吧！你把病人放下來。」

那個老人在剛開始之時，好像對道庵先生有點不信任，又感覺到他有一點可怕，但是道庵先生除了有些醉意之外，所說的話頭頭是道，人也顯得正派，因此，老人也就放心了，小心翼翼的把病人放下來。

「他得什麼病？」

「嗯……好像是癲癇症……」

「癲癇？讓我看看，唷！他還是小孩子嘛！噢！不是，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咦？又不像，彷彿是一個老頭子似的……好怪的傢伙。」

道庵先生差不多把他的眼睛擦到那個氣絕的裸身小男子，然後對老人說：

「開什麼玩笑嘛！那裏是什麼癲癇？是撞傷呀！」

「是嗎？」

「他一定是從高處摔了下來……」

道庵先生看了看小男子的頭部。

「他一定是跟人打架，被人用草蓆綑着，從山崖上拋下來的，瞧瞧，這裏有繩子綁過的痕跡。他被綁牢之後，才被摔下來的。」

「大夫，你說得對極了。請你不要大聲說話好嗎？」

「小聲說話？好！我就聽你的……」

道庵先生把聲音壓得低低的。

「他還有呼吸嗎？有沒有獲救的希望？」

老人急切的問。

道庵先生仔細診察了一番說：

「有獲救的希望。」

「是真的嗎？」

老人顯得有點不相信。

「他能夠活過來嗎？」

「能够。」

「他不會死吧？」

「絕對不會！」

「那麼，請你快快救他……」

老人以要求的口脗說。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可能沒有救了。」

「…………」

「不過，這個傢伙與衆不同，他是有救的。」

「是嗎？」

「要使他重新呼吸並不難，不過在這之前，必需找出他的傷處處置好，否則的話，活過來之後，他一定會感覺到疼痛不堪。」

「是這樣啊。」

「他的肩胛骨已經脫臼了，所以左手不斷的搖晃。」

「嗯……」

「頸椎並沒有異常。」

「嗯！」

「如果胸脇骨折斷，刺入肺部的話可能沒救，但那兒也沒有異常。」

「嗯！」

「如果頭頂骨破裂的話，就沒救了，所幸未破。」

「腰骨、横骨也沒有異狀，不過，右邊的脛骨却是折斷了。」

「嗯！」

「除此之外，身體中有很多的擦傷、淤血，以及破皮，但這些並不礙事。看來，這個人很强壯，不久之後，當會復元的……」

道庵好像是一名很怪的醫生，不過，他的診察很仔細，雖然是在黑暗中，但他也能够很熟悉的摸這兒，按那兒，手法非常的熟練，好像在摸着他自已的身體似的。看着他的這些動作，原先對他有一點懷疑的老人，現在已完全相信他了。

「喂！你把這個人這樣按着。」

道庵先生把小男人扶起來坐着，抓起了他晃盪的手，再把手指按在他的腋下，朝下面一拉，那一隻原本晃盪的手就復元了。

接着，他探手入懷中，拿出了一把剃刀也似的東西搖晃了一下。

「醫生，您要幹什麼?」

老人緊張了一下。

「這你就不懂了……」

道庵先生用那把刀子，在小男人的身上，各處劃一劃。

「你有沒有帶毛巾?如果有的話，請你把它拿到河邊去沾水來，不要絞乾它，濕漉漉的帶來給我。此外，我還要一條纏在脚上的布。啊!一條腰帶也行。」

「醫生，我沒有腰帶啊，漂白布行不行?」

「漂白布也行。」

道庵先生拿起了漂白布，用它來纏業已折斷了的右足的脛部。再用濕毛巾纏在小男人的頭上，以及覆蓋在臉上，再揉揉他的肩窩，敲敲背。

「啊!他蘇醒過來了……」

「他活過來了嗎?」

老人喜出望外。

「快把他揹回家，讓他好好的睡。明天，我去看他……」

「那就太謝謝您了。明天，您會再來嗎?」

「當然，我一定去。」

「那就太謝謝您了!」

「不必謝我!」

「對了!要去寒舍的話，只要問人大湊的與兵衛住在那兒，他們就會告訴您。」

「大湊的與兵衛……好，我記住了。」

「還有，醫生請您別向他人提起，您費心的替這個小男人治病，因爲被人知道的話，將對他非常的不利。」

「關於這點，請您放心!」

「謝謝您!」

說罷，道庵先生又倒在河堤上，呼呼的進入夢鄉了。

十九

阿絹在二見浦海岸，稍離開清涯亭旅館的四

阿之中，耐心的在等待着一個人。

不久之後，一個頭戴編笠的年輕武士，沿着海岸走了過來。

然後，他又緩慢的步入松樹林裡，一面觀賞着海濱的景色，一邊舉步。

阿絹看到他之後，非常高興的跑入松樹裡，對他揮揮手說：

「宇津木先生，我在這兒。」

「請問您是?」

「我嗎?」

阿絹微笑着，有一點不好意思的說：

「我是阿松的義母。我在此地等您等了好久。」

兵馬的臉孔充滿了愕然的表情，一直站在那兒不動，呆望着阿絹出神。

至於阿絹呢?她倒很平靜的說：

「宇津木先生，你看到了我之後，一定是又失望又吃驚吧?這也怪不了你。」

阿絹的面孔顯得很正經：

「不過，這一次跟往日不同，你大可以放心。我有好多話必需對你說。」

「噯!妳總喜歡做一些跟妳身分不相配的事。妳做事最好謹愼一些……」

兵馬感到不愉快，仍然在斜睨着阿絹的面孔，其實，這也難怪，因爲他已被捉弄了好幾次。

「我本來沒有惡作劇的意思，不過，我好不容易看到了您……所以我就……」

兵馬是眞正的感到不愉快，然而，阿絹却對兵馬的一臉孩子氣感覺到有趣，於是她貼近兵馬。

「你記得那一天嗎?在古市的鬧區裡，一個矮小名叫米友的男人在揮動竹竿喧嘩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敢去阻止他。」

想不到您却勇敢的站了出來，把他手中的竹竿打掉了。你年紀輕輕的，竟然有那麼高超的武藝，實在叫人佩服。」

這一天，我在那個珍奇的地方，看到了珍奇的人兒——也就是您這個冤家，我的神魂蕩漾了起來，我就那樣一眼愛上了你。

打從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注意你的行跡，然後，給你那封信，約你到此地來。你眞守約，按時來了，我好高興………」

阿絹以爲只要她自己安排一下陷阱，拉拉繩子，兵馬卽會就範。她的一廂情願的說法，使兵馬勃然大怒，於是，摔了一下衣袖，對她說：

「告辭了！」

「你怎麼氣成這副樣子？」

阿絹又抛起媚眼：

「其實，我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我無法用自己的名義寫信給您，所以才借用七兵衞之名寫給您。你要知道，我之所以這麼做，除了想瞧瞧你之外，還想向您打聽阿松的去處，同時，我也有一些事要當面告訴您。」

兵馬不想聽阿絹嘮叨，準備回頭就走時。

「啊！宇津木先生，我忘了告訴您一件很重要的事。島田先生去世了，您知道嗎？」

「什麼？島田先生過世了？」

兵馬再也走不動了。

「你看看！」

「妳說島田先生去世了，是眞的嗎？」

「你還要急着走嗎？」

「那是假的！在我出來的時候，島田先生還非常健壯！」

「你旣然說是假話，那麼，就把它當成假話好了。對於不肯相信的人，多講也是沒用的………」

「沒有這回事！妳在騙我！」

兵馬的嘴裡雖然如此說，但他內心却一直不能安寧。

他仔細一想，島田先生還沒有到達老衰而死的年紀，而且，他的身體一向很健壯，就算是病了一個短時期也絕對不致於脆弱的死去。

島田先生一向與世無爭，看穿了名利，當然也不致於跟人起紛爭而死於刀刃之下。如果說，島田先生眞的死了的話，一定是生病，或人力所無法防範的天災所殺害的。除此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了。

「那是假的，一定是妳在騙我………」

阿絹以不屑的眼光，看着兵馬說：

「你這個人是這樣的無情無義，我今天才算看清了你。如今，自己的師父死了，竟然一無所知，我好心的告訴您，您又不情願聽。您如此還講什麼武士道呢？卽使說破了嘴，人家也不會相信的，大家總以爲我接近男人，不外乎爲了滿足情慾。

你不要以爲我們這種女人是無血無淚的。有時候，我也很容易流淚呢！我實在做夢也料想不到，御徒町的島田虎之助先生會被人謀害……」

「什麼？島田先生被人謀害？」

「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就連我這種的女人也流出了眼淚……想不到那個好好先生…………」

「島田先生被人謀害……這話更不可靠，妳又在騙我了。別人可能不知道，但我是最瞭解島田先生的，怎麼會有人謀害他——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的。」

兵馬很有自信的說。

阿絹怒容滿面：

「信與不信隨你便，我也不能勉强你相信我所說的話。我也不想再跟你無謂的爭論下去了。

你說得沒錯，沒有人能够去加害島田先生。在目前的日本，沒有一個人打得過島田先生，因爲他的武功蓋世，關於這件事就是你不說，我也清楚得很。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害人不一定要用刀劍……」

「那麼，島田先生如何遇害的呢！」

「是用毒害的。島田虎之助先生是被毒死的。」

「毒?」

兵馬全身的血液好像就要逆流起來。

「我向你說出了這些，我的義務也算是完成了，好吧！我要告辭了。」

「請妳稍等，一會兒就行。」

如今，攻守竟然逆轉了過來，兵馬不得不抓住阿絹的衣袖。

「我是誠心誠意寫信約你來的，其實，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訴你。不明究裡的人，以爲我約你來是存着某種目的，既然你已經知道我沒有什麼意圖，那麼，我也就告辭了。」

「謝謝您告訴我這些。如今，我再也不去懷疑它的眞實性了，抱歉！我向您賠罪。」

兵馬流出了眼淚。

「我擔當不起呀！不要賠什麼罪了，既然你明白了我的心意，我高興都來不及呢！」

阿絹深情地望着兵馬。

「如果妳知道詳情的話，請妳仔細的告訴我那件事。」

「我當然會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訴您。不過，這種地方絕對不是談話的場所。依我看，我們就到那個叫清涯亭的旅館吧！我已經訂好了一間上房，那兒很寧靜，我們可以輕鬆的坐下來談談。」

「不行……我們不能……」

兵馬開始躊躇。

不久之後，兵馬來到大湊街的碼頭。

原來，到了旅館之後，兵馬並未依阿絹的意思做那事，使阿絹怒不可遏，於是，他就趕緊來到了這個地方。

「兵馬先生！」

阿松並不是穿着船上的工作衣，而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在碼頭的茶店裡等待着。

「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

「去二見。」

「你一定是走過了樹叢。你看，你衣服上面粘着這麼多的草實。」

阿松揮掉兵馬衣褲上面的草實及灰塵。

「我在松林裡面亂闖了一陣子，因此，感覺到相當的疲倦。」

兵馬坐了下來，喝了一杯茶。

「我說阿松啊，我今天碰到了很奇怪的人呢！」

「什麼奇怪的人?」

「是妳的親戚，妳猜是誰?」

「我的親戚嗎?」

阿松當然也有親戚，有人在少時照料過她，但是阿松很不願意去想那些事。

「不過，他並不是妳所害怕的人，而是妳懷念的人。不過，懷念歸懷念，妳可要防範她一點……」

兵馬故意繞了一個圈子。

「到底是誰嘛！」

阿松在心裡盤算着：

「我的親戚……會不會是本鄉的阿流姨媽?」

本鄉的這個阿流姨媽對阿松一無是處，沒錢落難時根本就不認她，待她有一些積蓄之時，竟然鼓起三寸不爛之舌騙錢。末了，又把阿松賣進妓女戶。

「不是她！我告訴妳吧！她是湯島妻戀坡的插花老師。」

「啊！是插花老師?」

阿松從兵馬口中聽到了斷絕音信已久的阿絹，不覺又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在這個時候，市街傳來喧鬧聲。

「行了與兵衞先生，辛苦您了！到此就行了。」

原來，船工與兵衞送着長者町的道庵先生跟仙公。一看到了來人，兵馬震驚了一下，阿松更有了一種意外的感覺，立刻想叫道庵先生一聲，

但後者並沒有發現阿松，專心的對與兵衞說：

「送到這裡就行了，請回去吧！嗯……他已經不得事了，您不必躭心。他可能脚部會稍爲跛一些，但身體却不會有任何的異樣。目前，已經不必服藥了。他自然就會痊癒的。」

「謝謝您。幸虧遇到了您……否則就不堪設想了。謝謝您！」

與兵衞不斷的向道庵行禮道謝。

「至於那個眼睛有毛病的人，治療起來可比較困難一些，不過，那些藥還可以用上一、二十天。據說，他不久之後就要到江戶。到了那時，我會再去看他。」

「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太感謝您了。」

與兵衞再三的道謝。

道庵先生所說，那個傢伙的脚可能會稍跛，乃是指米友而說的。至於眼睛治療起來稍嫌困難，那是指機龍之助。

前天晚上，與兵衞乘小船到若山丸拜託船老大，請他暫時把阿玉藏起來。但是機龍之助仍然是躲藏在他的家裡。

道庵已經穿好了旅行裝，將計畫回江戶去。此時，阿松在叫：

「道庵大夫！」

「啊！妳是……」

「以前，承蒙大夫救回我一條命……我是江戶本鄉的阿松。」

「妳也來伊勢參拜嗎？」

「不是……」

「道庵先生！」

這次是兵馬在招呼。

這裡一聲道庵先生，那兒也一句道庵先生，使得道庵先生頭昏腦脹，苦笑着說：

「今天，道庵的生意特別好。您是……」

「有一次，在下被浪人追擊，曾經逃入您家，那個時候受您的照顧……眞感謝您。」

「有那麼一回事？我都忘了！你也是來參拜

的嗎？」

「不是的……在下有事，從上方那個地區來，道庵先生，您如今要去那裡？」

「我已經去伊勢參拜過了。在此地的這段時間，倍受與兵衞先生的照顧，他的一片盛情，曾用小船載我到桑名，使我很順利的去參拜神宮。如果你們也要回去江戶的話，那麼，我們就一塊坐船走吧！」

「我們已經決定坐那一艘大船了。」

「原來如此。那麼在船啓碇之前，讓我們喝一杯。」

道庵先生一行人，坐着與兵衞所派來的船從桑名往神宮出發，這一次是到別的神宮參拜。

兵馬跟阿松所搭乘的「若山丸」，揚帆馳出大湊。

由於道庵先生的仔細醫治，米友的身體逐漸的恢復，機龍之助的眼睛也恢復了幾分視力。

七兵衞帶着阿獅，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絹在讓那些終日尋花問柳的濶少爺走了之後，也認爲自己不能再長久的遊玩下去，也準備回家。

這一行人的心情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所去的目的地却一樣——東邊的江戶。

東海道

一

那一夥人朝東邊歸去後，大約第十天的拂曉，一個蓄髮的和尚，出現在大湊，向東彳亍而行，此人卽機龍之助。

龍之助的父親彈正很喜歡吹簫，在還沒有罹病臥床之前，每逢花好月圓之夜，便會吹起簫來。龍之助受父親影響，因此從孩童時代起也就會吹這種樂器。

有人對他說，既然目前眼力還那麽差，與其徒步旅行，不如搭船比較好，但是龍之助却不聽勸告，硬要徒步走向東海道。

關於旅行的準備及盤纏，與兵衞確是爲龍之助盡了力。阿豐娘家的龜山也是相當有名望的富戶，因此在聽說龍之助將動身之前，也捐贈了不少路費。

龍之助帶着簫，但他並非準備賣唱維生。他從深草笠中看着地面，小心翼翼的走著，如此到了第三天，就抵達桑名驛站。從此到神宮還有七里路，並須先乘渡船到對岸。

龍之助想在過渡之前先吃飯，因此，來到賣燒文蛤的店舖前面。

龍之助坐下來，想以此地名產的燒蛤下飯，他把店內尋視一遍之後，發現店前有一隻狗臥着。

那是一隻很大的長毛狗，身體瘦削，但眼光却很銳利，他睡在一張草蓆上，把兩足並攏，兩眼凝視着海。

「牠是你家養的狗嗎？」

「不是的，牠是迷失了路的狗。」

女佣人向龍之助說明。

「那麼，現在由妳們來飼養牠囉？」

「也不能這樣說，因爲牠老待在這兒不走。」

「原來是這樣。牠像是一條很好的狗，妳們好好的飼養牠吧！」

「牠的確是一條好狗，看起來很强壯，其實，牠蠻溫和，又非常聰明。只要責駡牠，牠下一次就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看起來，牠好像聽得懂人話，且能够察覺出人的心理。」

「眞的？」

「就是因爲如此，附近的人家都很疼愛牠，紛紛拿剩飯殘菜給牠吃。而牠也似乎很喜歡居住在這裏。如果牠的飼主來到了此地，我們會把牠還給他。」

「喂！狗兒，你叫什麼名字？來這裏！」

龍之助從草笠中看着狗，而狗也目不轉睛的看着他。

龍之助離開了那家飯店，那隻狗也竟然跟着他走了。

龍之助一直走到渡船的碼頭，那隻狗也跟到那兒。

龍之助不想把牠趕走，狗兒也想跟龍之助一塊兒乘渡船。

「畜生，滾到那邊去！」

船家拿起槳，做出要打狗的樣子，但狗一點也不怕。

「船家，就讓牠上船吧！」

龍之助替狗說情。

「牠是你飼養的狗嗎？」

「是的！」

船家只好放下槳，狗跳上了渡船。

從桑名到神宮，一共有七里的旅程。狗坐在龍之助身旁。龍之助上岸，狗自然也跟着上岸。

「喂！你這隻狗！」

到了高櫓的神燈下面，龍之助對狗說：

「你要一直跟着我嗎？」

狗搖搖尾巴，好像表示同意似的。

「好吧！在我眼睛看得見時，你就跟着我，到了我看不見的時候，你就在前面引路吧！」

狗望着龍之助。

「到江戶八十六里二十町，到京都三十六里半。」

龍之助讀着粗大的路標：

「到鳴海兩里半。」

「請各位到桔梗屋休息吧！在下是桔梗屋的喜七，樂於爲各位服務。」

原來是旅館在招攬客人。龍之助目前還不想住客店，帶着狗從海濱的牌坊走到寢覺村。聽到歌女在唱：

花香撲鼻，仇人反爲情侶，

雙雙到岩城，仿效鳳凰于飛，

輕輕解下面紗，

咳！喃！咳！喃！

龍之助頓時興起，取出與兵衞送給他的簫，悠閑的吹起「虛鈴」等三首歌曲。這些歌曲是他不知不覺從父親那兒學來的。

接着，他從呼續濱走到了裁斷橋。

想不到龍之助還是一位很風雅之士呢！

他偶然回頭，竟發覺那條狗不見了，龍之助叫了好幾次牠的名字，但却始終沒有看到牠。索性站住等牠，過了好久依舊不見踪影。

龍之助感到有點寂寞，只好一個人進入濱松城。

濱松是井上河內守六萬石的封城。

「喂！和尙請來這裏。」

一個武士以很傲慢的口脗叫了一聲。龍之助回頭一看，原來，已經到達了五社明神社的前面。

「喂！和尙，到此地來！」

神社前的廣場聚集着很多武士。其中一人叫住路過的龍之助。

「請問有什麼貴幹？」

「請來此地，爲我們吹奏一曲！」

「謝謝你們看得起我，可是我吹不出你們喜愛的曲子。」

龍之助說着，走進五社明神的牌坊。

看起來，此地好像召開武術大會似的。如今，這一場大會已結束了，好多武士坐在鋪着草蓆的廣場上喝茶。

「你就坐在那邊，吹一些你拿手的曲子吧！」

「我沒有什麼拿手的曲子，不過，我可以吹一支大家熟悉的曲子。」

龍之助潤濕吹口，吹了一曲「鶴之巢」。這隻曲子很多人都會吹，龍之助並沒有吹奏得特別好。

「那隻曲子叫『鶴之巢』。還會吹其他的嗎？」

「其他的曲子我就不會吹了。」

「你說什麼？」

「其實，還有一首叫『虛鈴』的曲子，但你們是聽不懂的。」

「你在說什麼？」

「老實說，我是剛出家不久的和尙，除此之外，根本就不會吹什麼曲子了。」

「哈哈！剛出道的新和尙只能吹『鶴之巢』，這實在是太滑稽了，那種程度的吹法我們也會，就吹一些比較有趣的吧！譬如俗曲之類。」

「…………」

「我們想聽悽艷的民謠，或者越後獅之類。」

其實，龍之助並非客氣，他真的只能够吹三、四支曲子而已。

「的確，他是剛出道的和尙，看起來，他不像在客氣的樣子。」

一座人突然感覺到沒趣。那個去叫龍之助的武士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因此，替自己打圓場說：

「好吧！那麼，我就替代這位出家人吹好了。出家人請你把簫借我……應該像我這樣吹。」

他從龍之助手中接過了簫，很富於節奏的吹起越後獅。吹得比龍之助要好得多，滿座的人連連的喝采。

「現在，我要吹悽艷的民謠，然後再吹一曲春雨。」

他借着龍之助的簫，非常賣勁的吹了起來。原來很冷清的場面，突然變熱鬧了。

他吹了一段時間以後，把簫還給龍之助，同時，對他說：

「這是一點意思，謝謝你借簫給我。」

那個吹簫的武士拿一些錢要給龍之助，並且，用手準備去掀龍之助的深草笠，龍之助輕輕的把他的手揮開。

其實龍之助並非正式出家的僧人。他之所以打扮成僧人的模樣，只不過是旅途比較方便而已。這件事好久以來就很流行了，他也不過是效法先人罷了。

他帶的那一隻簫，只要高興就拿出來吹吹，心情不爽快的話，就把它收起來。在這之前，他曾經在市鎮及鄉村喜歡劍術的富豪家借住了幾個夜晚，但他並不缺少錢用，不曾用賣唱的方式渡日，因此，他對那個武士說：

「不要給我什麼謝禮了。既然我把簫借給你，那麼，你也就借我一樣東西吧！不知你肯不肯？」

「你要借火點煙嗎？」

「不！請你把竹刀借我一用。」

「竹刀嗎？這就叫人感覺到意外了。和尚拿竹刀做什麼？」

「想敲你的頭！」

啊！龍之助實在不該說這句話。在這種場合裏稍微忍耐一下，並不會使他看起來卑賤，就是跟這些人較量，也不會提高他的身分。但龍之助

並非由於這些人的行爲使他惱火才這樣做。

這可能是由於他進入了武人雲集的廣場，看到了那些竹刀、道具之後，他天生好武的興緻突然勃發了。

「什麼？你想用竹刀敲敲我的頭？你認爲那樣很有趣嗎？」

「是的！你願不願把竹刀借我？」

「好吧！」

「那就太謝謝您了。」

龍之助接過了那竹刀，稍微後退說：

「這把竹刀太輕了一點。」

他用竹刀輕敲石塊，竹刀竟然折斷了。

「啊！」

「根本就沒用，再借一隻給我。」

龍之助把折斷的竹刀拋掉。

「你太無禮了！」

剛才吹簫的武士發怒了。

「去你的！」

他揀起竹刀，從龍之助的草笠上劈下去。坐在牌坊石階的龍之助，把身體橫轉了過來。

「他太傲慢了！」

在那些武士裏也不乏年紀大的，但由於龍之助太狂了，他們實在看不順眼，所以並不阻止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後者紛紛的把龍之助包圍了起來。

從台階上面赫然站立起來的龍之助，把繞到他背後的那個武士所拋掉的木劍揀了起來，擺起了無聲的架式。

他用背對着神社的圍牆，但却始終沒有把草笠取下。

如此一鬧，五社明神境內就人聲喧嘩了起來，那些來參拜的人及路人都駐足圍觀。

此時竟有一名女子來調解糾紛。

「大家請等一等，有話好說！」

眞是令人想不到，原來，她就是妻戀坡的揷花師——阿絹。

阿絹的要好——神尾老爺的墓就在濱松的西來院，而且，濱松城也就是阿絹的故鄉。

參拜了伊勢神宮之後，阿絹又去掃神尾老爺的墓，然後，就逗留於此。

「太危險了！妳是女人，快點退下！」

「你不必唬我，等一下！」

阿絹縱身躍入龍之助與濱松藩的武士之間，振振有詞的說：

「剛才我就看到了，實在是小題大做，用不着如此拚命。我是路過此地的女人，或許有一點過分，但我要求你們不要打，如果你們非打不可的話，不妨把我砍了，然後歇手吧！然而，砍了我，你們也沒有任何益處，請不要胡鬧下去吧！」

接着，一些老武士走過來說：

「我們這方面實在也太孩子氣了，竟然跟一個旅行者鬧了起來。妳說得對，打勝與打敗都沒有意思，由我來做個和事佬吧！」

於是，這一場架就沒有打成。龍之助也悄悄的走出了明神的社內。

阿絹跟在龍之助後面，也悄悄的走出了明神的社內。她看了龍之助的背影好一陣子，然後叫着她身旁的女佣人說：

「妳去叫那個和尚到我家來，妳要親切客氣的對他，把他帶回來，如果他不理妳的話，就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如果仍不回答的話，就看他居住在什麼地方？」

二

那一晚，機龍之助就住在西來院旁邊的阿絹家，結了一段緣。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他倆之間放着一個火盆，由於夜風相當的寒冷，龍之助在藍色木棉衣之外，再穿上一件棉袍。

「我想回到江戶去。」

龍之助瞇着眼睛，好像在自言自語一般。

「你不是有急事吧？」

「並沒有什麼急事。」

「那麼，就在此地逗留吧！我也想回江戶去住。」

「我並不急於趕路。」

「那就這樣辦吧！比起江戶來，這裏實在太寂寞了，這裏離濱松有一段距離，附近又有那麼多的寺院，一到了夜晚好像生活在墳場似的。我私自以爲：此地就是要住上三天也非常之難。何況是一個單身的女子。」

有一首民謠的歌詞如下：「通過吉田街，便有穿着長袖和服的女子向你招手……」。但招呼龍之助的這個女人並非穿着白色斑紋的衣裳，而是剪短着頭髮，穿着羽織的外衣，仍是具有姿色的徐娘。

龍之助認爲她是很奇異的女人，給他平淡的旅途添了不少的趣味。

在這個夜晚，龍之助跟幾個女人東南西北的講了不少話，然後被招待到十個榻榻米的大房間休息。

不知怎麼搞的，龍之助的頭感覺到昏昏沉沉的，他把被子踢開，原地坐了起來。

描繪秋草的紙門有如舞台般的動了起來，接着它被打開了一條縫。

坐在棉被上面的龍之助想說話，但却發不出聲音。

「你到底怎麼啦？你被夢魘壓住了是不是？」

龍之助記得他已經睜開了眼睛，但眼睛却一點也沒有力氣。阿絹正從棉被上看着他。

「你做了惡夢嗎？不妨喝一點冷水壓壓驚。」

阿絹從枕頭邊的水瓶倒了一點冷開水給龍之助。龍之助用顫抖的手去接，結果把水弄倒了。

「啊！你把水弄倒了。」

阿絹非常的焦急，想用另外一隻手去找抹布拭水漬。龍之助也伸出手，想把茶杯接過去。當他倆的手叠在一塊之時，龍之助才好不容易的接到了杯子。

「如果你感覺到舒服一點的話，就靜靜的休息吧！假若感覺到非常不舒服，那麼，我就去把女佣人叫醒。」

「不必了。我已經沒有問題，受妳照顧，實在非常對不起。」

阿絹認爲龍之助已經沒有問題，所以很快的又回到自己的睡床。

躺在床上的龍之助，思潮起伏，根本就睡不着覺。

相對的，在隣近的房間裏却傳來了阿絹的鼾聲，那種輕飄似的鼾聲，吐氣很柔和的睡眠中呼氣聲，好像變成了一絲輕縷，欲把龍之助的靈魂勾去似的。接着，又響起了翻身的聲音。

頭髮接觸到枕頭套的覆紙上面，柔軟輕微的鼾聲，在榻榻米上，一上一下的飄盪。

「我睡不着，我睡不著！想不到我會睡在這裏！」

龍之助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女人的鼾聲變低了，終於聽不見。他用手探索着，拿到了枕邊的水杯，又喝了一口涼水。

剛才停止的鼾聲又響起來了。

因爲失眠，龍之助躺在榻榻米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隔了一層紙門的阿絹房內也傳來了輕微的咳嗽聲。

「她是不是也醒過來了？」

因爲，龍之助聽到了一陣接觸到榻榻米的聲音，好像在拿什麼東西似的。看樣子，阿絹也好像醒來了。

龍之助感覺到阿絹在推開被子，接着繫上了衣帶，龍之助的頭好像冰塊一般，涼涼的。

紙門徐徐被打開來，隱隱中傳來了衣裳擦地

的聲音。

紙門被打開了一條縫，阿絹露出頭，面帶笑容的對龍之助說：

「眞糟！我睡不着覺！所以打擾你，在這樣漫長的秋夜裏，翻來覆去，實在太無聊了。這樣吧！你不妨到我房間來，聊聊天吧！」

起初，龍之助感到阿絹冷若冰霜，想不到她也頗解風情。

其實，這只是龍之助剛入夢境之際，瞬間的幻覺而已。在隔一層紙門的鄰室，阿絹的打鼾聲正如波浪一樣一起一伏地傳來……。

三

當機龍之助想走出東海道之時，裏宿七兵衞好像要到上游似的，正在駿河薩埵嶺的山麓倉澤的茶屋休息。這個地方以烤海螺聞名遐邇。

「阿婆，給我一份烤海螺。」

七兵衞津津有味的吃着新鮮的海螺。

「阿婆，也給我一份烤海螺。」

突然有一個人坐在七兵衞的對面。他佩着一把銀鞘的短刀，從草笠紐帶的結法一直到衣服的穿法，無一不像一個慣於旅行的人。他一進入店裏，就從草笠裏面看着七兵衞。

「阿婆，一共多少錢？」

七兵衞想付錢。

「總共六十文錢。」

「我把錢放在這裏。」

七兵衞把約一百文的錢放在桌子上。

「阿婆，一共多少錢？」

佩短刀的人也問價錢。

「四十文錢就行了。」

「我把錢放在這裏。」

這個男人也放了一百文錢在桌上。當他走出店門之時，七兵衞差不多要爬上薩埵嶺了。

天氣很晴朗，不但能够看到富士山，還可以看到愛鷹、伊豆的山角，三保的松樹林，看起來

好像能够用手摸到似的。話雖然如此說，七兵衞並不貪戀海道第一的景色，以極為快速的脚步，有如疾風捲殘雲一般，火速的爬上去。

那個佩短刀的人也不甘示弱，有如一陣旋風似的，呼呼的爬上山坡。

七兵衞的走路已經够快了，想不到這個人的脚步也快如疾風，不讓七兵衞專美於前，在一霎那之間，他就趕上了七兵衞。

「今天的天氣眞不錯啊！」

他說了一句討好的話，匆匆的趕過了七兵衞。

「是啊，天氣可眞不錯！」

七兵衞只這麼一回答，那個佩短刀的人已超越他而去了。七兵衞看在眼裏，氣在肚裏。認為你既然超過我，我也有打算，說着，立刻加快脚步，在不知不覺間，就超過了那個佩短刀的人。

「今天的天氣可眞不錯啊！」

七兵衞用眼尾瞄了那個男人一下，匆匆的走過。

「是啊！」

那個佩短刀的人也加快脚步。

這麼一來，兩個人就以雁行的方式趕路了。

七兵衞認為佩短刀的傢伙很古怪，所以也懶得跟他說話，一旦跟他說話，那個傢伙就會超越自己，因而，一路上保持緘默。那個佩短刀的人也不開口，毫不放鬆的趕上七兵衞。

七兵衞可說一生都在旅行，但他始終沒碰過這一類的人。

當然，七兵衞並沒有恐懼之意，但看他那種疾如風的脚步，實在是令他冒火。在不甘認輸的心理驅使之下，他只好用超快的脚步挑戰。

在下山以前的那一段時間內，那個佩短刀的人，始終跟七兵衞保持着同樣的快速，既不落後，也不超前，幾乎並肩着走。

他倆走出了村莊，眼前就是身延道了。

「先生，我就在此地失陪了。因為，我想到身延參拜。」

他向七兵衞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從法華題目堂向右邊，走上了通往身延之路。

七兵衞在與津的題目堂跟奇怪的男人分手之後，向南稍為繞過東海道，走向清水港，在那兒休息了半個小時。這一次，他走上久能小路，走過駿府，再過一里半的路程到鞠子驛站。但他並沒有停下脚步，不斷的向前走，當他走過池田屋源八的小吃店時，有一個人從店裏向他說：

「喂！旅行的那一位先生！」

「是誰在叫我？」

七兵衞回頭一瞧，那個向他說話的人，正是在薩埵嶺跟他比賽走路的傢伙，他正在那兒慢慢的吃地瓜湯。」

「唉！又是你……」

七兵衞驚慌失措的站住。

「請進來坐坐，蕃芋湯是這裏的名產，不妨品嚐一些看看。」

「剛才你不是說過，要到身延參拜嗎？」

「是啊，我參拜完了，現在就要回去了。」

「你少開玩笑！」

「不錯，是開玩笑。我原來是打算到身延的，不過到了中途又改變了主意。」

「原來是這樣，那麼，我也吃一碗地瓜湯吧！」

這個佩短刀的人說是要到身延，那根本就是在騙人，事實上，他也是要到上游去的。就算是這樣，他的脚步也實在太快了。

七兵衞只在清水港稍微休息了一下，這個怪人早就走過了本街，優閒的在那兒吃地瓜湯。看了這種情形，七兵衞有些惱火，認為自己上了大當。

「這之後，我們就要走向名代的宇都谷嶺了，不妨在此地換草鞋。」

「好吧！」

他們兩個人吃完了地瓜湯，換了草鞋，走出這家小吃店。

「你眞會走路！」

「你也有一雙飛毛腿！」

「你從那兒來的？」

「我是從甲州來的。」

「今夜，準備到何處過夜？」

「還沒決定！」

「濱松如何？」

「濱松嗎？不錯啊。」

「此地到濱松，還有二十里路！」

「二十里路？的確有這麼遠。」

「要渡過大井川與天龍川，這就比較麻煩了。」

「是啊！」

「你是做什麼買賣的？」

「哈哈！哈哈！」

佩短刀的傢伙，故意大聲的笑了起來。

「我所做的買賣和你相同。」

「什麼？跟我相同？」

「哈哈！我們快一點趕路吧！」

七兵衞發現到他的牙齒好白好細。看來，他的年紀比七兵衞年輕十歲，也許還不止十歲。到了這種地步，七兵衞越感覺到這個傢伙的怪異。

這以後，他倆就從鞠子驛站走過本宿、二軒家，一路不停，爬上了宇都谷山嶺。

「我們就在這兒抽抽煙吧！」

佩短刀的那個傢伙，在一塊貓石上坐了下來，附近有七、八棵長得很奇特的松樹。

「想不到被拉到這種古怪的地方。」

七兵衞說着，坐在一塊大石上。

「這條就是以前所謂的『鷹徑』，這塊石頭就是『貓石』，你看它的外形是不是有點像貓？那兒就是神社平。」

「那條舊街道我時常走過，但却從未走過『鷹徑』，這算是頭一次。」

「不過有時……老大……」

佩短刀的那個傢伙把對七兵衞的稱呼改變了，原來的先生變成了老大。

「什麼事？」

「有一個工作，希望你跟我合作。」

「是什麼工作呢？你說說看，有時，我也願意跟別人合作。」

那個傢伙的眼光跟七兵衞相遇了。

「到底是什麼工作？」

那個傢伙把煙草放在手掌上面，然後，一面把它們塞進竹筒裏，一面說：

「渡過了小天龍，那兒有一座稱中町的市街。」

「嗯……」

「那兒正處在京都與江戶的中間，到任何一方都是十里的路程。」

「這個，我已經聽說過了。」

「在小天龍跟中町之間，有一座很大的寺院，我只曉得它叫天龍寺，但不知道他們的宗旨是什麼？」

「那有什麼關係？」

「因爲，今夜就要進入那寺裏辦事。」

「你要把該寺搞得鷄犬不寧？」

「這裏面包含着一樁秘密。差不多在三天以前，有所謂的雲遊僧到那兒。」

「什麼地方的雲遊僧？」

「據說是從藤澤來的，我只是想嚇一嚇那個僧人，目的就如此而已。」

「你要嚇雲遊僧？雲遊僧是很受人尊敬的。出家人總歸是出家人，你實在不該去添他們的麻煩。」

「你說得很對，雖說我要把那個僧人嚇一嚇，然而，那些圍攏在僧人周圍的人也有他們的目的。當僧人在念經之時，我就要開始我的工作

了。」

「原來如此。」

「總之，你來試一試。如果你不喜歡那種工作的話，那就算了。由於我們是同行，所以想拜見你的本領。既然已經被你看破了，我也就順手拉你下水。那麼，在太陽還沒下山以前，你就回到濱松過夜吧！然後，就到天龍，那裏有一件事等着你去做。」

七兵衞不說答應，也不說不答應，又跟着他走下了鷹徑，從湯谷口走到本街道，朝西邊走去。

七兵衞問那個傢伙叫做什麼名字，他回答說：

「你就叫我『頑力』好了。」

兩個人一路上很少講話，心無旁騖的在趕路。走到了金谷嶺附近，頑力對七兵衞說：

「有一個叫小鼠的傢伙非常有趣。姬路有一個老爺擁有一座大邸宅。有一天，上演能劇，當那位老爺去看能劇時，他突然發現舞台當中站立着一個十八、九歲，長着濃濃鬢角的男人穿着單衣，佩着一把短刀。

老爺看到了以後，立刻責備他說：

「你是何方來的人，我從來就沒有看過你？」

於是，老爺就叫侍衞去追捕他。侍衞立刻跳到舞台上，放眼瞧一瞧，除了演能劇的演員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

想不到那位老爺還不斷的喊快捉住他。侍衞感覺到毫無辦法，只好跳上舞台做出捉人的模樣。就在這個時候，舞台上面出現了一張紙片，上面寫着「小鼠拜見老爺」。老爺分明看到了他，但是侍衞却根本看不到小鼠。這就是小鼠的惡作劇。」

頑力說着說着，他跟七兵衞已從金谷走到了新坂，再從新坂走到掛川，又從掛川走到袋井，

一共走了五、六里路。

到此，頑力又說：

「一個叫松平周防守的人，可能是大阪地方的一位官員吧？這個周防守在江戶留有一座很大的邸宅，裏面只居住着女人。上面的那一個小鼠就到那個地方鬧了兩次。第一次，他到每一個房間的紙門各開了一個小洞向裏面窺視。他從一個女佣人的房中拿出了所有的髮簪，玳瑁製的梳子，以及項鍊等裝飾品，把它們整齊的排列在一起，並把銀簪等東西折彎。

這個小鼠到了周防守愛妾的房間之後，更是翻箱倒櫃，把一切漂亮的衣裳、褻衣褲等取了出來，統統掛在牆上，好像要故意展示給人家看似的。至於其他的金銀以及貴重的裝飾品則沒有拿走。其實啊，被害人也知道自已被盜走什麼東西了，哈哈……」

頑力說罷，露出白白的細牙兒大笑。七兵衞懷疑他就是小鼠。總之，他看起來叫人感覺到害怕，又叫人感覺到卑劣，無可救藥似的。

從袋井到見附有四里多的路程，再從見附到池田驛站，渡過大天龍、小天龍，在預定的時間內抵達了中町。

「那兒就是天龍寺。」

頑力說着，用眼角瞄了瞄那一間寺院，然後，跟七兵衞進入了濱松市街。

「我們已抵達濱松了。這兒因日本左衞門而聞名遐邇。提起日本左衞門，他的作風又跟小鼠不同，這個人自已從來不動手，總是下令手下的人動手，他所穿的衣服總是非常考究的。至於小鼠呢？他根本就沒有手下，一向獨來獨往，就像一隻老鼠似的。

那個日本左衞門差一點就變成了一隻虎，如果是逢到亂世的話，他很可能成爲一國一城的諸侯。」

頑力走過筆直的濱松市街說：

「看起來很寬大，其實，濱松是狹小的。不

過，市街的長度也有二十八町，住家有三千戶。今晚，我們就在此地過夜吧！」

他倆走到了市中心，來到一家叫大米屋的旅舍。算一算，從薩埵嶺到此地約有三十里的路程。

七兵衛剛剛洗完澡。他望着頑力，劈頭就說：

「頑力，天龍寺的那一檔子事弄得如何？」

頑力坐在那兒，專心喝酒。

「今夜不成，留到明天辦吧！」

七兵衛也坐了下來，兩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聊天。他倆談論着這家旅舍的那一個房間住着那一種人。譬如說，某一個旅客看起來很體面，但却是一個空心老倌。另外一個穿得邋邋遢遢的商人，其實却是腰纏萬貫的富翁，某一室的那對夫婦，其實是私奔的情侶等等。起勁的談論着這家旅舍住客的身份。

到底這兩個人是同行，眼光差不多是相同的。最後，頑力說：

「在這家旅舍裏面，我有一件事看不清楚。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嗯……就是二樓的第二號是不是？」

七兵衛一說，頑力就猛然的點點頭。

「眞的，那個二號房間叫人弄不清楚。」

「我也感覺到莫名其妙。」

「好吧！我再去看一遍。」

頑力裝成要到厠所去的樣子，摸索到他們弄不清楚的二樓二號房前面，若無其事的走過去，再看看前後左右，接着，貼近紙門，用手中一根粗針似的東西，銜在嘴裏舐一舐，再用它在紙門上穿孔，藉此窺視房間裏面。

這是十張榻榻米大小的房間，當中吊着紙蚊帳，蚊帳旁邊有一個井字紅紋的葛籠，葛籠對着紙罩座燈。

看到了這種情形，頑力很快的又回到原來的

房間，七兵衛正在那兒等着他。

「如何？你看出了端倪沒有？」

「不行！根本就弄不清楚，就連蚊帳裏面是不是有人，我也沒有看出來。」

「裏面一定有人。」

「那麼，你知道蚊帳裏面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是一個男人。」

「假若是男人的話，他到底有幾歲？是普通的莊稼人、工人、街市的居民，或者是武士？」

「他是武士。」

「那就怪了，那個具有紅色井字紋的葛籠，又意味着一些什麼呢？」

「那個裏面有女人。」

「好聰明，你很有見地。蚊帳裏面有男人，葛籠裏面有女人，那眞叫人費猜疑了。」

「第一，吊着蚊帳睡覺就讓人覺得怪怪的，而且，你想想他睡覺的方式。既不靠牆，也不貼近紙門，睡在房間的中央，這就證明他有相當的心思，絕對不是一般的常人。」

「第二，不管那個蚊帳以及葛籠裏面會爬出什麼東西來，你我不妨較量一下，看誰的眼光好。我們不妨把它當成天龍寺前的一隻序曲。」

「就這樣辦吧！」

「那麼，請你抽抽籤！」

頑力立刻用紙做兩根籤。七兵衛抽到了那根短的，頑力抽到長的。於是，他對七兵衛笑着說：

「大哥，那麼，我就先去看一遍。」

「好好的幹吧！」

「時間太早了一點。」

他倆喝完酒，立刻睡覺，靜待着深夜的來臨。

當頑力摸索到二樓之時，二號房的燈火已經熄滅了。他在紙門外面探查動靜。接着，紙門靜

悄悄的被打開了，頑力也就閃身入內。

頑力把整個身子緊貼在榻榻米上，豎着耳朵傾聽打鼾的聲音。到底，蚊帳裏面有沒有人？

頑力的眼睛很管用，就是在黑暗裏也能够看得一淸二楚。其實，不僅是頑力如此，其他一切從事偸盜的人皆能如此。

頑力爬在榻榻米上，看了蚊帳裏面好一段時間，但仍舊想不通，他實在無法下判斷。

由他跟七兵衞的談話判斷，他的確是一般的竊賊沒錯，但他却始終弄不淸楚蚊帳裏面到底睡着什麼人，這個人到底是醒着？還是睡着？爲了想徹底的瞭解這一點，他耗費了不少的時間，但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於是他有如一隻螞蟻似的，慢慢把一隻手伸到葛籠的一端，不動聲響的窺視蚊帳裏面的動靜。蚊帳裏面仍然沒有絲毫動靜，就連一點聲息也沒有。

然後，他把身子挪近一點，用手抓着葛籠的繩子。恰有如螞蟻抱着芋蟲似的，把繩子的先端兩寸拉到自己的身邊。

「好怪……」

蚊帳裏面竟然沒有人。就算是有人，他可能已經死了，或者是睡着了。頑力認爲自己的判斷沒有錯誤，又把葛籠拉動一尺。就在這個時候，蚊帳的下襬發出了一種聲音。

說時遲，那時快，約有一尺多長的白刃從蚊帳的下襬飛了出來，閃過了頑力的眼鼻之間，刀尖砍向葛籠的一端。所幸，頑力很迅速的避過，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頑力一閃開，白刃就很快的隱入了蚊帳的下襬。蚊帳又恢復了以前無聲無響的狀態。

向後跳開約兩尺的頑力，用手握住佩刀的刀柄，凝視着跳出白刃的蚊帳下襬半嚮。

奇怪，無論是橫看豎看，蚊帳跟先前並沒有什麼兩樣。頑力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以蚊帳跟葛籠爲對象，展開了奇妙暗鬪的頑力終於感到筋疲力盡，逐漸開始後退。他用手摸

着腰際的刀，一面凝視着蚊帳與葛籠，節節向後退，終於退到了第二號房前面，並且把紙門依舊關了起來。

「投降了！投降了！」

「你到底怎麼啦？」

七兵衞裝着入睡的模樣，等待着頑力。頑力一回到他的枕邊就抱怨說：

「我實在沒辦法，大哥你去試試看吧？」

「你不要說一些不中用的話。」

七兵衞說罷就站起來。仔細的向頑力詢問他的遭遇。

「的確，那太棘手了，他比我們棋高一着，我想，我只好放棄了。」

七兵衞開始脫夜行衣。

「什麼？」

頑力感覺到很吃驚的說。

「就這樣算了？未免太可惜了。明天就讓我們看看他的眞面目，然後把他解決掉。」

「這麼說，天龍寺那一方面應該怎麼辦？」

「把它挪後，不就得了。」

兩個人這麼說着就睡着了。這一次他倆眞的睡着了。到了翌日，別的客人們都醒了，但他倆却仍未醒。

翌日早晨，兩頂轎子停於大米屋的前面。

就在這個時候，樓上的那個二號房有了動靜，有一個女佣人去牽出了那個房間裏面的人。這個人就是七兵衞跟頑力絞盡了腦汁也看不出的人物。

雖然被女佣人牽着，但仍然看不出他是誰，因爲他身上披着井字紋的外褂，以及幾件衣服，面部及頭部又用黑色的頭巾覆蓋的。

女佣人牽着他走路，一定是他的眼睛有了毛病。這個人被牽着走到店前時，七兵衞跟頑力發現他提着刀。當這個人被牽到轎前時，一頂轎子

的垂簾被掀起，裏面赫然出現了阿絹。

轎子後面又有馬匹。馬背上有幾綑行李，它們都有黑色的井字紋。原來，它是從二樓被搬下來的，昨夜使七兵衞跟頑力摸不着頭腦的葛籠。

兩頂轎子出發之後，繼而，載着葛籠的馬也響起鈴聲走了。

「你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

「原來，他是一個賭子。」

「想不到啊，他是一個賭子。」

「你看到了後面的轎子嗎？以及轎子裏面的女人？」

「那就怪了，因爲，那個女人是我認識的。」

七兵衞如此說。

「大哥，你是說，你認識那個剪短頭髮的女人？」

頑力感到奇怪。

「當然我認識，我本來想叫她，但認爲那樣反而不美，所以作罷。」

「那就好了！那麼你一定知道轎子裏的那一個男人？」

「我還是不知道。」

「近些日子來，一定會有好買賣。看樣子，今夜，他們會在掛川休息。大哥，你準備好了嗎？」

他倆不僅已經準備好旅行，就是早飯也吃過了。

四

同一天的黃昏。

不知從那兒來的一個孩子，獨自在濱松的街上走着。

「好可憐啊！那個孩子跛着脚呢！」

那個孩子左脇下撐着一根拐杖，頭上戴着竹笠，身上只穿着一件夾衣，頸子上繫着一個布包

，來到濱松市街，那些婦女們把他看成了孤獨旅行的孩子，因此，寄以無限的同情。

然而，那些頑劣的孩子們，一直圍着他說：

「哇！瘸子來了！小不點兒的瘸子來了！」

喊着，向他投擲舊草鞋，以及石塊。

「啊！他用眼睛白着我們呢！瞧瞧他的臉，他根本不是小孩子嘛！」

頑劣的孩子們仔細看清他的臉之後，吃驚的喊了起來。

就連那些把他當成小孩的婦女們，看清他的面孔之後也嚇了一大跳。

「曖唷！他根本就不是孩子嘛！」

「喲！他看起來眞像河童，叫人感到噁心！」

其實，這個人不是什麼孩子，也不是什麼河童，而是宇治山田的米友。

米友的一隻脚，一路上受到別人的同情及侮辱，好不容易從伊勢走到濱松。雖然，他的一隻脚已經不管用，但他仍靠着僅有的一隻脚，非常敏捷的走着路，好像另一隻脚的精力都集中到僅有的這隻脚上面似的，非常巧妙的使用着拐杖「蹦蹦」地跳躍着，脚步之快速，一點也不輸給別人。

「帶屋七郎左衞門，看起來這是很昂貴的旅舍，並不是我所能够住得起的。」

米友在尋找今夜要住宿的旅館。

「鍋屋三郎兵衞，這家也不適合我……」

「大米屋一郎右衞門」

這正是七兵衞及頑力今早追那兩頂轎子而走出去的地方，也就是他倆居住過的旅舍。

「這也不行。」

米友差不多走遍了濱松城，依舊沒有找到適合自己身分的旅舍。

米友已站在馬込川的木板橋上。他回頭一望，夕陽正落在濱松城上，這個城看起來是那樣的陰森。

「啊！今夜又要露宿了。在渡過天龍川之前，我非借宿於寺廟的屋簷下不可。或者徹夜的走路比較好？」

米友一面想，一面在松樹排列成的道路中走。他從天神町走到啜道，看看那兒適合於過夜，走着走着，走到了新田。

「那是怎麼一回事？那兒的燈火爲什麼那樣的燦爛？是不是廟會呢？」

東北方，約離米友站立的地方五、六百公尺處，稍微高隆的小丘，露出巨大的屋頂，在它的周圍有一片市街。

「不妨去看看。」

米友拾起了拐杖。

「啊！是一座很大的寺院，一定是廟會。在這個寺院裏一定有睡覺的地方。」

寺院的前面人聲吵雜，燈火通明，但後面却沒有人影，黑暗異常。

米友從後面悄悄的繞到了正殿的緣下。他揮開蜘蛛網，走到須彌壇。這裏剛好能够容納一個人，於是，他把旅行袋拿下來，喘了一口氣說：

「今天的旅程又告一段落了。」

米友就留在那裏。他的頭頂上方爲正殿，那兒有好多的人。從階梯到庭院，從階梯到外面的道路，都不斷有脚步聲傳來。

正殿雖然聚集着很多人，但却非常的安靜。時常有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傳到米友的耳朶裡。

這座寺院，就是七兵衞和頑力所說的天龍寺。在本尊菩薩側面較高處講經的約六十歲的瘦削老頭，就是七兵衞他們所說的雲遊高僧。

他身上披着一件灰色，經過風雨摧殘的袈裟，頭上戴着帽子，手腕排着一串念珠，以稍微前傾的姿勢，聲音並不怎麼大的說：

「恰如剛才我所說的，我的處境跟赤足的乞丐差不多，並沒有意思穿這種紫衣，佩着紅印旅

行，然而，官差既然要我如此，我也就莫可奈何了。

請大家不要以爲我是高僧。在旅途中，我們都有隨時死亡的可能，還有什麼尊貴的？我嚴守着念佛超渡的信念。如果你們有希求的話，我就授給你們法號。不過，由於一下子湧來了這麼多的人，我簡直不知道從那兒開始才好。

爲了公平起見，我以這個木門爲基準，請大家不要爭先恐後，依照次序來，我就依照你們的身分起法號。」

雲遊僧說罷便從座位右邊的箱子裏取出一個寫有法號的小牌子。站在雲遊僧身旁的一個俗家家子弟說：

「大家注意，這位師父就要賜給你們法號了，要結緣的人們就請一個一個的進來吧！被賜過法號之後，就請回到原來的位置去。」

場面突然變得很嚴肅，從僅僅三尺寬的入口到雲遊僧的面前，由他授以法號，再繞一個圈子回到原來的坐位。原先爭先恐後的人們，現在都互讓了起來。

雲遊僧的講話態度以及授法號方式顯得很輕鬆，一點也沒有手忙脚亂的樣子。

要獲得法號的人們，把老少貧富加起來，絕不是一個小數目。想想，一生裏能遇見如此的得道高僧，由他親自授以法號，實在是太令人欣慰了。又想及罪障能够消滅，死後能够往極樂之土，怎不令人高興得涕淚交加呢！

「請你稍微等一下！」

雲遊僧的面前站立着一個五十歲左右，體格非常魁偉的男子。雲遊僧看了他一眼，竟然不想賜給他法號。

「你以前是在船上工作的吧？」

「是！」

那個魁偉的男子，恭敬的回答。那些聚集的人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

「在你當船員的期間，有一個人因發生船難

而死去。你背地把他的錢拿去使用，是不是?」

「唔……唔……」

五十歲左右的男人，頓時為之語塞。

「你這個罪孽深重的人，非但不曾為死難的人祈冥福，念佛號，反而偷拿死者的錢財，就算我賜給你法號，你也不能得到超渡。」

在場的人，在聽完雲遊僧的話之後，一時鴉雀無聲。

那個五十左右的男人由於感覺到慚愧，頭垂得低低的。

雲遊僧又對他說：

「如今，你身上的骨節是不是處處會感覺到疼痛呢?到了最後，你的身體就會腐爛掉的。你就是害怕發生這件事，所以到此地來吧?你的罪愆到目前，仍沒有消除，所以，你最好到那兒坐。」

此時除了五十左右的男人之外，還有一個人混進席間探查情勢，接着他頗不以為然的聳了聳肩膀。

這個人就是頑力。

頑力躲在一角，看起來是那麼的矮小。不過，雲遊僧所講的話，好像句句都是針對他而說的，於是，他就不期然的聳了聳肩膀，把面孔別開了。

就在頑力感覺到不是味道之時……

「我給妳兩個吧!」

雲遊僧遞給了走到他面前的年輕婦女兩面寫有法號的牌子。

「謝謝大師!」

此時，頑力身旁有一個人低聲說：

「那個女人懷有身孕，如果不是聽到別人提起，光是看看絕對察覺不出她已經懷了孕。那位大師竟然看得出來，實在太厲害了。凡是懷了身孕的女人，他一律給兩個牌子。」

頑力聽說之後，臉上不覺呈現出緊張之色。

接着，輪到了一個化粧很濃艷，穿着一身豪

華服裝的中年婦人。

「啊!她不就是濱松酒店老板的愛妾嗎?她怎麼突然開始信佛了呢?打扮得妖裏妖氣。」

這個濃粧艷抹的女人走到雲遊僧的面前，雲遊僧說：

「妳的身上不乾淨，要先去淨身，否則，我不能給妳牌子。」

女人的臉孔漲得通紅，不敢抬頭。過了一會兒，她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說：

「啊!眞是太對不起您了。」

她離開了雲遊僧，立刻到後頭，一下子就囘來說：

「只怪我粗心大意，沒有注意到今天要來拜見大師。今天我在化粧的時候，跟往常一般，在塗抹白粉以前，先抹了一些蛋白，難怪大師說不乾淨。現在，我已經把化粧統統洗掉了。」

眞不知道她在那兒弄掉的，臉上已經沒有絲毫的脂粉，因此，雲遊僧才把牌子給她。

接着，又有好幾個人來來去去。後頭還有一大堆人擁擠而來，雖說盡量的保持安靜，但仍免不了有擠來擠去的聲音。雲遊僧對一個男人說：

「你聲稱用穀物濟世，這只不過是幌子罷了，你時常偷斤減兩，藉此斂財。像你這種人死後是不能到淨土的。請你改改自己的劣根性，在你改過自新以前，我是不能把牌子給你的。」

那個男子苦喪着臉，一幅無可奈何的表情。

「你們瞧瞧，那個人是松屋老板，饑饉的那一年他撈了一大筆。大師說，他必需痛改前非，否則是不會把牌子給他的。」

「眞是不可思議，這位雲遊僧又不是住在此地的人，又沒有人告訴他這些事，他竟然都知道這就是所謂佛眼了。一個高僧得道之後，自然就具有神力，不管一個人把外表裝飾得如何，他仍能夠看出那些人的內心。」

「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只能跟他坦然的相見了，笨人就以笨人，惡棍就以惡棍，正直人就以

正直人的面目……」

「說得也是。一般人當衆被另外一個人，毫不客氣的批評的話，一定會發生糾紛的。像管人家白粉擦得太厚太濃等，實在是太過分了一點。而且，一般人在被大聲怒斥之後，那一天總會感覺到非常的不舒服。可是，你們看看，這位大師雖然當面指出某人、某人的不對之處，但却沒有人敢反駁，可見他的德行是很高的。」

「能够看出別人內心的人，最令人感覺到害怕！」

「那位大師說，他的身分跟赤足的乞丐相同，看樣子，他可能過着跟乞丐不相上下的生活，然而，不管是我們這些平常的人，公卿、將軍等輩，無論是誰都受到他平等的看待，他是不分富貴貧賤的。」

「我們走吧！」

一個隱居似的人站起來說：

「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够獲得牌子？總之，我們要以眞正的面目去見他。」

說罷，這個隱居的人，用手去探探自己的懷裏。

「完了！」

他大叫了一聲。

「到底怎麼啦？」

「我分明帶着的貴重物……」

「貴重物品嗎？那不是……」

「啊！我的荷包也不見了！」

「你也掉了東西嗎？」

「噯呀！我的銀簪不知掉在那兒啦！」

在頑力的周圍，到處響起了東西遺失的聲音。

連坐着的人此時也站起來了，加入了騷動的行列。事情越發展越離奇，大家都用懷疑的眼光互相望着。

「請大家格外小心，好像有小偷混進來了！」

「怎麼一回事？是小偷嗎？那麼，就趕快把他捉起來啊。」

滿座嘩然。

「請大家安靜一點。眞的有歹徒混進來了。我會把他抓出來。」

雲遊僧這樣一說之後，大家便安靜下來了。雲遊僧用眼光掃視了衆人，接着，他的眼光停留在頑力的臉上。

雲遊僧慢慢的開口說：

「偸竊別人所喜愛之物，絕對不能增加自己的福分。如果你喜歡金錢的話，待集會散了以後，請來我處，我雖然不能給你很多，但多多少少能够滿足你的貪慾。

偸盜是五戒之一。就算你往日犯了偸盜之罪，只要你肯在佛前懺悔，佛也會寬諒你的。

今天，大家在此地結緣，爲了能超渡淨土皈依我佛，竟然有人在此地偸人之物，這眞是業障太深了。快把偸去的東西放在此地吧！我是不會追究的，我深信被偸的人也會諒解你，你又可以免去偸盜之罪。」

雲遊僧說罷，又掃視衆人。

其實，雲遊僧只不過是凝視着頑力的面孔而已，却使得頑力膽寒心驚起來，再也不敢仰視雲遊僧。

大家以爲雲遊僧這麼一說，那個偸東西的人就會走出來，等了很久依舊沒有人承認。

就在這個時候，頑力一步步的後退，想趁着人們混亂的當兒離開現場。

「徒兒！」

雲遊僧突然叫道。

「大師，有何吩咐？」

披着袈裟的年輕人向雲遊僧行了一個禮。

「快去把那個想走出門外的男人叫回來，把他帶到此地來。」

「是！」

那個徒弟跟三、四名警衛衝開人羣，衝到頑

力的身傍。

看到這種情形之後，那些信徒都紛紛站起來，抓着頑力的衣袖不放。

「要幹什麼?」

頑力把那個男人推開之後，四周的人又撲向他。

「小偷!」

大家一窩蜂的向前。

頑力把抓着他的兩、三個人推開，從門扉跳到欄干，再躍到庭院去。

警衛等人，加上信徒們，立刻追趕到走廊那邊，然而，這些人所捉到者並非頑力，而竟然是米友。

米友因旅途的勞頓，剛剛進入深睡不久，想不到這些人却一湧而上說:

「抓到了!抓到了!」

「你們要幹什麼?」

信徒們不答腔，把米友拖了出來。

米友認爲自己並沒有做錯事，因而就任由他們去拖。

「啊!抓錯人了呢!」

來到了明亮的地方之後，抓米友的信徒們吃了一驚，不約而面面相覷。

原來，他們所抓的人並非頑力。因爲，他們所追趕的頑力相當的魁梧，而眼前的這個成年人却像一個小孩子。

「不是他呀!」

無論叫誰看，立刻就會看出米友根本就不是剛才的那個小偷。

「很可能是同類。」

雖然知道他並非剛才的小偷，但却不肯放掉。

「那麼，趁他沒有走遠以前，再找找看!」

米友仍然被逮着，信徒們又在到處的找頑力。其實，頑力老早就逃得無影無踪了。

「總之，不要把他放走!」

官差想用繩子綑綁米友。

「你們爲什麼要綁我?」

米友任由信徒們把他從大殿的背後拉出，那是因爲他以爲自己沒做壞事，根本就沒有什麼可怕的。想不到，他們竟然用繩子把他綁了起來，這就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了。

「你們到底爲什麼把我綁起來，總要說出理由來呀!」

「你剛才在這兒幹什麼?」

「睡覺啊!」

「少騙人!你的另外一個伴呢?快一點招來!」

「什麼同伴?我是獨來獨往的，一個人旅行在此地，所以睡在這兒，我並沒有同伴。」

「還想騙我!」

一個官差打了米友一個巴掌。

「怎麼?你竟然打人!」

米友到此地，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用兩手一推，那兩、三個壓着他的官差，立刻跌得四腳朝天。然後，跳到佛堂的欄干上。

「他開始作怪了!小心受傷!」

那些人拿起木棒、叉子等等企圖威嚇米友就範，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

「爲什麼大夥都把我當成惡棍?我眞太冤枉了，也感覺到不甘心。」

米友莫名其妙的被當成小偷，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實在是有口難辯，只有逃走一途。」

但是米友想逃也逃不了，因爲，正殿裏擠滿了人，就算插翅也難飛。

「大師啊!」

米友很快的擺脫了人羣，有如飛越衆人的頭上一般，跑到了雲遊僧的膝下。

「大師啊，請您救救我吧!」

雖然滿座的人都喧嘩了起來，但雲遊僧仍舊坐在那兒一直未曾移動過。

「你怎麼啦？」

「大師，我眞太不甘心了。不知怎麼的？大夥兒總把我當成壞人。

大師您只要睜開慧眼瞧瞧，就不難判斷出我是不是壞人？」

「我知道你並不是壞人。」

「大師說我不是壞人，大家都該聽見了吧！」

米友把雲遊僧當成他唯一的知己。

「大家請安靜下來，他絕對不是壞人，你們放掉他吧！」

雲遊僧擧起手說，信徒們才安靜下來。

「你們看看，這位大師具有天眼通呢！好厲害，至於你們呢？根本就是瞎了眼。」

「你是從那兒來的？」

「我是從伊勢來的，正想到江戶下谷長者町的道庵先生那兒，想不到在此地遇到了這些不講理的人，竟然把我當成小偷，又綁又揍，噯！眞是倒透了霉！

大師，我的一隻脚不管用。但我必需趕到江戶去，實在是很吃力呢！

像我這種殘廢者，應該贏得世人的同情才對，想不到他們不是嘲笑我，就是毆打我。如果你們是我的話，想想看，那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嗎？」

聽到米友發牢騷之後，有些信徒頗受感動，雖然有人發笑，但眼角却含着淚珠，他們相信米友不是壞人。

雲遊僧微笑着安慰米友。

五

不知不覺渡過了天龍川，來到秋葉山路的荒涼之境。

「昨夜，我蠻以爲可以撈上一大筆，既然那兩頂轎子已向天龍寺進發，我就放下了一萬個心，認爲可以輕易的下手，唉！萬萬料想不到，對

方棋高一着，裝着要去天龍寺參拜的模樣，然後溜之大吉。

更令人感覺到棘手的是那個和尙，他竟然看透了我內心深處，叫我不得不拼命的逃跑。這是近些日子以來，最爲慘痛的一次失敗。」

頑力發牢騷，但七兵衞却笑着說：

「我一直在後面等着，焦急的等待着你的暗號，誰知你根本就沒做什麼暗號。

就在那個時候，一羣人大喊捉賊！我一直以爲你失風被捕了！所以也就落荒而逃，於今想起來，眞是笨透了。」

「大哥，我實在愧對您，不過，那個和尙也未免太厲害了。」

「可不是？我眞想不通，你爲什麼膽敢惹那個雲遊僧，換成我的話，避開他都來不及呢！對了！還有沒有其他的『工作』？」

「大哥，其實，我對那個雲遊僧根本就沒有什麼憎恨；不過，有個人叫我這樣做，恕我不說出他的姓名。他笑着對我說：

『頑力，聽說你是會忍術（隱身術）的盜賊，道行也很高，那麼，你敢偷雲遊僧的東西嗎？』」

「原來如此？」

「不管是雲遊僧，或者是弘法大師。只要我想偷，我就照偷不誤！我如此大聲的回答他。」

「去你的！」

「不過那個慫恿我的人却說：『頑力，你說得倒輕鬆，但這個雲遊僧却不同凡響呢！因爲他有神力，以及佛眼，一下子就能够看穿你的內心。就算你會忍術，也無法靠近他。』」

「說得有理。」

「他這麼一說，我就更爲火大了。我計劃第一個就去偷那個雲遊僧。」

「眞有趣。」

「如果你有膽量的話，就去試試看吧！那個雲遊僧擁有一個來自天竺的黃金曼陀羅香盒。他

老是把香盒放在懷中。如果有膽量的話，你就去偷吧！」

「倒值得試試。」

「關於那個香盒的大小，據說，只有三寸直徑而已，圓圓的，用黃金製作，雕刻着曼陀羅（諸神佛之像）。」

「眞不錯。」

「首先，我爲了分散那個僧人的注意，輕易的偸了兩、三人的東西，想不到和尚竟然看透了我的內心。我實在想不透，在那麼多人當中，爲什麼認出是我下手偸的呢？他的眼力使我甘拜下風，可是，我不能就此罷手啊。這麼一來，那個和尚，以及溜之大吉的轎子不是會向東邊逃走嗎？工作才開始呢！大哥，你就如此的罷手未免太可惜了，如此有損於我們這一種人的面子，還是好好的幹下去吧！」

「可以啊。」

這一天，雲遊僧走出了天龍寺，向東邊繼續他的行程。

一行六人，加上米友就成爲七人了。

沿途有不少信徒膜拜他們。每晚到了投宿的地方，就有一個穿着很體面的老板來迎接，並把他們帶到掛着紫色布幕的上房。

因此，米友的旅行變得很輕鬆，不但自己不必掏腰包，而且，到處都受到禮遇。

抵達駿河府中之後，雲遊僧一行人就採取了托鉢的生活方式，在傳馬町的萬屋旅社過夜。

今宵並沒有在旅社的上房休息，也不接受當地領主的優遇，只是以普通旅客的身分住店。

入浴及晚飯之後，那些挑擔子的人不知到那兒去了。

米友想去睡，但時間還早，他萬般無聊的東瞧瞧，西看看，發現兩柱間的橫板上掛着刀槍。

米友看到了槍之後，快樂的笑着自語道：

「好久不見槍了，眞想玩玩看。」

他把房間角落的棋盤以及將棋盤搬了過來，

墊着脚，好不容易才拿到了槍。

當天晚上，機龍之助也在這家旅社休息。

龍之助一個人在喝酒，阿絹浴罷進來。

「那些討厭的傢伙又跟來了。」

「誰？」

「就是在濱松的大米屋想偸你東西的那個傢伙。」

「嗯，是他嗎？」

「他也住在這家旅舍。」

「不要驚動他，今夜再來的話……」

龍之助喝了酒，在燈火照耀之下，青白色的臉泛起紅暈。

如果，今夜他再來的話，龍之助決定給他顏色看。

「算了吧！旅途中以平安無事爲上策。讓我再想出一個辦法，叫他上當。」

阿絹看着龍之助笑笑。看樣子，他倆是以夫妻的名義旅行的。

到底是阿絹在依靠龍之助呢？還是龍之助在依靠阿絹？實在叫人看不出來。

阿絹原本想在濱松久居下來，由於龍之助的出現，又決定回到江戶去了。或許是由於有了阿絹，龍之助才能夠平安的回到江戶。

機龍之助所住的房間，跟雲遊僧一行人所居住的房間，只隔了一道紙門。

龍之助由於無法成眠，在深夜看到兩個盜賊潛入念佛的雲遊僧房間，但後者並沒有半點吃驚的樣子，他甚至跟這兩個盜賊一問一答了起來。

在開始時，龍之助這樣想着：或許，這兩個盜賊想摸入他的房間，因爲弄錯才摸進了雲遊僧的房間。

然而在聽到了一問一答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盜賊對雲遊僧有所要求。

龍之助一直拿着枕邊的長刀等待着，但是什

麼事也沒有發生，盜賊走出去了，雲遊僧也沒有叫人捉賊。

第二天，龍之助跟阿絹，又坐着轎子離開那裏，七兵衞跟頑力依舊緊隨不捨。

這兩頂轎子不走正路，繞到了久能山，在靠近一個牌坊的地方停下。看了這種情形，七兵衞對頑力耳語了一番。

在久能山的牌坊前面。

「請問，妳是不是……」

頑力一打招呼，阿絹立刻回過頭。

「你是誰？」

「咱們第一次見面，我就是令友七兵衞的八拜之交。」

頑力彎着腰，解下了草笠的帶子。

「是七兵衞的朋友嗎？有什麼貴幹？」

「沒有重要的事，只想跟妳談談。」

「要談些什麼？」

「在這兒不太方便……」

「不會不方便。我聽着，你說罷。我們不妨一面走一面談。」

「是嗎？那麼，我也只好從命了。妳認為那個七兵衞如今到什麼地方，又去幹些什麼事呢？」

「七兵衞到底怎麼啦？」

「妳被七兵衞出賣了。我說不便在此地說，就是指這個問題。我想道出七兵衞的陰謀，不過在這裏，不致於被他人聽到吧！」

「不要緊，就是被別人聽到也無所謂，請你快說罷！」

「其實也沒有大不了的問題，跟妳坐轎的那位先生，名叫機龍之助，也是位會劍術的先生嗎？」

「那又怎麼啦？」

「沒有怎麼，不過太可憐了，因為那位先生可能被殺了。妳竟然一無所知，還在這種地方散

步。」

「你說什麼？龍之助會被殺？為什麼原因呢？」

「關於這個問題，妳一定比我更清楚，根本用不着我來說，如果一定要我來說的話，是這樣的：七兵衞跟我想襲擊妳跟那個瞎眼的先生，並非最近的事。

老實說，自從在濱松的大米屋以來，我們就着手了。我雖然不怎麼熟悉情況，但七兵衞却認得妳。

至於那個瞎眼會劍術的先生，實在個危險人物，七兵衞為了找尋這個傢伙，眞不知徘徊於這個東海道好幾次呢！就是因為如此，我們不得不絞盡腦汁，以智取勝，設法誘捕他。

今天，我的計策圓滿的獲得成功，終於把他活捉了。剛才他坐轎時就被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抬走了，現在，很可能已被帶到三保那個地方殺掉了！」

「我實在太不中用！竟然中了七兵衞的詭計。」

阿絹聽了這些話之後，想起快回到剛才的茶店，然而，頑力却拉着她的衣袖說：

「請妳等一等。」

他看了一下阿絹。

「不要急，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妳說！這只不過是剛開始而已。瞎眼的先生跟七兵衞在那兒？妳知道嗎？」

「你不是說在三保的松樹林嗎？」

「不錯，是在三保的松樹林，但那個地方很廣濶，妳打從那兒尋找起？妳就寬寬心吧！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意思殺他。總之，妳最好聽完我的話。」

「那麼，請你快說！」

「到目前為止，我都是單方面的為七兵衞効力，如今，我想背叛他一次，向妳盡一點心意

。」

頑力把阿絹拉入行人比較少的樹林裏，一邊走一邊談。

「就是由於我是七兵衞的好友，一向跟他同甘共苦，因此，我稍微對妳盡一點心意，就算被他知道了，他當不會介意，我曾經爲他出過很多力，我這次客串一下別的角色，他也不致於怪我吧。

那位懂劍術的機龍之助先生，原來老早就有了仇人。一直在找尋他的仇人，剛好搭船來到了清水港。這個人跟七兵衞連絡上了，本來想在江尻驛站的郊野刼持他，由於妳繞道久能山路，所以臨時改在三保的松樹林。

本來要抬到鶴屋的轎子，由於被七兵衞刼持，所以折向江戶的方向，被抬到了三保的松樹林。

那兒有龍之助的仇人等着。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我一時想不出來，不過，那個人還很年輕。又有幾個粗獷的船夫在灑網，轎子被抬到魚網中間，當然，龍之助先生是逃不掉了！

想不到妳却上了當，一直在此地枯等。我是來向妳揭穿七兵衞的陰謀的，別無目的。

並沒有人拜託我這樣做，只是我這個人生來愛管閑事，所以特地來告訴妳。」

六

航出伊勢國大湊的若山丸，朝向東海的航路急馳着。船內的乘客裏面只有阿玉一個人老是不平安。

自從搭上這隻船之後，阿玉不用藝名，恢復本名——阿君。自從航出了伊勢之後，阿君一直感覺到昏昏沉沉的，被暈船所苦，到了遠州灘竟然昏迷了，如果再繼續乘船的話，阿君很可能會死在船上。

「阿松小姐，我感到非常的難受呢！請讓我在這裏下船吧！如果一直搭船的話，我恐怕不能

支持到江戶了。勞您們照顧，實在非常過意不去。那裏都行，只要把我放在陸地上就好。」

由於太苦了，阿君只好提出了這種要求。暈船的良藥是踏上陸地。爲了解除阿君的痛苦，只好讓她下船。

剛好，船家認識一個船上的漁夫，他是要在遠州的三濱下船。於是他們兩人就一同作伴下船。下船時，船家給漁夫一些錢，叫阿君暫時到漁夫家保養，其他的人則爲了趕路起見，約了他日再見之後，就依依的分手了。

「阿君姊，妳千萬要保重，我們的船要一直開往駿河的清水港。到了目的地以後，我們會去迎接妳的，請妳放心的等着我們。」

阿松一五一十的說着她們的去路，並極力安慰着阿君。阿松跟阿君都不禁淌下了淚。

在海上無論多麼嚴重的暈船，一到陸地上，就自然完全好了。躺了兩天之後，阿君便恢復往日的健康。

阿君暫時依託的漁夫夫婦，雖然不能算是惡徒之輩，但那個漁夫却貪戀杯中物，喝得酩酊大醉之後，夫妻經常吵架，甚至於打架。

阿君既然身體已經復元，她再也不想依賴別人。這對漁夫夫婦本來就從若山丸的船家得了一筆阿君的生活補助費，但却很快的就耗費殆盡了。

如今，他們的兩對老花眼竟然對準阿君那些盤纏，而那個老漁夫一旦黃湯下肚，就會斜睨着阿君綺年的風采，說些調戲的話。待漁夫太太瞧到，翻倒了醋桶之後，又是一陣天翻地覆似的大吵大鬧，孩子受驚哭號了起來，左鄰右舍又得來調停。看着這些無休止的鬧劇，阿君實在忍無可忍，終於在第五天的黑夜悄悄的溜走了。決定到清水港找阿松。

阿君一直朝北逃，她聽說過，只要沿着國安川走，就能够走到掛川驛站，在那兒就能够進入東海道了。

她憑着在東邊天空發亮的星星，一口氣走了二里路，到了那兒，從東邊有一條很寬的道路伸了過來，使得阿君迷了路。

到了此地，她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掛川到底在那兒，就連她走出來的三濱漁村在那兒，也不知道了。

她想走到掛川，再到清水港。其實，只要加入旅藝人羣中，她就能夠毫無困難的達到她的目的地。僅僅從海濱走到此地，她就不曉得該轉向左邊，或者轉向右邊了。如此情形，怎能夠到二、三十里外的清水港呢?想到此，阿君不覺悲從中來，怨恨起自己一雙脚不管用。

東方已呈魚白，不知道那兒的農家傳來了公雞報曉的聲音。天一亮，心情會轉爲爽朗。公雞的報曉聲，能够引人萌出對村里的嚮往。於是，阿君乃打起精神來，朝着眼前那一道寬廣的路走了約一里，看到了一個農婦在井邊汲水，阿君問她:

「請問要去掛川，是不是走這一條路?」

農婦滿臉驚訝的答道:

「妳要去掛川嗎?那就大錯特錯了，要去掛川的話，應該走回一里，在那兒妳可以看到街道，妳只要一直走去就行了。」

阿君聽了，一顆心不斷的往下沉。這麼說來，在最初，她就應該一直走。如今身心俱疲，她眞的不想再走一里的路回去了。

「謝謝您。如果一直走這條路的話，又可以到那兒呢?」

「一直走這條路的話，可以到達中泉驛站。掛川在東邊，中泉在西邊，方向完全不一樣。」

「謝謝您!」

此時阿君的頭更加混亂了，只好漫無目的的朝那一條大路走去。

本來想到東，却是走到了西。

目前，阿君只能這樣想:東邊是她不知道的地方，西邊則比較靠近她的故鄉。既然越離開東

邊，越靠近西邊，也許，這正意味着她跟西邊較有緣。於是她萌出了一個念頭:不如放棄東方之行，回歸到西方去吧!

由於一時的身心疲憊，阿君很想回到自己的故鄉，但待腦筋清醒之後，她又頓然想起自己是一名通緝犯。

「差一點就忘記了!我被懷疑爲竊盜的罪名還未洗清呢!一旦回到古市，將被官差逮捕。唉!我還是不能回去。」

想着，想着，她又回憶起那件倒霉的事。

「啊!米友及阿獅不知怎樣了?」

想到此，她呆立在那兒，不知如何才好?

盡管思維非常零亂，阿君還是朝西走了。

太陽漸漸昇高，但是秋天的荒野道上，很少有行人。而且，由於已經走了半天路，饑饉與疲憊使阿君移不動脚步。

好不容易走到了農村，進了一家小吃店，把早飯連中飯作一頓吃，然後趕路到中泉，以後問人，才知道又走錯了方向。

阿君在氣餒之餘，兩脚根本就動彈不得了。就在這時，她看到了八幡森林。阿君疲倦得連眼睛都幾乎睜不開了，所幸，森林蔭處有一個小廟，容納一個人還有餘，她把布包拋下，坐下來休息。

「媽!媽!」

阿君在悲哀與追慕的雙重心情下，夢中叫著媽媽，就在這個時候她的夢醒了。她抬頭看看天空，太陽已經快西斜了。在小廟外，將沉入西海的夕陽把天空染紅，透過牆磚的空隙，照射到阿君的臉上，使阿君倍感到自己處境的悽涼。

旅途的疲倦使她昏沉的睡着了。夢中又遇到了念念不忘的母親，待夢醒之後，發現外頭是一片淒涼的黃昏景色。

雖然醒了，阿君並不想離開這裏。心中好淒凉，流浪顚沛的日子，使她的心靈倍覺空虛，如

今，夕陽撫慰着她，好像在悄悄的對她說，西方的天空下就是你的故鄉，死了之後，靈魂就可以回到安樂的故鄉了。

飛鳥倦了，回舊巢。

無常一旦來臨，已是百年之身。

到目前爲止，阿君總是無甚感觸的唱這一首歌。

「噯，一死百了！」

阿君萌出了尋死的念頭。

由於死意已堅，生的重擔就被揮落了下來。

阿君舉目看小廟的周圍，看到一個破舊的大鼓，於是，她就把它滾到樑下。

然後，她用衣帶繞過樑木，用兩手抓着衣帶，此時，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驀然，從小廟後面傳出了沙沙的聲音，好像有人鑽過樹木似的。

「啊！有人來了，被人看到，將是最難爲情的事！」

阿君把結好的衣帶繞到樑上，兩脚登在大鼓上，這麼一來，後面的樹木激烈地搖動了起來，經過了一陣天翻地轉似的騷動之後，傳來了一聲：

「汪！」

想結束生命的阿君，聽到叫聲之後，立刻振奮了起來，因爲那是她忘不了的聲音。

「那不是阿獅嗎？」

阿君推開廟門，奔了出去。

「一定是阿獅，錯不了的！」

阿君忘記了一切，衝向叫聲。

牠就是跟隨着機龍之助渡過七里的渡頭，從熱田一直跟他到濱松的阿獅。在濱松遺失了阿獅的龍之助，旋即又獲得了阿絹，同時雙眼又告失明。

差一點就自殺的阿君，竟然在此地跟阿獅重逢。

「阿獅，你如何來到這裏？這以前，你是在

什麼地方？你眞能幹，知道我在這裏。」

阿君抱着阿獅的頭，緊緊地親吻着阿獅，喜極而泣。阿獅不斷的嗚動着咽喉，搖着尾巴，任由阿君撫摸。

「我以爲你在古市被官差捉到被殺了呢！你逃得很好。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一路追踪着我而來呢？你眞像神仙。對了！你能够告訴我米友如何了？你一定知道他在那兒，快帶我去找他……

……」

如果阿獅是人的話，牠一定有說不完的話。然而，不管牠如何的聰明，牠畢竟只是一條狗而已。因此，牠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既然你來了，我就不必死了。」

阿君憐愛的撫摸着阿獅說：

「一定是我母親不讓我死，才叫你來這兒救我的。你在陸地上面跑，我是從海上來的，我並沒有在這裏着陸，想不到你竟然來找我，我們之間有一段切不開的緣。想來想去，這一定是母親所促成的。」

阿君說到此，把放在阿獅頸部的手移開，看着夕陽西下的方向，合掌拜了幾拜。

阿君拜完了之後，又抱着阿獅的頭，說着永遠談不完的話。

不久夕陽染紅的顏色也消失了，夜色跟着波浪的聲音一起湧了過來。

「噯！由於一時太高興，我忘記天已黑了，現在已不便趕路了。我看今晚就在此過夜吧！」

阿君原本想在小廟結束自己的生命，想不到她竟和阿獅在此地相擁而睡了。

七

阿君不知從那兒得到一個三絃琴，帶着阿獅出現於東海道。

最成爲問題者爲阿君的傾國容貌。那些馬夫、轎夫等，看到阿君，總會遠遠的對她說一、兩句輕薄的話，如果遇有想佔便宜的年輕人，阿獅

那一對像沉睡似的眼睛就會雪亮起來。本來垂下的毛也會根根豎立，再猛然的低吼起來，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根本就不敢接近阿君。

一些風流的客人，時常招阿君去歌唱。阿君和以前在備前屋一樣，只在庭院唱，並不進入屋裏。

「請你們讓這隻狗也進去吧！」

阿君在庭院歌唱時，阿獅總在她身旁跪着，因此，沒有人敢靠近阿君。由於有了相當的收入，阿君在旅途時不再感到拮據，能够很順利的向東邊走去。

經過好幾天之後，阿君行抵駿府市街，在當地靠賣唱賺了不少錢。

「請問，此地到清水港還有幾里路？」

「如果要去清水的話，不要走這條路，不妨走久能山路。到久能山下還有兩里路，到清水港還有一里半。總共加起來也有三里多的路程。」

阿君聽了，非常的高興。因為，只要再走三里路就可以到達清水港，那兒有胞妹一般的阿松正在等着她呢！

到了清水港附近，阿君立刻被那兒迷人的景色吸引住了。

在右方，三保的松樹林延伸至海濱。左方，從薩埵嶺到甲州之間為綿延不斷的青翠山巒。前面是清水港，從檣柱的尖端起，依次為興津、蒲原，田子的浦浦。在其正面，富士山巔覆蓋着皓皓之白雪。

「啊！此地的景色好美。」

阿君站着，被一片美麗的風景迷住了。

秋日落於右方，差不多是下午四點鐘的時分。阿君在道路上行走時，後面響起了馬蹄聲，回頭一看，馬背上騎着一個人，揚着灰塵而來。

阿君嚇了一跳，立刻避於路旁。原來，馬背上除了有一個人騎着之外，另有一個旅行者模樣的人抓着馬嚼子奔跑。這個抓着馬嚼子的男人，

並沒有意思勒住馬，好像要跟馬兒跑步似的。

這實在不是好看的光景，阿君跟阿獅只好避於路旁。阿君並有意無意的看着馬背上的人。

「啊！那個人莫非……」

阿君仔細看騎在馬背上的人。

由於馬背上的人穿着黑衣服，又戴着黑色的頭巾，根本就看不到臉孔的全部，但從背影，使她想起在伊勢造船工與兵衞家會見的那個瞎眼武士，也就是像幽靈一般冷漠的人。

她仍然認為；如今通過她眼前的人，並非這個陽世的人，很可能就是冥府來的鬼魂。

就在這個時候，阿獅好像看到什麼東西似的，捲起了尾巴，看着三保的松樹林方向，豎起前脚。

「阿獅，你怎麼啦？」

這時，三保松樹林的方向又有一個旅行者，有如旋風一般的飛奔而來。

看到這個旅行者時，阿獅吠了一聲，撲了上去。

「喂！阿獅，你怎麼可以撲人？」

阿君用自己的身子擋在阿獅的前頭。旅行者趁機如燕子一般的飛奔而去。

這個人就是七兵衞。

以阿獅的蠻力來說，要甩掉阿君的手是不費吹灰之力，但牠曉得那是主人在阻止牠，所以也就不再追趕了，但依舊用白眼看着七兵衞的背影。

「你為什麼那樣的吠陌生人呢？以前，你不會這樣的啊！」

阿君想催促阿獅走路。就在這個時候……

「你們快來看啊，三保的松樹林有一場爭鬪！」

街道上有人大聲喊叫。

隨着人潮，阿君被阿獅帶着，不知不覺走到了三保的松樹林。

「阿獅太危險了！不要太靠近！」

雖然嘴裏這樣說，阿君還是跟着阿獅混入人羣看熱鬧。

八

由於阿獅不停的跑，阿君也只好跟在後面，擠進人羣。

「噯唷！」

阿君嚇了一大跳，原來在人羣中有一個人扛着槍，而這個人正是她的好友—米友。

「啊！你不就是米友嗎?米友先生！」

阿君推開人羣，向米友奔去，阿獅搶先一步，跳到米友的身傍。

「米友先生太危險了。」

原來，米友正跟一個年輕的武士在對峙着。他一心不亂的用槍比着一個架式。

由於阿君的突然出現，使米友有點分心，但他立刻又專心和那位年輕的武士對峙。

「米友先生，你要做什麼?你怎麼能跟武士較量呢！受傷了怎麼辦?快點向他賠罪！」

「阿君，妳不知道，這個傢伙雖然年紀輕輕的，但却是一個壞胚子。」

「不行啊，你不能得罪武士！」

阿君越說越起勁，她用身體遮住米友的槍尖，不覺把臉孔朝向米友敵人，使她嚇了一跳：

「啊！您是宇津木兵馬先生……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請您原諒他吧！這個人心直口快，絕對不是壞人。請您就不要跟他一般見識，原諒他吧！」

阿君在搭船時，早就認識了宇津木兵馬，因此，她就替代米友向兵馬賠罪。

宇津木兵馬聞言回頭就走，羣衆自動讓開了一條路。只留下阿君跟米友兩個人。

「米友先生，你怎麼到這個地方來?」

「我倒要問妳呢！阿君，妳爲什麼在這裏?」

「唉！說來話長。我們先找一個地方慢慢的

談吧！」

「就在此地談吧！松樹下很不錯呢！」

米友提着槍和阿君抱着三弦琴坐在松樹下。

「米友先生，自從我們分手後，你怎麼啦?」

「妳呢?」

米友把眼珠轉動着，他根本不知道從何說起才好。

「我被整得好慘呢！」

「我一直在躭心你。」

「那一夜，當我把妳送到大湊的造船工與兵衞那兒之後，我爲了找尋阿獅，獨自一人走到山田的方向。到達那兒一瞧，街市的入口已經有官差在注意我，我只好拼命逃跑，可是我很替妳躭心，所以又跑向大湊，這麼一來，在山田間工作的人也圍攏了過來，重重的把我圍住。但是我仍很巧妙的避開了他們，逃到了與兵衞先生家的後門，也就是船倉，在那兒唱歌，希望妳能夠聽見。」

「啊！我是聽見了！那不是你最得意的——十七歲的公主想出外旅行嗎?雖然我在海那邊聽到了，但我那時却無法出去。」

「沒有出去才好，一出去的話，準會被官差捉住的。那個時候官差追得很緊，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所以才跳進海裏，不過，我時常露出頭看看岸上的情勢。

當我轉過頭看海面時，我看見與兵衞用舢板把妳送上大船。我很高興的跳上大船，喊了一聲阿君，才發覺認錯了人。」

「啊！我明白了！那個人是跟我有如姊妹一般的阿松小姐。」

「是這樣啊，由於船上太暗了，她的年紀又跟妳相彷彿，在高興得昏了頭之時，竟然看成了妳。」

「阿松小姐也跟船家說過，她在船上碰到了河童。」

「不是河童，是我呢！」

「不過，船上的人現在還以爲是河童呢！」

「根本就不是河童，是我！」

「我知道。」

「由於弄錯了人，使我也嚇了一跳。船上的人以爲我心圖不軌，想用木棍打我，在不得已之下，我又跳進海裏，只是時常露出頭部，看看，妳到底在那一隻船上，一面看著，一面游向海岸。」

夕陽就快下山了，他們兩個人與沖沖的談個沒完。剛剛還在動槍的米友，這時已忘記了剛才跟兵馬對峙的不愉快，不斷的把眼球轉動着，用手比劃着，加强着語氣。

「我游到了海岸之後，躲藏於附近船倉庫的官差撲向我，由於手中沒有槍，無力抵抗，終於被捕，想起來眞是不服氣。」

「當然，這怪不了你。」

「於是，他們把我帶到衙門，叫我從實招來。其實這是天大的寃枉，我們既然沒有偸什麼東西，叫我們從實招什麼？」

「那些官差太過火了。」

「我越想越氣，所以始終不開口。後來，官差就說他有證據。他們所說的證據，也就是妳家的印盒，以及二十兩的金子。」

「想不到那個印盒跟二十兩金子帶給我們那麼多的麻煩。」

「我最感覺到憤慨的是，官差把那兩樣東西擺在我面前說：『你看到了這些東西之後，還有什麼話說？』於是，把我判死刑。」

「什麼？他們要砍你的頭？」

「所幸，大神宮的領域之內，跟一般的地區不同，具有所謂守護不入的法令，就算是判了死刑，也不能砍下罪犯的頭，或處以磔刑，總之，不能見血就是了。因爲不淨可能會招惹神明的生氣，所以改變了死刑的方式。他們所謂的死刑，乃是把死刑犯從隱崗上推落地獄谷。」

「從隱崗推下？你從那兒被推下地獄谷？」

「據說往昔都採取那種方式，但是好久不擧行了。十幾年來，我是第一個被處決呢！」

「太危險了！那你如何獲救的？」

「我沒有獲救，被推落之後，我曾經死去了一次。」

「你眞的被推下了？」

「是啊，身體牢牢的用繩子綁着，然後被推下。一度曾經死去。在那一個夜晚，與兵衞老爹來給我收屍。」

「與兵衞老爹嗎？」

「與兵衞老爹認爲，至少也得把屍體收下，草草的埋葬。這位老爹是很仁慈的。他揹着我的屍體，走到半途時，碰巧遇到在河堤上睡覺的醫生。」

「醫生在河堤上睡覺，這不是太離譜了嗎？」

「他是因爲酒醉而躺在那兒的。由於道路太暗，揹着我的與兵衞老爹踏着了他。」

「你們也太不小心了。」

「那個醫生在醒過來之後，看了我一回兒，說是病人可交給他，只要花費區區的十八文錢就行，他實在好怪。與兵衞老爹就把我交給他診斷，想不到他是大名鼎鼎的醫生呢！他使死去的我再度活過來。」

「那眞太好了！」

「而且，他又每天到與兵衞老爹那兒替我治療，所以，我才能够恢復健康。」

「他實在是太好了。」

「妳受到了感動是不是？」

米友又把眼睛滾動了一下。

「我向與兵衞老爹打聽，他說妳很平安，因爲他已囑咐船家把妳帶到安全的地方。這麼一來，我就放心多了。待身體好轉了之後，我決定到江戶走一趟。第一，醫治我的那位醫生就居住在江戶，我想去向他道謝。」

「這樣很好啊。跟你分手之後，我也搭船朝東航行，但我却暈船暈得厲害，所以……」

阿君不停的敍述着這以後的遭遇。

米友傾聽時而皺眉，時而緊握着雙拳。

「到底蒼天有眼，我們自問無愧於天地，終於又獲得自由了。」

米友拍着胸部，表示欣慰。

「就好像妳將懸樑自盡時，阿獅趕過去拯救妳一般，當我在濱松落難之時，幸好獲得一位師父的拯救。如今，我正跟他同行。」

「那是怎樣的師父?」

「這位師父沒有什麼錢，不過非常奇怪，只要跟着他走，即使不出錢，別人也非常樂意的接待他。」

「那位師父現在那裏?」

「在一位信徒家休息。」

「你一路在保護這位師父?」

「嗯!妳看，這是我的槍。」

「原來，你一路拿着槍走啊。」

「不是的，當我們一行人到府中的旅社休息時，我看了這一隻槍愛不釋手。旅社老板看到後，問我會不會耍槍?我說會。於是他就叫我耍給他瞧瞧，那時剛巧有一隻蝴蝶飛進房間裏，於是，我便把蝴蝶刺了下來。」

「什麼?你刺到了蝴蝶?」

「旅館的老板看到我刺下蝴蝶之後，非常敬佩，因此，他就把這隻槍送給我。」

「米友先生，您眞了不起，今後你可以靠着這隻槍在東海道走了。」

「不要諷刺我吧!其實，這隻槍對我非常有用，因爲我要靠它去殺惡劣武士的銳氣。」

「你爲什麼稱他爲惡劣的武士?他到底幹了什麼壞事?」

「他怎麼沒做壞事?他抓了一個剪短頭髮，看起來很高尚的太太。儘管他年紀輕輕，却想做見不得人的事，所以我忍受不住。」

「等一等，那個人怎麼會做那種事呢?一定是你弄錯了?」

「那裏……就是因爲看不慣他所做的事，所以我就挺身而出。想不到他正是在古市的鬧區，曾經打掉我竹竿的人，我爲了報往日之仇，使他知道我的厲害……」

「你是弄錯了。那個人絕對不會調戲女人。」

「我也認爲有一點怪怪的。」

「那個剪短頭髮的女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也不知道她去什麼地方?」

米友說罷，環顧四周。

「啊，太陽快下山了。我們走吧!最好一面走，一面談。」

米友望着黃昏的景色，重新拿起槍。阿君也抱起三絃琴，阿獅看到主人的擧動之後，也站了起來伸伸懶腰。

「唷?米友先生您怎麼了?您的脚是不是受傷了?」

「我的脚?妳是說這一隻，它已經跛了，哈哈……」

米友一面笑，一面撫摸着腰部附近說：

「從隱岡被推下山崖之後，身體其餘部位都復元了，但右腿骨却斷了，因此才變成了瘸子。不過，我一點也不感覺到疼痛。

以前還用拐杖支撐着，但是自從獲得了這隻槍之後，我就依賴這隻槍走路了。妳看，我不是比一般人走得還快嗎?」

米友跟阿君朝着龍華寺的方向走。

「我眞不甘心，究竟是那個傢伙使我倆蒙上盜賊的罪名?一定是另外有眞正的盜賊，他在偷了東西之後，把罪名推到我們身上。」

「當然，一定有眞正偷那個印盒的小偷，此人非常可惡。」

「我們倆都被他害到這種地步，有故鄉而回

不得，這都是此人的罪過，我實在恨他。我們必需早一點把他找出來，使我們的寃情能够雪清。」

「對，非趕快把他抓到不可。」

「阿獅一定認識那個潛入備前屋行竊的小偷。」

阿君對着阿獅說，但阿獅仍舊默默的走着。

「當然，阿獅一定知道的。」

九

在庵原村的法華寺。

「先生，您就在此地坐下吧。」

牽着龍之助所騎的馬的百藏（頑力），把龍之助帶到了這裏。

頑力把龍之助牽到巨大的圍爐旁邊坐下。爐上的吊鍋鈎子，以及巨大的大藥罐都被燻得黑黑的。龍之助跟頑力就圍着這些燻黑的東西，坐在那兒烤火。

「先生，已經很安全了，這裏不會有人來的。」

頑力頻頻的投柴入火，目的是替代燈火。

「剛才我已經吩咐過和尚了，不久之後，他們就會送晚餐來。這是一座很荒廢的寺院……我這麼一說，先生您就可以恍然大悟，這座寺院不但沒有山門，連住持僧的居室，米穀金錢出納員也沒有。這個和尚很窮，只要給他一點油香錢，他什麼都樂意做。」

龍之助戴着頭巾，長刀放在身邊，把兩隻手放置在火上取暖。他實在弄不懂頑力爲什麼把他帶到此地，更不曉得他有什麼企圖。

「請問，你是什麼人？」

「您是說我嗎？」

頑力不停的看着火光所照耀的龍之助蒼白的面孔，開口說：

「這是您頭一次向我說話，但我早已看過你。」

「你在什麼地方看過我？」

「在濱松。」

「濱松什麼地方？」

「就是那一家名叫大米屋的旅舍。」

「噢，原來是這樣……」

龍之助點了點頭。

「您現在想到了吧？」

「想到了。」

「請原諒，那時眞是太對不起了。」

「嗯…那時我想把你砍成兩段呢！」

「原諒我有眼不識泰山……」

頑力把盤坐的姿勢換了一下說：

「說實在的，到目前爲止，我不曾遇到像您這麼好的人，那晚我已自認甘拜下風了。再上前的話，我一定會被您殺死，如果後退得慢也難逃出您的劍下。」

「你逃得很漂亮。」

「我使出了渾身解數才退出了您的房間，這一次，眞是失敗又加上失敗，不但在您那兒大敗而歸，同時也敗給了一個和尚。到了這個地步，我這個頑力再也頑不下去了，心裏倍覺悽涼。」

「他不是叫什麼雲遊高僧嗎？」

「正是雲遊高僧。在下差一點吃上了您的一刀，又被和尚戲弄於指掌之間，使我這個經過長久磨練的老臉皮快掛不住了。我很固執，又想看一個究竟，所以才跟在您的背後……」

「跟在我背後，有什麼意義？」

「事到如今，我已經騎虎難下了。」

「您到底有何意圖，把我帶到此地？」

「您問我有什麼意圖，那未免太難聽了，我實在很難回答，我們的工作，並非基於做什麼會得到什麼收穫，而是在既成的事實之前，決定一個勝敗。看起來，我的確有點頑固是不是？」

頑力露出了冷嘲熱諷似的笑容，看着龍之助的側面說：

「第一，我搶先了七兵衞幾步，是不是太有

趣了呢？其次，我又把那個剪短頭髮的女人騙開了，這也不是叫人開心的一件事嗎？

一旦我把您帶來此地，七兵衞、那個欲替兄長報仇的年輕武士，以及那個嬌艷的女人，一定會尾追而來，這麼一來，又有一件令人感覺到興趣盎然的工作了。」

頑力彷彿是一個寫劇本的人，他以爲自已在指揮演員排戲呢！

「頑力！」

龍之助的聲音顯得非常的冷淡。

「您有什麼吩咐嗎？」

「惡作劇也有個限度。如果你太離譜的話，小心你的命！」

「是……是…」

頑力稍微收斂了一下說：

「我知道……」

龍之助把放在左邊的刀拿了起來，但他並不像要殺人，也不像要恫嚇人。

「噢！您不要揮刀！」

頑力伸出一隻手，做出阻止的姿勢說：

「我早就對您承認甘拜下風了。就是由於憑劍術不能勝過您，以致才用惡作劇的方式。如果我的惡作劇砸了的話，就會心甘情願被您殺。在勝敗未定之前，請您暫時忍耐一下吧！」

龍之助握住刀。

頑力顯出害怕的樣子：

「您的動作叫人心驚膽戰。請你不要再動那長刀。我很躭心它會突然的飛過來，把我的身體砍成兩段！您就大發慈悲，把長刀放下來，您握着刀，我就不敢靠近跟您說話，您說我惡作劇，你自已不也是在惡作劇嗎？」

頑力站得遠遠的，以戰戰兢兢的聲音說：

「我對您有一個特別請求，是關於那個叫阿絹的中年婦女……我頑力能够向您要那個女人嗎？」

「你說什麼？」

「說起來很慚愧，當我看到您先生被那個阿絹一路護送之時，心裏感覺到非常的不自在。對盜取金錢，我比你高明，但在武藝方面我不能望您項背。

於是我想起了一種有趣的競爭方式，那就是：我倆來使出渾身解數，看誰能够贏得阿絹的芳心。這就是我的構想，如何？願意把那個中年婦女送給我嗎？或者我倆來擧行公平的競爭？」

「你那麼喜歡阿絹嗎？」

龍之助重新把刀插入刀鞘，對頑力說：

「女人就像水一樣，你既然喜歡，就拿去吧！不過她說過要把我送到江戶，只要她無心捨棄我，我也不便拋棄她。不久之後，她就會來此地了。」

「是啊，她就快來此地了。你看，要不要派一個人到村子前面去迎接她？」

「那樣也好。對了，頑力，如果那個女人來了……」

龍之助又把刀放在膝蓋上面，但他的聲調却有了少許的改變。

「您有什麼事？」

「對你有一項要求……」

「是什麼要求呢？」

「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我拜託你把那個女人帶到江戶。」

「先生，您說什麼？您叫我把阿絹帶到江戶？那麼，您將怎麼辦？」

「我要單獨一個人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您這句話叫我嚇了一跳。您不能如此做，我也不能做這種不近人情的事。」

「不近人情？」

龍之助苦笑了起來。

「你不是說過，喜歡那個女人嗎？既然如此，就把她帶往江戶去吧！有什麼不近人情呢？」

「不過，您的視力不是還不行嗎？棄您於不顧，這種事我絕對不幹。」

原來想逃走的頑力，如今却站定在那兒，有板有眼的說。

「不是這樣，我個人還有另外一條路要走。在一種巧妙的緣分之下，我受到了那個女人的照顧，然而，我却感覺到渾身不舒服，剛才我想離開她，如今，你提起喜歡她，那最好不過了。我就乾脆把她送給你算了。」

「這樣不妥。」

頑力猛搖頭：

「這樣，就沒有趣味可言了。在沒有競爭之下還有什麼興緻呢？這樣不就等於接受別人的禮物嗎？或者是別人不要的東西嗎？把女人當做贈品，我頑力是絕對不要。」

頑力振振有詞，而龍之助則只有苦笑的份。

龍之助或許這樣想着：你這個具有小聰明的宵小之徒，想跟我搶一個女人，我實在有點不以爲然。這也罷了偏偏你又擺出了不吃腐肉的臭美作風。我只是不想跟你計較，否則你連做刀銹都不够格呢！

好吧！只要把令人頭痛的女人送給了他，我再也不必受到那個女人的拘束了。

頑力不知是否懂得龍之助的用意？他又開口說：

「所謂女人也者，只要你是一個獵艷能手的話，最好很巧妙的把她拋棄，這點比巧妙的結交她要來得重要。

如果接受他人的讓渡，揀取別人所不要的女人，那還算什麼獵艷能手呢？我頑力雖然年紀稍微年長，但也不要扮演這種角色。」

頑力的聲音稍微提高，然後，又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衝口說來：

「啊！痴話未免講得太多了，這是沒有用處的玩笑話，您就把它當成耳邊風吧！從此之後，您跟我一塊兒去陪伴那個阿絹吧！一直到目的地的江戶爲止。在一路上，我將爲您略盡棉帛之力。」

就在此時，破損的窗戶咯咯地響了起來。阿絹出現了。

「啊！妳就是阿絹小姐！」

頑力一臉歡笑的前往迎接。

「我來得太遲了。」

阿絹的頭髮及衣裳都走了樣。

「我倆一直在爲妳躭心呢！」

頑力拉着阿絹的手，叫她坐在暖爐邊。

「我差一點完蛋了！那個叫宇津木兵馬的年輕武士抓住我，欲做爲人質，幸虧有一個奇怪的男人救了我，我才能够逃到此地。」

「我有派人到村前去迎接妳呢！」

「那個人一直帶我到這裏，唉！我眞是碰到了煞星。」

阿絹坐下來，才發現這是一座很破舊的寺院。

「這不是一座寺院嗎？」

「正是寺院，今晚只有在此湊合一下了。」

「我本來不知道這是寺院。」

「就是因爲如此……」

頑力好像要說明些什麼。

「我們就在此地過夜嗎？」

「嗯……剛才我叫人到村子裏去借了寢具來。」

「我們三個人在寺院過夜？」

阿絹不以爲然的說。

「不是……我已決定在附近的民家借住一晚。」

「那麼，我要跟這位先生在寺院過夜囉？」

「只有這種辦法了。這可說是一場無妄之災，你倆也只好委曲了。到了明天早晨，我就會來接你們的……」

「寄住在這個地方，未免叫人感覺到害怕。」

「不過也只有今夜一晚罷了，您們請千萬忍耐一下，明天，我會來接你們，引導您們走上安全的路途，請千萬寬心。」

「你爲了我們吃盡了苦頭，又處處的照應，我們實在不能任性。今晚，我們只好就在此地過夜了。」

「就請這麼辦吧！」

在這個時候，龍之助已經橫躺於暖爐旁邊，開始進入睡鄉了。

阿絹凝視着龍之助的睡臉。而頑力却凝視着阿絹的側臉。

「沒有燈嗎？」

阿絹拉了一下衣襟，向後面看了看。

「一盞燈總有吧？」

頑力把一根柴火當成火把持在手裏，進入正殿。殘破的榻榻米把他的脚鈎住了，他差一點跌倒，柴火也跟着熄滅了。

「啊！太危險了！」

頑力把脚抽了出來，好不容易走到了須彌壇。幸好，燭台上面還有未燃完的蠟燭。

「眞是難得，阿彌陀佛！」

頑力把那根蠟燭點着，並把它拿回原來的地方，藉着這根蠟燭的光輝，阿絹更仔細的把寺內瀏覽了一下。

「那麼，我就去拿寢具以及一些能够禦寒的東西來。」

「謝謝你！」

頑力盯着阿絹的面孔，碰地關上門出去了。

室內只有那一根蠟燭發出寂然的光輝。

「龍之助先生……」

阿絹用手去搖正在假寐的龍之助肩膀。

「請您醒醒！我一個人太寂寞了。」

「頑力回去了嗎？」

「剛剛出去。」

龍之助坐起來，把背脊靠在牆上。

「想不到被帶到古怪的地方來了。」

「聽說，這裏是法華寺。」

「誰知道這是什麼寺院？不過，的確很少看到這種荒廢的寺院。」

「我不應該勞累妳，我太對不起妳。」

「那兒話，旅途最好有伴，才不會寂寞。」

「頑力說，明天要引導我們走另外一條安全的路，如此就不會有事了。」

「只要天亮就好了。剛才那個人說要送寢具以及能够禦寒的東西來，這種地方到底不尋常，怎能安心寬衣而睡呢？我們不妨圍着一堆火，徹夜長談吧！」

「這個主意不錯，但是不休息，對身體是有害的。妳不必管我，獨自去睡吧！」

「那裏，一兩個夜晚不睡難不倒我，我不會因此支撐不住的。」

說着，阿絹以生疏的手法，在火爐旁邊取了堆積如山的柴薪，不斷的放入火裏。

阿絹看着斜靠在牆上的龍之助。龍之助並不是一個弱者，但是自從眼傷後他一直顯得很頹喪，今夜更甚。阿絹或許是受到了他的感染，也感覺到寂寞難當，於是，她本能的想叫龍之助振作一下，裝成很健談的樣子對龍之助說：

「那個宇津木兵馬雖然很年輕，但却相當有魄力，而且也蠻能幹呢！」

「嗯！」

龍之助輕聲的回答。

「他的師父很了不起。」

「是的。」

龍之助這才顯得有點興奮。

「你認識他嗎？」

「認識。」

「是叫島田虎之助。」

「對！」

「你跟島田先生比過武嗎？」

「沒有！」

「你的武藝比不上他吧！」

「………」

「據說，您的劍術是甲源一刀流？」

「以前是的……」

「島田先生是直心陰流嗎？」

「對！是直心陰流。」

龍之助的臉上浮現了幾許苦悶之色。

「想不到，島田先生的下場是那樣的悲慘。」

「什麼？悲慘的下場？」

「難道，您還沒聽說過？」

「沒有！」

龍之助不知不覺把聲音提高了。

龍之助遇見過各階層的人，但能够留存於龍之助的記憶裏久久不忘者，唯有島田虎之助而已。並且此人竟然博得阿絹這種女人的同情，龍之助迫切的想聽她繼續說下去。

此時，破損的門又被推開了。一個男人帶來了臥具及一個包袱。她倆道謝後，又談起島田虎之助的遭遇。

「島田虎之助先生是被毒死的……」

「他是被毒死？」

「表面上稱罹病而死，但並非如此。的確是被毒殺的！」

龍之助大吃一驚。

「誰毒死他？」

「還不知道是誰……」

「阿絹！島田先生爲什麼會招致這樣的下場？請告訴我！」

阿絹把柴薪折斷，一面用火鉗撥弄爐火，一面說：

「有一次，島田先生被邀請到一位旗本（江戶時代的武士等級，俸祿在五千石至一萬石）家作客，他們先談有關武術的課題，然後，大家才開始吃晚宴。」

「那個旗本是誰？」

「我暫時不能告訴您……」

「然後呢？」

「在那一天，島田先生的興緻很高，他比平時喝酒喝得多，就在他回家途中……」

「在回家途中？」

「那位旗本的家臣，本來要叫轎子送他回去，但島田謝絕了。他自稱今宵心情特別好，想踏着月光回去。也可能是微醉而感覺到飄飄欲仙吧？身旁連一個人也不帶，單獨一個人走到下谷御徒町……

那天，我也被那位旗本邀請，教女佣人們插花，所以，有幸拜見島田先生。」

「原來如此。」

「那天的客人有五、六位，女佣人們忙碌得團團轉，所以我義務到厨房幫忙。

那時，有一個女佣人打算把菜肴搬到客廳去。主人却對她說，暫時不要把菜肴搬出去，並特別問那些菜肴是準備給島田先生吃的？我雖然聽到了這些話，但也沒有感覺到什麼異樣，因爲我並沒有想到其他方面。」

「後來呢？」

「當我走過女佣人放菜肴的房間時，並沒有看到一個女佣人的影子，倒是無意中看到了主人。那時，我並沒有特別留意，想不到那個主人看到了我時，立刻慌慌張張的離開現場，自然使我感到有些蹊蹺，但却沒有想到更進一步的事。

在客廳裏，大家仍然興趣盎然的談論着武藝的話題，不久開始上菜。

當我走過走廊，經過池塘旁邊時，發現有幾條金魚及鯉魚死了。」

「…………」

「當時也沒有在意。由於剛剛有女佣人走過那兒，我就順便對她們說有魚死了。女佣人們聚集在一塊，大談金魚的事。

有一個女佣人說，這些金魚一定是饞貓抓死的，也有人認爲是被飛鳥啄死的，也有人說，可能是哈巴狗造的孽，牠跳入池塘裏興風作浪，以致把金魚弄死了。

其中有一個女佣人說，金魚是吃了毒藥才死的。她這麼一說，所有的女佣人都哄然大笑起來

。她們都笑罵那個女佣人太天眞，並問她，這個邸宅裏什麼地方有毒藥？妳說話應該有分寸呀！那個女佣人就紅着臉不知該如何下台才好。事後，我仔細的推敲，不覺不寒而慄。」

「………」

「女佣人們正在爭論不休之際，池塘裏有一條鯉魚，至少有兩公尺長，突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從水底躍到水面，大家嚇了一跳。」

「………」

「本來，鯉魚從池底躍出水面，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這條鯉魚的跳法跟平常的鯉魚跳法不同。牠一跳到水面之後，再潛入水中，好像非常的難過，不斷的在那兒掙扎着。看了這種情形，誰都會感覺到心驚。

因爲，鯉魚畢竟跟其他的魚不同，即使把牠抓到切菜板上，牠也不會立刻死去，假如以人類作比喻，牠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如今，牠難受得死命掙扎，看起來就更叫人難受了……」

那些在屋樑上爬來爬去的老鼠，看起來頗爲溫和，就在這個時候，寒雨已經把古寺的屋頂沾溼了。

古寺的屋簷不斷掉下雨珠，發出了瓔珞一般的聲音。外面的世界是寒雨綿綿。在寺內，由於柴薪很乾燥，那些在火爐中燃燒的火焰，看起來就像珊瑚一般了。阿絹繼續說：

「我想，如果眞是被鳥啄的話，或者是狗惡作劇的話，絕對不致於這樣，一定是有人下毒，不久全部的金魚紛紛浮到水面死了，接着，那條兩尺長的大鯉魚也在經過了一陣掙扎之後也不動了。

女佣人們面色蒼白的互相望着，我從眼前鯉魚的死狀，一直想到這家主人單獨在那些菜肴上，不知作了什麼手脚。我認爲其中一定有陰謀。不久太陽下山了。」

「………」

「我告辭出來，正巧島田先生脚步不穩走在

我的前頭。那時，月亮出來了。

我心裏在想，既然島田先生走在我的前面，就算是摸黑的夜路也沒有什麼可怕。而且，我們又同路，所以，我就跟隨在他的後頭。

正當這個時候，有個武士從我的背後走了上來，對於那個人，我好像有一點面善。他出現的地方，正是靠近聖堂森林的深溝。在平常的日子裏，這裏就顯得非常的荒涼，近來，甚至屢傳搶刼以及試刀砍人的慘事，所以，一交酉時就不會有人跡。

而島田先生却一個人在前蹣跚地走着，口中哼着一首歌，唱道：

『我自幼生長於名噪一時的弓馬之家，使得我不能遁世過隱士的生活。』他用不高不低的聲音唱着，聲調却也顯得清澈。島田先生既然走在我前面，那就不必耽心夜路的漫長了，於是，我想一個人回到寂寞的湯島。」

「妳說從背後來的武士，到底是誰？」

「我沒看清是誰，因爲他的頭巾一直蓋到眼睛，不過，他在腋下夾着槍，跟我擦身而過，我却記得非常的清晰。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可以看出他是大島流的槍法，而且是旗本的家臣。看到這個人提着槍，緊跟着島田先生的背後，不禁使我想起剛才魚死的那一幕，便感到極大的不安起來。」

「島田先生根本不知道有人跟在後面，又在哼『節』（一種哀調的民謠）：『浪跡白河之波，不知何時返故鄉……』此時，島田先生向右傾斜，並開始呻吟，朝地上吐了什麼東西似的……。

事後，我才知道那是一灘鮮血。當時，島田先生已大量的吐血，但我却渾然不知。只覺得他的脚步很怪，好像步步踏空，蹣跚而行，可能是在旗本家喝醉了？

當我正這麼想的時候，剛才那個武士，便擧着槍向島田先生刺去，我以爲他已經被殺了，就算他是武術界的名人，被刺了一槍之後，也難活

下去的，我嚇得全身顫抖，眼睛閉了起來！」

「………」

「我當時想到，可能是毒藥發作了。雖然島田先生長得很健壯，但是毒性在他的五臟六腑起了作用以後，他也奈何不得的。啊！島田先生太可憐了，竟然在這種黑暗的地方遭受到殺戮……我又同情又害怕。」

「………」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敢睜開眼睛，原來島田先生並沒有被刺死。而那個武士依舊擧槍，繼續進攻。

我感到太遺憾了，如果我是男人的話，或者會武功的話，我一定上前幫島田先生。事實上，我除了剪花枝的剪刀之外，根本就沒有拿過武器。

「………」

「我在發抖之際，大島流派的槍又刺向島田先生，但這次又被他巧妙的閃過。照理說，脚步踉蹌不穩的島田先生是很容易被刺殺的。當那個武士展開攻擊之時，島田先生就趁勢抓住槍柄，使那個武士不能動彈了。

我以爲島田先生會立刻奪下槍，刺死武士，或者拔出腰間大刀，把他砍斃。想不到他並沒有那樣做，只是握住槍柄，始終沒有拔出腰間的刀。他轉過臉向後望着。

記不得那個時候月亮在那一邊，不過，我至今仍淸晰的記得島田先生那時的臉孔。他的兩眼、鼻孔、嘴巴有如水流一般，湧出了鮮血……」

阿絹回憶當時的光景，仍有餘悸。

「島田先生雖然滿面是血，仍然站得筆直，倒是出槍企圖謀害他的那個武士，却滾入濠溝裏，沿着河堤逃跑回去了。

那時，槍隻仍然被島田先生抓着。本來我該急奔過去，問他有沒有受傷？並且照應他才對。然而，那時我被嚇呆了。

島田先生竟以槍爲拐杖，搖搖晃晃在河堤上

走，一面叫着：『轎子！轎子！』」

「……」

「他把槍丟掉了。告訴轎夫送他到御徒町。看到了轎子被抬走之後，我才驚醒過來繼續走路。

次日淸晨，我就聽到島田先生因急病而逝世的消息。我曾經問別人島田先生逝世前的情況。據說，坐轎子回到家之後，他就端坐在榻榻米上，焚起香，以座禪的姿勢去世了。」

白根山

一

昨夜，當龍之助從阿絹口中聽到島田虎之助的不幸時，不覺脫口道：

「啊！太可惜了！」

阿絹講完後擁被熟睡。但是機龍之助却一直斜依在牆上，寂寞的渡過了五更。

清晨，龍之助又坐着轎子離開了。他從庵原出發，向左廻轉，走上山路。轎子旁有頑力守着。阿絹乘坐的轎子尾隨而來。

山間的秋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山谷仍舊有一些紅葉。

右方是富士山，山巔有白雲覆蓋。自從昨夜下了一陣雨之後，天氣已經轉爲晴朗了。

阿絹從轎子裏欣賞著景色。

龍之助則交叉着兩臂，把頭低垂着。

「百藏先生……」

阿絹習慣於叫頑力爲百藏先生。

「有什麼事？」

「到德間嶺還有多遠？」

「快到了。我們現在正在上坡，再等一回兒，就可以到達嶺上了。」

「我感到好像在後退似的。」

「到山巔之前，必需繞一些彎子，所以看起來，好像受到了富士山壓迫似的。不過，只要抵達山巔，就好像要鑽進富士山的根部，一路下坡，可以一直走到富士川，眞令人感覺到舒服。」

頑力一面說，一面離開龍之助所乘座的轎子，走近阿絹的轎子。

「天氣放晴了，路當然也好走了。」

「不錯，天氣是轉爲晴朗了，但是想不到你把我們帶到這種怪地方。」

「妳在開玩笑吧？這是因爲妳們的好奇心特

別重，才願來到這樣的深山。」

「那還不是你一直在慫恿？說什麼山道的風景頗佳，不妨順便到身延參拜一下，所以，我們才來……」

「妳說什麼慫恿不慫恿。事先，龍之助先生不是一直對妳說，山道非常險峻，勸告妳沿着本道回江戶嗎？妳說喜歡走山道，觀賞景色，並很想到身延山參拜，所以才來此地。現在妳還好意思怪人？」

「我沒有這個意思，其實，我也非常害怕走這條路。像被七兵衞那種叫人害怕的男人跟踪，或者被那個看到了人就當成仇敵看待的年輕人碰上，都是不愉快的事，所以我才要繞道而行啊。」

「其實，不管妳走那一條路，都有令人害怕的事。在妳通過這條路走到身延之前，一定會碰到不愉快的事！」

「你可不要嚇唬我，到底有什麼可害怕的？」

「嘿！嘿！雖然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東西，但是山猴總是有的，而且，說不定還有熊呢！」

「眞叫人害怕。」

「不必害怕，有龍之助先生，妳就可以放心了。」

龍之助坐在前面的轎子裏，把頑力跟阿絹的話聽得一清二楚。頑力故然不怕生，阿絹也够大方。他倆好像老友似的暢談。

阿絹這個女人，無論對誰都會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她忍受不住被旗本金屋藏嬌似的眷養，喜歡到處拋頭露面的跑，如今，她也跟這個才認識不久的男人一搭一唱，就是對方揶揄了她，她也不在乎。

頑力昨夜曾經要求龍之助把阿絹讓給他。阿絹並不知道這件事。因此，毫不顧忌的跟頑力聊天。就算他們是在開開玩笑吧！這種打情罵俏式的談話，聽在龍之助的耳裏，總不是味道。

「山頂到了。」

「請轎夫哥休息一下吧！」

兩頂轎子在德間嶺上停了下來。頑力從腰間取出葫蘆對轎子裏面的龍之助說：

「龍之助先生，您喝一杯吧！」

再對轎夫說：

「年輕小伙子，你們也喝一杯解解渴吧！」

「謝謝您！」

這些轎夫跟海道的轎夫不同，都是本地樸實的農民。

「阿絹，妳也喝一杯吧！」

「出了轎子再喝。」

阿絹看到頑力取出小杯子的手時，不覺叫道：

「百藏先生，你的手是怎麼搞的？」

「那是……」

頑力很不自然地把手縮回去；

「只是，惡作劇罷了。」

頑力說罷，看看站在左右的轎夫有什麼反應。樸實的轎夫却面面相覷：

「啊！他一定是甲州無宿的受過黥刑的人，如果把這種人從山嶺送到甲州境內的話，我們就死定了！」

轎夫們如此說着，就起鬨了。

「哇！他拔刀了！」

起鬨的轎夫們嚇了一大跳，紛紛逃命。原來，龍之助已經走出轎子，並拔出刀。

「龍之助先生，您要幹什麼？」

龍之助一語不發，他不準備去追趕逃跑的轎夫，却只是向頑力逼近。

不僅頑力嚇了一跳，連阿絹也差不多魂不附體了。龍之助一步又一步的逼近頑力，他的腳步搖搖晃晃，一點也不穩定。

頑力閃過龍之助的刀，躲進檜樹蔭。龍之助尾隨其後，也進入檜樹蔭。

「喂！您別開玩笑！您要做什麼？」

龍之助聽頑力的話聲而判斷他的位置。

「原來，你看得見！你要殺我！」

頑力眼看着龍之助一臉殺氣地揮刀，眞是心驚膽顫。

龍之助寧靜而有韻律地逼近的脚步，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盲人。他輕閉的一雙眼，好像盯着頑力的面孔，現出怒氣沖沖，頑力連聲叫着：

「啊！糟了！」

頑力再也不敢躲在檜蔭裏，身輕如燕地跳躍了起來，躍到約一丈來高的國界路標的後面。路標上刻着：

「此往甲斐國巨摩羣郡
此往駿河國庵原郡」

龍之助又走向頑力躲避的地方，而且，又是那麼有威勢的一步步逼近。

「喲！少開玩笑，先生，您根本就看得見嘛！」

由於頑力以爲龍之助看得見，所以，他也不知道應該從路標的蔭影處逃到那兒才好。如果是逃到甲斐巨摩羣那一邊的話，右手將會被砍掉，假若逃到駿河國庵原郡的方向則左邊的身子將保不住。如果保持原位不動的話，連同路標將有如梨子一般被砍成兩半。如果露出後面的話，背部將遭殃。在進退兩難之下，頑力只有從路標的蔭暗處看着龍之助的擧止。

龍之助終於走到頑力的前面，頑力叫道：

「阿絹！他發瘋了！我什麼也沒有做錯，他竟然想殺我。」

就在這個時候，有如劃水一般，龍之助把刀往下一揮，向左飛跳過去的頑力右手，從手彎被砍斷了，鮮血有如紅葉一般，灑滿了路標。

「我的媽唷！痛死了！」

頑力用左手的衣袖按着切口，猛然地向橫面一跳。

「所謂的瘋子握着刀刃，不就是指他嗎？他的刀法很厲害，一靠近就會發生危險。阿絹啊，妳快逃命吧！再遲疑不決的話，妳的一條命可能

就保不住了！」

如果是尋常不怎麼要緊的事，頑力充其量也只會搖搖頭而已，然而，如今他既然已失去了一隻手臂，再不逃走的話，可能連性命也難保了，於是他又對阿絹叫著：

「妳快逃命吧！」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阿絹莫名其妙，更不知如何是好？

「妳還猶豫什麼？快點逃到我這邊來啊！」

頑力飛躍地跳下山道。阿絹也跑來。

至於那些轎夫，只看了白刄的光芒之後，就有如一陣疾風似的逃開了。轎夫逃到駿河國，頑力及阿絹則逃命到甲斐的領域之內。雙方都落荒而逃，只經過了數分鐘，龍之助又孤零零的一個留在那兒。

龍之助在砍了頑力之後，用手扶在路標柱上休息。

接着，他把手裏的刀丟下，有如將要崩潰一般，倒在路標下，躺在落葉上。

可能是昨夜的雨雲還沒有下完吧？那一片殘留在富士山頭的雨雲又捲土重來了，並擴大了它的範圍。白根山脈的方向，有如相互呼應一般，也飛來了不少的雨雲。當天氣開始變黑之後，富士的山風就刮了起來，使樹梢的枯葉紛紛被吹落了。

龍之助躺在路標下昏昏入睡時，雨的答的答地下了。

由於這是一個多雨的季節，只要雲層飄到，就會下雨。

雖然他躺在雜木蔭暗處，多多少少能夠避開雨點的襲擊，然而，那些從葉梢滴下來的雨珠，却不斷的滴落到龍之助的臉上，經過了幾分鐘，龍之助也就悠悠的醒過來了。

「好像是在下雨呢！」

龍之助還沒有完全的醒過來，那種從昏倒剛醒過來的瞬間，使人的心緒上有如喝了甘泉一般

，感到非常的甜美。

雨滴有節奏地滴在臉上，更使剛夢回的心境感到飄飄盪盪，龍之助又將昏沉地入睡的當兒：……。

「啊！想喝水。」

龍之助又再度清醒過來。

好不容易感覺到身心暢快，想再度進入睡鄉時，却覺得口渴：

「水啊，水……水……」

龍之助有如囈語地不斷的重復着說，但却沒有一個人取水給他喝。對於這個想喝水的龍之助，只有雨滴很識趣，一點又一點的滴在他的臉上。龍之助恍惚看見清泉就在眼前。

「眞是太好了！」

他正要用雙手去捧水喝時，一瞬間，淸泉就如輕煙一般的消失了。

龍之助在草地上依舊囈語着想喝水。但是附近沒有人路過。失去右手的頑力及受驚的阿絹，早就不知去向了。

「好像仍然在下雨……」

太陽快下山了，龍之助依舊未醒的樣子。他感到自己好像躺在山峯上。嗯……我砍了頑力一刀，抬轎子的人嚇跑了。聽他們說，這裏是甲斐與駿河的分界地。到此處之前，他們曾經停留在古寺，然後……在古寺之前呢？……唉！不管這些了……目前，只想喝水。

「水啊！水！水啊……」

咽喉雖乾，但依舊想睡，如果咽喉不那麼乾的話，一定能夠舒服的睡一覺。

這裏是宵小之徒潛入甲州的秘道，不是平常人走的路。這件事對昏睡中的龍之助來說，並不重要，一旦醒了，他一定也弄不清方向。

二

在甲斐的白根山脈與富士川之間的山區一帶，居住着一羣世稱「山娘」的女人。

在工作餘暇，「山娘」會到其他的國度行商。

「山娘」一律穿條紋的衣裳，碎白點花紋的圍裙，深藍色的綁腿，並戴着草笠，僅在圍裙的鈕扣及衣襟等處，依各人的愛好而作不同的裝飾。

在各國行商的「山娘」以妙齡爲多，偶然也有年長者，但都潔身自好，她們也以此自豪。

原因是她們對淫亂有嚴厲的懲罰。

其次，她們被編成隊伍，每隊之間有密切的連繫，萬一其中有人遇到色狼，立刻就有成羣的同伴來救她，就算是再厲害的色狼也不敢勾引她們。

所以「山娘」能够自由自在的進入陌生的國度，根本就不知道害怕爲何物。

俗語說，婦道人家守不住秘密，這話用在「山娘」身上不適合。她們不但不會洩露同伴之間的秘密，就是主顧的秘密也絕對不會洩露。

大鹽平八郎的餘黨中有不少流落到甲州。其中幾個人就是被「山娘」所藏起來，並且給予保護。

在這一天的黃昏，十多個「山娘」從駿河路來到德嶺。當時下雨，她們便用雨衣覆蓋着背上的貨物，以免淋濕。

「啊！我們已經到了山頂上了。」

「走到了福士，就在那裏過夜吧！」

「山娘」的首領走到先前龍之助、阿絹一行人下轎子的地方，以很驚異的口脗說：

「咦？此地有兩頂沒人要的轎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遇到强盜！」

大家圍攏到轎子的周圍。

「爲了去參拜身延神，時常有人從此地經過，因此，他們難免會掉下……煙草包，或者轎子裏面塞着棉被，以及包裹之類……」

說着，她們就用異樣的眼光到處查看。

「喲！眞怕人！落葉之間有發光的物體！」

最早發現者爲隊伍中最年輕的一位「山娘」。

「我的天哪！那兒有血跡！」

「有血?!」

「噢！是一隻手臂，這不是人的手臂是什麼?」

「喲！有人被殺！」

「什麼?有人被殺?!」

十幾個人緊緊的聚集在一起。據說，刺蝟在遇到了危險時，絕對不會向敵人展開抵抗，反而會把自己的身體緊縮起來。

「山娘」一旦有了危難的預兆時，也和刺蝟一樣。一直等到首領下令爲止。

「大家聽着！」

山　站立在中央的首領大約卅來歲，她的血色很

根　好，看起來很有果斷力。

白　「那些到身延參拜的人們，很可能是在此地遭到搶刼。這麼看來，再向前走是非常危險的。妳們大家想到甲州呢？還是想回到駿河？」

「請大姐決定。」

「無論是要到駿河，或甲州有人家之處，差不多是相同的距離，因此，我想大家就到甲州去吧！」

「好！」

「我先走，阿浪，妳跟在我後面。把那些最年輕的人夾在中間！」

「好！」

「我來起一個音，大家一同唱歌！」

「到了有人家的地方，必需很快的通知官差，請他們來調查這件兇殺案。大家快一點排好隊！」

「啊！這裡有一把長刀！」

首領阿德在落葉中揀起龍之助丟棄的刀。

「那一隻被砍下來的手臂……」

那一隻手臂的血液，不斷的被雨水沖走，叫

人害怕，阿德不敢再看下去。

「這個人很像是武士。」

她戰戰兢兢的走到龍之助的身旁。

「水呀！我……我……要喝水……」

「噯喲！」

「山娘」不約往後跳。

「他還活着哪！」

「他在說什麼？」

阿德跟阿浪，再度走到龍之助的身旁：

「請問……」

「嗯……」

「請問……」

她拍了一下龍之助的肩膀。

「他還活着，他不是被砍下手臂的人。我們給他藥喝吧！順便救活他。」

「山娘」隨身帶有藥品。

「唉！有沒有水呢？」

「我們去找找看。」

一個年輕的山娘想去找水。

「不行！妳絕對不能一個人離開這裏。妳們大家可不許笑，我要用嘴巴去餵這個人吃藥。」

阿德把藥放入自己的嘴裏咀嚼着。然後，她抱起龍之助，把嘴裏的藥餵給他吃。

「山娘」從來就不跟男人談情說愛，然而，逢到必需救人時，她們往往會採取很大膽的行爲。

縱然此人不是龍之助，而是倒臥在路旁有病的乞丐，爲了要救人起見，「山娘」也會這樣做的。

當然啦，這一行「山娘」對首領的舉動並不感覺到奇怪，也不會有人笑她。

「呵！呵！」

龍之助喘了一口氣。

「啊！他喘過氣來了！」

「眞好。」

「他眞的喘過氣來了嗎？」

「已經沒事了。」

龍之助站起來，試着想站立於路標之旁，但是腳步蹣跚不穩。

「那太危險了！」

「山娘」阻止了龍之助。

「這把刀是你的嗎？」

「是……啊……謝謝妳們。」

「我們把它擦拭乾淨吧！」

「山娘」用毛巾把刀子擦過之後，交給龍之助。

「那裏有一隻被砍下的手臂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

龍之助把刀挿入刀鞘之後，才說：

「因爲有惡棍闖了進來，所以，我砍斷了他的手。」

「那個惡棍跑到那兒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砍了他一刀，他就沒命地跑了。接着，我感到很睏，所以就這樣躺下來。至於這以後發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眞是太惡劣了。妳們把那一隻手拿到此地來吧！對了！妳們不妨來看看這位武士大爺，也許有人認識他也說不定。」

「說的是。」

阿浪把頑力的那隻手拽過來。

「請您看看這個惡棍的手臂。可能你會有印象。」

「可惜，我的眼睛看不見東西……」

「您的眼睛有病？啊！對不起，眞失禮。」

「妳們瞧瞧，這一隻手臂是……」

取來頑力手臂的阿浪好像察覺到什麼似的，終於叫了起來。

「那隻手臂怎麼啦！」

「看！這隻手臂刺有花紋，叫做甲州花紋，

凡是在甲州犯罪的人，出獄時都會刺上這種花紋。」

「花紋到底刺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從腕首一直刺到上面五寸之處，一共有兩條。」

「他的確是歹徒，因此被砍下手臂之後，也只好立刻逃之夭夭。」

「對了！您這位先生雙目失明，又沒有人陪伴，怎能夠一個人來到此地呢？」

「本來是有陪伴的，但是經過那一場騷亂之後，她也逃掉了。」

「這裏是沒有住家的山路，你爲什麼來呢？」

「經過此地，可以到身延。他們說，要帶我去身延參拜，並帶我去甲州街道，因此才經過此地。」

「原來是這樣，在這種地方，又碰上下雨，實在太不方便了……大家來吧！我們必需幫助這位先生。」

「那兒有兩頂被遺棄的轎子。如果您願意坐那頂轎子的話，我們可以輪流的抬您走，抬到有人家的地方……」

三

從岩淵沿着富士川向前走，是東海道進入甲州的一條順路。進入甲州，富士川的兩岸各有一個關卡。右面爲十島，左面爲萬澤，大多數的人都走萬澤這個關卡。

宇津木兵馬也經過萬澤那個關卡。因爲兵馬持有通行證明，所以通行無阻，而七兵衞伴稱是兵馬的侍從，故此也通行無阻。

「那個傢伙是甲州人。」

兵馬悄悄的對七兵衞說。

「你怎麼知道？」

「因爲他的話帶著甲州腔，而且，他的手臂上刺有花紋，那就是所謂的甲州刺紋。」

「甲州刺紋是那一類刺紋？」

「自手腕到手臂之間有兩條刺紋，是從甲府牢獄釋放時被刺上的，因爲有了刺紋，所以便不容易再回甲府了。」

「那裏，那個傢伙是天不怕地不怕，定是通過此處潛入甲州的。那個傢伙又帶着瞎眼的人，又有一個柔弱的女人絆着他，我倒要看看，他如何的走路。

當他們越過河川向西行，抵達增野，切久保，福士的期間，可能會碰到歹徒。如果他們能够平安抵達身延的話，我七兵衞算是賭輸了。」

「不過，他們可能不會從近道進入身延，而混進信濃路吧！」

「那不可能！你看！那兒的白根山有連綿的山巒，連鳥獸都通不過，就好像水朝低處流一般，一旦走出那條路的人，無論如何非走到這個富士川岸是不行的。」

「他們會不會先到富士川岸，再乘船，航向相反的方向，回東海道呢？」

「這更不可能了……因爲這條河從鰍澤到岩淵之間有十八里的航程，順流而下的話需要半天，如果是欲從下游逆航到上游的話，那就非有四天的時間不可了。」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水路也有所謂的關卡，而且，又必需時常換船，眞是又費時費事。我猜他們大概不會這樣做的。」

「他們必需在那兒換船？」

「可能在這裏的萬澤跟十島之間。你不妨仔細的看一下。那個刺紋者，女人，以及龍之助將會不知所措。當然啦，你可以放心，沒有歹徒敢去襲擊船隻。」

「七兵衞先生，照您那麼說，那三個人果然在一塊的話他們是分散着走？還是緊靠在一起？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判斷。」

「他們三個人就像三叉似的，如今是一點也分不開的。非到其中有一個人病危之時是無法離

開的。如果步伐有了差錯的話，三個人很可能會一起倒下。我們且不去管他，不妨來看一場好戲。」

兵馬跟七兵衞一面說一面沿着富士川岸的險路，走過西行越，增野，切久保，終於來抵達福士川，這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

「由於昨天下了一場雨，水量增多。不過，像這種的情況也看多了。他們是不致於禁止人渡河的。」

兵馬一面走過浸水的木板橋，一面說：

「這很可能是富士川的支流。」

「這條河是發源於駿河境，再流入富士川的。雖然不是一條很大的河流，但下了大雨之後，仍然有點麻煩。」

七兵衞如此說着，已經走到了木板橋的中央停住看着上游。

「宇津木先生，請您稍等一下！」

七兵衞把走在前面的兵馬叫住，他自己仍然在看着河川的上游。

「怎麼啦？」

「咦！那兒好像有東西夾在兩個石頭的中間」

「噢！是白色的。」

由於天色已晚，又有一段距離，所以很難確定是什麼東西。

「好像是人的手腕。你看像不像？」

「是啊，我看很像。」

「我們去仔細看看。」

七兵衞跳下木板橋，跳躍於岩石之間，走近去看。

「宇津木先生，就在這邊是不是？」

「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了。」

「那麼，我就用這根木棒去移動它，請您在那邊把它接住。」

那個夾在岩石之間的東西，被七兵衞用木棒移動之後，便順水流到兵馬的脚邊來。

「唷！眞的是一隻手臂！」

七兵衞用木棒把手臂撈到沙洲上，仔細的看過之後，意味深長的笑着說：

「我早就預料到了。」

兵馬不懂七兵衞話裏的含義。

「這話怎講？」

「請您看看，這隻手臂上有兩條刺紋，就是我剛才說的甲州刺紋。」

「果然不錯。」

「請您再看這隻手臂的切口，大概不難猜出砍的人是誰了！」

「嗯……」

兵馬仔細的看切口。

「砍得很俐落！」

「唷！如今砍人及被砍的人，，不知是否還在人世？這是我們急於想知道的問題。這件事一定是在這條河的上游發生的，我們必需調查清楚。」

「對！」

「今夜我們就在這裏（福士）住下，順便請教當地的人，附近的地理狀況。知道了地理狀況之後，我們就可以到河川的上游去看看，我們可能會有意外的發現。

因爲沿着這條河，再也沒有通到駿河的另外一條道路了。我們循此路調查自然容易多了。」

七兵衞又抬頭看了看河川的上游，兵馬則目不轉睛的看着那隻手臂。

「這隻手腕流到此地，必定已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砍人的及被砍者，可能都已不在現場了。」

「如果不是他的眼睛有毛病，他是不會光砍下對方的手臂就罷休的。同時，那個傢伙也不是被砍了一隻手就會死去的弱者。

不過，那個叫阿絹的女人到底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隻手臂這樣放着也怪可憐的，不如，暫時把它埋於河沙裏面吧！

想想，那個傢伙喪失了一隻手臂，但仍保全了一條命。但這隻手對那個傢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了它，他就等於沒有謀生的『技能』了。」

七兵衞用木棒的尖端，在河沙上挖了一個洞，然後，用他的脚把手臂踢進去，再用沙蓋起來，口裏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四

七兵衞跟兵馬住進福士的旅舍。

七兵衞在燈座下，搓着麻繩。

「宇津木先生，在不熟悉的山道走，麻繩是寶貝。只要身邊帶着它，到了萬一之時，它就會保全你的性命。」

兵馬正在寫旅行日記。

「噯！你搓得好極了。」

「是還不錯，我從孩提時代起就學會了搓麻繩。在那個無憂無慮的時代裏，我就是用這種方法製造風箏。」

沒多久，七兵衞就搓成了好長好長的一段麻繩。

「要長途旅行的人，不能不帶此種麻繩跟打火的用具。雖然不抽煙，但也不能忘記帶上打火用具。」

「我不會忘記的。」

「像我們會抽煙的人，就是叫我們忘懷打火用具，我們也忘記不了的。唉！一提起這個問題，我又想抽煙了。」

說着，七兵衞放下手中的麻繩，取了煙草袋子，看了一下正在寫日記的兵馬。

「你很認眞啊。」

「不管多忙，日記總是要寫的，而且，必需在當天寫完，不這樣的話，就會立刻懶散起來。」

「眞是令人敬佩。如果我在年輕時多用一點功讀書的話，今天可能也成了有用的人。可惜太窮，如今，唯有老大徒悲傷了。人在年輕時期，應該努力充實自己。」

七兵衞在追懷往事。

「啊！眞棒！你畫好了一幅漂亮的地圖。嗯……這是進入甲州的地圖，你畫得非常的詳細。我雖然已到過甲州好幾次，但還沒有看過甲州的地圖。的確，您的學問勝我太多了。」

七兵衞看着兵馬畫好的地圖說：

「嗯……這裏是西川內領，那兒是萬澤。這兒就是東川內領的十島。哇！畫得清楚極了，溯富士川而上就是福士，過去那兒是身延、鰍澤，甚至從信州境內到郡內，萩原入，以及秩父之地也畫出來了。身臨其境，我們就會知道那是很廣潤的地方。不過，如此看來，甲州眞的都是山巒了」

「這只是一幅略圖而已，還有很多的山河以及村落，都沒有畫進去呢！」

「的確如此，到了信州佐久的地方，還有另外一條道路，桐州口也有另外一條捷徑。不過，如果不是當地的帶路者根本就無從知道呢！對了！從福士上逆富士川，經過德間，到駿河國庵原郡有一條路，如今，你也分明的寫上了。明天，我們就順着那條路走。」

「七兵衞先生！」

兵馬停止了書寫：

「在這一段漫長的旅程中，受到了您種種的照顧，實在非常過意不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感謝您才好。我最耽心的是：會不會妨礙到您的工作？雖然我很喜歡有您的幫忙，不過，這種事會不會妨礙到你的農事，或者其他的事？我實在很耽心！」

「關於這一點，你不必掛心。在這方面，我是從來不躭心的。」

兵馬根本就不知道七兵衞的底細。他以為：七兵衞是爲了愛護自已義女阿松，才樂意的爲他効力的。

兵馬跟七兵衞旅行期間，後者時時突然地失踪。然後，他又會突然的從某一個地方出現。

「我的家宅以及田園都委託給別人看管了，目前，我打算繞過伊勢到上方那個地方遊歷一番。既然我們是同一個方向，我就不妨來陪伴你，助你一臂之力吧！」

七兵衞如此說，從上方那個地方起，就一直跟隨着兵馬了。

老實說，兵馬也非常喜歡七兵衞，因爲，七兵衞不僅反應靈敏，走起路來也非常快，而且，處理事情也非常老到。

「宇津木先生，與其說我在助你一臂之力，不如說，我喜歡走着到處旅行來得恰當一些，因此，您大可不必管我的去處。同時，我要去尋找那個殺害阿松爺爺的混賬，對阿松有一個交待。這麼一來，我們雙方都有各自的目的，而且又是相同的目的，所以我會一直陪伴你到達成願望爲止。」

「我很感謝你這份心意，待我完成了心願之後，再好好的謝您。」

「那倒不必，因爲到了那個時候，我不知又旅行到何處去了，因此，我不希望您遂了心願之後，特地來謝我。而且，我對您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請你千萬不要講出我的名字。」

「………」

「這是很古怪的要求，在你將完成心願之前，與已完成心願之後，七兵衞本人並沒有什麼變異，但是七兵衞的名字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千萬拜託您，不要再說七兵衞。」

「哈哈！越說越離奇了。」

兵馬並沒有領會到其中的奧妙，只是一味在發笑。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請您不要說出七兵衞這個名字，否則，很可能會受到懲罰！」

「受到懲罰？」

「是啊。如您所知，我是韋陀（含有善跑的

意思）的化身，如果不堅守諾言的話，很可能會受罰。」

當晚他們就在附近投宿，到了翌日天還沒亮，他倆就踏上了福士川的河岸。

河岸變高了，河川却逐漸的變窄。

而且，河川越窄就越深。眼前的一座山峯山勢險峻，好像遮斷了去路似的。七兵衞站在平坦的岩石上看着谷底，然後，對兵馬說：

「河水，從左右兩面繞過這座山，在此合流，德間可能就在那座山的後頭。如果能够從此地跳到那兒，那多好！」

從山麓到谷底，七兵衞看着對岸一段時間，接着，又開口說：

「奇怪，這個谷底好像有什麼東西似的。」

七兵衞從隱蔽的樹叢中看着谷底。谷底傳來響着沙沙的聲音。

「宇津木先生，谷底一定有什麼東西。可能是熊，野猪，鹿，或者是人。我去看看。」

七兵衞揀起一塊石頭，向谷底拋去。

「好危險！誰在投石頭？」

谷底傳來孩子的聲音。

七兵衞叫道：

「什麼人在下面啊。」

「在做什麼呢？」

「你管我做什麼？我倒要問你在幹什麼呢！」

「我是路過的人，因爲聽到下面有聲音，所以拋石頭看看，下面只有你一個人嗎？」

「是呀！喂！不要再拋石頭啊。」

「好！不過，請您告訴我如何下去。」

「等一下，我立刻上去！」

「你不上來也行，我下去吧！」

「很難下，不小心的話，會摔跤。」

「宇津木先生請放心，我要去看這個小孩在谷底幹什麼？」

七兵衞攀着樹根及石塊爬下谷底。

「喂！小孩！你在那兒？」

「在這裏！」

七兵衞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戴着竹笠，肩上吊着一個袋子，身上穿着剛剛過腰的短衣服。

這小孩正在涉水。

「你在捕山魚？」

「不是，我在捕捉更大的東西。」

「比山魚更大的東西？那一定是鰻魚，或者是鱒魚囉？」

「也不是，還要更大的東西。」

「比鰻魚或鱒魚更大的東西？這裏有那樣的魚嗎？」

「就是有，我才會來捕捉呀！」

「喂……比鰻魚及鱒魚更大……會不會是鮪魚或鯨魚呢？」

「就是因爲有比鮪魚及鯨魚更大的東西，我才來此地。」

這種叫人摸不着頭腦的說法，使七兵衞啞然無言。

隔了一回兒，七兵衞問：

「比鮪魚或鯨魚更大的東西，你可以用那個碗把它撈起來，再放進袋子裏？」

「當然！」

少年坦然的說着，一點也沒有恐懼之色。

少年拿着一個湯碗，不斷的在水中扒來扒去，並沒有鮪魚也沒有鯨魚，只有沙。

「叔叔，您明白了吧？」

「到底是什麽東西？」

「看看這種閃亮的東西。」

「咦？那是……」

「只要把湯碗向左右擺動，河沙就會瀉了出來。沙一瀉完，裏面就剩下閃閃發亮的東西。叔叔，您看這是什麽？」

「這是……」

「乾脆告訴您吧！這就是黃金。在世界上，

黃金不是最大、最值錢嗎？它們比鮪魚及鯨魚要大得多了。」

「說得對！」

「就算是國王及諸侯，看了黃金之後，沒有不心動的，連美女也不例外，無論是什麽人，走到了黃金前面，臉色都會大變的。所以說，它比鮪魚跟鯨魚都大。」

「唉！我說不過你這個小鬼。」

「甲州自古就產黃金……」

「好了，暫時不提黃金，我問你那座山叫什麽名字？」

「本地的人叫它爲『燧台』。據說從前山上有一座城塞，現在只有幽靈及野狼居住着。」

「什麽？只有幽靈及野狼。」

「在山後才有。」

「那一條路不是比較靠近德間嗎？」

「近是近，不過，大可不必去惹幽靈及野狼，連本地人都不敢去。」

「你竟然敢在幽靈出沒的山邊撈金子，難道你就不怕嗎？」

「有什麽可怕的？我並沒有做壞事。」

「如果有人偸走你那一袋黃金，那麽你怎麽辦？」

「哈——哈——哈——」

「如果強盜突然出現，叫你把黃金給他……」

「哈哈！如果有人要的話，我就給他。這個袋中的黃金並不值很多錢。」

「一定值不少的錢。」

「那裏，聰明的盜賊絕對不會去動這一點黃金的腦筋，因爲，我還藏了很多在深山裏。」

「藏在那裏？」

「恕我不能奉告。」

「你願意分一點給我嗎？」

「叔叔，你如果喜歡黃金的話，不如來做我的徒弟，只要佔有一座山，就能夠擁有好幾百萬

兩的黃金。這樣比當盜賊好得多了。」

七兵衞差一點就被這少年說服，於是，他裝起了苦澀的笑容說：

「你是爲了尋找金錢來到此地，而我們是爲了找一個人也來到此地。前兩天你看到有人經過此地嗎？」

「有。」

「什麼人？」

七兵衞開始興奮起來。

「我看到『山娘』。」

「什麼叫『山娘』？」

「就是在各國做生意的女人羣。」

「除了這些人之外，你還看到什麼人沒有？」

「就只有你。」

「有沒有看到佩刀的人？」

「沒有。」

「那些『山娘』是從那兒來的，又到何處去？」

「她們從駿河來，抵達篠井山。」

七兵衞沒有獲得線索。

「再見吧！」

「叔叔，再見！」

七兵衞飛越過岩石，回到河岸上去。淘金的少年說：

「我看那兩個人只不過是來找人而已，我却故意嚇了他們一跳，因爲我對他說過，燧台後面有幽靈出現，實在是不得已的，其實，我非常不想說呢！」

少年人把湯碗放入袋子裏，攀到了牛背似的岩石上。

「喂！」

「喂！」

站在高處的七兵衞及兵馬，與山谷中的淘金少年對話：

「走右邊！走右邊！」

少年指着右邊，七兵衞及兵馬雖然知道，但他倆互相瞄了一眼，却故意的走往左邊。

「走右邊啊！走右邊啊！」

少年不停的叫着，且揮舞着手。

「唉！他們好像走到左邊去了。那麼，他們一定知道藤曼橋的所在。如果他們渡過橋的話，那就麻煩了……」

在上面的兩個人，走在靠近燧台的小路上。

「那個小孩相當厲害，他恐嚇我們說，繞到這座山後面將會碰見幽靈及野狼。然而，沒有另外一條路比這更近，所以，我們不妨從這裏走到對面，繞到那個燧台的後面。」

「這是很險要的一座山，很適合生一堆火打信號。」

「正是如此。這個地方的人叫它爲燧台，也有人把它叫爲城堡。」

剛才淘金的少年，奔上山間的小徑，一面跑，一面喊叫着：

「那個伯母說要帶我到江戶，在這種山區是不會有前途的。就算有再多的黃金，不到江戶，則無法發揮黃金的用途，我可以請別人淘金，自己到江戶吃現成的不是更好嗎？對了！剛才繞過對岸的兩個人，很像歹徒，快去向伯母報告。」

先繞到燧台後面的淘金少年，跳過岩石，奔入了一半變成洞窟的小屋裏。

「伯母，伯母……」

「有人來了！」

他把竹笠跟袋子拋下。

從黑暗處露出臉來的女人，正是從德間嶺逃走的阿絹。

「忠作啊，誰來了？」

「一個五十歲左右穿雨衣的人，及一個年輕武士。」

「那該怎麼辦？」

阿絹叫：

「忠作！」

「什麼事？」

「現在，他還睡着，你不要去吵醒他。」

「好！」

「忠作，你不是說想到江戶去嗎？」

「伯母，妳不是說要帶我去嗎？」

「嗯……只要他的傷好了，我就帶你去。」

「希望他早日康復。」

「唉！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會好呢？附近沒有醫生，也沒有藥材……」

阿絹把忠作叫到外面，向他耳語：

「在萬不得已之下，只好把他抛下不管，我倆到江戶去！」

「什麼？」

忠作霎霎眼，看了一下阿絹。

「他傷得這麼重，豈可不管，這怎麼可以？」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啊！」

「伯母，妳這樣未免太不義了。」

「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因為他本來就是盜賊。」

「盜賊？」

「是一個很壞的盜賊，我們不救他倒好一些。」

「伯母妳不是對我說過，你們是旅伴，因為在半途遭遇到強盜才變成這樣嗎？」

「那是我為了不使你害怕才這樣說的。其實，他才是強盜，他手臂上被刺了紋，如果官差知道我們掩護他的話，我倆是會有罪受的。」

「那麼，伯母為什麼跟他在一塊？」

「其中當然有原因……剛才你所說的兩個人一定是官差，如果不早一點逃走的話，連我們都會受到連累。」

「那就難辦了。」

「快！由你帶路，我們從捷徑逃走吧！」

「不過，我媽媽回去外婆家還沒回來……而且……」

「現在可不是說閑話的時候了，如果我們逃到甲府的話，我還有一些認識的友人，事情就好辦了。」

「那麼，伯母，我們就趕快逃吧！」

「現在也只有這樣辦了。」

「等一等，我去拿重要的東西。」

「什麼重要的東西？」

「去拿黃金。」

「黃金？」

「我把黃金藏在洞穴裏……」

「你可千萬不要去摸病人啊！」

「我知道。」

忠作走到深處的洞窟，提出一包重甸甸的黃金。

「就是這個。」

「所謂的黃金，是不是用來製造金幣的東西？」

「是啊。」

「你怎會有這樣多的黃金？」

「那是先父跟我在山谷裏淘出來的，有這些黃金，舒舒服服的過三、五年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眞的是黃金的話，那就不得了了，何止舒舒服服的過三、五年，可以一生無憂無慮呢！」

「妳一定要帶我到江戶，到時我把黃金賣掉，用一部分現金來報答妳。」

「現在，不必打如意算盤，快帶着黃金上路吧！」

「我們從捷徑到萬澤去，因為那樣才是順路。」

「隨你便。」

「不過，把他抛棄，似乎有一點於心不忍……」

「不要緊，不久以後；官差就會來這裏把他帶走，動作不快一點的話，我們就有罪受了！」

「可是我媽媽回來後，找不到我，她一定會

很難過的。」

「她不是說過，不會很快回來嗎?」

「兩個月之後就會回家。」

「現在，我不想聽這些理由。」

「我媽媽說過，回到外婆家之後，她就要改嫁，看樣子，她可能不回來了。」

「那麼，你不必再躭什麼心了，我們快點走吧!」

「江戶是很好的地方，我只聽見過別人談論，所以，非常想去看看；如今，您要帶我去，我眞高興。不過，這一間小茅屋住了很久一旦離開，總有一點依依不捨呢!」

此時阿絹只好不斷的向少年敍述江戶的繁華與誘人，不經事的忠作當然砰然心動了，急快的去準備行裝。

就在這個時候，頑力發出囈語似的叫聲。

「阿絹……」

「他在說什麼?」

她倆屏息靜聽。

「阿絹……不!沒有什麼事情……」

「他又在說夢話了。」

接着，頑力又說：

「妳們倆……在商量什麼?」

阿絹跟忠作嚇了一跳，

「他是不是醒過來了?」

但是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聲音。

「現在，是我倆的天下了。」

阿絹跟忠作得意的笑笑。

「原來，他是在說夢話。」

想不到，頑力又模模糊糊的說：

「這之後將是我的世界了。哼!甲州不能踏進一步，就算了。刺了紋又怎樣?我將帶着阿絹到此遊宿，並到達公鷄啼叫的東方，雙棲雙飛，你不要嫉妬吃乾醋啊!喲!他把刀拔起來了!唷!請不要拔刀啊!哇!疼死了!你眞的砍下我的……」

頑力不停的在說夢話。阿絹就在此時慫恿忠作悄悄的離開了這間茅屋。

五

月色很美。

當阿德到庭院洗衣裳時，機龍之助便坐在走廊聽洗衣的聲音。

這裏是篠井山的山麓。這個阿德就是前一天在山嶺上救了龍之助的「山娘」首領。

阿德雖然長得不太美，然而氣色很好，工作非常勤奮，今年已卅出頭了。

她穿着藍色的窄袖衣裳，頭上繫着一條毛巾，使勁的用洗衣棒拍打衣服。這種拍打衣服的啪啪聲，竟然響到篠井山之巔，甚至於連月光照不到的地方，也可以聽得見，就連坐在走廊的龍之助大腿也會輕盪了起來。

「今夜月色很美，眞希望你也能够看到。」

阿德停止拍打衣服，看了看龍之助，並把絹衣裏布翻了過來。

「眞掃興，如今，月亮和花草對我都沒有什麼作用了，不過，東西的聲音仍能够清晰的聽見。甚至可以說，眼睛看不見東西之後，聽力更加發達。剛才我聽着妳拍打衣服的聲音，彷彿看到了天空中有一輪明月，而且四周開滿了繽紛的萩花。」

「萩花還沒有開，但是，你看!夜來香却已經盛開了……」

「夜來香已經盛開了嗎?眞遺憾，我還是看不見……」

「那是一種孤寂之花，不過，具有萬種風情，每逢黃昏當我走在武藏原野的時候，它們總是會觸到我的衣袖，我非常喜歡這種花。

先夫也很喜歡夜來香，他從山上把它們移植到這個庭院裏來，如今已蔓延了一大片。」

「妳的先夫是一位風雅的人士。他彷彿也懂得武術，而且也富有文學方面的修養。他在庭院

種植花草自娛，山居的百姓中極少有這種風雅的人。」

「先夫，並不是這個山區裏的人。」

「那麼，他是打從那兒來？」

「是從上方來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相遇，就這樣生活在一塊了。」

「甲州是四方背山之國，裏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人躲藏着。這件事跟妳倒沒有什麼關係，我的故鄉與甲州相鄰，來到此地，我就彷彿回到了故鄉似的。我總以為隔着這座山巒，有親人正在等着我……」

「你的心情，我可以想像得出。我願盡量讓你早一點回到故鄉……不過，目前，你還是在此地休息一段時間比較好。」

在房舍裏，傳來孩子高聲朗讀的聲音。

「這個孩子眞用功，他的氣質很不錯。妳該好好的教育他。」

「如今，我只有把一切希望寄託在這個孩子的身上了，我巴不得他快一點長大成人。我到他國做買賣時，總是把他寄養在隔壁。

這個孩子天生就喜歡讀書、寫字，即使沒有人督導他，他也會自動自發的做功課。我一直以為居住在這種山區讀書根本就沒有用處，不過，先夫卻非要他讀書以光揚先人不可。」

阿德也很喜歡聽兒子朗誦的聲音。她一面傾聽着，臉上不禁泛起慈祥的微笑。

不久之後，念書的聲音停了，孩子從房舍裏跑出來。

「媽媽！」

「藏太郎！」

一個六歲的小男孩，從一大堆夜來香叢中露出稚氣可愛的小臉。

「叔叔也在嗎？」

「叔叔在這兒賞月，你也來賞月吧！」

阿德把孩子牽到走廊來。

「哇！夜來香，開得眞美。」

孩子說罷，摘下一朵。

「嗳！不要摘夜來香。那是你爸爸最喜歡的花，你必需好好的愛惜它才對。」

「開得這麼多，摘一朵又有什麼關係？」

「一朵也不行啊。夜來香正在看天上的月姐兒呢！」

「花兒也懂得賞月？」

「你看！這些夜來香在太陽一下山就會盛開，太陽昇上來就謝了。由此可見，它們很喜歡賞月，而月亮也很喜歡它們呢！」

「媽，我比較喜歡櫻花及杜鵑花。」

「你爸爸喜歡夜來香，你最好也喜歡夜來香。」

「好，我就愛它們吧！我來跟它們一起賞月。」

「那很好。你就去走廊那兒，跟叔叔坐在一塊看月亮，叫叔叔講一些勇士的故事給你聽。」

孩子很勇敢的走到了龍之助的身邊，龍之助撫摸一下他的頭部。

「叔叔，您的眼睛看不見是不是？」

「是啊！」

「那麼，您怎麼看得見夜來香呢？」

「你看，那些夜來香也沒有眼睛，它們也不是在看月亮嗎？」

「沒有眼睛也能夠看見夜來香嗎？」

「看得見。」

「那麼，這些夜來香是什麼顏色？」

「是黃色。」

「叔叔您很聰明。叔叔，我要在這裏寫字，叔叔您說看看，我寫了什麼字？」

孩子拿一根木棒，在龍之助腳下的地面寫了一個很大的字。

「叔叔，請問您，我寫了什麼字？」

「我念不出來。」

「您看看！」

「叔叔不會念那麼深奧的字。」

「我教您好嗎?」
「好!」
「我不教了。」
「教叔叔啊!」
「不要!」
「我想知道你寫的是什麼字?」
「我告訴您之後，您要說勇士的故事給我聽!」
「不要賣關子，快點告訴我。」
「藏太郎，快點告訴叔叔!」
「剛才我寫的字是『月』字。」
「是『月』字，我正要說出來呢!」
「聽到了我說過以後就不算數了。叔叔啊，您快說勇士的故事給我聽。」
「與其聽叔叔說勇士的故事，不如聽你媽媽唱歌。」
「叫我媽唱歌?」
「你媽媽很會唱歌。故事適合在房屋裏面說，而歌呢?最好在這種場合唱。」
「媽，您唱歌給我們聽吧!」
「傻孩子，媽怎會唱歌呢?那是叔叔騙你的啊!」
「叔叔沒有說謊。那一天從山下坐轎子下來時，我聽到媽媽在唱歌，眞好聽。媽媽!您就在這個月夜唱歌給我聽吧!」
「眞叫人慚愧!那並不是歌謠，只是為了趕走魔鬼起見，故意叫出聲音來而已。」
「不是那樣，當地的歌謠必需由當地的人聽起來才有韻味。那一首叫「走出甲州」歌謠，我已經在坐轎子時聽過了，那時，我感覺到每一字歌詞都透入心胸深處，不覺湧出淡淡的憂愁。我眞希望能夠再聽一次。」
「走出甲州時所帶的煙草管，因為沾滿了淚痕，竟然點不着火……是不是這一首?」
「對了，對了，還有一首是什麼?好像是『故鄉』?」

「我自幼生長的故鄉，有一座氏神廟，如今它在森林中隱隱可見……是不是這一首呢?」
「正是，請妳就唱這些民謠給我們聽吧!」
「可是必需由一個人起音，如今，由誰來起音呢?」
「請妳不要這麼說，快唱給我們聽吧!現在雖然天空中有月亮，但我却一無所見，夜來香的色澤縱然艷麗，但我也無法消受。如今，我只能憑聲音獲得快感，請妳唱這兩首歌，安慰我落寞的心靈吧!」
阿德仰望着龍之助的臉，無限憐憫的說:
「那麼，我就獻醜了，請不要見笑。」
阿德取出一個搥子，輕輕地打着拍子，唱道:
走出甲州時所携帶的煙管，
由於沾上了斑斑淚痕，火就點不着了。
在山路旅行時，趁興而唱的歌，在越過危險的山坡時，為了避邪而唱的歌，由於心裡寂寞而唱出的歌，雖然是無心的哼哼，但是離愁仍有如細絲一般的纏繞了憂人的心靈。
「我一唱，興致就起來了，我再唱下去。」
走出甲州時涕淚漣漣。
如今，我連甲州的風也厭惡。
「這麼一唱，就搖身一變為薄情人了…………我們也時常唱這首歌:
因為皮膚晒黑了。
到底戴竹笠好呢?還是不戴竹笠好?
走着，走着，
故鄉氏神廟，
在森林中隱隱可見。
三十出了頭的阿德，一唱起歌來就顯得只有十七、八歲了。雖然是俚謠，但她却以熾熱的心情唱出，她的玉喉帶來了和煦的春風。

六

「山娘」雖然已經回來了，但是不幾日，她

們又得出外行商。這一次，她們打算從郡內朝東出發。雖說只是隣境，但路程相當遙遠。

「山娘」分別從山林，山谷各地來到阿德家集合。

「我認爲這次阿德不能去了。如果阿德姐不能走的話，就不妨由阿浪姐領班，不過，我們必需去聽聽阿德姐的意見。」

「阿德姐要如何安排那個武士呢?他不僅眼睛看不見，身體也不健康。阿德姐說要照顧他，這本來也是好事，因爲阿德姐一向喜歡幫人家的忙。不過，我們眞替她躭心，因爲，那個武士不知道是否好人?」

「阿德姐一定是愛上了那個武士。就在前天晚上，她還在庭院爲他唱歌，而且，阿德姐的兒子也很喜歡那個武士，看起來，好像是一家人似的。」

「如果阿德姐眞的喜歡他的話，就不妨跟他結婚。假如那個武士不反對，他大可入贅阿德家。」

「我也這樣認爲，不過，阿德姐已經爲前夫守了那麼多年了，如今再提出這種話未免太滑稽一點。而且，那個武士又是瞎子，無法照顧阿德姐啊。」

「不管瞎不瞎，只要兩人相悅，就可以結婚，大家想想看，一生沒有跟男人在一塊生活，實在是太乏味的事。」

「阿德姐一向很勤奮，她是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跟孩子的。妳們不妨去問問她的意見。」

「這種事怎麼好意思問人家呢?阿德姐並不是想結婚才照顧他的。只要武士的身體好轉，阿德姐就會送他走。」

「話雖然這樣說，阿德姐的前夫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之下邂逅的。說不定歷史又重演了。」

「如果他不是瞎子的話，我眞盼望他倆結婚。」

「瞎子才好，否則怎麼肯入贅到這個山區人

家來?」

「我們認爲，他不但眼睛有毛病，人品也有問題。」

「爲什麼?」

「不知爲什麼?我總是有這種感覺………比如他殺過人………」

「那也不能代表什麼，縱然是他殺過人，只要阿德姐喜歡就成。」

「不過，他如果是通緝犯的話，阿德姐跟藏太郎不是要跟着受罪嗎?」

「一旦到了那個時候，不僅是阿德姐有罪而已，就是那時走過山嶺的人也都會被連累。」

「那麼該怎麼辦呢?被惡徒欺騙，將使『山娘』的名譽受損，然而，救助苦難人也是『山娘』份內的事。總之，我們必需先聽阿德姐的意見。」

「山娘」又結隊到他國做買賣，只有阿德一人留下來。她還帶龍之助及藏太郎，從篠井山山麓走到奈良田溫泉。

阿德揹着藏太郎，龍之助騎馬，在旅途中，阿德講了很多當地的故事給龍之助聽。

「那是由於奈良的皇室曾經一度搬遷至此地，所以才稱奈良田，到如今，尙留有很多古蹟。」

「天皇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

「那是很早以前的傳說。只要你去看，就不難明白，在被山圍住的村莊當中有一塊很平坦的地方，那就是皇宮的遺跡，如今被當成神地膜拜着。」

「天皇身繫天下的安危，豈會輕易遷居此地?可能只是行宮而已吧!」

「不是行宮，天皇眞的遷居此地，而且是女天皇。」

「女天皇……奈良朝有女天皇嗎?」

「奈良朝有七代天皇，其中的女天皇是……

」

龍之助所具有的知識唯有這些而已。至於這七代天皇之中，那一代是女天皇？他就弄不清楚了。

「這一位女天皇遷居此地，發現此地是山國，根本不產食鹽，於是，女天皇就向上蒼祈禱，地下竟湧出很多鹽水，如今，當地還有井鹽呢！

同時，也有單葉的蘆草，當女天皇來到此地之後，每逢晨昏她都要仰望京都方面的上空，思念不已。於是，宮殿附近的蘆葉，都變成了單葉，朝向西方。」

當他們從身延跟七面山的後面來到藥袋那個地方時，阿德指着右方說：

「沿着富山川岸的道路，就可走到奈良田。各國的使節向女天皇呈獻貢物時，都是取道這裏。當女天皇駕崩時，當地的人們就搶奪了那些貢物，於是，他們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暴發戶。從此以後，這個村子就被叫成飯富村，而且，那時的御使往來於那條河，所以也稱之爲御勒使川。」

阿德深信奈良的女天皇遷居此地的歷史，然而，龍之助只相信是傳說而已。

「皇宮所在地的十里見方，就算是有罪犯藏匿着，官方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阿德逐漸的把傳說拉近事實。

奈良田的皇宮是日本正史未記載的野史。

有一說：這個奈良天皇就是萬削道鏡，又有一說：他是人皇第四十六代孝謙天皇。

傳說德川家康（江戶幕府的創始者）曾來此溫泉沐浴。

阿德一向熱心助人，而龍之助則始終落落寡合，因此阿德想利用溫泉，浸暖龍之助的心境。

到達目的地之後，龍之助立刻躍入溫泉。

「啊！眞舒服。」

他以浴槽的木板邊緣爲枕頭，那一雙不能看到外頭景色的眼睛，仍然朝向室內，靜靜的回憶着往事。

「當年住在三輪明神的植田丹後守家及目前被阿德照顧，是我一生中心情最好的時期。唉！我這個人是天生流浪奔波的命，實在弄不清楚這些年來，自己在幹些什麼？從今以後，不知道何去何從？

想起來令人不解，縱然有很多人視我如仇敵，但也有不少人同情我，照顧我。受人同情、照顧，並不是光榮的事，尤其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受女人照顧，實在令人難堪，而我却安於這種方式的生活，不是很沒有出息嗎？

關於女人方面，我在阿濱面前徹底打了敗戰，在阿豐面前也是如此。旅行於東海道之時又邂逅了阿絹，她對我眞不錯。但是我並不特別喜歡女人，可是也不討厭她們。男女之間的緣份是很偶然的。

就好比刀與刀相碰會爆出火花，不管是寶刀，或者是鈍刀，只要互相一碰，都會爆出火花來。如果一方太强烈，另一方一定會折斷。

阿德帶我到此地洗溫泉，並非出自她的親切，更不是因爲她愛我，而是她在喪失了丈夫之後，倍感寂寞，她只是想用我來消除她的寂寞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既非山中的樵夫，也不是開炭寮的人，怎能够養活她？我絕對不能玩弄別人的感情，別人對我親切，我非以親切報答他不可。

那麼……我就乾脆入贅她家吧！我不妨把一切都向她說明，求取她的諒解，任由她照顧下去，一生就埋沒在這座山裏。」

龍之助在胡思亂想着。

「啊！您不是吉田龍太郎先生嗎？」

這一陣叫聲，打斷了龍之助的思維。

「誰叫我吉田？」

「您的眼睛怎麼啦？」

「已經瞎了！」

「就算眼睛看不見了，但你也該聽見我的聲

音啊！您還記得我的聲音嗎？」

「你是山崎吧！」

「是啊，我就是山崎，好久不見了。想不到竟然在這裏相遇。」

「眞叫人感到意外，老大怎樣了？」

「我也不很淸楚。怎麼？在這個多事之秋，你還悠然的藉溫泉療病？你的眼睛是怎麼瞎的？」

「那是在十津川弄瞎的。從京都撤退之時，在十津川被炸藥炸瞎的。」

「開始時，能够看見少許，現在完全看不見了。」

「眞是一場大災難，難道沒有治療的方法嗎？」

「我嘗試過好多種治療法，但始終不見好轉，也許，這就是上天的懲罰吧！」

「上天的懲罰？不要說這種喪氣的話。」

「的確，靠人力無論如何也治不好了，就是由於眼睛了，對世事，完全不淸楚。近藤跟土方平安嗎？他跟芹澤沒有再吵鬧了吧？」

「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那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這好像是從四面八方打破了一個蜂巢似的，叫我從何處說起呢？」

山崎的外表看起來像算命的人一樣，突然放低聲音說：

「吉田，你不知道芹澤被殺了？」

「芹澤被殺了？」

「芹澤被殺之後，近藤就組織了新撰組，自任隊長，土方擔任副將輔佐他。」

「嗯……我曾預料到會有這一天。」

「接着，又有四條小橋，池田屋等事件發生，簡直像下了一場血雨。」

「殺了浪人嗎？」

「殺了，池田屋無論是天花板，牆壁到現在都還留著槍刺的洞及刀痕，到處血跡斑斑。」

「是那樣嗎？」

「我的故鄉水戶爆發了筑波山叛亂。」

「那是怎麼一回事？」

「你竟不知道？水戶的家臣——武田耕雲齋率領天狗黨掀起了叛亂。那時，我正來往於關東與京都之間，有人準備逃到甲州山區，所以，我也就跟着來了。」

這個跟龍之助談話的人，是新撰組的成員之一，名叫山崎讓。以前，龍之助在逢坂山與田中新兵衞比武時，手持木棒任裁判者，就是此人。

他非常會化裝，裝扮成各種不同身分的人來往於壬生與島原之間，並探測京城的形勢。

「我想先告辭，你慢慢洗，以後再詳談！」

山崎讓與龍之助約定再見的時間，便忽忽離池了。此時阿德進入浴室。

「我來替你擦背！」

阿德取了一條毛巾，準備替龍之助擦背。

龍之助任憑阿德去擺佈。

阿德把衣袖捲起來，開始擦洗龍之助的背部。

突然，外面響起了喧嘩的人聲。

「他們在做什麼？」

「是在辦喜事。」

「好像有很多人。」

「這座山上有一位叫望月的富翁，聽說他要娶媳婦哩！」

「怪不得這麼熱鬧。」

「望月是這個地方的首富，所以他邀請了附近一帶的居民，他們從早晨就開始喧鬧，今夜，更打算飲酒到天亮呢！」

「新娘來了嗎？」

「前一天，我就看到新娘，非常貌美而端莊，嫁到這個山區未免委曲了一點。」

「她是什麼地方的人？」

「雖然同是甲州，不過離這裡很遠，她是從荻原的八幡村坐轎子來的。」

「八幡村?」

龍之助好像在想什麼似的說:

「八幡村是不是靠近石山與鹽山之間?」

「正是,新娘就是那個地方的人。」

「從八幡村嫁到這裡來?」

「是啊!新娘也是出自名門,但不及望月富有。如果你看得見的話,不難明白他家豪華的程度,連圍牆也漆成粉白色,邸宅很像一座城堡,他包辦了附近所有的金礦,當然是會連續慶祝好多天的。」

「這是預料中的事。」

山崎剛才說過,如今,關東跟關西都動盪不安,想不到這個山區却在婚宴上大肆舖張,飲酒作樂,好像天下還非常太平似的。

龍之助聽到新娘來自甲州八幡村之後,不禁驚愕了一下,因為,他的前妻——阿濱的故鄉也是在八幡村的原故。

「我眞想看那個新娘一眼。」

「眞的,她長得很美,大家都想看她。」

龍之助只是在開玩笑,但阿德却一本正經的回答。

「在八幡村,我有一個認識的人。」

「啊!原來是這樣,說不定你也認得那個新娘。」

「不會的,我始終沒有去過八幡村。那兒的事情,我只是從朋友口中獲知而已。」

「明天,新娘就要歸寧了。到時託人打聽一下朋友的近況吧!」

「不必,但是我眞的想看新娘子一眼。」

那一夜,龍之助跟山崎讓談得很晚,山崎給龍之助一些忠告,並叫他早一點回故鄉,又說,如果旅途中有什麼不便的話,他可以叫甲府認識的值勤武士行個方便。

山崎讓雖然表現得很親切,但龍之助却未曾給他明確的答覆,因此,要急着趕路的山崎只好給他些金子,並留下給值勤武士的信,翌日就離

開了。

送走了山崎讓之後,龍之助一個人依靠在二樓的欄杆休息。

「啊!新娘在那兒。」

驟然響起了喧嘩的人聲,

「啊!她就是望月少爺的新娘子,多美,就是後宮的嬪妃也沒有她漂亮。」

「噢!原來,這些從八幡村來護送新娘的人,借住在溫泉旅社內。」

龍之助自言自語。

「那就是剛才我們在談論的望月先生的新娘子,也就是你想一睹為快的人,現在正要通過這裡。」

阿德一面擦乾手,一面很興奮的趕了過來,從龍之助所站立的二樓欄干朝下看。

「她大約十九歲。以十九歲這個年紀來說,她是太沉着了一點,可能是由於教養很好的關係吧!比起新郎(望月的兒子)來,她是好多了。新郎雖然是好人,然而,看起來予人一種不够威嚴之感。不過這樣反而叫人好受一些。

因為,一個新娘子要進入富家生活,實在不是簡單的事。嫁給富翁雖然生活有保障,但要過幸福的生活,實在需要努力。」

阿德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護送新娘的人羣在阿德面前走過。

「望月的兒子能够娶到這樣漂亮的妻子,眞令人羨慕,當新娘歸寧的五天之內,新郎一定會感覺到非常寂寞。看到人家辦喜事,心裡總會湧出陣陣的喜悅。」

「歸寧,是不是指新娘要回八幡村去?」

「是的,由於女方是名門,所以婚禮均依古禮,非常隆重。」

「婚禮故然熱鬧,叫人感染到喜氣,但是也相當麻煩。」

「在一生裡,每一個人都要如此麻煩一次。你也不例外。你不是也麻煩的辦了一次婚禮,高

興過一陣子嗎？」

阿德有一點撒嬌的說。

「應該是這樣的，不過，我却沒有麻煩地辦過婚禮。」

七

旗本級的神尾主膳被流貶到甲府。他還很年輕，被貶之後，生活卽大不如前了，但他並不在乎似的。不過，再也不能喝到美酒一事，竟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又不能有如往日在江戶時一般，放浪形骸的跟女人嬉戲，於是，他只好和朋友到酒家飲酒，或者到妓女戶去銷魂。

每天，他都眺望着毫不感興趣的甲府之山過活，所以，今天晚上他又帶着自己喜歡的僕人權六，到柳町的旗亭飲酒尋樂。

「權六，酒很酸！」

權六是從江戶一直跟他到此地的身邊佣人。權六當過武士，是神尾的酒友。

「嗯！實在沒辦法。」

權六也感覺到十分遺憾。

「不知道，如何才能夠喝到美酒？」

兩人相視苦笑。

「我看你的運氣還是不錯。」

「主公，近來您的氣色也好多了。」

「哈哈！哈哈！」

「叫女人來玩玩吧！」

「我眞怕女人看透了我沒錢，乾脆我倆對飲算了。」

「現在大不如前了，在從前，每逢春季，您喜歡戴着竹笠閱讀書籍，那種幽閒的日子令人懷念。經常在播磨屋宴飲，每次算賬都在一百五十文以上，那種豪華的生活已經過去了。」

「唉！如今才體會出錢的重要。」

「對！女人與錢是男人所追求的，但必需先有錢才有女人，只要有錢，什麼問題都可解決……」

「我想弄一筆錢……」

「只要有錢，主公就能夠恢復昔日的生活了。」

「只要有錢，你也可以恢復到以前風光的權六。」

說罷，主僕又相視苦笑。

「錢，越是想得到它，便越是不易得到。它們不喜歡集中到能夠運用金錢者的手中，而偏偏去找那些傻乎乎的人，眞是太惱人了。」

「有錢的地方就是有錢，沒有錢的地方，再怎樣也沒錢。」

「有的地方就有……權六，你知道什麼地方有錢嗎？」

這句話具有其他的意味。

「有錢的地方……有錢的地方是……」

「甲州就是有錢的地方。」

「這麼說，無論是什麼地方，有錢就是有錢，到甲府城裏的金庫，金錢是不愁沒有的。然而，卽使金銀裝滿一庫，也沒有半文是屬於我們的，那又有什麼用？」

「我沒有叫你到金庫拿錢啊。除了金庫以外，權六，你知道甲州的什麼人比較有錢嗎？」

「除了金庫之外，比較有錢的地方……這個問題嗎？只要是有東西的地方，就有錢，但那又有什麼用呢？又不是我們的……」

「權六，你放聰明一點想想看。我們不能去打公家錢財的主意。這個甲州有很多任人取用的金錢。我就不妨明白的告訴你。像山區就有很多的金子。武田信玄把它們挖了出來，德川家康也挖了很多。」

「……」

「入寶山空手而回，不是太可惜了嗎？來到富甲天下的甲州，一無所獲，不是太沒出息了嗎？」

「這個我也知道，不過，要去山中挖金礦、尋找金礦，以及分辨金子，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

「權六！靠近過來一點，我對你說。我有辦法不弄濕手，從山中挖出來……」

「噢？請說來聽聽。」

權六膝行，靠近主膳，洗耳恭聽著，主膳低聲說：

「在白根山深處的奈良田有一個名叫望月的豪宅。

這是德川家以前的舊家，自從天文永祿時代起就有相當的名氣。望月家剛結婚不久，我曾經打聽過有關他家的事。

原來，望月家代代是甲州金礦的經理人，從先祖以來，就藏了很多黃金在洞窟裏。」

神尾主膳認爲：只要設法查知這些黃金藏在那兒，就不難弄到手了。而且又逢到望月少爺新婚，只要稍微威脅一下，就可達到目的。

聽完之後，權六說：

「嗯……這倒是找到了好的對象，如果順利的話，就等於發現了金礦，就算失敗了，也絕對不會有嚴重的後果，就決定一試吧！」

「要好好的幹啊！得手之後，我們就要向德川說聲再見。」

「說聲再見？」

「德川幕府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我們豈能長此下去，幹成之後，我就不要再做官了。」

「說得對。」

「到時，我倆就不愁生活問題，當然也有醇酒美人了。」

「爲了感謝您對我的恩惠，我會盡力去做。其實，這樣做等於給這些鄉下人一次好的教訓，使他們知道把金子藏在洞內是一大錯誤。」

主僕密商了一番之後，便舉杯互祝好運。

八

在奈良田的望月家，新郎正焦心的等着新娘回來。此時，甲州的二名輪值武士，竟帶着數名

兵卒闖進望月的住宅。

「我們是奉命來調查的。」

兵卒就在屋裏翻箱倒櫃的搜查了起來。望月家及附近的人都嚇呆了，不知爲什麼原因。

這些來路不明的兵卒在每件東西上貼上封條之後，聲稱要把望月的兒子帶到甲府，叫傭人快作準備，並說詳情到衙門再談，就這麼強行把望月的兒子推入轎中忽忽的走了。

家僕中有兩位年長者佐野及松本，趕上前去，撫著轎緣安慰了望月的兒子一番。這兩人商議著解決的方法，他們得知甲府的官差，如今正在『天湯』渡假。

「天湯」就是龍之助居住的地方。

「那麼，我們都到那兒去，要求官差放人吧！如果能够用商談的方式解決的話，少爺就有救了。我們不妨去試一試。」

佐野及松本先行，以便拜託說情。當他們對官差，戰戰兢兢地說明來意之時，發現官差並沒有以前那樣不講理。他們趕回來和家人親戚商量對策。

「一百兩行吧？」

有人認爲這樣做很好，但有人却認爲不明不白就送了一百兩實在太寃枉。

商量好了之後，老人們又出去了。

「這只是一點小意思。」

老人們畏畏縮縮的呈上了當地的綢緞以及一百兩金子。官差雖然收下了禮，但是不久又被退了回來。

在「天湯」的一室，傳出啜泣的聲音。

繼而，有人大發雷霆怒聲責罵。哭泣的人，盡量壓低聲音，不讓別人聽見。而大發雷霆的那個人却故意提高了嗓音。

龍之助住在同一個屋頂之下，只隔了幾間房間，雖然他的眼睛看不見東西，但聽力却非常的靈敏。

阿德告訴龍之助望月家的遭遇之後，龍之助

立刻不屑的說。

「那是騙局。」

「你說，那些官差是假的?」

阿德嚇了一跳。

「這是最近時常發生的事，說什麼德川幕府需要周轉金，勤王的將士們需要兵費等，到處詐財。不過，我不曾想到過，他們會騙到這種山區裡來。」

「這麼說，他們是盜賊囉?」

「不一定是盜賊，他們或許不存心要騙錢，但由於沒有錢用，迫不得已如此做。望月被選為犧牲者，未免太可憐了。」

「如果用金錢能够消災的話，那還好。然而，山裏的人並未察覺到這一點，他們以為出錢會對官差構成失敬，以致，越弄越糟。」

「這個問題並不太好處置，他們一共有多少人呢?」

「兩個武士，五、六個兵卒，合起來有十個人左右。」

「這未免大規模了一些，或許，他們會把望月的財產全部刼走。」

「眞是一場災難啊!」

「是天大的災難!那個歸寧的新娘子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

「這些歹徒就是趁望月的兒子新婚之時進行敲詐的，因此，他們會對雙方下手，結果呢，男女都必需拿出贖金，財產可能全部被沒收。光是財產還不要緊，但是涉及女方就麻煩了，怕會鬧出人命!」

「眞想幫助他們。」

「如果稍微不留心的話，救人不成，反而會受到連累。在京都有人被浪人看上了，妻女被奪，結果家破人亡，比比皆是，眞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

「我眞為他們躭心。」

「不必如此，他們是棵搖錢樹，歹徒們不會殺死他們的。」

「不過……」

「好像又有人來了。看樣子，今夜，我們是睡不成了。」

「我想拜託你……」

「什麼事?」

「太可憐了，你去替他說說情吧!」

「妳是叫我去當仲裁人?」

「這個山區的人們，不識大體，做不了大事。你去一趟，說幾句話，比他們要强多了。」

「不行!這麼做勢將弄巧成拙，望月家會因此更為遭殃。」

「你這麼說，好像太薄情了一點。既然你已經來到這裏，不知道還有話說，一旦知道了，最好盡一點心意。」

「我想起來了……，山崎曾經寫了一封信給我，是寫給甲府值勤武士的介紹信。快點拿給我看看!」

龍之助突然想起來那封信。

阿德立刻從桌子的抽屜取出那封信。

「請妳念給我聽，收信人是誰?」

「組長神尾主膳先生。」

九

甲府值勤的官差塞滿了一間房。

兩個官差站在榻榻米上，又有幾個人在大火爐前掃視四周，他們這些人的前面站着佣人，以及一些年輕人，望月的兒子兩隻手被捆到後面。

「你們就據實招來吧!據上面的調查，你們有好幾袋黃金，及無數的金幣。你們把這些金子藏在邸宅的什麼地方?快點招來。只要你說出來我們就不會再拷問。如果堅不吐實的話，將罪及全族!」

語氣逼人的「官差」，就是那一天在甲府的旗亭跟神尾主膳喝酒的權六。

望月的兒子嚇得發抖說：

「我們怎麼會做那種事？怎敢私自把金子藏起來？剛才，你們不是裏裏外外都搜過了嗎？而且，我等所有的財產全部登記有案。每次有進帳時，我們都是照實呈報，黃金也都登記有案，就是想藏也藏不了。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那就儘管搜查吧！」

望月的兒子說罷，不停叩頭。

「你給我閉嘴！」

權六露出一臉兇相：

「金子不一定是藏在邸宅裏，有很多人說，你們是把金子藏在持山的洞窟裏。從好幾代以前你們就這樣做，藏着的金子多得無從估計。

據上面的調查，黃金共有三千兩，還有很多金幣。內情我們暫時不問。不過，你們必需把藏金子的地方說出來，否則我交不了差，你全族人也不會好過的。」

「這是含血噴人！你們不該說些無根無據的話。」

「還要狡賴嗎？用刑！」

兵卒把鐵尺放入望月兒子的腕間，用力一按。

「好痛！痛死人了！」

「痛嗎？」

「你們不能逼供啊！」

「不必哭了，你也是一個名門之後，不要哭喪着臉，快點說出來吧！」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們叫我說些什麼？」

「再用刑！」

「啊！痛死人了！」

「喂！你這小子何必為了三千兩黃金受罪，不僅是你，那個從八幡村來的新娘也會同樣受罪！

你何必這樣堅不吐實，眞是鴨子死了，嘴巴還是硬的。僅僅三千兩黃金而已。你看，黃金重要呢？還是妻子重要？」

「你們逼人太甚了！我根本就沒有藏什麼金子啊！」

「哈哈哈！你的太太已經被綁到城裏去了，父母也跟着受苦受難，你還是拿不出三千兩黃金嗎？」

「三千兩黃金是很大的數目。」

「快給我閉嘴！從祖先以來，你們就假公濟私，暗藏了好多的金子。三千兩對你們來說，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而已。

如果藏金子的地方離此地很遠的話，那麼，你可以用如今通用的值錢貨來替代。這樣，你就可以不必受罪了。

只要湊足三千兩使我對上級有所交代就行了。」

此時有一個人忽忙進來：

「報告大人，外面有一位武士說要拜訪您。他對小的說，只要報上水戶的山崎讓，您就會知道了。」

旅舍的主人戰戰兢兢地，從遠遠的地方，低着頭報告。

武士的僕人，多數屬於流浪至各地工作的人。也可能具有相當好的家世，但是久而久之都會墮落下來。

武士僕人上面有專門分配佣人工作的小頭目，以及管理房間的頭子。他們都會管束僕人的出入，甚至會在他們的賭博上抽頭。總之，這些頭子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僕人們在這些頭子的面前，當然要畢恭畢敬。

這些僕人的工作，是替武士挑行李，空閒就時常賭博。薪資大約有二貫四百錢。一年到頭的工作衣為：藍棉布的夾衣一件，以及藍色單衣一件。這些薪資根本不夠他們喝上好的酒，所以他們只得沉溺於牌桌上。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天到晚賭博的武士僕人還算好，那些比較惡劣的，一有空便探查別人的秘密，並藉此敲搾別人。

如果某人說：

「這是一件私人的秘密。」

那麼，他們就會到處散播這個秘密。除此之外，像探查別人的隱密，戀情等，亦非這種僕人莫屬。

於是，旗本家的佣人等，都會利用他們暗探寵妾的私生活。妻妾們也反過來利用他們，提供資料。這種工作是武士僕人最引以爲豪者。有時候，他們竟藉此飛黃騰達起來。

武士的僕人有時甚至可以在士人的前面盤腿而坐，大聲的罵人。甚至對地道的商人，以及其他的平民，也會作威作福一番，並表示他具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無論誰都不希望跟這種武士的僕人吵架，盡量的避開他們。只要用錢來驅使他們，亦可派上多種用場。

而且，錢的數目不必很多，只要够他們喝幾杯酒就成了，在他們的酒意未醒之前，通常已完成了所交代的任務。

不過，一旦他們的酒意消失的話，還得給他們添加一些錢，否則，他們就不幹了。

如果不能使有爲的士人心服的話，最適合使用武士的僕人。神尾主膳雖然是旗本後代，但他却利用這種僕人去坑人，說起來實在令人寒心。

權六因能够撕破神尾主膳的假面具而感覺到得意非凡，他驟然躍上了管理值勤武士的地位，因而沾沾自喜。當他想痛快淋漓的展示他的威權時，不意聽到水戶的山崎讓要來，因此，感覺到狼狽異常。

「什麼？水戶的人？名叫山崎讓？」

權六說着，不斷的眨着眼睛。

「告訴他現在我很忙，等一下接見他。不過，你們要好好招待他。」

「知道了。」

「水戶的山崎……你認識嗎？」

權六內心稍感不安，所以，他才問後面假裝

成值勤武士的木村，此人跟權六是一丘之貉，無惡不作，也是最喜歡探人隱私的傢伙。

「你不認識他嗎？他不久以前來過此地，他自稱是算命者，冒名藤崎周水，實際上，他就是水戶山崎讓。」

「原來是這樣，那個算命的來此山區幹什麼呢？爲什麼還要見我？」

「他只是以算命做爲幌子而已，實際上根本就不會看命。他原本是水戶地方的武士。他是將軍直系三家的武士，跟我們的等級不一樣。而且，他的本名叫山崎讓，他跟我家主人神尾是知交。」

「他可能聽到了神尾主膳來到這個地方，但却不知道這是我們所製造的假案件，因此，他想來拜訪吧？唉！眞湊巧……。」

「如果不設法打發他是不行的。如果我們的陰謀被他揭穿，那就完蛋了，這不等於進入寶山空手而回一切都成泡影了嗎？你最好想辦法，把這個傢伙騙走。」

「那樣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這個傢伙的厲害，就是我們用三、四個人一起去，也打不過他。」

「他那麼厲害嗎？」

「他揮起香取流的木棒就會像天狗一般叫人不敢上前。」

「他會使用棍棒？」

「前些日子，他到神尾那兒逗留了兩、三天，主人半開玩笑的對他說：『山崎！你能够在這個棋盤子上打一個記號嗎？』。他立刻答應道：讓我試試看。於是向伙伴借來一根六尺長的棒，向棋盤上一揮，想不到棋盤上立刻印上了棒形，而凹陷下去。眞是好厲害的棒法。如果他的棍捧打到人，準會骨頭粉碎！」

「眞是辣手的傢伙！」

「是呀！」

「這個傢伙竟然在這個節骨眼裏化裝成算命先生，闖進這個山區來，他的用意何在？」

「他之來這個山地，一定是有目的的。他是新徵組的一員。」

「新徵組？」

「如今，改成了新撰組，由近藤勇出任組長。」

「新徵組？那麼，我們完蛋了。」

「怎辦才好？」

「這一次，可能會輪到我們被整了。」

「眞叫人洩氣。」

「實在是叫人討厭的傢伙。」

當這兩個人促膝密談之時。

「對不起，那位山崎先生說，他現在想來拜訪您們。他說，如果嫌這裏太狹窄的話，可以搬到望月先生的邸宅辦事，那裏比較寬敞得多。」

「少嚕嗦！對他說，待我們辦完事，自然就會去找他。」

「是！」

「完了！」

「是眞的完了。如果那個傢伙來到此地，在衆人面前揭開了我們的假面具，那多尷尬？」

「所以說，我們去看他吧！」

「去看他又如何？他還不是照樣會揭掉我們的假面具，叫我們現原形？」

「這實在叫人不好受，非想辦法去對付他不可！」

「如今，我們想臨陣脫逃也來不及了。乾脆，我們兩個人就一起上，奮力除掉他。」

「只好如此了！」

「原本，我們也是在神尾主公允許之下，上演了這場戲。一旦出了紕漏，只好把一些都委給主公，叫他去擔起一切的責任。」

「好吧！我們就試試看。如果弄巧成拙的話，只有拉倒了。這個傢伙也頗受到主公的照顧，我看他是不會做得那麼絕的。」

「今夜我們就早一點睡覺，待明早才到望月邸宅。」

當他倆正想入寢時，

「報告，山崎讓先生來了。」

「什麼？他來了？」

「他說有東西要呈給您們看，所以特地駕臨。」

「不是叫他明早才來嗎？」

「不過，他說有急事，所以……」

「山崎有什麼急事？我們正在辦公事！」

「那太對不起了。」

「快把他趕出去！」

「不行啊，他已經從走廊走進來了。」

「什麼？已經來了？那就不好辦了。千萬不要讓他到這裏來……」

「沒想到他手裏竟然拿着槍，橫衝直闖的進來了。」

「什麼，帶着槍？」

他倆拉開紙門向外張望，果然……

在黑暗的長廊那邊，有一個人靜悄悄的走來，背後有一個女人，高舉着一盞燈。

「神尾主膳先生。」

那個在走廊悄然地踱步的人，在離開相當的一段距離時，就叫神尾的名字。

他的中氣雖然十足，但脚却顯得蹣跚。

「休矣！那個傢伙來了！啊！我記得這種聲音，我的媽唷！那個聲音是……」

他倆靠那一盞燈光，看出來者一點也不像是山崎。

那個給棋盤烙上印痕的山崎，明明是一個肥胖的男人。而且，來到甲府時的山崎並沒有穿着武士的服裝，全身上下皆是看相人的打扮。

同時，山崎的聲音很宏亮而有力。如今，發出的聲音却是有些低沉，絕對不是山崎的聲音。

「他就是山崎嗎？」

「是啊。」不知情的旅社老板答道。

「什麼？山崎是病人？」

「他的眼睛看不見，所以他說，衣冠不整之處請原諒，他把槍當成了拐杖，就這麼進來了。」

「那就怪了……」

他倆面面相覷的當兒，從走廊踱過來的人，穿着印有家徽的禮服，腰部佩着兩把刀，一面用九尺柄的槍根輕敲着走廊的地板，一面說：

「神尾主膳先生久違了，在下是水戶的山崎讓。」

原來，這個以槍當拐杖者，不是別人，正是機龍之助。

他說着：「神尾主膳先生久違了」，同時走到了神尾的房間附近，有一人假冒神尾主膳說：

「山崎？閣下眞的是山崎讓先生嗎？」

「在下正是山崎讓，前一天太失禮了，請原諒。」

龍之助說着，竟携着槍，走進了神尾的房間。

「這是您一直想要的槍，我在這山上遊樂時，偶然找到了。」

這隻槍得自山區望月家，在下雖然雙眼失明，但却能夠肯定它就是天正以前的製品。槍柄是用竹製成的，也就是賤岳七隻槍的事件發生之時，那些人所使用的槍，都是竹製的槍柄。

削了竹之後，組合成菊花的形狀，再塗上油漆。乍看起來很像是樫木製成的柄，但是不管如何使用，絕對不致於折斷，這是非常上乘的槍。

我正想把它呈獻給甲府，正好閣下駕臨此地，所以，在下特地呈上。」

携着槍的龍之助在適當的地方坐了下來，把槍尖朝向燈火的方向，使得那些冒充值勤武士者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嗯！這種槍……」

「這一類的槍，如果不是在山岳國的話，根本就看不到。神尾先生，請您從槍尖起仔細鑑定

吧！」

龍之助把槍尖伸向假神尾主膳面前。

「嗯……這是很上乘的槍，一定是最近才找到的……嗯……眞是不錯。」

「如果您喜歡的話，就送給您吧！」

「它是一枝很珍貴的槍，我很想擁有它，以便轉贈給甲府。」

「那太好了，我就送給你吧！不過在事前，您總得鑑定一下。」

「不！我對槍是外行，倒不如請閣下代爲鑑定。」

「就連眼睛看得見的神尾先生也無法鑑定，我這個瞎子又如何鑑定呢？」

「那麼，就如此把它接受了，你們把這枝槍拿過去，放到那兒去。」

這個家的主人及下人們都集攏到走廊看熱鬧。

在對面，以望月的家人爲始，當地的父老們都全部到齊了，他們皆以畏縮的眼光看着龍之助這邊。

「不行！神尾先生，槍在下可以讓給您，但請您給我一件東西，我們來個公平交換。」

「你要用什麼東西換這枝槍？」

「在下沒有別的希望。原來，這是望月家所秘藏的槍，你當然得給望月家一點謝禮。」

「給望月家謝禮？」

「望月家不奢望金錢方面的報酬。對望月家來說，剛才你們帶進來的望月少爺，實在比那枝槍要來得重要了，我希望用他跟這隻槍交換。」

「你說什麼？」

「用那一枝槍來交換望月家的少爺。」

「快閉上你的狗嘴！」

「爲什麼？」

「你到底是什麼人，未免太膽大妄爲了，竟然冒名山崎讓不請自來。據我所知，山崎讓並沒有瞎眼，也不是一個有病的人。你不但胡來，甚

至出言不遜。你再放肆的話，可別怪我刀下無情！」

假神尾主膳再也忍不住了，抽出佩刀，身邊的十多個人便立刻把龍之助團團的圍在中央。

這時，龍之助又發出他一貫的冷笑。

他想，與這些人爲敵太幼稚了，這些人實在不值得一鬪，想到此，他才發出冷笑。然而，他這種冷笑並非在嘲笑那些人，而好像在嘲笑自己似的。

「不錯，我是假冒山崎的，我是另外一人，不過，山崎讓是我的朋友，就是假冒了他的名字也不致有什麼大碍，因此，我就這樣做了。」

「不識禮的傢伙！快報上你的眞實姓名，向大爺謝罪！否則，別怪我刀下無情。」

「報出本名嗎？」

龍之助又冷笑了一聲：

「你不妨先報報看。據我所知，神尾主膳是擁有三千石俸祿的武士，他可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龍之助把原來用一隻手持着的槍，改用兩隻手拿着，右脚墊在臀下，左腿蜷曲，膝蓋朝上之後，槍尖就跳到了神尾主膳的咽喉旁。

「你要幹什麼？」

假神尾嚇慌了。

環伺的佣人也不約而同地退後了幾步。

「眞正的山崎善於用棒，在下却會耍槍。你不要存心不良，否則我的槍可要你的命，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但這枝槍却有眼睛！」

用刀柄支撐着身體，站立起來的假神尾主膳，由於龍之助的槍尖制住了他的咽喉，根本就動彈不得了。

只要他稍微移動，槍尖就會刺進咽喉。他一動了逃的念頭，槍尖就會更加的抵近。他的臉孔時紅時白，終於被固定在牆柱上。

「混賬的東西！」

被固定於牆柱上的假神尾主膳在艱苦的掙扎

着，嘴裏不斷的在罵人。

那些僕人們，看到這個瞎眼的怪武士展出了奇招之後，個個嚇得目瞪口呆。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敢妄動，否則假神尾可能就會被殺掉。

這些歹徒認爲：眼前這個莫測高深的敵人，不僅是假冒了山崎讓的名字，而且，還裝成瞎眼的樣子（其實，龍之助眞的看不見），一槍就制服了假神尾。由於膽子差不多被嚇破了，大家只能滾動着黑白色的眼珠，不敢動彈。

假神尾主膳蒼白着臉孔哀求：

「快把槍放下來！快點把槍放下來啊！」

「槍隨時能交給你，不過我要換的東西…」

「好！我答應你。」

「我要換望月家的少爺，你肯嗎？」

「當然肯。」

「好吧！那麼，你就叫一個人去把望月家的少爺帶來此地，並把他身上的繩子解開。」

不久，望月的兒子被帶來了。

「謝謝您！我不知如何感謝您才好？」

望月的兒子跪在龍之助面前。

「快點把他身上的繩子解開！」

「他們已經把繩子解開了。」

「那麼，趕快回家去吧！你們帶着這位少爺快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非常謝謝您！」

望月的家人擁着少爺怱忙離去。

到了此時，龍之助仍舊沒有把假神尾主膳咽喉上的槍尖移開。

龍之助說：「現在，我把槍送給你。」

「噯唷！」

假神尾主膳驚叫一聲，高舉雙手，向空中亂抓。

原來，龍之助不但沒有把槍移開假神尾的喉嚨，反而用力一刺，不但槍尖刺刺進喉咽，連牆柱都被刺透了。

妓女與矮子

一

從伊勢回來之後的道庵先生，一直無恙，仍舊過着和從前一樣的生活。

在診治病人方面，他一向非常的親切，而且，一有空閑就研究醫學。然而，每當他生了病，總是會自言自語的說：

「生病根本就不必看醫生。人類都有自然的抵抗力，不吃藥也能够使疾病痊癒。」

他好像輕蔑自己似的。

有時，他也會莫名其妙的說：

「比起新撰組的近藤勇來，我更會取人性命！時到如今，我已經葬送了兩條人命！」

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張外國人印製的解剖圖，正在仔細觀看，突然有人叫：

「大夫！」

「什麼事？」

「有病人。」

「有病人？我現在正在研究解剖圖，如果是普通病人，便叫他等一下再來。」

「是與八！」

「什麼？是與八來了？」

「他是牽着馬來的。」

「那太有趣了，請他進來吧！」

與八從澤井來拜訪道庵。

「與八，難得今天你來了，我正想到江戶去看看哩！如何？我倆一塊去吧！」

「好！」

翌日，道庵帶着與八去兩國玩。郁太郎睡在與八的背上一直沒有醒過。

道庵先生去兩國的途中，仍不斷的在發揮「道庵流」的作風，使路過的人捧腹大笑。

「看！那兒就是兩國。流經中間者是隅田川

。那邊是上總，這邊是武藏江戶，這座橋以前被稱兩國橋，現在都屬江戶了。

你看！到處都有旗幟飄揚着，橋那邊有很多雜耍團，前往看熱鬧的男女絡繹不絕。

與八你可要小心一點啊。

當你進入人潮擁擠的地方時，千萬不要大意，留心錢包被扒。

走路時，你最好緊緊的抓住我的衣袖不放，以免迷路。小心脚掌被人家踩到，揹着的孩子不要被路人擠壞了。」

說着，說着，他倆就擠進了人羣。

「道庵先生，這是什麼？」

與八在雜耍團的招牌前站住。

「那是利用駱駝的雜耍。」

「什麼是駱駝？看起來有點像馬，眞是古怪極了。」

「那是南蠻所騎的馬。」

「背上有一個瘤！」

「那可用來代替馬鞍啊。」

「好大的瘤啊！」

「哈！哈！哈！」

「道庵先生，那是什麼？」

「那是工藝品，是目前最流行的加工籠子。」

「眞漂亮！」

「還有用竹片、絲線、玻璃及紙製成的工藝品。」

「好看極了！」

「這些是小馬兒。」

「那裏有木偶戲。」

「那兒上演着女盜賊三島阿仙的故事，那是三座太夫，接着是滑稽劇。」

「在戲裏賣牙粉實在很古怪。」

「哈！哈！哈！」

「道庵先生，那兒寫着：『討人喜歡的牙粉製造人—岩井管五郎』」

「這個傢伙原來就是賣牙粉的，並不是有意來演戲。」

道庵和與八擠在人羣中看雜耍。

「看看，那個人在走鋼索！」

有人在大聲叫着：

「快來看！印度人在耍槍！」

「道庵先生，這個耍槍人的面孔怎麼與衆不同？」

「他是印度人，印度也稱天竺。」

「咦？印度也有槍嗎？印度的槍到底是怎麼個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身體爲什麼那麼黑？是不是擦了黑色顏料？」

「不是擦什麼顏料。印度是一個很熱的地方，所以人們都晒得黑黑的。晒了太陽當然會變黑。」

「嗯！」

「印度沒有寒冬，差不多一年到頭都是熱天，而且，夏天熱得蒸死人！在那兒烤了又烤，怎能不黑呢？」

雜耍團報告節目的人高聲介紹道：

「大家請多多捧場，他是生長在印度甘地河岸的曠世耍槍名人。雖然他的身高只有四尺一寸，但要耍起槍來，眞是神妙不可思議。到目前爲止，他已經刺死了三十八隻老虎及二十五隻豹。

除此之外，死於他槍尖下的毒蛇猛獸眞是不計其數。

有一次，就在喜馬拉雅山麓，有一隻猛虎突然向他撲來，咬住他的右股，如果換成別人一定完了，想不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槍從虎口一直刺到虎屁股，印度國王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立刻賜一塊金牌表揚他。

但自此以後，右脚便行動不便了，因此，他開始用一隻脚猛練特技。能在馬背上及十丈高的樑上耍槍。

日本寶藏院的得道高僧高田又兵衞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各位如果不信，可以拿任何東西投擲他，我敢保證，無法打中他的身體。

誰打中，我就當場送給誰三張虎皮，二張豹皮。人生短暫，像這種機會再也不會降臨日本了。

我敢說，就算到了你們孫子的時代，都看不到這樣好的槍法。世界聞名的印度人，甘地河岸的名槍手就在這裡！」

「道庵先生，是眞的嗎？印度眞的有這樣善於耍槍的人嗎？」

「聽他說得天花亂墜，好像是眞的。不管如何，必須有一兩下眞工夫才行，否則，一旦被拆穿謊言，還有面子嗎？」

「是啊！」

不久，那個印度人慢步走到場地的中央。由於面孔黑如焦炭，根本就看不出他的表情，他掃視了一下四周的觀衆。

「喞！喞！」

他露出牙齒，發出如猴子的叫聲，並高高地舉起左手。

「那是他們打招呼的方式。遇到朋友則說『喞！喞！』」

他右手持槍，左手高高地舉起，當他回過頭來，不期然，目光與道庵相遇，印度人好像觸電似的，站着不敢動，一直凝視着道庵。

其他的觀客或許沒有察覺出，但印度人却颼颼地顫抖了起來，差一點丟掉了手中的槍，他强打起精神，立刻轉過臉去。

道庵覺得奇怪。

「咦！我好像在那兒見過那個印度人？」

「您曾經見過他？」

「嗯！記得以前他比較瘦，現在雖然胖了一些，但跛脚走路的樣子和以前一模一樣……」

道庵先生不斷搖頭，同時仔細端詳「印度人」。

「啊！想起來了，哈哈！」

由於道庵先生平常就喜歡說笑，大家聽慣了，不以爲意。然而，這一次却笑得前仰後合，觀衆都不約而同地看着他。

「道庵先生，什麼事逗您笑得這麼厲害？」

與八也感到很驚訝地問。

「哈哈！哈哈……」

道庵仍舊張着口，大笑不止。

「道庵先生，到底有什麼好笑嘛？」

與八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報節目的人說：

「印度的名槍手，開始表演了，先表演接槍。」

「印度人」，「咻」地一聲，把槍向上擲去。

「好！擲得好！哈哈！哈哈！」

聽到道庵讚美之聲，印度人又不禁顫抖了起來，差一點沒接住從半空落下的槍。

「黑先生，好好的表現啊。」

道庵這麼一說，「印度人」手脚變得不聽指揮，接槍的動作，也顯得僵硬，觀衆也覺察出有點反常了。

「啊！這樣太危險了！」

觀衆紛紛驚叫起來。

所幸，他的臉孔黑得像木炭，使人看不出他的表情，然而，動作方面的突變却瞞不過觀衆的眼睛。

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之下，他好不容易表演完接槍的節目，頻頻拭着額角的汗。

「下一個節目是飛槍。」

報節目者說完，觀衆歡聲雷動。

「黑先生加油！」

道庵對「印度人」大聲說。

「印度人」正要表演飛槍時，一聽到道庵說話，竟立刻從舞臺上，拔腿就跑，要開溜的樣子。

報節目的人驚叫道：

「喂！黑先生！」

「印度人」不理勸阻，手提着槍，拖着一隻跛脚，逃進後臺。

「咦？黑先生你怎麼啦？」

此時，老板也被驚動了，勸「印度人」回舞臺表演，但「印度人」堅持再也不肯上舞臺。

飛槍是壓軸好戲，主角人物逃走了，觀衆當然不滿，開始騷動了起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奇怪……」

「是不是臨時肚子疼？」

「怎麼有如閃電一般的出來，又像流星一般的消失了？」

「眞是怪裡怪氣的傢伙……」

「到底在搞什麼名堂？」

「黑小子！」

「黑炭！」

「快點出來啊，黑小子！」

觀衆七嘴八舌地說。

「各位請保持安靜。印度人突然患了急病，暫時在後臺休息。可能是久居熱帶，不習慣日本的氣候，所以……」

「哈哈！哈哈！」

報節目的人才說了一半，道庵不禁又大笑起來。

報節目的人以怪異的眼光看看道庵，隨即接下去說：

「可能是由於水土不服，他突然患頭痛眩暈症，只好暫時停止表演了……」

「我來治療他的病。」

道庵揷嘴。

「在病人休息的期間之內，請各位觀賞奇異的魔術。」

「混蛋！要耍我們是不是？」

觀衆不依。

「我們才不喜歡看什麼魔術，快叫黑小子出來，我們要看他表演飛槍。」

「我們是專程從新宿趕來看黑小子耍槍，快叫他出來！」

觀衆差不多要發怒了。

回到後臺的「印度人」，垂頭喪氣。阿君（阿玉）正在那兒彈三絃琴，看見「印度人」的狼狽相，關心的問：

「米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唉！一切都完了。」

原來是米友僞裝印度人。

「還沒到你下臺的時候啊。」

「完了！」

米友頹廢的坐下來，然後猛搖頭。

「你到底是怎麼了？」

阿君放下三絃琴問。

「被拆穿了！」

「眞的嗎？」

阿君頓覺不安。

「到底是誰看穿了你不是印度人而是宇治山田的米友？」

「雖然沒有人說出我是米友，但是有一個熟人看見了我……」

「熟人？是誰？」

「他就是照料過我的醫生。」

「醫生？是不是伊勢的醫生？」

「不是，以前我不是向妳說過嗎？當我從隱岡被推了下去，差不多已快死之時，有一個醫生救治了我……」

「噢！我想起來了，他就是居住於下谷長者町的醫生。」

「是啊，就是道庵先生。」

「啊！這實在叫人感到意外，不過，你用不着躭心，雖然你認得出道庵，但道庵却不見得認識你。就算是我，如果不仔細看，也認不出是你

，你大可不必躭心。」

「但是，這種假設行不通了。」

「他認出你來了？」

「因爲他很熟悉我的背影。就連我的頭上有幾根毛，他都一淸二楚。因此，一眼就被他認出了。」

「那就不好了。但是道庵先生並不是壞人，他絕對不會掀開你的假面具，使你下不了臺。」

「我也知道他不會這樣做，因爲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但是他一直在哈哈大笑不停。」

「這麼一來，他的朋友們一定會起疑心。」

阿君憂愁的說。

「而且，他又在大嚷着說：『黑小子好好的表演吧！我就在你身邊。』實在叫人心驚肉跳，道庵先生一定又是喝醉了。」

「你管他說些什麼！你不必害怕。」

「然而，我感到非常慚愧，根本就表演不下去了。」

「這樣就難了。」

「我本來就不願意裝印度人，老板及妳都鼓勵我裝印度人，所以我才漆成一身黑色。時到如今，我再也扮演不下去了。」

「眞叫人傷腦筋！」

「扮演印度人很不適合我的個性。」

就在這個時候，觀衆席那邊又傳來了叫罵與喧嘩聲。

「聽聽看！觀衆在大叫大嚷！你實在不該臨陣退縮，觀衆們主要是來看你啊！」

「我不幹了！我要睡覺……」

「咦？這怎麼成？」

阿君焦急起來。

米友已經進入掛有很多刺繡衣裳的帳子裡面，準備睡他一個大覺。

「黑先生！」

一個中年婦女走進後臺，她梳着光溜溜的頭髮，皮膚白而光艶。她拿着朱羅宇的煙管及煙草

岔，穿着黑條子的和服，繫着一條男用衣帶。

「你到底怎麼啦?」

她的背後站着兩、三個微帶怒容的年輕人。

「老板，眞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又有什麼用?觀客們非要看你表演，你叫我怎麼去應付?」

「老板，有人知道我是假冒印度人。」

「奇怪!怎麼可能有人知道?」

「老板妳要知道，觀衆中有人曉得我的秘密。妳看怎麼辦?」

「現在講這些無濟於事，不如快出去，向觀衆賠罪，不然的話，他們是不肯罷休的。」

「老板請妳說我病了，讓我休息一下吧!至少，今天讓我休息。今夜，我會好好的考慮。」

「你怎麼這樣說呢?你叫我怎麼下臺呢?你應該親自向他們解釋原因，的確無法表演，否則他們是不肯罷休的。」

「我不出去。」

「怎麼，你不出去?」

阿君聽了之後，也着實躭心了起來，因而對米友說：

「米友，你不可任性，出去向觀衆道歉，如此老板才下得了臺啊。」

「不去!」

「請快去!」

「不去!」

米友堅持不去，而且振振有詞的說：

「你叫我向他們賠罪，難道光對他們吱吱叫就成嗎?我眞不知出去如何說才好?」

「不管說些什麼都行。反正他們也不懂印度話，你就胡亂說幾句，假裝是印度話就行，反正，報節目的人會盡量幫助你的。」

「如今，我已經感到非常慚愧，再也不敢吱吱的亂叫一通了。」

「快出去!否則，觀衆會丟石塊到舞臺上來!」

「我也不知應該怎麼辦才好?」

「只有快出去!」

「好!老板!我答應再出去一次。」

「這樣才好!」

「還有……老板……」

「什麼事?如果有事要跟我商量的話，等你回來再說吧!」

「這次之後，我再也不扮演印度人了。」

「這事留待以後再談，你快一點出去。」

「阿君!我們想瞞天過海，根本就行不通了。如今已遭到了上天的懲罰，被道庵先生認出來了，以後，我再也不敢扮演印度人了。」

「不必再說了!快出去吧!」

老板不斷的催促。

「唉!起初我只答應客串一下印度人，想不到你們却大動腦筋，貼出醒目的海報，說什麼我射殺了三十五隻老虎，印度國王頒給勳章，把事情宣染過分，好像眞有其事。如今，我想打退堂鼓都有困難了，結果遭到了這種報應。」

「現在，再抱怨沒有什麼用?不如快一點出去吧!」

「道庵先生，想不到引起了這麼大的騷動。」

與八向道庵說。

「嘻嘻!哈哈!」

道庵仍舊在笑個沒完。

「好奇怪!黑小子爲什麼跑回後臺?」

「哈哈!他是害怕我才跑進去的。與八，如今你知道我是多麼偉大吧?那個射殺了三十五隻老虎的傢伙，一看到我竟然逃之夭夭，哈哈!哈哈!」

「道庵先生，您老愛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道庵很認眞的說：

「就是因爲黑小子不出來，觀衆才大嘩，如果他一直不出來的話，觀衆一定會吵翻天，再僵

持下去，我就要去把黑小子拖出來。」

道庵先生說得口沫四濺。

「如此說來，那個黑小子跟您相識嘍?」

「你不要管這個，只等着瞧好戲好了。」

「道庵先生，您會講印度話?」

「我不但會說印度話，而且還會說荷蘭話！」

「眞棒！」

道庵和與八闖進了後臺。

「如果他們能够把黑小子帶來就好辦了。且讓我們聽聽，黑小子會說些什麼?在這裡，除了我之外，大概沒有人懂印度話了。」

「什麼?你說後臺的人可能會講印度話，那根本就是大謊言。」

「如果黑小子出來的話，我就要看看他如何向觀衆交代。說得有理，我就擔任翻譯，假如不出來，我便親自去拖他。他可能拒絕我說是有病，我會替他療治。日本雖然很大，但除了我這個道庵之外，再也沒有人會治療印度人的病了。」

「道庵先生，您不要吹得過火，否則會挨揍的。」

「你不用耽心，我懂印度話，而且，也會治療印度人的病。」

「道庵先生，他出來了！」

「啊！黑小子眞的來了，加油啊！」

「各位……」

報節目的人和老板强行把黑小子拖出來，走到舞臺中央。黑小子垂頭喪氣，步伐懶散，看了道庵先生在那兒，有如貓看到耗子一般，畏畏縮縮的不敢向前。

黑小子一出現，觀衆就安靜下來。

「黑小子，你終於出來了。」

「各位，我特地向大家道歉！大家都知道，他的肌膚黑得像漆一般，因此，喜怒哀樂很難從臉部表情看出。各位請看，他萎縮的脚，雖然射殺過三十多隻老虎，但他對人倒是很怕生的，看

起來就像小孩子一般。剛才他突然肚子痛，無法表演特技，所以，私自跑進後臺，竟然未向各位說聲道歉的話，實在對不起各位。

現在，他的肚子已經好了一些，所以才再出來向各位道歉，請各位多多原諒。今天就到此爲止。明天請各位務必早點訂座，爲了補償今天各位的損失起見，明天將把好戲全部推出……」

報節目的人說得很像有理，「印度人」在聽完之後，不斷的從背後拉他的手。

「明天，決定表演全部精彩的好戲。」

米友又拉他的手。

「像：接槍、飛槍、馬背上耍槍、水中耍槍、在鋼索上耍槍等等，應有盡有。」

「不要騙人了！明天我也不來了！」

本來「印度人」極力忍耐，但聽到報節目的人講得實在過份，所以用力從後面拉了報節目的人一把，並且口出流利的日本話。

「咦?」

觀衆大感驚訝。

「他在騙人！」

印度人大聲咆哮。

「喂！那個印度人竟然會說日本話，而且，把報節目的人拉倒在地。」

觀衆又大譁了起來。

「哈哈！哈哈！」

道庵先生不斷的拍着自己的腿大笑。

就在當天夜上，米友及阿君被老板解僱了。阿君哭喪着臉，抱着三絃琴。

「米友，你爲什麼要意氣用事?」

「我也沒有辦法呀！」

此時，米友已恢復了本來面目，除去印度人的打扮。

「當報節目的人向觀衆解說時，你不該插嘴說那些話，否則我們不會被解僱。其實，除了道庵先生，沒有別人知道你假扮印度人。」

「現在想起來，的確衝動了一點，可是當時我無法忍耐。」

「想不到挨揍了之後，又叫我們走路，不過，這樣也好……」

「嗯！就算他們要再叫我回去，我也不願意。這樣倒乾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老板可不是壞人。她雖是女人家，但却非常能幹，做起事來可是有板有眼，一點也不含糊。」

「是啊，老板的爲人不錯。」

「第一，她富於俠義之氣。你想想看，當我倆到了三島時，身無分文，她毫不考慮的幫助我們。她認爲，我的三絃琴彈得不錯，所以介紹我去賣唱。」

「是啊。接着，我被打扮成印度人，我們剛開始的計畫是：到江戶去投奔道庵先生，想不到我在中途變成了印度人。」

「從今以後，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不如去找家旅舍住一晚，慢慢再想辦法。」

「臨走的時候，老板對我說：『阿君啊，如果走投無路時，我還是歡迎妳回來。妳有任何困難都可以告訴我。』她說得好親切哩！」

「她可沒對我說什麼話，她是不是只偏愛妳？」

「是啊，她是悄悄地告訴我的。她說，如果在江戶住不慣，待她們到別處表演時，工作的機會就有很多，那時，她便通知我。不過，我們必需把去處告訴她。她甚至說，假如今晚沒有地方睡的話，在走過兩國橋之後，那兒就有她熟悉的旅館，只要說出她的名字，他們就會免費讓我們住。」

「由此看來，老板雖然對我們頗感失望，但她還是很疼妳呢！妳有沒有打算再回去？」

「我嗎？既然老板對我那麼好，不如……」

「原來，你打算這樣……」

米友若有所悟的說。

夜風冷徹肌膚，阿君與米友無精打采的走過兩國橋。

遠遠的遊樂場一片輝煌的燈火，成了兩個極端的對照。

兩人緩慢的並肩走着，談論今後的生活問題，竟把跟隨於後面的阿獅給忘了。

二

「阿君！我找到工作了。」

經過幾天之後，米友興奮得上氣不接下氣跑回來對阿君說。

「眞的？！那太好了，在什麼地方工作？」

阿君停下正在摺衣服的手，微笑着問米友。

「在錢莊！」

「錢莊？是否借人家錢，藉以賺取利息的那種地方？」

阿君認眞的問。

「是啊！」

「那種高利貸，剝取貧民的膏血，是一種非常罪惡的職業。」

「可能是這樣，不過，我們並不是去辦這種事，我只是在那兒當佣人而已。」

「這樣還可以。總之，有工作做就很不錯了。」

「他們叫我看看家，灑掃庭院，做一些雜事。我的一隻脚雖然跛，但仍然有力氣，對付那些宵小之輩綽綽有餘。有了這些條件，他們就僱用我了。」

阿君忍不住笑着說：

「錢莊的錢當然很多，免不了成爲小偷的對象，當然非加小心不可，工作固然重要，但你也要當心自己的身體啊。」

「關於這個，妳儘管放心。」

「這個錢莊的人手多嗎？除了你之外，是不

是還有其他的佣人呢？」

「嗯……除了我之外，只有一個燒飯的人。」

「眞是吝嗇的一家錢莊。那麼，他們的家屬多嗎？」

「好像不多，仔細想起來，眞是一個古怪的家庭。」

「什麼？古怪的家庭？」

「因爲，錢莊的老板還是一個孩子，差不多只有十四、五歲。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女人，不知是他的什麼人？他叫她伯母。」

「嗯……就是那個女人跟孩子在放高利貸吧！」

「是啊，我以爲他家世代是開錢莊的，想不到我弄錯了，他們是新近才開始的。」

「這麼說來，一定是這個伯母的先夫留下一筆可觀的財產，她不願坐吃山空，所以才開錢莊，藉以維持生活？」

「我也認爲這樣。那個孩子實在太老氣橫秋了，威風凜凜的像一個大老板，一天到晚使喚我。只要我稍微不小心，叫他一聲『小鬼』，他就用一雙眼睛白着我，實在叫人打從心底感覺到不舒服。」

「那個孩子不就在櫃臺嗎？你爲什麼不叫他掌櫃呢？」

「叫他掌櫃，他也不高興！總之，非叫他老板不可。」

「他只有十四、五歲，實在不夠資格當老板。」

「不過，我只好叫他老板，可是那個女人就不知如何稱呼她了？」

「那個孩子既然是老板，那麼，她就應該是老板娘囉？」

「那怎麼成？」

「那麼，就叫她奶奶吧！」

「那像什麼話！她根本還沒有到奶奶的年紀

，我看勉强可稱她老板娘。」

「你就看着辦吧！只要稱呼得體就成了。對了！你可不要再意氣用事啊，耐性地做下去。」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長久？阿君！妳眞的準備跟那些雜耍團一塊走？」

「嗯……反正時間很短，我只準備去試一試，因爲，我總不能長此下去啊。左思右想，我還是跟她們去旅行一段時間算了。」

「妳已經答應了她？」

「是啊。」

「旅行是很危險的事。」

「不過，時間並不長。」

「他們要到那兒旅行呢？」

「聽說要去甲州。」

「甲州？」

「很快就會回來的。」

說到此地，阿君又開始摺衣服。

「妳要去旅行，我要去工作，這麼一來，我們又不能時常在一塊了。」

「只不過是短期間不能見面而已。聽你的口氣，好像我們要永訣了。」

「可能這一生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不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我總覺得有永訣的預兆。」

「……」

「阿君！妳現在摺的衣服是不是那個女老板給妳的？」

「是啊！因爲很合身，所以她就送給我。這些衣服還很新。」

「這些衣服很漂亮。」

「你看，還有梳子、髮簪、木屐，以及袜子等，這些都很昂貴，就算我工作了兩、三年的積蓄也買不起。」

「她給妳這麼多的東西，妳一定很高興。」

「這還用說嗎？如果你換成我，也一定會高興的。」

「妳說得對。」

「那個女老板太好了，對我很親切，好像對待親妹妹一樣。」

「不過，阿君！妳認爲那是發自內心的嗎？」

「你是說，她有目的？」

「嗯……」

「這不可能……在這個亂世裏，誰肯像她那樣的照顧我呢？」

「阿君！這也不能怪妳，因爲妳太純潔了，總以爲別人也跟妳一般的胸無城府，純眞可愛。在伊勢的拜田村還不打緊，如果是到江戶的話，妳就得格外的小心。」

「米友！你未免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阿君！妳弄錯了，不要把一切想得那麼美。就以我個人爲例吧！他們竟然連騙帶哄的把我打扮成印度人，把我的全身弄黑，想藉此賺一筆錢。

但是我這一身黑是可以洗掉的。阿君！如果妳一旦被推入汚泥的話，恐怕就洗不乾淨了。」

米友說着，撫摸着自己的手臂，並用手理一理頭髮。

「米友！你今天怎麼啦？」

阿君天眞爛漫的笑了起來。

「他們不會把我全身弄黑，叫我去扮演印度人吧！就算他們這樣做，我也不會表演什麼技藝給人家看。」

「我所說的染黑，並不是指把妳的身體塗成黑色。」

「那麼，要把我的什麼地方弄成黑色？」

「呵！妳還不懂我的意思嗎？我是指妳的心會被染黑。」

「心會被染黑？你不要說那種可笑的話，所謂的心並沒有顏色啊。」

「雖然它本來是沒有顏色的，但久而久之就

會被染成黑色，妳可要千萬小心。」

「米友！您是讀過書的人，但是我不識字，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算是弄黑了，洗乾淨不就成了嗎？」

「就算妳去洗，也絕對洗不乾淨。」

「眞的，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就是因爲妳不知道，我才要提醒妳，一旦心變黑了，再洗也徒然。」

「你今天到底怎麼啦？眞叫人摸不着頭腦。」

阿君又開始摺衣服。

米友雙手托着下巴，眼睛朝下呆望，不知在想些什麼？

「阿君！妳還是想去旅行嗎？」

阿君停止摺衣服，看着米友。

「米友！你不要我去旅行？」

「如果妳不去旅行，我們就可以厮守在一起。」

「米友！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再過兩、三天，我連住旅舍的錢都沒有了，而且，你有了工作，白天總是要出門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能夠厮守在一塊嗎？你不要我去旅行，如此，我怎麼向恩重如山的老板交代呢？」

「妳說得也有幾分道理，既然目前沒有辦法不做事，那麼，妳就去吧……」

「你不要垂頭喪氣好不好？請振作精神來跟我說話。」

米友站在一旁，臉上顯出頗不以爲然的表情，此時破紙門外響起了一陣狗吠聲。

「汪！汪！」

「啊！我忘了餵阿獅！」

「是啊，我也忘了，阿獅一定餓得不得了，眞可憐。」

米友打開紙門。

「阿獅，你餓壞了吧！」

米友立刻到厨房拿東西給阿獅吃。

米友看着輕搖着尾巴吃飯的阿獅，對牠說：

「阿獅，明天我就要去工作了。阿君不久之後也要旅行。我是不能帶你走，但你可以跟阿君走。」

米友說完，臉色突然開朗了起來：

「阿君！阿君！」

「什麼事？」

「妳要去旅行，可以順便帶阿獅去，我想老板不會罵妳吧！」

阿君點點頭說：

「我想沒有問題，牠也可以學一套表演，老板一定會疼愛牠。」

「那麼，我就放心了，妳帶阿獅去吧！」

米友說罷，舒了一口氣。

三

當米友在灑掃庭院時，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打開門進來，提着布包，看起來像一個愛財如命的小老頭。原來，他就是曾在甲州山裏淘金的忠作。

「友造，沒有人來吧？」

米友來作佣人，改名爲友造。

「嗯……一個人也沒有。」

「眞的嗎？」

忠作仰頭濶步進入室內，米友目送着他的背影，暗自啐了一口說：

「呸！少神氣！」

接着，他又跛着脚，重新灑掃庭院。

「友造！友造！」

又是從屋裏大叫特叫。

「少叫好不好？一天到晚，友造！友造！友造可不是你的老太爺！」米友在心中罵。

「友造，友造！」

米友不回答。

「友造！友造！」

「哈哈……友造又干你什麼事？友造如果不

稱你心的話，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服侍你的佣人了。」

「友造！友造！」

因發怒而顫抖的聲音，從後面傳了過來。

米友躲進走廊的地板下面，故意不睬。

「咦？他不在這裏？到底死到什麼地方去了？」

「哈哈……我在此地……」

米友在地板下伸出舌頭，忠作則把地板踏得吱吱作響。

「友造！友造！你這個死東西。」

「我在這兒。」

米友從地板下面回答。

「你躲在地板下面幹什麼？叫你那麼久，你難道沒聽見？」

「沒聽見。」

「你騙我！」

「沒騙你！」

「否則你就是聾子。哼！又是一個瘸子。」

「你說什麼？」

「什麼？你敢對主人用這種態度說話，好大的膽子。」

換成昔日的米友，他實在忍不下這口氣。如今，他是仰人鼻息的下人，阿君又三番四次提醒他不要意氣用事。想到此地，只好拼命的忍住氣，靜聽主人的教訓。

「天字第一號傻瓜，你去收債款吧！」

「好！」

「回來後，到我的房間來，我教你腦筋變聰明的方法。」

忠作打開紙門，氣唬唬的走進去。

「哼！」

友造伸了伸舌頭：

「眞討厭！又叫我去收債款。我最討厭收債款，因爲，我不喜歡聽人家訴苦，又要看人家的晚娘面孔。」

　米友一面發牢騷，一面開始打掃。

　當米友出去收債款之後，忠作全神貫注地在算帳。

　不久，一個中年女人進來，她就是妻戀坡的阿絹。

　「七軒町的雜貨店老板向我訴苦沒錢還，所以我通融他，現在，他已經回家去了。」

　「什麼？妳讓他回家去了？」

　忠作大不以為然說：

　「妳怎麼可以讓他回去呢？他向我們借了十五兩一分，如今，妳連利息也沒要，又讓他拖延還債的日期，他這種人是通融不得的，一旦讓他有喘息的機會，他就會一直賴下去。

　妳看，連今天算在內，他已經拖延了三天。妳怎麼可以那麼好說話的放他回去？這樣，我們還有什麼錢可賺？」

　「不過，他這個人不是一個賴帳的人，一旦有了錢，他會立刻還給你的。就是因為他沒有錢，我才讓他回去，他沒有錢，逼他又有什麼用？我敢說他絕對不是賴帳的人，我們就再給他幾天吧！」

　「妳的作風叫我震驚，像妳這種做法根本就不宜開錢莊。妳這樣寬容他，我不同意，今夜我就去向他索債。」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給他寬限兩、三天又有什麼關係？」

　「不行！妳這種做法不配開錢莊。」

　「這像什麼開錢莊，簡直忙得要死，簡直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忠作發表他的高論說：

　「做金錢的奴隸有什麼不好，忙一點沒關係，就是因為忙，才會賺這麼多錢！

　本錢生利息，利息又變成本錢，周而復始，不斷增加我們的財產，那兒有比這種放高利貸更為愜意的生財之道呢？

　伯母不妨學學打算盤，看看本錢怎麼生利息

，利息怎麼變成本錢，如此，妳就不難樂在其中了。

　當然啦，我很樂意為了賺錢而一天到晚忙碌着，但伯母您也得學學打算盤啊。」

　「如果你給我錢使用，我是不會嫌多的，但是叫我如何賺錢，我就沒有興趣了。」

　「那是伯母尚未領略其中樂趣所致。」

　忠作賣弄着他的小聰明：

　「一旦妳深入此道，就會樂此不疲，像借二十五兩，每月一分利，這是公會所規定的數目，但我們大可不必這樣做。

　例如：對方急需用錢的話，我們只要見機行事，大可借他十兩而索取一分利。如果他嫌利息太重，就不借，在無可奈何之下，對方非向我們借不可，我們就可坐享其利了。

　想想看世界上有比這種更有趣的交易嗎？

　我現在又在動腦筋：像那些富家公子哥兒，時常背着家人逛花街柳巷，揮金如土，由於向父親要的錢不够花，他們一定會向我借，到時，我就向他們索取高利。

　當然啦，票面上，我照樣會記着二十五兩的月息一分錢，但是背後要他們數倍的利息。這樣做一點也不心耽心，就是我們要把它公開，對方礙於面子，也不願意。」

　忠作看看帳簿及算盤如此的說，自己一個人得意非凡。

　阿絹則完全不感興趣的說：

　「我有一個朋友，我願意做保，你肯不肯融通一百兩？借主是兩國很吃得開的雜技團老板，你願不願意？」

　「雜技團老板？」

　「是啊，如今，他們正在兩國表演。不久，他們要到各地巡廻演出，由於添置行頭需要錢。」

　「嗯……雜技團能够賺錢，他們日進千金，我願意把錢借給他們。」

「今晚，他們要來跟你商談。」

「光聽他們說是不行的，我必需到現場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值錢的東西可以抵押，然後，才能夠決定出借的數目」。

「那麼，你就去吧！」

「我還有其他的地方要去。吃過晚飯之後，我才去雜技團。那一個雜技團叫做什麼名字？」

「我也記不得，不過，我有一張他們的名片，我去找來看看。」

阿絹無精打采的說到這裏，就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了，回到自己的房間，阿絹感慨萬分說：

「唉！眞是叫人厭煩透頂。還是乳臭未乾的小毛頭，就一天到晚在金錢堆翻滾。滿身銅臭，眞叫人不敢領教。

開口閉口本金多少？利息多少？除此之外，再也不講別的話，眞叫人寒心。

剛剛從山區把他帶到江戶之時，他很聰明伶巧，好像頗有一番做爲，我也因此想幫助他做一番事業。當我還沒想好做那一行時，他竟然說放高利貸最賺錢……。

他在我面前用算盤算起本金跟利息來，眞是熟練非凡，我因此感覺到欣慰，就用他自己的金塊和我的一些私房錢作資本，幫他開了一家錢莊。因爲錢多好辦事。開張大吉，金錢滾滾而來，但心裏只知道錢，變成了十足的守財奴。

到如今，他只認錢不認人。眞叫人寒心。我不如帶着私房錢離開他的好。」

阿絹整晚都在想這個問題。

「今晚就離開這裏吧！」

阿絹下了決定，但又想到：

「不行啊，金錢拿不到怎辦？因爲他都已經算好了。並且貼上封印，一少錢，就會察覺。

不管了，我必需拿錢，管他日後如何的罵我。不錯，借錢出去可以不斷的產生利息增加數目，但是金錢不使用的話，根本就發揮不了價值。

好吧！等他回來，就跟他商量，取得我自己

份內的錢，就離開他。我要用那些錢來自創事業，再做教揷花的教師吧……不！我再也不能搞那一行了……如果有適合的對象不妨結婚……不過，自己所喜歡的男人却靠不住，而靠得住的男人，又不喜歡我……唉！我不知道如何才好？」

阿絹本來打算叫忠作去當一名伙計或徒弟，自己則另外找事做。如今，忠作的事業已經一帆風順了。然而，阿絹的計畫完全落空。因爲，金錢的出納皆握在忠作的手裏，一分一厘都明確的記在帳簿上，她連一分錢都動用不得，還有什麼意思？

四

收了債款之後，米友踏上歸途。

晚上八點左右，他走過神田柳原河岸，他懷中有十兩金子。

「先生，請過來一下。」

米友停下了脚步，問道：

「是誰？」

「模樣兒長得不賴的男人。」

黑暗處響起了女人的聲音。

「叫我有事嗎？」

「請你過來一下。」

「妳在那邊幹什麼？」

「你不要管我在幹什麼，你來一下，你眞的長得蠻不錯嘛！」

「不要諷刺我！」

「眞的嘛！長得小巧可愛。」

「小巧或者高頭大馬，都跟妳沒有關係。」

「先生！」

「有事請快說。」

「當然有事，不然，我叫你幹什麼？」

「那麼就快說吧！我的老板叫我辦的事，我必需盡快的交差。」

「不要急！」

「我懷中有主人的金子，必需盡快的交給他

。」

「金子嗎？眞好，你不妨把它寄到我這裏，我會好好的保管它。」

「妳在尋什麼開心？身爲女人，竟然躲在這樣黑暗的地方想尋男人開心，眞是叫人討厭。還好妳碰到的是我，換成了別人，妳可有得受的了。」

「喂！你是不是第一次走過這個柳原的河堤？」

「不是第一次。」

米友故意危言聳聽的說：

「是第三次了！」

「是第三次嗎？不過以夜間來說，是不是第一次呢？」

「是又怎樣？」

「你應該弄清楚，白天及夜晚通過柳原的規則是不同的。夜晚要走過這裏的話，必需繳納稅金。」

「要繳納稅金？」

「必需向我繳納稅金，否則是不許通過的。」

「混蛋！」

女人想追過來，友造感到不好應付，所以只好快跑。但米友的一隻脚是跛的，因此，跑得非常的吃力又慢。

女人並不打算追米友，却笑得前仰後合的說：

「小巧而步伐優美的先生，以後，再來此地光顧啊。」

女人看着米友的狼狽相，笑出了眼淚。

米友逃到不遠的地方，停下脚步來喘氣。

「哼！如果不是女人的話，我就要妳好看！」

好不容易回到了長者町的錢莊，米友進入老板的房間，想不到他竟然不在。米友不知道老板到什麼地方去了，只好耐心的等着。等了很久，

老板仍然沒回來，便只好回到自己的房裏，在疲倦之餘竟睡着了。

翌日早晨，忠作來叫米友。

「金子呢？」

友造摸來摸去摸不到金子。

「糟了！」

「混蛋！」

忠作老實不客氣的罵米友一頓。

「我以前不是告訴過你好幾次嗎？錢包的帶子必需掛在頸子上，纏繞幾圈以後，再把錢包放進懷中。你偏不聽我的話，才會遺失。」

「啊，一定是掉在柳原的河堤上！」

「柳原的河堤上？」

「在那個河堤上有一個女小偷……」

「混蛋！那裏有女小偷？」

忠作滿面怒容的說：

「她們是妓女！」

「可能是吧！」

「你一定是被妓女摸去了！」

「眞是倒霉，我再去找找看。」

「我特地准你不做事，快去找回來！」

既然那個女人是野鷄，在那個地方出入的人，她一定認識。

老實說，米友根本不知道那個女人是妓女，但忠作却一口咬定米友是中了妓女的美人計，所以損失了十兩的金子。如今他已暗自決定，如果金子找不到的話，就要把米友開除了。

「太糟了！」

米友說着，便拖着一隻跛脚向柳原的方向走去。

金子無論被妓女或尋花問柳的人撿去，都不可能還給他，想到此地，米友很後悔當時沒有看清楚那個女人的面孔。其實在黑暗裏，根本就看不清她的面孔，只是記得她的聲音而已。然而，米友所聽到的聲音却是很小，即使目前那個女人再出現於他的面前，他也分不出來了。

米友想起昨夜那女人說他「小巧可愛」不覺怒從中來。當然被人諷刺，免不了會生氣，但是米友是氣在江戶市內竟然有小女賊在偷路人的金子。

「她連我的步伐都看得清清楚楚，當然還認識我。

只要她是正直的女人，當我走過柳原時，她一定會把揀到的金子還給我。

如果她是妓女可能就不會還給我了。

如果找不回來的話，一定會被辭職的。唉！走到什麼地方，結果不都是一樣嗎？」

米友既憤慨又悲哀，只好一個人走到柳原，也就是先前那個女人找他說話的地方。如今，除了河岸有很多木材及看管木材的人之外沒有別人，當然昨夜那個女人也不見芳踪。

米友感覺到十分灰心，他漫無目的的在神田及淶草的方向走着。

米友只好先去吃一頓飽飯，然後，再無精打采的回到柳原街的和泉橋附近。

「一點意思也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後面有三個女人抱着草蓆似的東西走過來。

米友仔細的看着那三個人。其中兩人用毛巾蓋着頭，其餘一人却是用一張厚白紙板遮在頭上。河岸的晚風吹拂下，那一張白紙特別的顯眼。

「您這位小巧美麗，步伐又好看的先生……」

米友呆住了，因爲那是他曾聽過的聲音。

「您在這兒發什麼呆？」

「我找東西……」

「找東西？」

那個女人說着，慢慢的走到米友的身旁。

她仔細的端詳了米友之後說：

「你光在這裏站着，東西是不會跑出來的，應該四處尋找，您這個小巧美麗，步伐好看的先生。」

「啊！妳是……」

「你是不是在找金子？是不是放在鬱金錢包裏面的金子？」

「是啊！」

「那你就用不必煩惱了，我一直替你保管着。」

「啊！那我就放心了。」

米友舒了一口氣，那個女人噗嗤笑起來說：

「眞是不中用的男人，看了女人就沒命的逃跑。」

「嗯……」

「你逃的樣子太滑稽了。我一直看着你的狼狽相。當時，我看到你的脚邊掉下一包東西，揀起來一看，原來是錢包。當我撿起來的時候，你已經跑得很遠了。沒有追上你，所以我只好暫時保管它。」

「那太謝謝妳了，其實，那並不是我的金子，而是我老板的。」

「我已經打開看過了，當時，我想送進衙門，但我認爲那樣太麻煩了。而且，一旦被同伴看到的話，一定會被借用光的，所以我才替你保管，你看我的頭上。」

她頭上頂着閃閃發光的白紙。

「我猜到你一定會來此尋找，故意打扮成這樣，使你容易發現我，當天晚上，由於太黑我們互相看不清對方的臉，但我記得你小巧的個子，以及走路的姿勢與衆不同。」

她帶米友走到一處僻靜的地方。

「我剛才說過了，被人知道了就不好，所以，我把它藏在誰都找不到的地方。」

她說着，把米友拉到倉庫旁邊，對他說：

「請你把那一塊石頭移開。」

米友把石塊移開之後，下面赫然出現了他所期待的錢包。

「請你把錢包帶回去吧！不然，你老板一定不會放過你的。你還年輕！做事也應該謹愼一點

。既然你已經跟我結了這一段緣，以後，有空就請來玩吧！」

「妳家在那兒啊，芳名如何稱呼？我一定登門拜謝。」

「我的家在那裏？你不必管這麼多。登門拜謝，那我是不敢當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名字，我叫蝴蝶。只要你來到此地，叫『蝴蝶』一聲，我就會出現在你面前。」

五

米友遺失的金子，被蝴蝶揀到還給他，使他大爲感動。

妓女是出賣靈肉的下賤女人，只要給她二、三十文，就可以讓男人爲所欲爲。對於這種女人來說，十兩金子並不算小數目，如果她把那十兩金子據爲已有，米友也絕對拿她沒辦法。

想不到她却完璧歸趙，米友怎不感動？

米友拿着錢包，一邊走，一邊想這件事，不知不覺到了長者町老板的家。

就在這時，他突然覺得非常厭惡這家老板。他發誓再不願踏進這家房子一步。

「金子我已經找回來了。喂！你拿去吧！我的責任已了。」

米友把錢包投進虛掩的門內之以後立刻回頭就走。

米友漫無目的地走到下谷山崎町倉稻神社（供奉各行各業的守護神）發現神社門前擠滿了人，原來是在排隊等救濟粥。

有五、六個好心人士在爲窮人服務，盛稀飯、端醬瓜，忙個不停，排隊等吃稀飯的人，看起來並非全是乞丐，似乎有些家境還不錯的人也混在乞丐羣裏吃稀飯。

先前喝完稀飯的人，現在都參加服務，替後到的人盛稀飯、端菜，米友實在弄不淸楚這些人到底是施捨？還是在接受旁人的施捨？

米友正在百思不解時，突然有一個人捧來一

碗粥說：

「你也吃一碗吧！」

米友也不問原由，接過碗來就吃。

陸續不斷有很多人擁來，但都不像窮得沒飯吃的人。有一名服務的人大聲說：

「貧窮組已經成立了，請大家加入。」

此時，米友餓得發慌，因此，覺得稀飯非常好吃，一口氣連吃了四碗，先前那名服務的人又大聲說：

「來！讓我們朝大路走去！」

這一大羣人蜂擁走上大路，米友也拐着腿，加入這個行列。

「貧窮組」是一種很怪的團體，並沒有特定的發起人，也沒有人煽動，却自然而然地集攏了一大羣人，從這條街湧向那條街，到豪富之家討米，煮稀飯吃，吃完之後，他們再到別家去討米，但他們從來不起暴動，只是一街又一街的吃着走着。

有些閒蕩者及路過的小商人，有時也裝成貧民加入隊伍，分享稀飯吃。

這些人走到昌平橋時，把大鍋安置在街角。不知誰弄來兩車的米和菜，因此大家全都圍攏來，忙着煮稀飯。

米友在昌平橋離開貧窮組，獨自走向柳原。

「蝴蝶小姐！」

蝴蝶從倉庫後面走出來。

「啊！你是那個掉了金子的人。」

「蝴蝶小姐，我是來向妳道謝的。」

「道謝，那倒不必。」

「只是空口道謝，我沒錢買禮物送妳，因爲，我已經辭職不幹了。」

「他不要你幹了？」

「是我自己不願幹下去的。」

「爲什麼？」

「因爲我看不慣這種守財奴，我把金子丟進去，就逕自離開，所以身上連一文也沒有。」

只要我再找到工作，我一定要買禮物來謝妳，請妳不要見怪。」

「噯！你眞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只要你有這樣的心意就够了。不過，你不應該在一氣之下就辭職不幹，這可能是由於你年輕的原故。你不妨冷靜的想想，再囘去工作吧！」

「我絕對不囘去。」

「眞是孩子氣，那麼，以後你想到那兒去呢！」

「我也不知道要到那兒去?」

「你呵！眞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怪人，喜歡意氣用事。如果眞的沒地方去，就來我家吧！我會向老板禀報，老板住在鐘撞堂新道。」

六

宇津木兵馬與七兵衞從福士川進入德間，但沒有找到龍之助，却遇到頑力。

七兵衞跟宇津木兵馬進入這個山區，只逮住了頑力而已。頑力受驚過度，經常在睡着後說夢話。一行人經由山路，走到富士川畔。

逆富士川而上的船隻，因爲有風吹送，甚至比順水行舟還快，所以三人不久就抵達甲府。

機龍之助住在白根山麓。

不知不覺已至暮秋，如果下雪，則路上行走就不方便了，兵馬雖然感覺到心急，但是眼前仍然是山疊山，如果沒有相當準備的話，根本就無法前行。

甲府南郊有一座廟宇叫一蓮寺，據說是以遊行念佛而聞名的道場。

碰巧，遇到村民祭祀守護神的慶典。民間有很多餘興活動。

雜技團臨時搭建的棚子比一蓮寺的寺頂還高，海報上用鮮艶的色彩畫着各種表演的特技鏡頭，非常吸引人，因此擠得人山人海，大家爭先恐後來看表演。

神尾主膳也擠在人叢中。

「呵呵，哈哈！這是江戶有名的女子雜技團，不可不看！」

神尾主膳的侍從仰頭看海報。

「的確好，上從老板下至服務員都是妙齡女郎，眞有意思，也因此而出名。」

侍從如上說明之後，神尾點之頭說：

「我們去欣賞欣賞吧！」

侍從跟在神尾之後，走近入口處時，撕票的人互相耳語說：

「那人好像是大官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來看表演。」

這個雜技團就是以前米友曾經假扮印度人的那個，阿君隨團演出，彈唱「道成寺」。

「阿君小姐，有人要妳去陪他。」

在後臺，阿角一面吸煙管一面對阿君說：

「妳快點化粧，換好衣服就去應付一下。那人坐在正面的看臺上，戴着頭巾，還有一個侍衞，他指定妳。他不像是普通的武士，可能是城主微服巡遊，他已派人來催促好幾次了。」

「不去不行嗎?可不可以叫別人去?」

「怎能這樣做?他指定了要妳呀！」

「老板，如果他要我喝酒，留下來過夜的話，那我才不幹哩！」

「我們不會使妳難堪的，不久之後，我們會去迎接妳。」

「如果阿鶴跟阿富能够一塊去，那多好。」

「她倆就要出場表演了。」

「頭沒梳，會不會失禮呢?」

「我替妳梳吧！」

「眞謝謝！」

「雖然我梳得不好，但梳得快。」

阿角一面替阿君梳頭髮，一面對她說：

「阿君，妳的頭髮又黑又細，眞美。妳現在梳島田髻最爲合適不過了，再過兩、三年，可改梳圓髻。

我也不想永久把妳留在這裏，這樣未免太可

惜了。我很想助妳一臂之力，讓你嫁一個好男人。妳的美貌難免會使那些風流的公子哥兒想入非非，因此妳要千萬小心，不要上他們花言巧語的當。」

沒多久，阿君的髮髻便梳好了。

「我要去了。」

「妳去吧！」

女老板又開始吸煙管，同時欣賞親手梳成的島田髻，好像很心滿意足的樣子。

「我一個人總是不想去。女老板，我可以帶阿獅去嗎？」

「妳要帶阿獅去？那怎麼成？阿獅就要去表演爬梯子呢！這是主要的節目之一。」

「不管怎麼樣，我要帶阿獅去。」

「不要孩子氣了。阿獅的爬梯和鑽火圈，是壓軸好戲之一。在這些節目裏阿獅是不折不扣的主角，沒有牠怎麼成？」

「那麼，等阿獅表演完之後，叫牠到柳屋來迎接我吧！其他的人肯來更好。」

「好吧！待阿獅表演完之後，我就叫牠去迎接你。

對了！妳最好帶三絃琴去，如果客人不喜歡的話，就不必彈了，但是帶去也不碍事。」

因此阿君便抱着她時常不離手的三絃琴，走出小屋。那時，天空很澄清，月亮也出來了。

時值秋季，但在小屋裏却有些懊熱，阿君走出小屋，立刻感覺到有一股孤寂感襲上心頭。看見自己抱着三絃琴的影子，不覺又想起往昔間山的生活。

記得從前被招到古市唱間山小調時，任憑她如何趕，阿獅總是不願回去。

所幸，她相依為命的長毛狗——阿獅還健在，只要她呼叫一聲，牠就會快快樂樂的來到她身邊。雖然如此，阿君還是魂縈舊夢。

七

「總務，今天到一蓮寺去逛逛如何？」一個叫金助，以伶俐聞名的僕人如此的慫恿。

「是啊，他們也時常來邀請，一道去看看也好。」

負責總務的市五郎由金助作嚮導，向一蓮寺出發。他們所以有這樣大的興趣，是因為一蓮寺在祭典的夜晚，都設有規模巨大的賭場之故。

「神尾老爺實在叫人感到頭痛，如果不想些辦法，根本就無從下手。」

金助如此說。

「嗯！由於自暴自棄，他被貶到甲府，就在那兒鬼混了起來，由種種的跡象看來，他實在不是好惹的。也難於預料他會耍出什麼招數。

金助！你是伶俐的人，只要你肯注意他，他就無從遁形了。」

「是，我會照您的意思去做。如您所希望的，神尾老爺的一舉一動，我隨時瞭如指掌。就以今天來說吧！我知道他剛剛出席一蓮寺的和歌會，現在還沒回來。」

金助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

「神尾原來到一蓮寺去了，那麼，我們去的話，很可能會碰見他。

如果碰見的話，事情就不好辦了。我看我們不妨在此地先痛飲數杯再走，以免碰見他。」

說罷，市太郎便拖金助走進柳屋。

他們不知道神尾也在柳屋的另外一個房間內等阿君。

「奇怪，站在那兒的人，好像是神尾的僕人。」

金助去洗手間。回來時，對市五郎耳語說：

「這麼說來，神尾一定在這裏，你猜猜看，他會在那一個房間裡？」

「嗯……」

金助認爲這是他表現聰明身手的大好機會，於是不覺露出得意之色，大言不慚的說：

「那是我的看家本領，一切包在我身上，我會給您滿意的答覆。既然我必需待在這兒，那就不陪您到一蓮寺去了。」

神尾主膳在柳屋並不知道有人在窺視他的行動。

「阿君小姐，妳不必害怕，也不必害羞。我們不是頭一次見面，其實，我倆已經很熟悉了，妳不用客氣。」

神尾說出「熟悉」這兩個字時，阿君不禁抬起頭看眼前的這個男人。然而，不管她如何回憶，也想不出她在那兒見過面。

神尾看了阿君迷惑的表情之後，笑着說：

「妳記不得，這也難怪。不過，我却一直牢記着妳。自從在伊勢古市的備前屋看過妳之後，我就無法忘懷妳。

今天，我們又在這麼富有情調的地方相逢，因此，我對妳倍感親切，好像是遇到多年未見的老友，因此，才忍不住叫妳過來談談。」

「啊！原來是這樣，您在伊勢的古市就……」

說到此地，阿君才恍然大悟起來，但是，當時聽衆太多，因此，她根本不記得他。然而，既然已受到過惠顧，他就是老主顧之一了。

「實在太失禮了，因爲我一時記不起來，如有得罪之處請多多原諒。如今，又蒙惠顧，實在感謝不盡。」

神尾很滿意的說：

「請妳給我斟酒。好久沒聽妳的小調了，請妳爲我唱一次吧！」

「好是好，不過在這裏怎麼成？」

「妳不用客氣。」

阿君仍舊站在門外，不肯進來。神尾主膳有一點不耐煩，因此，用手拍打着榻榻米。

「我看這樣吧！我實在不配進去房間裏面，

不如讓我在庭院侍候您，這樣我才能够自在的歌唱，就有如當時在古市備前屋一般。」

「嗯……在古市的備前屋妳確是在庭院舖一張草蓆坐了下來，就這樣演唱的。不過，那是當地的習慣。

彼一時此一時，時間跟地點都不一樣了，妳不必再拘泥於那種習慣。」

就在這個時候，在柳屋庭院的石燈籠陰影處，好像有人影在晃動。這個窺探者以爲他是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覺的境地，其實，神尾主膳老早就注意到了。

八

市五郎跟金助分手之後，一個人獨自來到女子雜技團的場地前。

「嗯……這是遐邇聞名的女子雜技團，我不妨進去開開眼界。」

他說罷，偸偸的想溜進去，但立刻被收門票的人擋住了。

收門票的人，可能不知道他就是總務，或者雖然知道但不想讓他看白戲。

「先生，您的門票呢？」

市五郎聽了這一句話之後，怒從中來，衝口就對收門票的人說：

「喂！你要先看看人才收門票呀！」

說罷，市五郎白了收門票的人一眼。

這些收門票的人，世面見多了，因此，沒有把市五郎看在眼裏，向他輕視的笑笑。

市五郎認爲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所以他驟然的暴跳起來，向收門票的人揮了一拳。

收門票的人跳了起來，朝市五郎的側面回了一拳。

「你竟敢動手打我？」

「你狗眼不識泰山，我是城內的總務大人！」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總務大人，總之，你太

囂張了一點。」

收門票的人跟市五郎扭扯成一團。一開始就有老板，及服務員等人在場，所以誰是誰非，大家都清清楚楚。

由於市五郎蠻不講理，因此，大家就靠攏過來說：

「啊！他是總務大人，喂！收門票的，你怎麼可以打總務大人呢？」

他們表面上裝成調停人的模樣，但暗地裏却趁機打他幾下暗拳。

「千萬不要對總務大人無禮，喂！你快點向他陪罪。」

說着，說着，他們又打了市五郎幾下暗拳。

「普通人固然不可以打，總務大人更不能打，你敢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打，以後將有你受的！」

大家又趁機打市五郎。

那些本來站在售票口看熱鬧的人，基於同情雜技團成員的心理，對市五郎這種狐假虎威的人憎恨透頂，於是也說：

「你這廝膽敢打總務大人，眞是荒繆透頂！來！來！乾脆讓我們來吧！」

你一句，我一句，說完之後，都朝市五郎揮拳

可憐的市五郎在四面楚歌之下，挨盡拳頭，終於被打得眼青鼻腫。

市五郎被痛揍的消息傳開之後，那些原來聚集在附近賭場的官家佣人，都跑來看熱鬧，於是事情就越鬧越大了。

那些官家佣人，並非全部同情市五郎，其中有不少佣人被當成賭博的工具，或者被抽頭，官家自己飽吮甜頭，而却讓佣人喝西北風，吝嗇得一毛不拔。

這些被利用的佣人們獲知市五郎被修理的消息，不但不同情，反而感到大快人心，惡人終於受到報應。不但不去幫市五郎，還想加入雜技團

痛打市五郎一頓。

如果他們先打聽清楚是那一家的總務？事情也許不會鬧得這麼大。

只認爲，這正是替倒霉的官家佣人出一口氣的時候，既然自己也是佣人之一，爲何不爲同類出一口氣呢？想到此地，他們就賭着氣，奔出去參加毆打的行列，因此事情就越發演變得不可收拾了。

那些一向跟佣人們要好的無賴漢，自然毆打市五郎，全部幫助雜技團。

不僅這家女子雜技團停止表演，連所有的其他雜技團也停止表演，全體參加打市五郎。

健壯的年輕男子虎視眈眈的瞧着市五郎，磨拳擦掌，而一些好事的無賴漢竟拿起長刀對着市五郎揮舞。

騷動的中心，仍然是這一家女子雜技團。

招牌，海報，以及售票處，入口處皆被打得面目全非。

那些原本在入口處打鬪的羣衆，不知怎麼搞的，有如一股洪水似的湧進了場子裏。

到了場子裏，情形就更糟了。

因爲那兒比較黑暗，加上那些好事者不斷的起鬨，敵我難分，於是變成了一場大混戰。

在一旁觀看的好事者，只要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他們就會不請自來的跳入場子裏參加打鬪。

有些比較冷靜的旁觀者，紛紛把圍板及蓆棚移開，使婦孺們從那兒逃走。

雖然受傷者不在少數，但是幸好沒有人死亡。

然而，那些表演雜技的女藝人最可憐了。她們找不到出口逃亡，只好羣集在高臺上哭泣。

「啊！我們慘了！阿國，阿海，這樣下去怎麼成？老板，妳想辦法救救我們呀！」

「不要急，要保持冷靜。相信不久，官差就會來鎭壓的。

唉！妳們眞是不中用。在平常的日子裏，能够走鋼索，玩一些不要命的把戲，想不到如今却嚇壞了。不是可以攀着樑木逃生嗎？」

「話雖然這樣說，妳不認爲危險嗎？唉！到底怎麼辦才好呢！對了！女大力士，妳的力氣最大，妳揹我衝出重圍逃生吧！」

此時，一些官家佣人及無賴漢竟然集攏到繩梯下面來了。

「哇！他們來到繩梯下面了。眞是怕死人了！老板妳快來啊！女大力士救命呀！」

女藝人們一起號淘大哭起來。

地面上的無賴漢爲了想接近女藝人起見，爭先恐後爬繩梯，結果，隨着一陣「噯唷！」的驚叫聲，通通跌落地面。

原來，女大力士在千鈞一髮之際，露了一手她的看家本領——把表演之時頂在肚皮上的石臼抛了下去，於是，十多個無賴漢都被打得人仰馬翻。

由於這突如其來的一擊，無賴漢們裏足不前了，但只能維持一瞬而已。

不久之後，他們又重整旗鼓，紛紛以繩梯，及小屋的支樑爲據點，又一窩蜂的往上攀登。

困在上面的女藝人，把能够抛擊的都丟盡了，諸如衣箱、道具箱、煙盒、煙管、茶杯、大鼓、笛子，甚至三絃琴也毫不吝嗇的抛下去，但却等於白抛，因爲，再也沒有石臼一般，那樣有威力的東西了。

到了此時，女大力士才後悔沒有隨身帶鐵棒，她只好把鋪在地面上的草蓆捲起來，用它向下面揮舞，使那些無賴漢有所顧忌。

在下面，無賴漢、官家佣人及收門票的人與男觀衆扭打成一片。看到這種情形之後，附近又有不少好管閒事者參加打鬪。

有些風流男子，趁機想靠近上面的女藝人，雖然上面不斷有東西抛下來，但他們却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向上投以色迷迷的目光。

女老板惡向膽邊生的說：

「我看這樣好了！妳們不管怎樣，只要有銳利的東西就拿在手上！這裡有五、六把剃刀，我分配給妳們。

此外，像舞台上所使用的短刀，刀槍等雖然是假的，但比手無寸鐵要來得强多了。

那些人不正經。只要他們靠近，妳們就用剃刀自衞。

那些舞台上所使用的短刀，以及刀槍之物嚒！是竹木造的，所以，只好當成棍棒使用。只要那些不正經的東西一靠上來，就打！

至於手中沒有任何東西的人，不妨取髮簪在手。不得已時，就用嘴咬。

大力士啊！妳要拼命，大家都依靠妳。

我拜托妳，好好的照顧她們。妳一個人去對付十個二十個登徒子是綽綽有餘的。妳的力氣奇大無比，依我看，妳根本不必帶什麼剃刀了。

至於我！我一個人可以抗拒三、五個男人不成問題。那些要色不要命的登徒子，碰到老娘可有的哭了。」

說罷，女老板拿起一把鋒利的剃刀，不斷的激勵女藝人，自己決定跟這個雜技團同生死。

女大力士受了女老板的激勵，便把手中的草蓆抛下去，然後徒手把那些爬上繩梯的色狼一個一個打下去。

其他的女藝人持着剃刀，假短刀，髮簪之類，準備展開一陣厮殺。

「啊！失火了！」

本來吊在天花板上的燈籠不知被誰打了下來，火焰燒到小屋的一角。

「女老板，不好了，火燒起來了。眼看着，我們這一間小屋就要被延燒到了。」

看到失火之後，本來決心抗拒色狼的女藝人，又開始沮喪了起來。那些由草蓆與薄板隔開的小屋立刻燃燒了起來。火焰越來越熾烈，終於快燒到天花板了。

打在一團的人，此時也察覺失火了，大家紛紛試圖逃出火場。

至於包圍了女藝人的那一些色狼，心裡只想快點攻下那個據點，以便一親芳澤。於是更加强攻勢，想在火勢擴大之前，達到願望。

火勢終於蔓延到天花板，煙霧彌漫到全場。阿獅很健壯，但牠被一條鐵鏈子鎖着，根本無法逃脫，火勢漸漸蔓延到阿獅的附近。

「啊！阿獅還被鎖着！」

女老板叫道。

「阿獅是一條可愛的狗。如果沒有人把鐵鏈解開，牠準會被燒死。」

女老板雖然大叫，但下面的人正打得起勁，所以沒有人理會她。

阿獅是一條猛犬，阿角知道得非常清楚。只要阿獅吠叫起來，牛馬等都會嚇得發抖，其他的狗更不必提了。

有一次雜技團到桂河表演時，一個女團員不愼掉入河中，旁觀者束手無策，阿獅竟立刻跳入河中，咬着那個女團員的衣襟，平安的把她救到岸上。

有時，難免有一些流氓前來雜技團要一點錢花用。每當他們裝着難看的面孔走進來時，只要阿獅凝視他們，那些流氓就會感到害怕，這種情形，女老板看過不止一次。

阿獅不但是阿君的忠實僕人，也是這個女子雜技團的保護者。到了目前這種混亂的場合，女老板更感到不能一刻沒有阿獅。

「只要把阿獅解開，就不怕對方有多少人。爲什麼事前沒有想到這一點了，與其依靠女大力士，不如把阿獅解開，更能發揮效力。

啊！誰能快點解開阿獅，叫牠痛快的咬那些色狼。」

女老板手裡拿着自衞的剃刀，一方面激勵女藝人，如何去對付色狼，一方面又躭心着阿獅的安危。

「事到如今，已經沒有什麼辦法了。如果再不把牠放開。阿獅準會被燒死。女大力士，妳代我守住這裡！並且指揮她們作戰。我要去救阿獅。」

「女老板，這樣太危險了。」

「妳們儘管放心。」

女老板用嘴啣着那把剃刀，把衣裳的下襬捲起來，雖然是雜技團的老板，但却未曾上舞台表演。不過，她也是見過世面的女人，並不是那樣好惹的，她從高處看着舞台的方向，算定了人比較少的地方，縱身往下一跳，身手的矯健並不亞於表演雜要的團員。

「哇！漂亮的女人跳下來了。」

那些準備往上爬的色狼們看到女老板之後，放棄了往上爬的念頭，想奔去擁抱她。

「想幹什麼？」

她把剃刀一揮，一個想擁抱她的色狼就被當頭一剃刀劃破了鼻樑。

他「呀！」了一聲，鮮血從按着的指間噴了出來。

「這個女魔王，女魔王！」

衆多的色狼一起擁向她。

「搞什麼名堂？老娘可不是好惹的，由不得你們胡來。」

她揮着沾滿了鮮血的剃刀，朝着襲擊他的色狼，縱一刀，橫一刀。然而，猛虎到底難敵猴羣，色狼們，從前後包圍上來。

她奮勇的抵抗，但在你拉我扯之中，她的花帶被拉了下來，上衣也被撕掉了，色狼們又把她的衣裳扯破。

於是，粉白的上身裸露出來。她在事先就考慮到這一點，裡面早已穿着刺繡的胸衣短褲。

她死命的飛舞着剃刀，頭髮也散亂了，身上只穿着少許衣物，以半裸的姿態和色狼們拚命。雖則她像極了一頭母獅子，但一個女人到底敵不過很多的男人，終於手裡的剃刀被打落了。

「我眞不甘心！」

她咬牙切齒，喊叫了起來，但她已經動彈不得了。那些把她捉住的男人，索性把她抬起來。

女大力士看在眼裡，焦急異常的說：

「不好了！女老板被捉住了！這些色狼，給我記住，我非報復不可。」

此時，女大力士忘記了守護的任務，爲了救女老板，便大喊一聲，從高處跳下來。

由於女大力士阿生是表演肚頂石臼的雜技，根本就不懂得什麼輕功，當然就無法身輕如燕。她看到了女老板被抓，不考慮到安全的跳下來。有如拋下一個石臼一樣，跳下地面，仰躺着久久站不起身，那些色狼們很快就把她制伏了，並用表演用的粗繩把她綑起來。

主將及副將都被活捉了，那些躲在上面的女藝人膽子差不多都嚇破了。恰有如野狼闖入了羊欄一般，眼看着就要被吃光，於是，相擁在一塊，號淘大哭。

首先，被色狼們抬走的女老板，一路憤恨的說：

「阿獅不知怎樣了？我爲什麼沒有想到有阿獅這一條健壯的狗呢？只要早一點解開阿獅的鎖，那不就沒事了嗎？如果早先就知道這件事發生，我就應該讓阿君把阿獅帶出去。

如今，後悔莫及。老天保佑，叫一個人去救救阿獅吧！只要阿獅被放，再多的色狼也不是牠的對手。」

九

當阿君被神尾主膳叫到柳屋去，正準備彈三絃琴的時候，發生了上述的騷動。

阿君停下捲三絃琴絃線的手。不解的問：

「是什麼聲音？」

一個女佣人三步併成兩步，跑進來說：

「不好了！有人打架。那一家女雜技團湧進了很多好管閑事的人。據說，有人被揍死了，更

不幸的是：同時發生了火災。」

「什麼？城裡的總務進入那家女雜技團，大肆胡鬧？那眞是糟透了！我們怎能够坐視不救呢？」

阿君放下三絃琴，站起來，神尾主膳則及時抓住她的袖子。

「妳一個人回去未免太危險了。」

「就算是危險我也不在乎。我怎能够坐視不救呢？請讓我回去。」

阿君揮掉神尾主膳的手，她甚至連三絃琴也拋得遠遠的，赤着脚跑回去。

「啊！不好了！發生了火災！我應該早一點回來的。」

阿君回到雜技團時，場地的後面已經燃燒了起來。她繞到前面，正好碰到一羣無賴漢從裡面衝出來。

「噯唷！怎麼女老板被抬了起來呢？還有女大力士遭難了。唉！女團員一個接一個的被抬走了，眞是粗野的狗羣狐黨，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難道沒有人去救她們嗎？他們在胡鬧什麼？要帶她們到什麼地方去？我該怎麼辦？」

此時，火場中傳來阿獅的吠聲。

「啊！對了，阿獅到底怎麼啦？」

完了！我怎麼沒有想起來，每當阿獅表演完以後，總是會被綁在那支鐵柱上，好像沒有人注意到阿獅還在那兒呢！他們一定是還把阿獅鎖着。如果阿獅眞的還在那兒，我非去救牠不可。

看情形，阿獅一定是被人所遺忘了。阿獅在她們大難當頭的時候，本是可以幫助她們，但是牠被鎖住了，怎能救人呢？

唉！如果不及時去救牠的話，牠可能會被燒死！阿獅！你還好吧？阿獅！

阿君連連地呼喚着阿獅的名字，驟然的跳入火窟裡。她沒有考慮到自己會被濃煙窒息，也不怕會被火焰燒死，不顧一切的要救阿獅。

「阿獅，你可不要受傷呀！你被鎖住吧！現在我就來救你。」

阿君在火光中用衣袖掩着面孔，衝近阿獅，迅速解開鎖鍊。

阿獅高興得跳躍起來。

「阿獅，我們快點逃出去！」

阿君已經辨別不出方向，但阿獅却很輕易地逃出火窟。

十

那些抬着女雜技團的女藝人的色狼們，趁着天色已暗，把那些娘兒們抬到了荒郊的河堤，那兒長着好多好長野草。

把女人們放置於河堤的黑暗處以後，他們喘了一口氣說：

「唉！眞是天翻地覆的大騷動。現在要怎麼辦呢？當然啦，我們又不能把她們烤來當點心吃。

假如說，放在此地不管的話，她們是會被蚊子叮死的。如果把繩子解掉，她們又會跟我們鬪個沒完。尤其那個女大力士，眞叫人感到棘手，她可以一個人很輕易的對付三、五個男人。又其餘的女人也都善於走繩跳竿什麼的，一旦放了她們休想再抓得住。」

「我有好辦法，不妨一個挨一個的解開她們的繩子。

我們不妨用女人比照男子的數目，用抽籤的方式來決定吧！抽中籤的人，就一個挨一個的帶走女人，由他們帶到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這麼一來，不是挺有趣嗎？」

「你想的辦法很好，我們就這樣決定吧！抽籤固然不錯，但抽到女大力士的人就要倒霉了。因爲，稍微不注意，他倒反而會被那個女大力士修理一頓呢！」

「那是注定了的，誰要跟誰好，也是老早就注定的。總之，讓我們來抽籤決定吧！這樣不但

公平，而且也相當有趣。」

「不過在抽籤之前，有一件事是必需要做的。那就是不必我們動粗，女人也不敢逃走的方式。也就是；脫光她們的衣服，使她們一絲不掛，這樣她們就不敢逃走了。我們再抽籤不遲。」

「說得很好。乖乖，我們這裡多的是腦筋聰明的人，一旦把她們脫光之後，她們只敢待在暗黑處，想的眞周到，這是可行的好辦法。」

色狼們終於決定如此做。

「既然這麼決定，我們就可以慢慢來。有沒有人帶着火種？我們在抽過煙之後，再來辦這件事吧！」

就在這個時候，那些色狼滿心歡喜的看着一蓮寺女雜技團的熊熊火焰，想進行他們下一步的工作了。

「喲！那是什麼東西？到底怎麼啦？喲！痛死人啦！」

暗中摸索中的色狼們，一個接一個的人仰馬翻，口裡不住的說「好疼！好疼！」

這個黑暗的地方，開始混亂起來了。

「我的媽唷！是野狼哩！野狼來了！快點逃啊！」

色狼們聽到野狼之後，嚇得魂不附體，於是秩序突然大亂。

其實，眞的是有黑茸茸的怪物潛進來。一聲不響的走來又走去，逢到色狼就張口咬。由於在黑暗裡看不見，那些惡棍以爲有很多野狼來襲，紛紛逃走。

事實上，並不是野狼而是狗。

不過，這些惡棍在沒有看清楚以前就溜之大吉了。這樣還算幸運，因爲，他們只留下一、兩具屍體。多數負傷的人，頭也不回的跑了，免得再被咬得死去活來。

然而，最可憐的，莫過於雜技團的女藝人了。色狼們雖然一鬨而散，但是野狼却出來了。這種連骨頭都要啃的野獸，實在叫人感到非常的害

怕。

女人們在聽到有野狼之後，認爲這一次是死定了。想不到色狼們畏之如鬼的野獸，如今，却親熱的向女雜技團的女藝人搖尾表示友善。

牠走到被綁得不能動彈的女人身旁，嗚着鼻子表示親熱。

「咦？牠是阿獅呢！嘻！阿獅來救我們了，阿獅來救我們了！」

女老板喜極的叫了出來，女人們恐怖的意識立刻變成了歡叫。

阿獅首先用牙咬掉了綁在女老板身上的繩索，使女老板很快的恢復了自由身。

「阿獅你眞行！及時趕來救了我們，你眞是我們這一羣人的救命恩『狗』呢！」

她抱起阿獅的頭，一向以女丈夫自居的她，竟然淌出眼淚。

女老板已獲救，其他的女藝人也就一個接一個的被鬆綁了。

如此這般，女藝人被阿獅救回到一蓮寺內之後，火勢已被熄滅了，但餘燼猶存。官差及救火員才趕到，騷動早就停止了，但阿君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十一

「你爲什麼，非到江戶去不可？」

旅舍裡，七兵衛跟頑力在談話。

「大哥，我勞您照顧已經很久了。如今，我想到江戶創業。我頑力再也不爲非做歹了，卽使做做小生意也好，我要娶一個勤奮工作的女人爲妻，兩個人相依爲命，安份守己的過日子。

如果蒼天不放過我的話，我只好再幹本行了。我不知自己會走上那一條路？不過總要請你幫助我。」

「你已經被砍掉了一條手臂，早就該痛改前非了，到江戶之後，不要再操舊業。」

「我一定重新做人。」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走過後街，從荻原越過大菩薩嶺時，嶺上妙見堂東北方有一棵大栗樹，在樹下埋有金子，你可以挖出來當做生意的本錢。」

「謝謝大哥的好意，不過，我不要來路不明的金子，怕會碰到霉運。」

「你說來路不明？實在叫人好笑，你能用正當方法得來本錢嗎？」

「不能，連到江戶的路費也沒有。」

「少了一隻手臂，又沒有資本，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能搞出什麼名堂出來呢？就算你願意做佣人，別人也不會僱你。」

「我想，船到橋頭自然直，既然想改頭換面，就憑着一雙手去試試，如果不幸死亡，那也是我的命中註定。」

「你有這樣的決心，令人敬佩。如果遇到非要錢不可的時候，你老實告訴我，我還存有一些金子。」

「六哥，請問您，您把金子藏在那兒？」

「就在大菩薩嶺上，還有下述各地：青梅驛站的山坡下、江戶街道的丸山台、小佛嶺的兩間茶屋後面的樹林內、府中御六所樣森林後頭、及接近日野渡船場附近。我偷來的金子，依地方不同，就近藏在上述各地，以備不時之需。」

「您考慮得非常周到。不過，您不應該告訴我藏金子的地方，如此一來，您的秘密不是全部被我知道了嗎？」

「我有意讓你知道，只要你用得正當，我也可以替自己滅罪消愆。」

「那麼，請把埋藏金子的詳圖送給我，但是我不會輕易動用那些金子。我要告辭了，大哥您多保重！」

「你已經這樣決定了，我也無法留你，一路上要小心。」

「我本來是想走後街道的，不過在夜晚，還是以走前街道比較安全。現在就動身，黎明可以

抵達江戶。

至於前途會如何？那就要看我的造化了。大哥，我們到江戶再見吧！」

「你到江戶定居之後，就去參拜神田明神，把住址寫在紙片上，丢在正殿的角落，我會根據住址找你。」

「好，我一定照做。」

「咦，外面很吵……」

他倆傾耳靜聽。

「鐘聲響起來了。」

「他們說是火災！這位姐姐，那兒發生火災？」

「一蓮寺！」

「一蓮寺？咦？他們說打得很厲害！」

「眞的是在打架！好像是火災、打架，及祭祀同時發生。」

頑力用他唯一的一隻手裹着綁腿，七兵衞替他穿上外衣，他打算以輕裝踏上旅途。

他倆向外張望，火星正飛過這家的屋頂。

翌日，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市五郎臥在床上。金助悄悄的來探望。

「總務大人，傷處還疼嗎？」

「嗯！」

「眞是飛來的橫禍。」

「好可惡的傢伙！」

「他們是有眼不識泰山！竟敢向您要門票？而且，更可惡的是，竟然出手打人。好了，我們已把他們收拾得差不多了，現在，他們幾乎燒得一無所有，你也可以出一口氣了。」

那家女子雜技團是完蛋了，場地燒得空盪盪的，衣裳及道具也化爲灰燼，看樣子，她們只得露宿街頭，有苦受了。」

「不是有野狼襲擊你們嗎？」

「是啊，眞怕人！被咬的人正在療傷，有人傷勢太重，可能會殘廢！有五、六個人臉部被咬破了，非常不易復元。不過依我看，那些女人可

能被吃光了。比較起來，我們的災難還算較輕微。」

「金助！你不但救了你自己，而且也救了我，你的功勞眞不小。」

「我遵照您的吩咐，爲了窺探神尾主膳的行動，躲在石燈籠的陰暗處，監視他，想不到却被他抓住了。

那時，我以爲自己的這一條命是完了，却發生了那一場騷動，神尾主膳自顧不暇，立刻溜走，也可能是去鎭壓暴亂，我才乘機逃脫。

隔了一段時間，待我趕到暴亂地方，只見一片火海，已經沒有人在打架了。」

當我不知前進好，還是後退好時，突然踩到了一具屍體！噢！不是屍體，原來是閣下受了重傷，躺在地上呻吟着，我想救人要緊，立刻揹起您，嘿嘿！我的運氣眞不錯，除了救起閣下之外，還揀到一樣東西。

當我揹着您正要離開火場的時候，突然發現還有一個女人倒在那兒，想不到這個女人非常美，我認爲她才値得去「揀」呢！

眞的，看到了倒地的漂亮女人之時，我一時眞不知怎辦才好。她是雜技團的一員，芳名叫阿君，以唱『道成寺』聞名遐邇。由於她和閣下都好像死了一般，根本就沒有人理睬。

不瞞您說，有一度我想拋棄閣下，只救阿君。但是您不必動怒，我是一個忠厚的人，最後總算沒有背叛您。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一個人總不能同時揹兩個人啊。我只好先把您揹到五穀神的那個地方，再回過頭去揹那個女人。

後來我把這個女人藏在沒人知道的地方，當作人質。一旦您傷勢痊癒之後，只要您有意，不妨納爲小妾。」

十二

宇津木兵馬獨自一人，從甲府朝白根山麓出

發，那已是一蓮寺發生暴亂的翌日了。

秋已深了，四周的山頂上飄著白雪。想起風景依舊人事全非，兵馬也不無感慨。

兵馬認爲必需勇往前進，完成這一次旅程，然而，每逢從這一山走到那一山之時，心裏總難免充塞著悲慽之感。

到了最近，兵馬才發覺七兵衞的行動有些古怪。

諸如：他跟斷臂的頑力鬼鬼祟祟的耳語。七兵衞的一些舉動使兵馬無法瞭解，想到此內心不免又感到寂寞。

所以，這一次兵馬只留下一張信給七兵衞，就忽忽的離開了。他一路估計着，過白根山之後，或許將再繞到東海道。

當他走過一蓮寺時，立刻發現一切都改變了，昨天，還是熱鬧非凡的雜技團，今日已經剩下一堆灰燼。

當然，祭祀也告終止了。

在火場的周圍，兵馬看到很多人在整理殘局，他才曉得昨夜的火災原來是如此嚴重。兵馬伸了伸舌頭，走過火災場，來到荒川河堤。

到了河堤，他又發現該處的雜草被蹊踏得亂七八糟，到處都有觸目驚心的血跡。

兵馬確定那是人的血跡之後，更感到驚訝。

從四周草木被踏踐的情形看來，一定有很多人在這裏展開械鬪，兵馬認爲：一定是在祭祀時發生紛爭各不相讓，結果大打出手。其實那是阿獅大咬色狼所留下的血跡。

當兵馬走過河堤，快走入龍王村，在菜園的小路上時，突然聽到：

「請你救救我！」

雖然是大白天，但此地很少有人走過，竟有人在這兒呼救。

兵馬站住一看，大約離他廿公尺的路邊大樹上，有一個男人攀在樹上大呼救命。

兵馬以爲他可能是瘋子。大凡攀在樹上喊救

命，總是在發生洪水的時候，如今，樹底下連一滴水也沒有，竟然有人攀在樹上大喊救命。

兵馬感到非常意外，急忙的趕過去看一個究竟，原來，樹下有一隻狗。

看樣子，他一定是被狗逼到樹上去的。這隻狗可能是瘋狗，牠非常大，難怪令人生懼。這個人不斷的在樹上發抖，兵馬看得差一點笑出聲來。

「請您救救我，把那隻狗趕走！牠是瘋狗！你看，牠把我衣服的下襬咬破了，差一點就喪命於牠的嘴下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攀到了樹上。想不到這隻畜生却不走。」

樹上的那個男人半發狂似的叫着。

兵馬罵了狗一聲，狗歪了一下頭，身體顫抖了一下。

兵馬當時覺得：

「這隻狗好凶，好像在那兒見過？」

兵馬揀了一塊小石頭，作出打牠的姿勢，狗就徐徐後退，一面瞪着兵馬，不斷的低吼着。

兵馬向前逼進，狗一小步一小步的後退。

「請您用佩刀把牠殺死吧！那隻狗是不怕石頭的。」

「去！」

兵馬投出的石塊，碰巧打到狗的額部。狗尖叫了一聲，向後一躍，以兇狠的眼光睨着兵馬。

在兵馬投出第二塊石頭之後，狗在現場繞了一圈，一面睨着兵馬，小心翼翼的後退。雖然站在敵對的立場，兵馬却很佩服這隻狗後退時的沉着，即使名將上杉謙信（請參閱本社出版——一代名將豐臣秀吉）戰敗時後撤的氣勢也不過如此。

「牠不怕石頭，請拔刀砍牠！」

雖然那個人不斷的在樹上叫，但兵馬仍不拔刀，僅用石頭擊退了狗。

「牠最近才在這附近出現，有人說，世上最可怕者不外是瘋狗與傻瓜。」

從樹上爬下來的男子，原來就是剛才去探望

市五郎的金助。一下了樹幹，就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大堆狗的壞話。

「我從甲府到本村莊辦事，想不到這隻畜生從樹林中跳了出來。牠的兩隻眼睛充滿了兇殘的光芒，一直盯着我，並尾追不捨。

我被惹得火大了！就像您剛才所做一般，揀起一塊石頭砸牠，想不到牠竟然以悽厲的聲音低吼了起來，牠那種低吼的聲音叫人不寒而慄。

我沒有您那種威勢，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裏，因此，我只好爬上樹避難，擦傷了很多處，連衣服下襬也被咬破了，眞是該殺的畜生……」

金助忘了向兵馬道謝，一直在罵着狗。

「到底是這個村莊的那一個傢伙，把那一隻畜生放出來咬人呢？最好把牠殺掉。」

這一次，他抱怨起村莊的人。

金助開口閉口說那是一條瘋狗，但兵馬却不以爲然。

「你現在要去那兒？」

「龍王村。」

「如果你回來時，又碰到那條狗，你要怎麼辦？」

「您不要嚇唬我！」

「不過，你回來時，牠一定會出現的。」

「您不要開玩笑，如果牠再來的話，我就要求村莊的年輕人把牠打死。」

「那樣做反而不好，依我看來，你好像跟這隻狗有一點過節似的。」

「您的話使我大感意外，就算我是一個白痴，我也不會去惹這條狗。」

「狗這種動物很特別，你養了牠三天，牠就會畢生對你表示親善，一旦跟牠有過節，牠也會到死都記得這一筆賬。依我看，你可能做了那一隻狗不高興的事，所以，牠才會那樣的恨你。」

「我沒有跟牠過意不去啊。第一，我還是頭次看到這樣龐大的黑狗。既然是頭次看到，我怎會跟牠有過節呢？牠一定是一隻瘋狗，看了人就

想咬！」

「正巧，我也要到龍王村，就一起走吧！」

兵馬和金助走進龍王村時。天空黑雲密佈。

「老天爺，不要下雨啊！」

兵馬自言自語道。

宇津木兵馬與金助交談了幾句之後，立刻察覺出他是一個小人

如果兵馬對他稍微奉承一些，他就會氣焰萬丈，不可一世起來。如今，他已忘懷了剛才還在樹上大喊救命的狼狽像，竟口若懸河的講一些自己得意之事。

兵馬看出他是一個小人，只好用口頭敷衍他一陣。誰知這麼一來，他又大吹大擂起來。

兵馬感到很不耐煩，懶得答腔。如此一來，他以爲兵馬很激賞他，更是口若懸河的講個沒完。兵馬才恍然大悟，狗爲什麼會咬他了。兵馬很不痛快地和他走到了龍王村。

進入龍王村，橫走過村莊之後，抵達釜無川的河灘。

那一連串的堤防，相傳是在信玄（卽武田信玄，請參閱一代名將豊臣秀吉前篇）時代所築的。堤防上有一片蓊鬱的樹木。右面高聳着龍王的赤岩。當金助走入堤防的樹林中時，黑雲滿佈的天空就下起雨來了。

金助走在兵馬的前面，走到某神社庭院前，便敲門叫道：

「有人在家嗎？」

這裏是三社明神的廟祝家。

「是金助先生？」

一個穿着粗布衣服身材魁梧的凶漢，自破紙門向外張望。

這時，金助對兵馬說：

「進去休息呀！他是跟我最要好的胖禿和尚。他看起來很兇惡，但只要你跟他交談之後，你就會感到他是一個很和善的大師。」

金助叫這個和尚爲「胖禿和尚」，而和尚却

稱金助爲「金公」。看起來，他倆像是相交已久的老友。兵馬想在此地避一下風雨，於是，也就走進院內。爐灶裏正燒着很多的魚，而且，小桌上又有好幾個酒樽。

雨好像不會卽刻停下來的樣子。

兵馬接受了他們的邀請，脫下草鞋，登上榻榻米。

接着，和尙跟金助下起棋來。兵馬看了一陣子。金助的棋藝不錯，與和尙難分軒輊。金助想以詐勝，每次臨危時，和尙總會說：

「金公如何?如果輸了，你就要買酒請客了。」

最後，金助心裏有數——這一盤輸定了，凝視了一下棋盤，便放下手中的棋子，不下了。

「噯！你怎麼自暴自棄呢?你沒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勇氣，沒有勇氣及瘋狗，是最叫人害怕的東西。如果你有勇氣繼續戰下去，說不定會贏?」

「不！不下了。」

金助低哼了一聲，表示服輸。這麼一來，和尙大感得意，哈哈的大笑起來。兵馬趁着他興緻很高的當兒說：

「師父，在下想領教一下！」

「噢！你也喜歡下棋?我看，你一定下得不錯。金助實在不是我的對手，下得不够味，來吧！」

「……」

「我會叫你輸得心服口服！」

「好！您先走！」

啪！啪！……啪……。

「嗯！眞不含糊。你背過棋譜。剛開始時，這種的下法最好。你的底子看來很不錯，棋法高明。像是科班出身。」

金助就是這裏動一動，那兒又移一移，好像不可一世似的，其實只是外强中乾罷了，最後，總是吃敗戰。」

金助聽了這些話，面上顯露出難堪之色。

「啪！」

「啪！」

「噯！你眞行，我又被您吃了一個，你的棋藝眞叫人大意不得，比起金助來强多了。由於一向跟金助對奕，我是大意慣了。你不愧是名手，到底跟金助不同。」

和尙貶低金助，金助在一旁滿肚子不高興。

「唉！你實在眞會下棋，你一定拜過高明的師父，請問你，你剛才怎麼一下子就吃了我的那一個子?能不能告訴我訣竅?」

和尙感覺到戰況不妙。這一次輪到金助顯露出得意之色說：

「胖禿和尙，該輪到你吃癟了吧?」

「嗯！」

「的確，背棋譜有好處。」

「嗯！」

「胖禿和尙，你該投降了。你去買酒請客吧！」

當兵馬住在番町的叔父家時，叔父曾教他下棋。苦練了幾年早已精通此道。

眼前的這個胖禿和尙雖然下得很不錯，但却不是兵馬的對手，下了沒有幾下子就投降了。金助特別高興，他以復仇的心情，不斷的對胖禿和尙冷嘲熱諷。

胖禿和尙不服氣，再度向兵馬挑戰。他倆下了好幾盤棋之後，雨還沒有停下來。和尙越是輸得慘，越是熱烈的向兵馬挑戰，兵馬無條件迎戰。下到夜深，兵馬跟金助當晚只好睡在胖禿和尙那兒。

把兵馬安置在另一個房間睡覺之後，胖禿和尙和金助又喝起酒來。

金助滔滔不絕自吹自擂，胖禿和尙則不斷的諷刺他。這些話都一句不漏的傳入兵馬的耳朵裏。

金助雖然不斷的受到愚弄，但他好像業已厭

痺似的仍舊講個沒完。他完全不提剛才在樹上求救的狼狽狀，把他自己形容得像打過老虎的武松似的。兵馬越聽越感到噁心。

這兩個人胡扯了一陣子之後，便相偕離去，留下兵馬孤零零的一個人。他倆好像在此還沒喝够，雙雙到附近的酒店去暢飲。兵馬才能安心的躺下來睡覺。

到了三更半夜，一陣淒厲的狗吠聲把兵馬吵醒。

外頭有人在大叫：

「疼死我了！」

兵馬立刻跳起來，打開木板窗，拿起燭台照耀黑暗的外面。發現有兩個人跌倒在地，不斷呻吟。仔細一看，原來是胖禿和尚及金助。

「請問您是宇津木兵馬先生嗎？」

「是！」

有人從外頭叫兵馬的名字，兵馬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女人。

「我就是阿君。在航出伊勢的大湊時，多虧您的照顧，眞是感激不盡。」

「噢！妳是阿君小姐。」

「宇津木先生，眞巧，我們在這種場合下見面。」

「是啊，請進來坐坐吧！」

「我不便進去，阿獅，宇津木先生是我的恩人，可不許你吠他。」

「啊！牠就是妳養的狗？白天我還在村莊上看到過牠！咦？這兩個人好像都受傷了？他們是胖禿和尚跟金助。我想一定有什麼原因，不然，阿獅絕對不會咬他們。」

「您說的沒錯，他們罪有應得，說起來話長，這兩個人對我太過分，老想佔我的便宜，阿獅看不過去，所以才咬他們。如果不是阿獅保護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請你原諒阿獅！」

「但我怎能見死不救呢？」

兵馬與阿君合力把胖禿和尚與金助抬進屋內

，替他倆醫治傷口。

十三

這一次的見面也是他倆所預想不到的。

據阿君說，一蓮寺發生火災時，她去救阿獅，可能是被濃煙所燻倒吧？當她昏倒在樹下之後，迷迷糊糊地感到好像有人救了她，接着又被帶到某個地方。

救阿君的人，是金助，她被帶到的地方，正是胖禿和尚的居處。

接着，金助要求廟祝——胖禿和尚把阿君藏在明神的御轎倉庫裏。

今宵，這兩個惡棍喝得醉燻燻的，進入御轎倉庫。當他倆對她毛手毛脚，並準備把她賣到妓女戶時，阿獅冷不防的出現，狠咬他們。

阿君又說及自從她與兵馬分開之後，也就是在中途下了船之後的種種遭遇。兵馬全神貫注的聽着，對阿君的遭遇頗表同情。同時，對於忠狗阿獅的屢次奮勇救主，也非常敬佩。

「啊！我想起來了！我看到阿獅之後，就一直認爲牠絕對不是尋常的狗，原來，我早就見過牠了。」

記得在伊勢的古市城中心，我看到一個善於用槍的小個子，由於他的槍術很洗練，我要求跟他比武。那時，他身旁有一隻黑狗，這隻狗的外觀以及動作皆叫我不敢掉以輕心。原來，牠就是阿獅。」

阿君與兵馬娓娓話舊，突然響起驚心動魄的鑼聲。

這一面銅鑼原來是吊在殿堂背後的一棵杉木上，不知什麼時候掉了下來，殿堂的守更者正在用力的敲它。

「那是什麼聲音？」

兵馬與阿君都嚇了一跳。阿獅也抬起頭猛搖尾巴。

接着，響起了嘈雜的人聲，宇津木兵馬意識

到事態嚴重了，於是對阿君說：

「阿君小姐，不妙了，我們趕快逃走！」

「那到底是什麼聲音呢？」

「殿堂的看更人敲鑼，他要集合所有村莊的人，告訴他們發生了意外。」

「我們又沒有做壞事！」

「雖然沒有做壞事，但畢竟我們是出外的旅行者。至於這個村莊的人呢？乃是此地同生同長的人，一旦他們把罪名加在我們身上，無論如何也洗不清了。而且，他們一衝動起來，我倆就倒楣了，最好，趁早逃離這個是非之地。」

屋外，擠了很多人。

「有盜賊進來了！你們看，我都受傷了，至於那個來自甲府的金助被殺了。連殿堂的神像以及跟明神的寶藏也被搞得亂七八糟。

闖入的盜賊是：留有額髮的年輕武士及一個年輕的女人還有一隻狗。那一隻狗太厲害了。你們可要小心，不要被牠咬到！」

一個看更人一面敲着鑼，一面大聲地叫。

兵馬催促阿君，迅速逃離現場。

他倆鑽過一片樹林，奔下河堤，來到釜無河灘。

阿君跑得太慢，兵馬便乾脆揹着她跑。他們的背後，有很多人提着燈籠及火把追趕着。

好不容易才逃到了河流旁的宇津木兵馬。看着河面，他暫時沉思。就在這個時候，阿獅發現了一隻被拋棄的小船，一躍而上。兵馬看到之後喜形於色，把阿君抱上小船，然後把小船划離岸邊。

在一片夜色籠罩下，小船順流而下。第二天抵達高田村，兵馬、阿君及阿獅全部棄舟上岸。

在高田村上岸時，天色已經發白了。離鰍澤尚有一段很長的路程，為了阿君，兵馬抄近路趕到鰍澤，使阿君住在旅舍休息。

然後，兵馬寫信到甲州，想把阿君送回女子雜技團，想不到阿君却在這個時候生病了。

兵馬本來想趕路，但此時只好暫時放下趕路的念頭改而照顧阿君。

所幸，阿君的病情並不嚴重，休養了四天左右就完全好了。

阿君小病初癒，好不容易舒展了愁眉時，甲府方面有回信來了。這次的回信，使兵馬與阿君感覺到為難。

原來，那個女子雜技團，已經解散了。至於她們還會不會重整旗鼓巡廻表演，或者剩下的團員是否已經回到江戶？已不得而知了。

阿君聽了之後大失所望，兵馬也一時不知所措。

在萬般無奈之下，阿君表示要帶阿獅回江戶。當然，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結果，兵馬決定，暫時叫阿君住在這家旅舍裏，由他自己一個人進入山區。阿君感覺到兵馬為自己受盡了苦難，感到過意不去。然而，她也只能順從兵馬的好意，暫時逗留在鰍澤。

今天早晨，兵馬留下阿君，單獨一個人進入山區。

阿君帶着阿獅去送行，在最勝寺前依依分手。如今，阿君的腦海裏充滿了兵馬的影子，兵馬的一投足一舉手都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崁上，她再也不能一個人生活下去了。

星辰書系⑦

大菩薩嶺（下册）

譯者：左秀靈
發行人：趙基信
社長：沈施德
出版者：星辰出版社
辦事處：台北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八號
電話：七〇二二七九七
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帳號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55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



著者簡介

左秀靈

安徽省懷寧縣人，生於民國二十七年，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測量工程學系。自五十七年開始寫作，譯作有：竹取物語、源氏物語、名山現代中日辭典、日中辭典、李商隱詩欣賞、廣東風物等五十餘冊。曾任中華百科全書（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辦）編譯組長及核稿。現任詩與文雜誌發行人、中國詩經學會促進出版委員會主任，並執教於政戰學校國防語文中心。